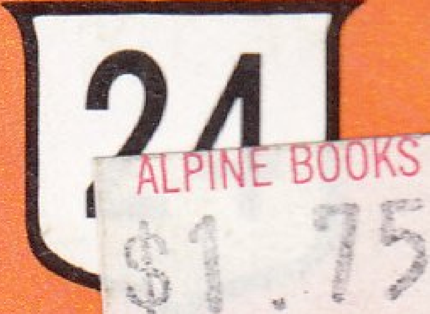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小子有種（老少江湖故事集）　司空羽・著

　　阿輝帶着衆少，以龍頭老大的姿態，與武林邪惡作殊死之鬥，卒能以奇能異技「乾坤一抱」險斃大奸巨惡爲武林除害。請勿錯過這完結篇。

第29年



$6.00

編者話

司空羽先生筆下繪形繪聲的阿輝、紅棗、小滑溜和雷丹等幾個小鬼頭又來了，他們早在﹂浪人浪事﹂和﹂武林新秀﹂已跟各位打個照面，其後他們的一切行踪皆盡錄於本期的巨型小說﹂小子有種﹂之篇幅內，故事敍述阿輝與金燕阿姨及其師父之一的柳光庭等人重逢，而錢大來因爲得到夏露給予他愛情的滋潤，已將那放蕩不羈的形態逐漸改變過來，唯是他始終不肯承認江騰蛟是他的生父，還有幾個小靈精如何去作弄雷丹的師兄黑中臯？一個令你熱血沸騰，又令你發出會心微笑，洋溢着親情、友情的故事，一氣呵成，令人蕩氣迴腸，敬希仔細品嚐。

☆　☆　☆

下期接着刋載的巨型小說是狄心先生編撰的狂俠走天涯故事﹂智者無敵﹂，內容描述狂俠曾十一在龍山鎮惹下了彌天大禍，背上殺人撕票等罪名而被緝捕，看他如何爲自己洗脫……請留意下期刋出。

☆　☆　☆

馮嘉先生的﹂天鏀﹂業已進入尾聲，內容更是高潮迭起，看司馬洛與張明明能否脫離危險嗎……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綫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64.00
	一年港幣	$327.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90.00
	一年港幣	$379.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50.00
	一年港幣	$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24期

（總號146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賭王夥伴　捉弄淫蟲

阿輝與金燕及柳光庭等人重逢，喜氣洋洋，紅棗有了娘，金燕多了個女兒，能說不是喜事？

阿輝道：「阿姨，從此以後，妳可以和我們在一起了吧。」

金燕道：「差不多了！柳大哥也把他的絕學全傳了我和金枝姐(哈王妃)二人，只是我們吸收得也很有限。」

哈王妃裕金枝道：「燕妹客氣！妳能記住光庭所教的大部份，我却只能吸收一點兒！」

金燕道：「金枝姐，以妳的情況來說，有此成就，已經很了不起哩！柳大哥說，妳的資質太好，只可惜學得太晚！」

「可不是啊！」裕金枝道：「人老了！骨頭都硬哩！」

「金枝姐，若說妳老了，我豈不是都沒有牙了？」

二人大笑，這時柳光庭進入客廳中，道：「金枝，以妳一位從未學過武功的人來說，能有此境界，也算是奇蹟了！」

金燕道：「的確，因為學武和讀書一様，一定要從頭紮基開始，妳的紮基幾乎等于零，只從散手學起，另外苦練輕功，如今普通高手遇上妳，只怕也會吃虧呢！這不是很了不起嗎？」

裕金枝道：「經你們這麼一說，我好像已經為武林中的頂尖女高手，可以作武林盟主哩！」

眾人大笑。

稍後裕金枝道：「歐陽小友來此，除了你們母子團圓，謁見你的師叔之外，可能還有事吧？」

阿輝道：「晚輩也希望不久的將來，師叔有人照料，阿輝也有位師叔母了……」

「哎呀！你這孩子可真是生了一張利嘴，連我也扯上了！」

金燕道：「阿輝說的也是實話，他希望師叔有人照料，這是一份孝心，希望有位師叔母，也算是人之常情的善意呀！」

柳光庭道：「咱們先不要談私事，阿輝來此，確有重要的事吧。」

阿輝立刻說了三老中毒的經過。

眾人同時一震，滿堂喜氣立刻化為烏有了。

柳光庭面色凝重地道：「果然好險！」

小滑溜道：「要不是柳前輩送給楚老的一瓶『萬應祛毒散』，那可真是太危險了，好在吉人天相！」

柳光庭道：「我送給楚大俠的『祛毒散』，是十年前煉製的，並不是很有效，算他們的命大，當然，也是由於他們的功力深之故。」

小滑溜道：「這麼說前輩必然又煉製了新的『萬應祛毒散』了，可不可以送給晚輩少許。」

柳光庭道：「此藥非但材料罕有，採取不易，而且煉製曠日費時，所以只能給你少許，要小心收藏，不能潮濕見水……」

他拏出一瓶交給阿輝，由他再分給小滑溜等人。

裕金枝道：「以三老的身手，功力無人能及，怎麼會吃這種虧？」

「有所謂：鷹立如睡，虎行似病。這是他們捕食的手段。」柳光庭道：「依我猜想，三老多少有點大意，只不過善施毒的人，當然都要趁人不備下手。」

金燕道：「『狠叟』之名我曾聽人說過。是否他是狠人或者——」

「不是。」柳光庭道：「也並非如此，只因此人久處南荒，與化外之人為伍，野性未泯，形同狼豺而已。」

裕金枝道：「『狠叟』苗元的武功很厲害嗎？」

柳光庭道：「昔年我見過此人一次，但未交手，所以對他的一切也只限于傳聞，此人長久居在苗彊，研究毒物，應不是浪得虛名，但武功不會太高。」

金燕道：「這種武林毒人，實在不能讓他逍遙中土，應該儘快除去，以免荼毒生靈。」

「當然，我要儘快趕去和三位滙合。」

阿輝道：「師叔，我們立刻起程嗎？」

柳光庭道：「中元節將屆，金枝和金燕妹子都要去掃墓，我要陪她們去一下，再直接去找他們三位。」

金燕道：「阿輝，我們可以在三老處見面，然後阿姨要跟你們到江湖上去闖闖……」

人多目標大，太招搖，不大方便，於是分手。柳光庭帶裕、金二人去邙山。阿輝等人去黃山。

＊　＊　＊

錢大來已不像過去那麼不修邊幅，因為夏露已在他身邊，他的身心都受到了滋潤，夏光祖在暗中看到，老懷歡暢。

他早就認為錢大來的本性不惡，也就





老少江湖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小子有



放心把女兒交給他了。

今夜是七夕，二人在這湖邊把酒吟風，共渡良宵。時近三更，二人都有五、七分酒意，相擁於沙灘上，觀賞天上的星星。

夏露道：「大來，你希望我們將來住在甚麼地方？」

「妳喜歡哪裏？」

「當然是山明水秀之處。」

「妳喜歡那裡我就喜歡那裡。」

「大來，你將來要幾個孩子？」

「妳要幾個？」

「三個就夠了！」

「兩男一女，把其中一男送給岳丈養老，我們留下一男一女……」附近有兩個淡淡的影子在沙灘上移動。

二人坐起來，錢大來一躍而起。

但兩條人影已有如怒神般地左右撲來。

這二人在撲上的同時，還用脚挑起了沙迷住了他的視線。

夏露立刻就掄起了鍊斧，接下一人。

錢大來身經百戰，經驗豐富，立刻發現，來人有四個，這二人是百里長風和裕金葉，還有二人居然是雍和及伍鳳樓。

這四人本來是對頭，自他們逃出北京，皆被視爲欽犯被通緝之後，他們決定聯手，不論是對付朝廷鷹犬或對付武林中的大敵，都是一股不可輕侮的實力。

錢大來一看這四人在一起，就知道今夜要糟。

他示意叫夏露逃走，她當然不逃。

夏露接下裕金葉，並不遜色。但不久

被百里長風換下，以夏露的身手，自然不是他的敵手。

錢大來對付伍鳳樓，全力施為，堪堪平手。

夏露道：「雍和！伍鳳樓！你們知不知道錢大來和武林第一高手錢小玉以及……」

「住口！」錢大來猜出她為了唬這四個人，要說出他與錢小玉和江騰蛟的關係，在武林中混的人，不賣這二人的賬者，恐怕不多。

但是，這四人並不賣帳。

他們四人聯手，即使遇上江騰蛟也應付得了，除非同時遇上江、錢二人。但他們也知道，江、錢二人不可能和好了。

他們都吃過錢大來的虧，這是原因之一。

最重要的動機却又是和「毒居士」萬靈一樣，在動江騰蛟的念頭。他們風聞江要認親，錢不承認江是他的生父。

雍、伍等人以為，父子關係是無法否定的，只要生擒錢大來，然後帶他去找江騰蛟，交換扶桑武學，應能達到目的。

有很多人的頭腦是很固執，有時也是很簡單的。

他們不知道自己去下工夫苦研，却去動腦筋東搶西奪。

由于大家都想不勞而獲搶現成的，武林也就亂了。

錢大來接下伍鳳樓，又怎能接下伍、雍二人？

不久，錢、夏二人都倒在沙灘上。

雍和道：「這小子還眞不好調理。」

裕金葉道：「再不好調理還是倒下了。」

百里長風道：「妳知道什麼？錢大來和江騰蛟有血統關係，又是武林之中第一高手之子，要利用他可要小心。」

伍鳳樓道：「不錯，我們之所以敢動他，主要是因為江雖擢升為武林新貴，隱隱然為武林祭酒，但由於他的素行太差，三奇必然全力對付他。所以咱們的行動並不孤立。」

雍和道：「正是這個道理，咱們雖是火中取栗，但有很多人抽江的後腿，加之錢又恨江入骨，且今生絕無和好之可能，所以咱們不必同時兩面受敵。」

裕金葉道：「這個丫頭又是誰？」

伍鳳樓道：「好像是終南『八臂吳剛』夏光祖的女兒，名叫夏露。這丫頭可以不必帶走的。」

百里長風正要扶起錢大來，忽然人影一閃，竟被人自後面抱住，這一手百里長風過去嚐過這滋味。

他大吃一驚，還以為是阿輝呢。

但他向下一看，就知道是位姑娘，他看到一雙女人鞋。

原來是雷丹，她沒有跟她爹返回太陽山莊，本想去找阿輝等人，今夜却正好在此看到了一切。

她對錢大來並沒有好印象，對他們二人卿卿我我在此談愛而被制住，却是大抱不平，主要是同情夏露。

女人總是比較同情女人，她以為這些人太不講身份了。

她激于一時之氣忿，却未深入去想這危險的後果。

因為她所面對的是四個人，而這四人並無交情，只因利害關係同時合作，這種關係是經常改變的。

百里長風見是女人的脚，再看看抱他的手既白又嫩，猜想她只十七八歲許或更少些，道：「姑娘何人？」

裕金葉道：「她好像是雷丹。」

雍和道：「不錯，她正是『太陽刀』雷恨天的女兒。」

百里長風運力一震，居然沒法震開。

他那知目前雷丹今非昔比，她跟楚半俠和柳光庭學了不少的武藝，尤其柳光庭見她內力太淺，曾指點她內功心法，一經指導下，一日千里。

她以為「乾坤一抱」很管用，必要時可以制住一個人而威脅很多人。

因而她在這方面暗暗下功夫。

如果以此奇怪功夫對付一些色迷迷的男人則更能立竿見影，因為任何高手大多未學過對抗這種功夫的技術。

絕對未想到，除了阿輝，這丫頭也精于此功。

漸漸地，他已無法運聚內力，肋骨快要斷了。

雷丹自幼被嬌縱，練武不認眞。但自和三小在一起之後，發現阿輝對紅棗好些，內心就較上了勁，至少在武功方面要超過紅棗，何況紅棗又整過她。

裕金葉道：「雍大俠、伍大俠，二位不能坐視呀。」

伍鳳樓道：「當然，吾人怎麼會坐視呢？」

裕金葉道：「兩位大俠快設法，咱們要一條心才行。」

伍鳳樓道：「這丫頭跟阿輝學了『乾坤一抱』功夫，頗得其精髓，要救百里兄，只怕要傷到他。」

裕金葉道：「以兩位大俠的一身所學，我就不信。」

伍鳳樓曖昧地一笑，道：「雍兄，你的意思呢？」

雍和道：「這要付出代價，自然也要收點代價。」

百里長風是什麼人，豈不知這兩個老淫蟲的德性，冷冷地道：「兩位仁兄的所謂『代價』是什麼？」

伍鳳樓的眼色在裕金葉身上掃瞄了一下，道：「古人對『食色』二字早有名言傳下，我二人自也不能免俗——」

裕金葉雖不是個好女人，却也看不上這兩個老鬼，更不會被迫訂立城下之盟，冷笑道：「這是什麼朋友，乘人之危，做落井下石的事，我居然也親自體驗到了。」

雷丹發現，伍雍二人太卑鄙，簡直不是玩藝兒。

雍和道：「事實如此，百里兄被拖住，要救他當然也行，只不過要冒一份險，萬一百里兄受了傷，就太過意不去了。」

裕金葉道：「只要二位盡心盡力，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伍鳳樓道：「既然有裕大妹子這句話，我們就不會縛手縛脚，就敢放手去做了！好吧！我先試試看。」

伍鳳樓一走近，雷丹立即雙臂收緊。

百里長風「呀」地一聲，面紅泛紫。雷丹道：「你再前進一步，百里長風的肋骨要斷五七根。」

伍鳳樓攤攤手，道：「裕大妹子，妳看！」

裕金葉道：「我不信以二位的身手就束手無策了！」

「我說過！要救他只怕也會傷到百里兄。」

「我也說過，只要兩位盡了心，他受傷也認了。可不能讓這死丫頭得逞。」

雷丹道：「裕金葉，妳要活的百里長風，就馬上把錢大來和夏露的穴道解開，我立刻放人。」

裕金葉冷笑道：「丫頭，妳的算盤打得可眞了得，我會這麼作嗎？再說，我不這麼作你就是抱死了百里長風，妳自己走得了嗎？」

雷丹道：「我要是沒有九成以上的把握，會來這下子嗎？」

「妳有什麼把握，說說看。」

雷丹道：「柳大俠等下就要來。」

此言一出諸人爲之動容，因爲柳光庭是「三奇」之一的師弟，而且是使毒專家。

這當然是謊言。

「說謊？」伍鳳樓道：「柳光庭來幹什麼？」

「我們本是一道的，我先走了一步，本想追上阿輝等人，結果未追到，却在此遇上了你們這些雜碎。」

裕金葉道：「柳光庭和誰在一起？」

雷丹冷冷地道：「被妳差點害死的姐姐裕金枝！」

雷丹爲了使他們相信，只有實說，這樣才能唬住他們。

裕金葉知道，一旦被姐姐遇上，百口莫辯，若遇上阿輝等人，也不大好調理。如果柳光庭和阿輝幾個小崽子在一起的話，那就要糟了。

裕金葉有了急欲逃走之意，那能瞞得了伍鳳樓這隻老狐狸。他的惡念一生，突然向雷丹撲去，其快逾風。

雷丹抱着人一閃，但伍鳳樓的劈空掌之力已到了百里長風後側，「呀」地一聲，百里長風本已被摟得上氣不接下氣，那能承受這八成內力的一擊。

就連雷丹也被震得五臟翻騰，雙手一鬆。

百里長風倒地，七竅流血。伍鳳樓又向雷丹撲來，而裕金葉悲痛着奔到百里長風身邊道：「你怎麼了？」

百里長風斷斷續續地道：「金葉！不要與狠同行……妳快走吧……不要管我了……」

「可是我怎麼能不管你呢？」

「他們不是好人……表面上是救我……却以劈空掌重擊我……以便得到你……快走……如妳要爲我收屍……轉個圈子再回來……」

裕金葉自然相信，而此刻雍和正在袖手旁觀，伍鳳樓想活捉雷丹！雷丹閃閃避避，而裕金葉已悄悄溜了。

裕金葉逃出二三十丈被雍和發現，立刻去追。

這等於到口的肥羊，豈能讓她跑了。

雷丹一看，此刻有機可乘，往上風一閃，把衣袖自這老賊臉上一抖，老賊暗叫「不好」，急忙閃避。

老賊不能不抱怨自己！雷丹剛才還說過，曾和柳光庭在一起過，自然可能學了些施毒之法，身上必有毒物。

閃過之後，並無頭暈腦脹現象。

伍鳳樓獰笑道：「丫頭，妳的花梢再多，却騙不了老夫，哼！什麼柳光庭要來，又作勢施毒——」

說到這裡忽然覺得全身毛孔中往外冒熱氣。而且越來越厲害，甚至還發癢，老賊大驚。

他內心吃驚，却又向雷丹撲上。

他以爲不論是否中毒，只要制住雷丹，什麼都解決了。

雷丹當然也提防這一手，而且她的輕功也進步不少。

伍鳳樓一撲再撲未能抓到，身上更熱得好像毛孔中往外噴火，而癢又不是皮癢，好像皮內的肉在癢。

他瘋狂地撲，雷丹怕被抓住，有時就作施毒狀，伍鳳樓當然要躲，再中一種毒那可就完蛋了。

因此，他總是無法接近雷丹。

越是抓不到人，心頭越急，那種冒熱氣的感受就更加厲害，肉癢的程度自然變本加厲，於是他雙手猛抓。

肉癢的滋味更難受，因爲皮癢抓有用，肉癢抓就沒有用，却又不能不抓。不久，全身衣衫全被抓爛，隨風飄落。

伍鳳樓已經變得一絲不掛了。

他知道要抓住雷丹太難，不如逃走，但亦不能永遠赤裸着，萬一有人在此經過看到傳揚出去怎麼辦？

伍鳳樓狂竄而去，而且一邊狂竄一邊猛抓，還發出奇癢難熬的怪叫聲。雷丹心頭猛跳狂喘，剛才如果伍鳳樓的劈空掌的目標是她，現在躺下的一定是她。

百里長風躺在沙上，口鼻中還在淌血，人已陷入奄奄一息的游離狀態之中，雷丹解了錢、夏二人的穴道和他們一起離去。

裕金葉逃走，發現雍和追來，她知道老賊對她已動了邪念，全力奔竄，她知道比腳力也不如。

正好前面有一個樹林，她鑽入林中。

雍和藝高胆大，入林搜索。

裕金葉趁林中黑暗繞出奔回，好歹她和百里長風有夫妻之實。

他不能不管百里長風，就是死了也要爲他料理後事。

但她快到沙灘上時，突然發現有人狂馳而來，仔細一看，不禁大吃一驚，竟是一個一絲不掛的人。

這當然是伍鳳樓，由于頭皮上也癢，把髮髻也抓開，披頭散髮，形同裸鬼，裕金葉急忙伏在草中。

她眼見這裸人奔掠過去，還發出怪聲。

她當然不知是誰？爲何會如此？只以爲是瘋子。

不過回想一下，這人有點像伍鳳樓。

這是因爲他身上雖然一絲不掛，但手還擎着他的兵刃——點穴钁。用钁的人本就不多。

不久，那怪叫聲越去越遠，裕金葉返

回沙灘，百里長風還沒有死，他是留一口氣見她最後一面的。

「金……金葉……」

「長風……」

「不必難過……如果妳能爲我……報仇……別忘了這……這一掌之仇……還有……這是兩個老邪魔……不要接近……如果妳能投……投靠令姐裕金枝……我相信……她和柳……柳光庭都會不計前嫌收……收容妳的……也只有這樣……妳才會有個好……好歸宿，也可能爲我復仇的……」

「長風，我會考慮你的忠告——」

「金葉……我們都已到了中年……也該收收心了……金葉……金葉……我要走了……如果有來生，我們……」

百里長風走了，他臨死的一番話語重心長，也許能改變裕金葉的命運。她抱起百里長風的遺體走出沙灘。

雍和追了一會回來時，正是裕金葉離去的盞茶工夫之後。

天熱，赤裸着身子不要緊。但天亮了怎麼辦？伍鳳樓狂奔數十里，天色快亮了。

怎麼辦呢？總不能不穿衣服。身上的熱和癢稍好了些，但因他曾大力猛抓，身上佈滿了一條條浮腫的痕跡。

他一定要在天亮以前去找一套衣衫穿上。

放眼望去，三五里外黑壓壓地一片，必是個鎮甸，他立刻奔向大鎮，不久進入鎮中。

他不敢在街上走，只有在屋上掠來竄去。

此刻是黎明前一刻，他想先找一套衣穿上，再找個地方把體內的毒逼出來，他相信這種毒不是劇毒。

他忽然發現這宅子後院竹竿上晾了兩套衣服，還有內衣和袜子。看看無人，他飄落院中。

在目前也不管這衣衫合不合身，只要能遮羞掩體就成，他自竹竿上取下衣衫，就地穿著。

那知忽然有人大叫道：「有賊偷衣服……」

伍鳳樓才剛剛穿上上衣，褲子還沒有穿！

他不能不穿褲子逃走，他應該先穿褲子才對。

因此，雖然有個年輕人在嚷嚷，他還是匆匆穿褲子。這一叫，屋中立刻竄出三個人。伍鳳樓一看，天呀！世上那有這麼巧的事？居然又是三小。

阿輝、紅棗和小滑溜。

這是一家客棧的後院，昨夜紅棗爲阿輝洗了幾套衣衫晾在院中，近來她體貼多了，多是自動爲他洗衣。

剛才小滑溜本就被一泡尿憋醒了要出來小便，忽然聽到院中竹竿發出聲音。原本衣衫是套在竹竿上晾起的，伍鳳樓以爲是搭在竿上，一扯就把竹竿扯下掉在地上。

小滑溜在窗內一看，一個披頭散髮、全身精光的老傢伙在偷衣衫，那樣子鬼鬼崇崇，偷偷摸摸的，一看就是小偷，當然又像個老瘋子。

可是，這人爲什麼會光着身子呢？

因此，小滑溜一嚷嚷，阿輝和紅棗都竄了出來，伍鳳樓一見是這三個小崽子，只有自嘆流年不利，這宇宙一下子縮小了幾千萬倍。

他越是想快點穿上，就更不順利。

三小往上一撲，伍鳳樓只有拏着褲子越牆而出。小滑溜道：「噫！怪事！還是個高手哩！追……」

三小一追，伍鳳樓想停下來穿褲子也辦不到。

老賊恨三小眞是牙根都咬碎了。但是在目前，就算眞正動手，也未必是三小的敵手了。這眞是無奈的事。

逃出鎮外，天已微明，莊稼人起得早，郊外已有農夫活動了，乍見一個披了一頭散髮的人赤着下身狂奔，後面有三個年輕人疾追，都停下來觀看。

有人道：「這一定是瘋子，他的家人要把他弄回家去。可是一個瘋子怎麼會跑得這麼快呢？」

伍鳳樓聽了這話肺都差點氣爆，只聞小滑溜道：「這不是個瘋子，是個老色情犯，看到漂亮的女人就會脫衣服，他叫伍鳳樓，是個武林高手，以前在皇宮內作過供奉——」

伍鳳樓幾乎想停下來殺人，但掂掂斤兩，自己恐怕招呼不了。

小滑溜大聲道：「伍鳳樓，你欠阿輝一套衣衫，下次遇上你要賠一套新的……」

他們沒有再追。因爲伍鳳樓跳河逃走了。他們自然是由伍的兵刃認出來的。

紅棗是司庫，銀両由她保管。女人通常比較節儉。

紅棗說，銀両快用光了。

「老大，這鎮上不會沒有賭場。」

「小滑溜，我不想再進賭場了。」

「爲什麼呢？」

「以前進賭場是爲了尋親，現在就沒有理由了。」

「可是現成的銀子不去拏，這划不來呀！」

阿輝道：「小滑溜，這叫着捨本逐末。你以爲一個人摒棄惡癖重要還是銀子重要？」

小滑溜道：「老大，這銀子不拏白不拏，再說這也是暫時的，將來有了辦法就不必去拏了。」

「『將來』二字是沒有一定期限的。」

「老大，這樣好不好？只此一次，下不爲例。」

阿輝道：「紅棗，妳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阿輝，希望你是最後一次入賭場。」

於是三人來到此鎮上一家賭場中。

這樣的賭場自然歡迎賭王之王光臨。

然而，阿輝這最後一次進賭場並未暴露身份。

他只是以賭客身份坐下賭牌九。

就利用剩下的十三両銀子，賭了不到半個時辰，把這一桌上的三家賭客都刮光了，也不過才五七百両銀子，這當然不過癮。

但其他賭客聽說來了高手，立刻就有人不信邪，和他來大的，結果不到半個時辰，他已贏了三千多兩。

本來，這數字也夠了，足能花數月之久。

就在他們要離去時，場主道：「貴客，東廂中有位客人，希望和你玩骰子。」

阿輝眞的不想炫耀，他非但不以爲賭王之王有什麼光榮，甚至是恥辱，想丢都丢不掉的。

阿輝道：「場主，我無意賭骰子，再說，我還有事，也無暇奉陪，請爲我向那位賭客致意。」

那知場主道：「那位客人說，如果這位少俠不敢賭，顯然有詐，這對一般的賭客也太不公平了。」

阿輝正在猶豫，小滑溜道：「贏錢靠賭技，有什麼不敢的，凡是進賭場的人，輸了錢就無所謂公不公平了！」

阿輝來到東廂中，外間有兩桌，內間只有一桌，桌上有個大海碗，碗中有副骰子。

一位中年人端坐在那兒，向阿輝點點頭。

阿輝記憶中沒有這麼一位賭場豪客。在那次南北賭王大會中，他會過不少的賭國高手，卻不記得有這個白面無鬚，頗爲斯文俊逸，但十分冷漠的中年人。

阿輝抱拳道：「請問尊駕貴姓？」

中年人道：「玩玩骰子，不必套什麼交情。」

阿輝道：「在下非高手，實在不敢奉陪。」

中年人冷冷地道：「你如拒絕，就不便帶走三千多兩銀子，那個頭銜最好也摘下來——」

所謂「頭銜」自然是指賭王之王了。所謂「摘下來」當然是指不夠資格作賭王之王。

阿輝道：「賭分輸贏，贏了就可以帶走，至於那頭銜，我絕不希罕，就送給尊駕好了。」

說完，轉身欲去。

「歐陽輝……」

阿輝止步，中年人道：「我看你不便就此走。」

阿輝道：「爲什麼？」

「以那種頭銜的技藝和手法來贏一般賭客的錢，不是高手的所爲。」

阿輝道：「進賭場就要準備賭本，而且不能只希望贏而不輸，世上沒有那種事，我可以和你賭一下。」

他坐在對面，中年人道：「你看看骰子！」

阿輝抓起骰子在大海碗中擲了一下，道：「沒有問題，閣下是挑戰者，請先擲！」

中年人不慌不忙，抓起骰子往碗中一擲，骰子在碗中跳動、旋轉，却未發出半點聲音。

這一手是什麼功夫？三小驚愕不已。

一般來說，三隻骰子在大碗中跳動，就是在屋外都可以聽到，此刻三小就在桌邊却聽不到聲音。

好像三個骰子是棉花作的。

就算是棉花做的，以他們的聽覺也能聽到。

這三小之中只有阿輝聽說過，這叫做「無相」。

「無相」非但是看不到，也聽不到，這「無相神功」用在骰子上，自然是非比尋常的驚人成就。

阿輝陡然一驚，而且幾乎已猜到了此人是誰了。

況且，自此人說出第一句話時，就聽出聲音略細些。

這應該是一位中年以上的婦人。

阿輝把銀子及銀票往婦人面前一推，平施一禮，道：「晚輩相信，昔年前輩與家父所訂的數十年之約，也必然是賭術少于內功，內力神功多于賭技，今日前輩初炫絕學，晚輩即知遠非敵手，所以甘敗下風……」

此人正是錢大來之母錢小玉。

她是當今武林中第一女子高手，什至乎也可以說，她是當今武林中第一高手，她不忘此約，而且當年是指下一代踐約的。

如果是下一代，對方該是錢大來才對。

阿輝的態度如此謙遜，錢小玉冰封的面上就有了少許笑容，因爲她面對阿輝，就等於面對他的母親。

錢小玉自然也知道，昔年的事不能怪阿輝的母親。可是在情份上失意的人可不管這些的。

「怎麼？你不要了？」

「是的。」

「爲什麼？」

「前輩說過，以那頭銜贏一般賭客的錢，晚輩於心不忍。還有一點，晚輩來此之前，本就沒打算來的——」

「爲什麼？」

「晚輩曾下決心，不再進入賭場。」

錢小玉點點頭道：「有志氣！」

「後來吾友相勸，只此一次，下不爲例！」

錢小玉道：「這一次不算，下次可以再比。」

阿輝道：「不必了！晚輩既然認輸，就承認這次比試。」

「可是你別忘了！」錢小玉道：「數十年前所約定的是雙方下一代比試，我親自出手不能算數。」

阿輝道：「前輩，晚輩深深相信，這次比賭無什意義，不賭也罷！」

「不，我訂下的賭約非賭不可。」說畢，身子有如疾轉的巨型陀螺，轉出門外去了。

場主這才領悟到，這個年輕人，也可以說是個大孩子，原來就是宇內知名的賭王之王阿輝。

場主連連作揖道：「賭王既然涖臨敝場，無論如何要盤桓三兩天，也好讓我一盡地主之誼。」

阿輝想賴也賴不掉了。

小滑溜道：「場主這次賭王到貴場來，可沒有白白要你一分銀子，所以他也不必表演什麼！」

場主道：「賭王未表明身份，小可怎知賭王就在眼前。既然賭王來了，說不得本場也要送點薄儀，以表敬意——」

場主立刻叫帳房取來兩千兩銀票。

然後，自然又要賭王當衆表演了兩手。

如此一來，這家賭場就可以廣爲招徠。

這是至大的光榮，他會說，這賭場字號老，牌子響，所以賭王才會光臨，一般賭場請還請到不呢。

最後賭主還親自把他們送到鎮外，現在他們身上已有五千多兩銀子了。

第二天這賭場第二道門掛了個漆金大招牌，上書「宇內賭王之王親臨本場誌慶」字樣。

* * *

有了銀子，小滑溜很會擺譜。在吃喝上一點也不馬虎，吃飯要進大館子，叫菜也要點名菜。

當然每餐必是名酒。

此刻，薄暮時分，三人在此鎮上找到一家大館子。

三人在打量這太白樓的門面。小滑溜眼尖，忽然觀察酒樓內一角處有個食家在低頭用飯，乃是熟人。

小滑溜指指那人，三人進入酒樓，在那人右後側的座位處坐下。紅棗要逮人。小滑溜低聲道：「紅棗，妳是不是希望把他整得七葷八素後，才殺他是麼?」

紅棗道：「當然，不能讓他痛快地死！」

「那就對了！」小滑溜道：「看我怎麼整他。二位可別弄出聲音，被他聽到溜了。」

阿輝低聲道：「你又有什麼鬼主意?」

小滑溜自袋內掏出二個油紙包打開來讓阿輝看了一下。阿輝一怔，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看來像一段小腸，皮已經有點皺了。

紅棗道：「小滑溜，這是不是豬的苦胆?」

小滑溜道：「先不要問，待會就知道了。」

他一搖三擺進入厨房中。

一位厨師道：「貴客要菜盡管吩咐伙計，請不要親自到厨房裏來。」

小滑溜道：「有件事要特別拜託一下。」

「什麼事?」

小滑溜打開紙包道：「請偏勞把這個給炸一下。」

一位大師傅道：「請問客倌這是什麼?」

「噢！提起這箇，可就貴重了。這就是名貴的海狗鞭，專治腎虧、夜尿、夢遺、早洩，不舉或舉而不堅等的男人暗毛病。」

幾位厨師都圍過來看。

海狗鞭只聽說過，沒有幾人見過原物，藥房中有賣「海狗丸」及「海狗强腎丸」等等，可沒有賣新鮮海狗鞭的。有個厨師道：「怎麼?海狗鞭只有這一點嗎?」

小滑溜道：「這東西的伸縮性很大，別看才兩寸左右，要是在海狗身上一旦勃起，足足有七八寸長哩！」

厨師們既驚奇又羨慕，道：「怎麼得來呀?」

小滑溜道：「師傅，是這樣的，在下有位朋友，自幼早熟而犯手淫，弄得腎虛腎虧，見色即洩，這樣下去只怕不能成家，而會絕子斷孫。我是他的好友，不能不管。就到漁村去委托搜購海狗鞭，大利所趨，自然有人去找海狗，我花了八百兩才取得這麼一塊看來像苦胆的皮，其實中央是海棉體的嫩肉，吃起來一定不難吃。不過可不能告訴他，告訴他，他就不吃了。那豈不是糟塌了八百兩銀子買回來的海狗鞭，輕輕一炸就出鍋，加上點椒鹽，爲他端上那三號桌上的客人就是他，他叫的菜式不是還沒端上的?」

「是的客倌，三號桌上的貴客還叫了一道『爆三樣』。

「那太好了，把此鞭炸好切片，放在『爆三樣』那道菜中，就變成『爆四樣』了！他是吃不出來的。」

厨師自然未想到其他，照炸不誤。

那個負責炸了切片的厨師以爲，千載難得的良機，此刻不偷吃一片壯壯陽更待何時，就偷偷地捏了一片納入口中嚼着。

小滑溜鹽過這東西，這麼熱的天如果不鹽起來，用油紙包包着不透氣，早就就臭了。

所以這位厨師細細地品味，除了鹹鹹地，似乎也只有炸魚乾或炸魚仔那種腥腥的味道。

這道菜太名貴(八百兩能買一幢房子)，吃起來可眞不怎麼樣。

不久，這道「爆四樣」放在黑中皐面前。

自他那次被捕鼠器把那話兒夾斷之後，林大夫盡力治了近一個月才好，有那玩藝時，倒也不覺得如何，一旦沒有了，摸起來只剩下一塊像奶頭那麼大的肉柱，就越想越難過，也就是那次小滑溜撿起來用油紙包收藏起來的東西。

也對不起黑家的烈祖烈宗，今生再也無法享受洞房之樂了，所以情緒特別壞。

他特別喜歡這道「爆三樣」，不一會盡吃了進去。就在這時，小滑溜一屁股坐在他的對面，道：「黑中皐，剛才這道『爆四樣』如何?」

黑中皐心頭一驚側頭望去，右邊還有阿輝和紅棗，此刻紅棗雙目中像在噴火。

他知道今天要糟，必須動點腦筋才能脫身，他道：「老兄，沒有『爆四樣』這道菜，是『爆三樣』！」

「不，是爆四樣！」

「爆三樣！」

小滑溜道：「不錯！是沒有『爆四樣』這道菜，但由於這道『爆三樣』之內又加一樣，所以就有『爆四樣』。」

「又……又加了一樣什麼?」

小滑溜肯定地道：「你該知道。」

黑中皐道：「我怎麼會知道，如果你不告訴當事人，而在他的一盤炒牛肉中加上少許炒羊肉或炒驢肉，恐怕也沒有幾人能吃出來。」

「對！」小滑溜道：「那是狗鞭。」

「狗……狗鞭……」

黑中皐恍然大悟，勿怪有幾塊薄片和其他油炸物的切法不同，味道也不一樣，原來是他自己的那話兒炸過切片。

所以「爆三樣」就成了「爆四樣」了。

把自己的東西吃進肚子裏，肥水不落

別人田，却也不會感到噁心。但却更為痛心。黑中臯五內俱裂。

「小滑溜，人生在世，不可太狂！」

「對，你這畜牲就是因為太絕情太狂才有此下場的。」

「小滑溜，我也不是完全孤立的。」

「有幫手？誰呀？」

黑中臯不過是思謀脫身之計，引開小滑溜的注意力，就可以自側邊逃走，這工夫正好門外走進一個三十出頭的人，一看那面孔、服飾及插刀方式就知道他是那一個人呢。

黑中臯篤定地笑道：「外國人。」

「嘿！交上外國朋友哩！」

「是那一國人哪？高麗人？波斯人或者交趾國人（即越南人）？」

「當然是扶桑人……」而且還向小滑溜背後抬了下顎。小滑溜是專門捉弄別人的，由於二人面對大門口，所以門外是否有人進入，二人應能看到。

小滑溜只要一看二人的表情，就可以印証黑中臯的話了。

此刻阿輝和紅棗，二人果然十分注意門口。

似乎大門外真的進來一個十分令人注意的人物。

小滑溜此刻自然要回頭察看。不過他要提防黑中臯施襲，所以他離座退後兩步回頭。

的確，進來這人的服飾和腰間插刀，方式正是扶桑人的一貫作風，雖然入境隨俗，換了中國人的衣裝，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而紅棗這時一「嚷嚷」，「小賊要逃！」黑中臯趁機溜了。

「算了！」阿輝道：「這個人遲早逃不出我們的手掌。」

紅棗道：「阿輝，這人是不是扶桑人？」

「八成是。」

「是否為了那幅畫而來的？」

「八成。」

小滑溜低聲道：「咱們要盯上此人，或者交他這位朋友，甚至於告訴他有關向島的事。」

阿輝道：「不要心急，此人也許不像向島那麼隨和。」

這扶桑人說了一口頗為流利的中國話，叫了炒飯和一個湯，把長刀抽下放在桌上。

小滑溜道：「老大，我上去搭訕一下如何。」

「我看……」阿輝道：「不必在眾目睽睽之下和他套近乎，待他吃完了飯離開後再說。」

此人吃得很快，「唏哩呼嚕」地就下了肚。付了帳出門而去。三小跟出來，發現此人很少東張望西。而且走得很快，一路出鎮。扶桑武士就是這樣子。

到了郊外小滑溜急步追上道：「朋友……朋友……請留步……在下有話說……」

扶桑人如同未聞。

小滑溜連叫數聲仍是一樣，一個雲裏翻到了此人前面約一丈之地攔住道：「朋友，我……」

此人如同未見，快步走前，大約相距兩三步時，「嗆」然拔刀向小滑溜掃去。簡直比閃電還快。

但是，阿輝在此人拔刀前一剎就大叫「快退……」所以小滑溜倒縱時，對方的刀剛剛要掃出。

即使如此，由於對方的速度太快，刀尖仍然掃中了小滑溜的大腿根處，衣破血出，留下一道血痕。

如果不是阿輝見機較早示警，小滑溜可能已變成兩段了。

小滑溜驚出了一身的冷汗，道：「媽拉格巴子！我們把你當作了朋友，你却這樣對待我們。」

這扶桑人冷峻地道：「你們中國人太壞！」

「我們中國人壞？你們扶桑人好？」

「當然！」

「這位扶桑朋友……」阿輝抱拳道：「可否告知敝國人如何壞？有什麼証據？」

扶桑人道：「吾友向島是個大好人，但到中國不久就死在你們中國人手中，據說死得奇慘。」

阿輝道：「向島大俠已死，確是事實，而且死得很慘，但不可因向島之死就認定所有的中國人都很壞。」

「中國人不壞，向島就不會死得那麼慘。」

「請問這位朋友高姓大名？」

扶桑人道：「有必要告訴你們三個孩子嗎？」

阿輝道：「朋友，我們也可以告訴你向島是什麼死的，死於何地，以及死於何人之手等等經過。」

扶桑人顯然有點不信，道：「你們會知道？」

阿輝道：「不錯，我們曾和向島是朋友——」這人實在不信事情有這麼巧，來中國不久，竟然遇了向島的中國朋友。

他在酒樓中看到黑中臯自樓窗中逃走的一幕，加上小滑溜生就一副滑頭滑腦的樣子，這人就很懷疑三小的忠誠。

這一刀向阿輝掃來，應該說是更快更猛。

扶桑刀法流派雖多，却沒有一派不是以快、猛、狠為特點的。不過阿輝觀察入微，已有提防。

他滑溜溜地一閃，那知此人一刀掃出，居然不換勁而直截了當地立刻再掃回來。

這一手在中國武學中也十分了得。

阿輝心頭一驚，幾乎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冒險以進為退，他就地一滾一轉，居然到了此人身後。

這人一驚，這小子居然學了東瀛的功夫。

因為這一閃，一滾及一轉有扶桑武功「柔術」（又稱「體術」及「和術」）的味道，其實狄不平研究「乾坤一抱」多年，的確參照過扶桑人的柔術和蒙古人摔跤術，然後再加上中國的近身相搏的技巧精華而成。

這正是此人以為阿輝的動作中有扶桑「柔術」的風格之原因，就在他一驚之下，竟被阿輝抱住。

無論如何，這扶桑人還是不信。

利那間，他對中國人的無能印象就大

為改變了。

在他們的印象中，中國人很差勁，但他立刻又儘全力一抖，這一抖內外配合，不遺餘力。

阿輝感到極猛極大的震撼力，好像五臟都離了原位，但是，阿輝為了民族自尊，既使他的五臟被震破也不會鬆臂。

此刻只感五內大熱，禁不住作痛。

不過這扶桑人也差不多，他的肋骨都已變彎，腸子已擠到上面或下面。便溺失禁弄了一褲子。

小滑溜道：「是什麼味道這麼臭？」

紅棗道：「是啊，扶桑人壞，便溺也特別臭。」

扶桑人學過「關口流」、「天神眞揚流」、「起倒流」和「扭心流」中的「天神眞揚流」及「扭心流」，在扶桑，一個人精研兩種流派的武功已經不多了。

可是，他居然無法掙脫一個以類似柔術的中國大孩子的擁抱。

一切努力都失敗之後，扶桑人道：「小朋友，我認栽了！我願意聽聽有關向島的事。」

小滑溜道：「要是我們老大被你摔倒，你是不是還會叫他小朋友？會不會聽他說有關向島的事。」

扶桑人紅了臉。

既使在阿輝第二次經狄不平指點，「乾坤一抱」大有進境時，以此學對付這個比向島高出多多的扶桑人還是不成。

由於上次阿輝在江騰蛟處和三老盤桓了半天，三老都把精湛之學摘要指點了他，阿輝已經脫骨換胎了。

有了那種造詣的人，學什麼都能觸類旁通，神速無比。

這扶桑人又怎知阿輝的來歷。

他是個自幼不幸的大孩子，却也是武林中有史以來，機遇最多，運氣最好的年輕人。

一般人能拜「三奇」之一為師，已經足慰平生了。

阿輝却得到三位的共同成全。這當然不是看在歐陽熙的面子上，而是每一位都喜歡他。

「小朋友，我叫長門三郎，向島是我的好友。」

阿輝鬆了手。兩人都急忙暗暗調息了一會。

長門三郎道：「小友們的大名能否見告？」

阿輝道：「在下歐陽輝，人都叫我阿輝，這是小滑溜，這是紅棗姑娘。」

長門一一見禮，道：「阿輝小友眞的知道向島的死因，兇手是誰，以及他葬身的所在？」

「當然，長門兄似乎仍然不信任我們。」

長門喟然道：「並非在下多疑，而是在下初來貴國，有些貴國人常常欺騙外國人。」

阿輝道：「有這種事？」

長門道：「到飯館吃飯比中國人貴三成，住客棧也貴一些，而且服務也很差。」

阿輝道：「這情況可能有，我相信他國人士到貴國去，也不能說貴國同胞就絕對沒有這種人。」

長門點點頭道：「也許，十根指頭本來就不會一樣長。」

「我們走吧！到向島的墓上去。」

一路上阿輝說了認識向島的經過，為了使長門相信他們的確和向島認識，小滑溜還哼了一曲扶桑歌。

協助討畫　流露眞情

黑中皋還回江騰蛟的另一別墅，江在書房中向外望去，不由皺皺眉頭，他發現黑中皋近來變了很多。

「中皋，你來一下……」黑中皋本不想進入書房的。

黑中皋進入書房中叫了一聲「師父」垂手而立。

江騰蛟打量他一會，負手踱着道：「你最近變了。」

「沒有，師父……」

「難道師父的眼睛沒有開光？」

「師父……」

「說，發生了什麼事？」

黑中皋吶吶而止，這件事如何張口呢？

「怎麼？不敢說？或者不便說，是不是？」江騰蛟道：「以你我的師徒之情，有什麼話不能直說呢？」

「師父，我……我完了……」他掩面而泣。

江騰蛟素知黑中皋心狠手辣，沒見過他流淚。

什麼事能使他掩面悲泣呢？

「說吧！一切都由師父為你作主！」

「師父，我……我被那三個小賊閹了……」

陡然一怔，這是江騰蛟絕對想不到的事。

他本以為黑中皋在外面遇上高手吃了大虧。

「閹……閹了？」江騰蛟也許以為沒有聽明白，又道：「你是說你的那箇被他們切去了？」

這麼問清清楚楚，絕不會弄錯，黑中皋點點頭。

「事情是如何發生的？」

這次未說謊，說了要和紅棗成婚的事，他特別强調紅棗是他的師妹，和他成婚是順理成章的。

江騰蛟心道：「表面聽來，這話不錯。但這和我當年把錢小玉誘到華山毛女洞中的事有什麼分別的？」

他當然沒有說小滑溜「爆四樣」那件事。

他一旦想起自己吃了自己的「東西」，就有說不出的彆扭。

「好！我看看……」

黑中皋一震，道：「師父，徒兒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江騰蛟道：「但在為師眼中，你仍是小孩子。」

「師父，這不好意思……」

「人本是赤裸而來，也是赤裸而去的，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況且在師父面前更不必拘束。」

黑中皋這才怯怯地扯下了褲子。

江騰蛟看了一下，負手踱着，他的心情很愉快，這和黑中皋的「去勢」有關。當然，他的心情愉悅，可不能被黑中皋看出來。

他以爲，黑中皋的「東西」大約還有一寸的長，普通人(少數人特殊者例外)大約都在三寸至四寸半之間(勃起時)。而大內太監根本沒有這東西都可以「磨鏡」。有極少數的生出一點肉芽，已經是奇貨可居了。

這一寸的長度，也許還勉強能傳宗接代。

只是他不說穿，他希望黑中皋從此心如止水，過出家人的清淨生活，他道：「中皋，你不必難過，在某一方面來說，也許是焉知非福呢！」

「師父，弟子不懂你的意思……」

江騰蛟道：「練武也好，作學問也好，最重要也最難作到的是一心專注，心無旁騖，如你未被閹了，你的造詣即使尚能有進步，也很有限。但此後爲師能在一兩年內能使你變成絕世高手，也就是說，除了師父就數到你了！」

這是十分誘人的。

如果倒退一個月前，黑中皋聽了這許諾自會驚喜若狂，所謂除了師父就是他，那就是表示連「宇內三奇」也都在他之下了。

可是黑中皋現在只有輕微的激動。

「中皋，自即日起，我要把我最精湛的傳給你，只要你下苦功，你很快就會進窺堂奧的……」

「謝謝師父……」黑中皋道：「有件事要報告師父。」

「什麼事？」

「徒兒今天在附近鎮上看到一個扶桑人，很可能是一個高手……」

江騰蛟爲之動容道：「不是向島？」

「不是。很可能和阿輝等人在一起。」

「你怎麼知道他會和阿輝在一起？」

「徒兒猜想，徒兒離開那酒樓之後，三少一定會和他搭訕，一旦說出向島之事，他們會成爲朋友……」

江騰蛟點點頭，道：「你的分析很正確，你猜猜看，目前他們會去何處？」

黑中皋略思索道：「也許會到向島葬身的絕崖之下去。那兒必然有向島的墳墓。」

江騰蛟激賞地拍拍他的肩胛，道：「中皋，我的看法和你一樣，走！找他們去。」

「師父要找的是那個扶桑人是不是？」

「不錯，總要弄清他到中國來的動機。」江騰蛟道：「凡是同那幅畫發生關係的扶桑人，咱們都要把他除去。」

此刻在那絕崖下向島的墓前，站着四個人，正是長門三郎、阿輝、紅棗和小滑溜。

他們默禱了一會，長門三郎道：「我要把向島的骨骸帶回國去。」

阿輝道：「那當然最好，但目前由於向島死了不久，撿骨恐怕太早了些。」

長門道：「我是說在我回國時再撿。」

小滑溜道：「據說人死後，最好三年後再撿骨。」

長門道：「向島死了才不過七八個月的光景，那不是要等很久？」

阿輝道：「由於向島在此落崖，距村鎮太遠，無法弄來棺木，就地埋葬了。這種葬法也許遺體腐爛比較快，一年多就可以了。」

長門流了眼淚，拜了一番。

阿輝道：「長門大俠，據說貴國進貢中國那幅名畫的畫家叫長門白浪。不知長門大俠熟不熟？」

長門三郎道：「他正是家兄，敝弟兄五人，在下排處第三，除了家大兄習武之外，尚工丹青，其餘諸人對丹青都很外行。」

阿輝道：「不知令尊長兄長門白浪的技藝如何？」

長門三郎肅然道：「他是扶桑的少數高手之一。」

阿輝事先猜想也是如此，要不那幅畫也不會找他來畫。所以長門白浪是個文武雙全的人。

長門三郎道：「阿輝老弟，殺向島的江老賊技藝如何？現住何處？在下定要去找他。」

「那是當然，不過小弟對長門兄應該有所提示，江騰蛟老賊在二三十年以前已成名，如今又學了扶桑絕技，武林中已少有敵手，兄台找他可要小心！」

長門三郎道：「這就難怪向島不是他的敵手了，也難怪他非殺向島不可了，原來他也精通扶桑文。」

阿輝道：「此賊雖然心狠手辣，却是練武的一代奇材。奉勸長門兄最好不要單獨行動。」

長門道：「在下到貴國來，有些事也非單獨行事不可。在下不會太孟浪，必會時時小心的。」

就在這時，紅棗大聲道：「阿輝快看！只怕江老賊已經來了，另一個必是小賊黑中皋無疑。」

衆人望去，果然正是江騰蛟師徒。

小滑溜道：「那一位不是大內的黑公公嗎？」

江騰蛟一字字地道：「待會落入我的手中，我也會把你們變爲太監，以後也有人叫你們『公公』！」

小滑溜道：「如果你落到我們手中，我們要把你變成一個老『公公』，然後再請老大的熟人如九門提督安勝安王爺，或者宗人府宗令之女杏格格設法在內務府爲你按插個太監總管什麼的……」

江騰蛟目蘊兇芒道：「小賊，你一會要爲這些話付出慘痛的代價。」

小滑溜道：「老賊，你也不必咋唬，像你這種人壞事作盡，天人共憤，將來才該付出至高的代價！」

江騰蛟對長門三郎道：「尊駕可是扶桑人？」

長門三郎已知道他是個大魔頭，冷冷地道：「正是。」

「貴姓大名？」

「長門三郎。」

「長門白浪是尊駕的什麼人？」

「是家兄。」

「很好！那太好了，不知長門大俠到中國有何貴幹？」

「有必要告訴尊駕？」

「如果連來敝國的目的都不敢說，就不受歡迎了。」

長門三郎道：「向島艮弓是尊駕所殺？」

江騰蛟道：「這是何人說？」

長門三郎道：「何人所說不是問題，是不是你殺的才是重要！」

江騰蛟道：「當然不是！」

小滑溜道：「不是他，是王八蛋把向島踢下絕崖的！」

江騰蛟忍着一肚怒火。長門道：「事實上也只有你才會殺他，除了你，任何一個武林高手都不會殺他！」

「這不是太過武斷了？」

「當然不！」長門三郎道：「因爲只有你這個中國人才精通扶桑文字，你不殺向島，萬一他落入別人手中對你太不利，況且你那時你尚未得到那幅畫。」

江騰蛟忽然敞笑了一陣，道：「就算是這麼一回事吧！長門三郎可是來爲向島找場的。」

「最初不是，只因他到中國來已過了預定返國之期，所以我不放心，但現在就要爲他復仇了！」

江騰蛟道：「你不來有多好？」

長門三郎道：「幸虧我來了！要不怎麼會知道中國武林中會有你這麼一個看來一表堂堂的畜牲。」

黑中梟道：「師父，讓徒兒來收拾他！」

「中梟，要小心！這番狗非等閑之輩。」

黑中梟道：「徒兒知道！」長劍出鞘，慢慢向前移動，但在一道炫目寒芒中，長門的長刀已到了他的上盤附近。

用「快」及用「閃電」這類字眼都嫌不夠，可以說刀都到了脖子附近，仍以爲這簡直是不可能的。

當然，懷疑不可能是一回事，練武之人有一種習慣性的反應，那就是身隨意動，立刻趨避。

黑中梟避是避過了，左肩及胸前各有一道裂痕。

黑中梟畢竟算是罕見的高手，也嚇得混身都涼颼颼地，他含怒力攻七劍，長門三郎只退了半步。

長門三郎的刀藝再次閃爍巧出二十一刀，卻把他逼退了三大步。

「中梟，你退下來！」

黑中梟退下，江騰蛟望望長門三郎緩緩走近，目不斜視。當他經過三小身邊時，突然發動奇襲。

以江騰蛟的身手，在三小絕對未曾提防之下施襲，怎能不吃大虧。小滑溜和紅棗被他一人一掌砸出七八步外落地即昏死過去。

阿輝由於看見女友和好友已受重創砸出，稍一分神，一片罡風壓到，瞬間中了一掌一脚，身子飛出一丈以外。

這幾乎是眨眼間的事，長門三郎不由心頭大驚。

此人雖非武功出乎意料的高，而且卑鄙下流。

這工夫，黑中梟上前制住了三小的穴道。

他首先想到一個報復的方式，那就是閹了他們。

此刻江騰蛟已走向長門三郎，道：「中國，並不是你們未來中國以前所想像的那個樣子。」

「這話對也有不對！我們以爲中國人沒有什麼出色人物，這當然大錯，卻未想到有的中國人人格低下……」

「番狗，出刀吧……」

刀芒暴漲，繪出千萬條縱橫交錯的銀線，似想把江騰蛟像繭一樣密密麻麻封起來。

但是，刀芒雖快却沒有把江騰蛟密封起來，甚至傷不到他的衣角，他閃過了長門三郎二十一刀。

「二十一刀」。長門目不轉瞬地望着江老賊道：「你果然是中國的頂尖高手。」

「不，應該改爲第一高手！」江也撤出了長劍。

像長門的快刀，江也不能永遠不撤劍的，在下一輪攻擊，長門攻出十七刀時，守勢的江騰蛟反而扭轉局勢而變成攻擊的一方。

才整整九劍，把長門逼得退了一圈。

「你……」長門冷峻地道：「這劍法中有扶桑的『柳生流』、『北辰一刀流』和『神陰流』三種流脈的精華！」

江騰蛟道：「我不否認，番狗，我要讓你見識一下中國人的智慧，和包容及吸收別人之特長的本能。」

長門直攻，這一次江騰蛟就不再容情，才不過二十招左右，長門中了兩劍，雖非要害也不太輕。

長門無論如何全力搏殺，他深深體會到，他和老賊的差距不是拚命就可以彌補的。

漸漸地，他身上的傷痕越來越多。

其實，江騰蛟是在觀察扶桑武功的特徵和高手施展的長處，這自然要扶桑人施出最能表現出來，他不會立刻殺死他。

因爲他把扶桑武功和中國武學融滙一起，如不能充分發揮扶桑武學的精髓，自然會減少很多的威力。

現在他注意長門施展一些書上所有的招式，他看出確有一些招術他未能充分瞭解，可以說由於未能全部融滙貫通而未能發揮其應有的效果和威力。

直到他看了很多招術，領悟了某些招術何以未能充分發揮的原因之後，他的劍招開始凌厲起來。

因爲他已經不需要這個扶桑人了。

殺機已經逐漸震撼了長門三郎。他想到了死，也想到了向島的死，居然會都死於一人之手。

就在這時五十丈外林中有人一字字地道：「你少作點孽吧！留點餘地行不行？」

江騰蛟立刻疾退五步以外，不回頭他也知道是誰。

「是大來！」江騰蛟道：「這番狗到中國來找場子。爹又不能不接着，要不中國豈不無人了？」

錢大來冷峻地道：「是那樣的嗎？」

江騰蛟道：「大來，你對爹有成見！」

「不要那樣稱呼。告訴你，我永遠也不會那麼稱呼你的。」

斬釘截鐵，沒有一點轉彎的餘地。

江騰蛟在徒兒面前臉上無光。

他可以體會到，錢大來說的是心裡話，他永不可能叫他一聲「爹」，就算把刀架到他的脖子上也是一樣。

「你很有決心！小子，可不要怪老夫絕情！」

「你早就絕情了。當你昔年作壞事時你就已經沒有資格為人之父了！」

「中臬……」江騰蛟一字字地：「把這任務交給你了。」

「師……師父……什麼任務？」

「代為師除去一個忤逆不孝的畜牲！」

錢大來厲聲道：「我早就說過，你不配為人之父，我可以在任何理由下死於你手，不要把『忤逆』二字加在我的頭上，事實上，一個『孝』字也絕對用不到你這種血魔的身上。」

「聽到了沒有？中臬……」

「聽到了！師父……」

「我寧願沒有這個兒子。」

「師父，我可以為師多勞，但對外人談起，請師父別說是我殺了錢大來的……」

「為什麼？」

「徒兒怕人說我在師父面前爭寵，排除異己，容不下別人，徒兒不願沾上殺恩師哲嗣之名。」

「他已不是我的兒子，他一直矢口否認。」

「是的，但他是恩師的骨肉卻永遠也不能抹煞！」

江騰蛟道：「好，為師就說是自己殺的！」

黑中臬早就容不下錢大來了。

如今他表面上是勉為其難，但又不能不佯作全力施為的樣子。

殺了錢大來，他還是個為師效勞的乖徒弟。何樂而不為？

「嗆」地一聲劍出鞘，和錢大來戰在一起。

江騰蛟內心很痛苦，他雖然壞，但他也是人，他也作不到真正冷血，連親情也視同無睹的程度。

他知道，在目前黑中臬的技藝已超過了錢大來，火候雖差，大約一百多招就可達到目的。

他恨錢大來對他的輕視，不如說他更恨錢小玉，如果不是錢小玉輕視他，永不改變對他的輕蔑，錢大來也不會如此決絕的。

因此，恨錢大來是受了錢小玉的影響。她因為說過昔年在華山被一頭野獸強暴了！

他在那女人心目中是獸，在兒子心目中也是獸。

但是，這是他唯一的兒子，以他的年齡來說，今生已不能再有親生的兒子了，他能殺死自己的兒子嗎？

不殺又如何？這個兒子把他當作了禽獸。

黑中臬越來越凌厲，他不必再留情，因為他是奉命行事，而且必須把江騰蛟所傳的精粹全部施展出來，表現一番。

錢大來已經挨了一腳兩拳。

黑中臬道：「錢大來，師父對你可是盡了最大的耐心，你現在表明態度還不算太晚！」

他要殺人之前，必須表態一番，表示他已仁至義盡。

其實他恨不得立刻一劍把他殺死。

錢大來道：「你和他一樣，都是冷血，其實很簡單，你們不是冷血也不會在一起的——」

「啪啪」兩聲，連中兩掌。

這兩掌都有七八成功力，而且都擊中胸腹之間。

錢大來搖晃後退，黑中臬跟上再踩他一腳，這一腳已正中他的小腹。錢大來口鼻淌血。

黑中臬絕不能讓他逃過今天。

因為今天殺錢大來是奉命行事，江騰蛟即使以後後悔也不能怪他，他本人曾有勸阻過。

他的另外一掌已砸向錢大來的心窩。

在這瞬間，江騰蛟揚起手要阻止，但又不可，他忘不了他們母子對他的輕視和毒罵。他這次真的動了殺機。

這一掌砸中，誰都相信錢大來是活不成的。

只不過江騰蛟相距二人在七八步以上，他此刻就是要出手阻止也來不及了，甚至出聲阻止也來不及。

就在黑中臬噙着陰笑一掌砸近時，倒臥地上，剛剛自解穴道的阿輝突然伸手一拉黑中臬的左腳踝。

人在一心一意要殺死眼中釘，肉中刺時，自然不會注意躺在地上受重傷且被點了穴道的人。

黑中臬一個踉蹌，只有暫時放棄殺人。

他本已恨透了三小，使他變成再也不能人道的無用之人，此仇非比一般尋常之仇，他咬牙咧咀地獰笑道：「小子，我該先收拾你的。」

此刻錢大來搖搖晃晃，口鼻中繼續淌血。

而黑中臬已緩緩走向阿輝。

可是他絕對沒有想到，當他揚起右腳要踩向阿輝的心窩時，紅棗也自解了穴道，抱住他的左小腿猛咬。

她的功力也大有進步，自然也能在受傷下解穴。

這一口是恨極他咬下的，「格支」一聲，咬下一大塊肉。

黑中臬慘呼一聲，把紅棗掃出三步，單腿跳着呼痛。

就在這時，現場上飛落二人，竟是錢小玉和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健美女郎。錢小玉道：「小英，把人帶去。」

「是，師父。」女郎挾起阿輝和紅棗，錢小玉挾起錢大來和小滑溜長門三郎已經溜了。

「錢小玉……」江騰蛟冷峻地道：「就這樣把人帶走了？」

「當然！」

「這兒還有一個人妳沒有看到？」

「這兒還有一個人嗎，我居然沒有看到。」

「現在不是看到了？」

「看是看到了。但在我的視野中，除了受傷的人之外，其餘的卻不是人，而是食肉獸。」

江騰蛟陰聲道：「錢小玉，這是我容

忍的極限……」

「我知道，而且早已有數。」她放下傷者。江騰蛟已拔劍在手，他知道雙方的實力，絕對不敢托大。

錢小玉也拔劍在手。

此刻錢大來傷重坐在地上，三小都已自解了穴道，也都受了重傷。他們都無能為力，幫一下忙。

就算還能動手，這二人不會要他們幫忙的。

錢小玉道：「你出手吧！」

江騰蛟攻出中國和扶桑混合而成的絕學一招。

這一招雖是他新研絕學中最好的，也極不平凡。

錢小玉連消帶打，加上閃挪，接下了這一招。

兩人都十分驚異。

江騰蛟以為，他早就該注意到，真正的大敵是錢小玉而不是「宇內三奇」。此刻錢小玉攻來一劍。

這一劍後面又是凌厲無匹的幾劍。

江騰蛟駭然發現，就連扶桑武功的速度，都已經不是獨佔的了。她的劍法在這二十多年當中，早已進入堂奧。圓活精微，神乎其技。

只不過交換了二十七八招，江騰蛟突然收劍疾退五步道：「有一天我會主動找妳的，而且這一天也不會太遠。妳我都要救治受傷的人。」

說畢，挾起黑中皋疾掠而走。

錢小玉身邊這小姑娘名叫馮小英，是錢小玉的徒弟，已深得她的武功精髓，道：「師父，老賊不是師父敵手。」

錢小玉道：「事實也並非如此，只是他沒有把握勝我，而他敢說下海口不久要找我決戰，大概也不會吹噓。」

「也許是找台階下台……」

「不，為師估計，他所學的扶桑畫上的武功，可能十分複雜，那武功本為扶桑古代兩位武學宗師所合研，一為當麻蹴速，一位叫野見宿禰，兩人本為仇人，後來成為莫逆，合研成扶桑史無前例的武功。這二人目光遠大，絕無門戶之見，不但合研他們二人自己的武功，還廣採名家之長，去粕存精，苦研三十年而大成。」

「師父，江老賊已經學成，雖然了得，卻也不如想像中之厲害！」

錢小玉微微搖頭，道：「此人陰毒無比，他不打沒有把握的仗，今日未分勝負退走，不是故意藏拙，隱藏實力，那就是畫上最最精湛而難解的還沒有學成。小英，救人要緊，我們走了……」

＊　＊　＊

這是山野中的一處小寨子。

寨子小可以不要畜養太多的人手照料看管。

這裡只有七、八個人。除了錢小玉馮小英師徒之外，另外五名僕人，都在五十以上，身手都很了得。

這些人都是昔年錢家的奴僕，一直跟她到現在。

此刻三小阿輝、紅棗和小滑溜並未關在一起，阿輝單獨被放在三間木屋中，他的傷勢極重，已呈昏迷狀態。

因為他本已受了重傷，為了解穴，自會加重內傷，且使出殘餘內力去抓住黑中皋的腿，使他又大量出血，傷勢更重。

像他這麼沉重的傷勢，不必再動他，只要拖延一天不加治療就無救了。看來似乎沒有為他療傷之意。

紅棗和小滑溜被關在另一木屋中，他們的傷勢輕些，他們要求和阿輝在一起，但無人理他們。

深夜，小寨中極靜，偶爾傳來山林中的梟叫聲。這工夫阿輝的小木屋中有人站在門口。

這人凝視着阿輝，目光在黑暗中熠熠生芒。她正是錢小玉。她本不應該恨阿輝，只因為他是一個奪去她的愛人的女人的兒子，理由就這麼單純。

儘管她不知道歐陽熙昔年和阿輝的母親結婚，是由於錢小玉自己失身於江騰蛟而自卑自餒，時時迴避歐陽熙所致。

但是，後來她一直在恨歐陽熙，也恨阿輝的母親。

阿輝的母親一死後，這股恨意轉嫁到阿輝身上。

現在，她只要不聞不問，到了明天這時候，他就死了。他死了之後，至少能造成一種勝利的事實——她有個兒子，阿輝的母親卻沒有。

她這些年來一直在尋覓這種超越對方的方式。

人都已經死了，她還是不能釋懷，她總以為阿輝的母親佔盡了她的便宜。她一定要扳平。

她不想親手殺死阿輝，她絕無這種意圖。

如果她要這麼作，有十個阿輝也早就死了。

她不這麼作一來是為了自己的身份和尊嚴，其次也是由於不忍，老實說，阿輝調皮搗蛋，花梢百出，甚至她還暗中看到他捉弄錢大來，對他的印象卻一直不壞。

原來錢小玉年輕時也差不多是這樣作風。

她望了一會，忽然輕輕地吁了口氣。

這聲嘆聲是對阿輝的不幸有點惋惜呢？還是對她自己的不幸仍記恨抱怨在心呢。

這當然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她正要迴身離去，忽然發現身邊有個人。

這人正是她的兒子錢大來。

本來錢大來也服了藥，錢小玉要馮小英為他運勁療傷。但一個時辰之後，錢大來說是好了。

馮小英當然知道並沒有好，但錢大來離開那木屋要她停一會再為他療治，他還有要緊的事。

他不放心阿輝等人。

近來他已經對阿輝改變了態度。昨夜在他重傷吐血，行將不支倒地前阿輝拚死去抓黑中皋的腳，救了他一命，他深深地感動了。

因為他內心最清楚，黑中皋表面上顯示不願殺他，但骨子裡却是恨他入骨，絕對不希望他活着。

如果不是阿輝，他母親就算稍後去了也救不了他，因此，他對阿輝的傷勢十分關切。正好，他來到阿輝的小木屋附近，

看到了這一幕。

母子二人相視良久，錢小玉道：「大來，你也受了重傷，小英不是在爲你運功療治嗎？」

錢大來道：「這兒還有比我傷得更重的人……」

錢小玉不出聲。

「誰知道我錢大來這條命是阿輝爲我撿回來的。誰知道我看到恩人行將不治的心情？」

錢小玉不安地道：「他救過你？」

「當然，昨夜不是他，我不可能還能站在妳的面前。」他說了當時大概的經過。

錢小玉看看阿輝仍沒有出聲。

「如果阿輝死了，我活着就沒有義意了。」

「大來，你怎麼說這種話？」

「這是肺腑之言，只可惜沒有人能體會我的心境。」

錢小玉仍未出聲。

「我要走了，而且要把阿輝帶走。」錢大來冷冷地道：「我活了三十歲，也浪蕩了三十歲，我從未對任何人付出感情，但只有一個人例外，他就是阿輝。」

錢小玉爲之動容。

「我要找個地方，盡我一切的努力救治阿輝，就像救活我嫡親的兄弟手足一樣……」

錢小玉嘆道：「你要帶走他，你可知他的傷太重，已經——」

錢大來斷聲道：「他本來還有救，可是有人恨他，要他自生自滅，我以爲這和殺人沒有什麼兩樣！」

錢小玉不安地搓搓手，錢大來已走進木屋，彎腰就要抱起阿輝，道：「阿輝小弟，如果你死了！我錢大來也絕不獨活——」

「慢着！」錢小玉道：「把他扶坐起來，你在外護法戒備，由我來試試看……」

錢大來吶吶道：「妳眞的有這份善心？」

錢小玉道：「快點！」

於是救人的行動開始了。

阿輝從未受過這麼重的傷，心脈都若斷若續了。

錢大來在門外小心戒備，也一邊暗暗焦急。

錢小玉內力深厚，有如浩瀚的大海，可是，她的眞氣注入阿輝體內居然受到排斥。

錢小玉大驚，怎麼會這樣？

人在重傷時，有人爲他注入眞氣，正是求之不得，怎麼會排斥？就像有人拒絕送禮的人一樣。

那只有一種可能——阿輝心灰意冷，不想活了！不想活當然會拒斥她的眞氣的。

錢小玉大驚。如果阿輝死了，自己的兒子絕對不會諒解她的。

甚至可能懷疑是她殺了阿輝的。

一個高手要神不知鬼不覺地殺死一個重傷的人，只要把雄渾的眞氣注入他的經脈中逆流而行就成了。

錢小玉爲了不失去自己的兒子，她此刻是非救阿輝不可。可是他的心已死，如何救法呢？

哀莫大於心死。自己不想活的人是很難救治的。

錢小玉在焦灼，一時情急就停手喃喃地道：「阿輝……你不能死……你的朋友在危難中……你的阿姨需要你照料……阿輝……阿輝……你要振作起來……」

錢大來一驚道：「阿輝的怎麼了？」

錢小玉道：「不知爲什麼？他排斥我的眞氣。」

錢大來冷冷地道：「阿輝是個有志氣的人，不接受這種勉强的人情。」

錢小玉：「大來，快點想想辦法。」

錢大來蹲在阿輝身邊，道：「阿輝，你救我一命，我一定要回報，如你拒斥眞氣而死，我錢大來也絕不會苟活，你應該知道我的爲人。」

這時錢小玉再次爲他輸氣，居然不再排斥了。

錢小玉母子這才鬆了一口氣。

也許是錢小玉負疚在心，或者爲了討好自己的兒子，她一口氣由深夜約三更天持續到翌日黃昏。

錢小玉的面孔蠟黃了，和一個死人差不多，只是多一口氣而已，而阿輝顯然氣息已好轉。

她緩緩地收回雙手。

阿輝也緩緩地睜開眼，由他的眼神看來，他的傷勢顯然還未痊癒，由此可見他的傷勢有多麼嚴重了。

可以說，如果今晨才爲他療傷，他可能已不存在了。

阿輝虛弱地，滯緩地轉過身子望着錢小玉，她本以爲阿輝仍在仇視她，所以有點不安。

那知阿輝仍然十分虛弱，就連視力及神智都不是很清楚的，他吶吶道：「是阿姨嗎？」

一句阿姨眞比錢大來叫一聲「媽」還使她激動。

至少她以爲阿輝並不排斥她和他父親的關係了。

以前儘管她恨阿輝母子，但在潛意識中，阿輝母子是正統，她和錢大來不是。正統的、嫡出的肯定非正統的身份，這當然會使她很感激。

錢小玉泫然道：「我不是你的阿姨——」

她只能這麼說，她雖喜歡阿輝這麼叫她，卻又以爲自己不具備這資格，老實說，她和兒子一樣，有點自卑。

阿輝此刻實在是視野不清，神智也有點恍惚，在他的印象中沒有這女人的影子，但又似曾相識。

這樣一個女人爲他療傷，而且又向他微笑，在他潛意識中的一個人立刻就進入了他的意念之中。

那就是他的生母，已死的母親。

也只有母親才會有這種和藹可親的微笑。

既然不是金阿姨，不是母親會是誰？阿輝忽然叫了一聲「媽」，投入錢小玉的懷抱中。

這聲「媽」會有多大的感染力？

這太難估計了。上帝不能無微不至，所以創造了母親。渴望孺慕之情的母親，

一聲「媽」也許能在她的自殺邊沿上把她拉回來。

錢小玉抱緊了他，緊緊地，而且把面頰貼緊了阿輝的面頰，淌着無法遏止的淚水。

他們都陷入了沌沌地、深深地的天倫之樂中。

這是因為他們都是有生第一次享受，品嚐這種人間至大至貴的情感，似乎他們都無意停止而分開，甚至一生一世都不分開。

站在一邊的錢大來已泡在淚潭中。

不知為什麼，他也主動地叫了一聲「媽」。

這也是他有生第一次叫錢小玉「媽」。在過去，他早已承認他們母子的關係了。但卻沒有正式叫過。

而現在叫了，錢小玉卻沒有聽到。

似乎他的母親已經被別人搶去了。他有點生氣，或者說有點吃醋。也有點恨阿輝，只是他仍然止不住那種感動與人共享的喜悅所帶的淚水。

「媽……」這一聲媽拖得很長很長。

如果錢小玉再也沒有聽到，他可能掉頭而去。

錢小玉伸出一手，錢大來撲上去，三個人抱在一起。

門外的馮小英呆了。

她跟了師父十多年，第一次看到師父如此興奮。如此平易近人，像換了一個人，他幾乎以為那不是師父。

* * *

雷恨天在自斟自飲，藉酒消愁。

有個人背着一肩夕陽站在小軒門口。

雷恨天一抬頭道：「這裡不需人侍候了——」

忽然發現門外竟是「步步生蓮」的霍芙蓉。

雷恨天此刻真的在恨天，為什麼叫她回來。

為什麼要她背叛了他再叫她回來。

「恨天……」霍芙蓉一直很跋扈，但此刻她挺不起胸脯，也抬不起頭來，連中氣也不足了。

「妳為什麼要回來？」

多此一問，江騰蛟對她不好她才會回來。

可是雷恨天並未看到她和江騰蛟的一切，因而他這麼問也沒有什麼不對。

「恨天……我回來你歡不歡迎？」

雷恨天不能說不歡迎，他是真的時時刻刻在想她。

但是，他的女人和別人睡過覺。他這女人的一雙金蓮被別人握過把玩過，這才是他絕對不能容忍的。

「恨天，你說句話嘛……」

雷恨天對她的為人很清楚。如果這些日子她和江騰蛟是清白的，她一定無法忍受這種冷漠。

她不是那種忍氣吞聲的人。

所以，他可以確實證明，她和別人睡過一次，兩次，十次，二十次。她可能也以她那雙金蓮為榮為傲，大肆炫耀展示過。

於是他的眼前幻起一幕幕「亮腳」的情景，和她在床上的一貫作風，雷恨天道：

「不大歡迎！」

他既未說歡迎，也未說不歡迎。

不大歡迎介乎這兩者之間，不痛不癢。

霍芙蓉畢竟是咋唬慣了的人，掉頭狂奔，奔出了太陽山莊，這後果是出乎意料的。」

她以為雷恨天會惱火，也會冷淡她，但終會收留她。

這一點她估計錯誤了。

沒有任何一個有骨氣的男人會那麼作。

雷恨天曾經追出小軒，甚至想喊「芙蓉……芙蓉……妳回來吧……」但是他終於忍住。

他可以暫時施捨一些情感給她，但長久在一起，難免會常常想起這件事。那就是痛苦的導體。

霍芙蓉一路狂奔，由於天黑，竟未注意前面小徑上站立一個人。一直到雙方只距離五六步時才發現。

霍芙蓉駭然止步，道：「你……你是誰？」

「妳應該知道，可惜妳那夜早睡……」

霍芙蓉突然想起來道：「你是『狼叟』苗元。」

「嘿嘿……」「狼叟」道：「承妳瞧得起，居然還能記得我！」

那是因為那夜小滑溜用被單捲起她來到窗外，弄出聲音，江、苗等出屋查看，打開被單時，她看到江身邊有個陌生人。

由於當時那場面太尷尬，她沒有看清楚。

只不過就算只看了一眼，也能想起來。

霍芙蓉道：「苗大俠為何在此？」

苗元道：「霍姑娘又為何在此？」

霍芙蓉不喜歡別人管她的這件事，道：「我的事要你管！」

「看在江大俠面上，在下是來幫助霍姑娘的。」

「幫我，怎麼個幫法？」

「如果雷恨天曾經給妳難堪，在下給妳找回面子。」

「不，他沒有給我難堪！」這一點恩怨她還能分清楚。

「沒有給妳難堪？妳剛才會那麼神不守舍，且有怒容？」

霍芙蓉道：「那是為別的事。」

苗元道：「在下陪姑娘去找江大俠。」

霍芙蓉道：「你怎知我要找他？」

苗元道：「因為旁觀者清。」

「怎麼說？」

「在下發現江大俠在失去妳之後萬分痛苦，捶胸頓足，形同瘋狂，像是丟了一件瑰寶！」

霍芙蓉為之動容。

只要江、雷二人任何一個對她還有胃口，她都會不加攷慮，她吶吶道：「騰蛟他真的在乎我？」

「霍姑娘怎麼對自己毫無信心？」

霍芙蓉又搖搖頭道：「實在是他當時對我的態度太壞了。我對他寒了心，我不去。」

「霍姑娘是由於不知道自己當時說了些什麼話？」

「我……我說了些什麼？」

「反正很是不雅，那是洞房之私，不便說出來。」

「苗大俠說出來無妨。」

苗元說了「請將軍上馬」以及「江喜歡她的腳」的話，霍芙蓉吶吶道：「我眞的說過這些話？」

「莫非姑娘以爲在下說謊騙妳，姑娘見了江大俠，一問不就明白了，在下可是一份好意呀！」

霍芙蓉終於跟他去找江騰蛟。

苗元居然知道江的住所，那是因爲江和黑佳入新居時，苗元暗中看到，他是誠意找江合作的。

要報師弟萬靈之仇，他知道自己一人孤掌難鳴。

江騰蛟很忌憚萬靈。

本來換了別人誰都會如此。武功再高，對於善施毒的人總是防不勝防的。因此，二人一見面，江就熱烈地歡迎，拍着他的肩頭肅客。

在歡迎的宴席上，苗元卻是一點笑容也沒有，道：「江大俠不信任苗某是不是？」

江騰蛟攤攤手：「苗兄何出此言？」

苗元道：「江兄何必顧左右而言他？」

江騰蛟道：「苗兄有話何不明說出來。」

苗元道：「剛才江兄拍弟肩胛，已用扭經曲脈手法使在下的經脈大亂，扭曲在一起了……」

江騰蛟笑笑，道：「既然苗兄已經覺察了，在下也就不再瞞你，其實如果不動用眞氣也就沒有大碍的，這是因爲苗兄渾身是毒，和人在一起隨時都有中毒之可能。」

苗元道：「照兄這麼說，會使毒的人就永遠也交不到一個朋友了？」

「那當然不是，只因爲你我交淺，相識不深。」

苗元道：「這扭經曲脈會有什麼後遺症？」

「不會，只要解除，永遠不會有後遺症的。」

「那麼江兄何時爲我解除？」

「在除去『三奇』，錢小玉母子之後——」

「多謝江兄，不知解除時是用藥物還是用手法，比喻說使用類似點穴的指法等等？」

江騰蛟道：「不但兼有指法和藥物，要解除此症，尙須學會一種內功自療心法才行。」

苗元大皺眉頭道：「江兄既然如此，可見江兄爲人多疑，所以在弟來說，也不能不……」

「你……」江騰蛟師徒同時色變。

雙方弩拔弓張。江要殺他，連屁股也不必離座。

苗元笑笑道：「江兄不必緊張，除去『三奇』及錢小玉母子，以及那幾個小崽子之後，在下必定爲二位祛毒。」

在這一會工夫，他已爲二人施了毒。

江騰蛟還有點不信，他坐的位子在西邊，西邊窗子吹進頗大的風，他是在上風頭的。

其實施毒利用風向，那是等而下之的方式。

江騰蛟道：「可否告知怎能証明在下師徒已中了毒？」

「當然可以。」苗元道：「二位請看看自己指甲上的半月輪，稍有常識的人只要一看就明白了。」

二人一看，那指甲上的半月輪居然呈淺藍色。

「藍色？」江騰蛟道：「這是什麼毒？」

「放心！此毒的發作期爲兩個月。」苗元道：「在下深信在兩個月之內，江兄與在下連手可以除去那些人的。」

江騰蛟道：「那時兄就可以爲在下祛毒？」

「當然，而江大俠也會爲在下治癒扭經曲脈之症。」

江騰蛟道：「兄既要倚靠在下之力除去『三奇』及錢小玉等人，又使在下中毒，這豈不是矛盾嗎？」

「不，這是不會抵觸的。」苗元道：「此毒是在下所有毒物中表面看來最爲溫和，但限期一到却又十分兇猛的一種。」

「時期一到，立刻不治？」

「是的，就是把柳光庭找來他也會束手。」苗元道：「但是，在一個月以內，說得正確些，在一個月之內，無論練功或與人對敵，都不會受任何影响。」

江騰蛟大致相信這一點，因爲如果影响他的功力，對付「三奇」及錢小玉那種人就會看出來了，那麼他們的合作就失去了義意。

苗元道：「江兄，你的『扭經曲脈』是否也不會影响在下的功力，須知在下的身手本就不高，如果再受影响，那麼變成江兄的累贅了。」

「不會。那要兩個月以後才會逐漸使經脈僵化，」江騰蛟道：「不過首先請放心，既然要合作一件大事，雖然雙方各自提防，却不會自相殘殺的。」

「對對，這都不過是剛開始的明哲保身之舉，不得不爾，將來合作愉快，自不會介意的。」

在這一段時間內，江已把自己所學的九成都傳了黑中皐，他知道，一但去了勢的人必然能心無二用的。

黑中皐的確能發奮苦學。

因爲仇恨是他的原動力，練功時稍有懈怠，他就立刻想到仇恨，自然是閹他的人那種深仇。

目前，在這兩三個月當中，黑中皐的技藝進步神速。

「明天我要出門一趟。」江騰蛟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三奇』的動態如何？錢小玉的情況又如何？都要作一瞭解，須知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兩個人。」

苗元道：「『三奇』目前很可能在一起。」

「對！」江騰蛟道：「他們也知道大敵當前，不敢大意，他們都在黃山歐陽熙那兒。」

苗元道：「只怕他們連手。」

「以『三奇』的孤傲，應該不會。即使連手，還有苗兄的毒，總之，必須有周密的計劃才行。」

黑中皐道：「師父要不要徒兒隨行？」

江騰蛟道：「不要，你在此處陪苗大俠，記住不可慢客，交待廚房和僕人小心侍候佳賓。」

「是的，師父。」

＊　＊　＊

這半天在座的霍芙蓉一直未出聲。因爲她在江、苗面前出過醜，當時又是黑中皐打開被單的，因此事黑中皐還冤枉地挨了一個耳光。

第二天江、霍二人離開了他的新居。

「騰蛟，有件事我要向你說明。」

「其實不說明也沒有關係，我對妳還是和過去一樣。」

「不，我還是要說明一下。」霍芙蓉道：「我去太陽山莊是爲了拏我的東西，當時我走得倉促，有很多貴重的細軟和衣衫都未帶走。」

江騰蛟道：「妳不必解釋我也知道。」

「可是我去了之後並未帶出任何東西。」

「這箇我也能猜到。」

「你猜到了什麼？」

「必然是言語衝突，妳一氣之下也不想拏東西，而衝出了太陽山莊。」

「對，你猜的完全對。」

江騰蛟內心當然並非這麼想，他猜到的就像霍芙蓉發生的完全一樣——不是回去拏細軟。

霍芙蓉道：「就是這樣，我本想拏回一些貴重的東西，由於他說話帶刺，我一氣之下就不要了。」

江騰蛟道：「雷恨天一定十分後悔吧。」

「是啊！當時他還一路追出來，死拉活扯地要我回去。」

「那是當然了，好歹你們也不是一半天的交情了。」

霍芙蓉道：「騰蛟，我們不是要去找『三奇』。」

「對。」

「這方向不是去黃山的路呀！」

「找『三奇』的事要稍稍順延，先去找另一個人。」

「找誰？」

「芙蓉，妳是個聰明人，應該能想出來的。」

霍芙蓉想了一會，道：「該不是去找柳光庭吧？」

江騰蛟激賞地道：「芙蓉，妳果然聰明。」

「騰蛟，柳是狄不平的師弟，和另外『三奇』之二都有很深的交情，你去找他會有結果嗎？」

「本來是很勉强的，但只要動動腦筋，仍有可爲，芙蓉，妳是知道，我不能在中毒之下面對『三奇』及錢小玉等畜牲。」

「我知道，我總以爲，把苗元留在身邊很不妥。」

「還要暫時利用。」江騰蛟道：「將來雙方對決，柳光庭必然站在對方那邊，我們這邊很需要一個會使毒的人。」

「可是這種人令人防不勝防，說不定我也中了毒。」

「妳的指甲……」

「我看過，沒有藍色，運氣也無阻礙。」

「也許妳沒有中毒。」

＊　＊　＊

江騰蛟一路打聽，終於打聽出柳光庭和裕金枝及金燕等人的行踪，他們掃墓之後離開邙山，並不急於趕路，自然亦甚少出門，貪戀山水風光，自然躭擱時日。

比喻說在洛陽、開封、金陵、杭州等地，他們就盤桓了一個多月，像柳光庭的身份，到了那裏都會有武林中人求他治病或療傷。

因而他的行踪很容易就打聽出來了。

柳光庭就在這個距黃山不到百里的鎮上，由於同道求醫的人太多，已躭擱了七八天之久。

今天傍晚，有一女子求醫，說是受了內傷。

這女子當然就是霍芙蓉。

由於柳光庭不認識她，而裕金枝及金燕更不認識她，她才敢找柳光庭，由於她是女患者，柳光庭把她讓到客棧後院中，那是五間上房。

爲了方便，他們便租了下來。

霍芙蓉確有內傷未癒。她自稱名叫李蓮。

柳光庭試脈之下，証明她有內傷，但已幾近痊癒。道：「李女士，妳的傷在脾臟上，十分輕微，已快復元了。」

霍芙蓉道：「有時還隱隱作痛。」

「在下爲妳開個方子，服三五劑也該好了。」

柳光庭在開方子，裕金枝在西邊暗間、金燕在東邊暗間之中，此刻裕金枝正在爲柳光庭縫扣子，後窗上發出微响，她本以爲是風呢。

當她抬起頭時，身邊已站定一人。

裕金枝畢竟不是武林中人，這方面的反應不夠快，已遲了一步。

畫藏秘笈　爭相謀奪

她還沒有喊出口，已被人制住穴道。

這工夫柳光庭開好了方子，霍芙蓉付了費再辭出，柳光庭送客回來，就進入西暗間中，却不見裕金枝的影子。

她的針線筐子還在那裏，人却不見了。

「金枝！金枝！」叫了幾聲沒有回應，金燕出來查望：「柳大哥，金枝姐不是在西暗間之中？」

「沒有啊，不久前她還爲我縫扣子呢！」

「我去看看，八成她去了……」她到後面廁所去找，也沒有影子，以爲到前面去叫菜，問過也沒有。裕金枝居然失踪了。

「這怎麼會呢？除了剛才那個女病人，沒有什麼人來呀！」柳光庭對裕金枝可算是情深義重，裕金枝就是他的生命。

「柳大哥，剛才那個女病人，似乎有點……」

「有點什麼？」

「小妹只看了她一眼，覺得這女人似曾相識。」

「似曾相識……不錯，但是我記不得何時何地見過她，不過，如果金枝失踪，一定和此女有關。」

金燕道：「再去追追看，也許還沒有

走遠。」

柳光庭立刻追出，由於天已黃昏，他上了屋面，這樣踞高臨下比較視野廣闊些。

但是，他找了一會，絕望而返。

金燕迎上來道：「柳大哥，這封信是小二送來的，說是有人丟在大門內就走了。」

柳光庭打開信一看，大意是這樣的：此人身中劇毒，由於過去和柳有點過節，恐怕他不肯治療，所以不得不出此下策，以裕王妃爲人質，只要爲他袪毒，裕王妃會安然無恙回到柳的身邊，且需付酬五十兩黃金。

柳光庭心中放下一塊大石。

至少他大致弄清裕金枝失踪的原因了。

有過節的人怕他不肯救治，先發制人，這也是合理的發展。

信上說明，如願療毒換人，就請到後街上的長興客棧後院找他，柳光庭回頭就要出門。

「柳大哥，這會不會是陷阱？」

「至少金枝在他們手中，況且對方就算再厲害，他也該聽說過大哥是個善施毒的人。」

「大哥小心，要不要小妹跟去在附近監視。」

「不必，妳去反而變成我的累贅。我一個人去，沒有後顧之憂，我相信此人是中了毒非找我不可。」

柳光庭在長興客棧後院三間屋內見到了江騰蛟，柳光庭早已想到此人絕非庸手，反之也不敢以此手法賺他。

但他却絕對沒有想到是江騰蛟。

「原來是你。」

「你一定想不到的。」

「中了何人之毒？」

「『狠叟』苗元。」

「是什麼毒？」

江騰蛟伸出雙手，手背向上讓他看。

當然柳非庸手，他不敢把雙手放在柳的手上。而是讓他距離一兩步，中間隔張桌子觀看。

柳光庭只看了一眼，道：「『八七散』。」

「『八七散』是什麼意思？」

「八七五十六，五十六天即會妻離子散，一命嗚呼。當然，這個『散』字有丸散膏丹之意。」

「看看指甲就知道？」

「有所謂齒爲骨之體，也可以說指甲也是骨之體，看了你的指甲，再看看你的牙根，就可以確定你是中了他的『八七散』之毒了。」

江騰蛟心服口服，近來照鏡子，他的牙根的確也有點淺藍色，一代名醫果然盛名不虛。

「果然高明，不愧爲一代名醫。」

「裕金枝在何處？」

「她很好，在下以上賓交心腹之人照料，柳兄放心。」

「我沒見到人，又怎能証明在你的手中？」

「這箇可不可以証明，」他自袖內取出裕金枝一枝鑲鑽及寶石的金步搖。這東西絕不會假。

因爲柳光庭幾乎每天都會望它一兩次，親手爲她插在髮上。

江騰蛟道：「柳大俠，我以此手法請您療毒，自是不大光明，但事非得已，還請原諒。爲了在下的安危，恕我暫時不能讓您見到王妃。」

「爲什麼？」

「柳大俠，老實說，要是動手，在下並不怕你，要是論袪毒，悉天之下恐怕再也找不到一個是你的敵手了。所以爲了牢靠起見，只好如此。」

「我怎麼能信任你？」

「柳大俠，您想想看，如果你治好了在下的病，在下食言不交出王妃，你會放過我嗎？既然我還是逃不出你的毒手，我來此又是爲了什麼？」

「話是不錯，未見金枝的人，在下實不放心。」

江騰蛟道：「好吧。這也是人之常情，也足見柳大俠和王妃一往情深，我就讓你看看。」

他引他上了屋面，連吹了五聲口哨，大約隔了兩條街的距離屋面上竄上二人，其中一人亮了火摺子照着另一女人的臉。

這女人正是王妃裕金枝，而且大聲道：「光庭，到目前爲止我還好。」

柳光庭看出裕金枝是被迫說出此話的。

就算被迫說的，至少証明她還活着。況且裕金枝的口音是絕對假不了的。

這時江騰蛟再吹一長兩短的口哨，那屋上的二人立刻下屋面去，柳光庭相信現在去追也來不及，二人下屋之後，必然另換地方，而剛才那屋子也必是客棧。

柳、江二人返回屋中，柳光庭道：「如我馬上爲你療毒，你能立刻放人嗎？」希望你不要對裕金枝下手，這是君子協定，希望你作一次君子。」

「怎麼，江某一生中就沒有作過一次君子？」

「希望這一次是。」

江騰蛟打了個「哈哈」道：「就憑柳大夫一句話，誰要弄詐誰就是王八蛋。柳大俠療毒吧！」

柳光庭淡然一笑，試了他的脈，然後取出葯來，配了四五種之多，叫他立刻服下道：「我還要點你三個穴道，使藥力運行。」

「點我的穴道？」

「怎麼？江大俠以爲柳某會害你？」

「如果柳大俠是在下的話，會不會有些疑慮？」

柳光庭正色道：「如果在下要弄鬼，可以使大俠身中數種毒而能使你當時根本不覺察。」

江騰蛟道：「的確能辦得到！」

柳光庭道：「那你還怕什麼？須知你就是在金枝身上弄鬼，大概柳某也能爲她治癒的，如此對比之下，我又何必在爲你治毒打擊你穴道助藥運行時騙你？如果我那麼作，柳光庭三個字大概也可以倒過頭來唸了。」

「柳大俠。」江騰蛟道：「在下信任您的人格了。」

於是柳光庭立刻連拍他五大要穴，一

邊輕擊，一邊推手按摩，約三盞茶工夫，柳光庭收手回座。

江騰蛟一試眞氣，通暢無阻。

柳光庭道：「試眞氣沒有用，請馬上看看指甲上及牙根上的藍色褪了沒有？」

江騰蛟一看之下不由大喜，他身上有一面鏡子。

「柳大俠，已經根治了？」

「當然，現在是不是可以把人質交還了？」

「一定，而且在下還要如約付你五十两金子。」

他取出一個金元寶放在桌上。然後來到後院中，連吹了七聲口哨，大約半盞茶工夫，柳光庭聽到庭中有裕金枝的聲音道：「光庭……光庭……我回來了，你在那裏？」

柳光庭覺得這眞是世上最悅耳的聲音。

他奔向屋中，且大叫道：「金枝……金枝，妳還好吧？」

江騰蛟趁機離去。

「金枝，妳好嗎？身上沒有什麼不適嗎？」

「沒有，光庭，讓你躭驚受怕了。」

「金枝，妳回來就好！」兩人緊緊擁在一起。

「光庭，這個壞人是誰？」

「武林中第一類大壞蛋！」

「他爲什麼要這樣？」

「他中了毒要找我療毒，又怕我不和他這種人打交道，才和一個女人合作，一個去看病，一個下手擄人。」

「把我當人質？」

「是啊！我救了他，他放了妳。」

二人返回那家客棧，金燕抱住她道：「金枝姐，我好躭心，好躭心。」

「燕妹，我也沒想到這麼快就回來。」

柳光庭說了一切經過。

金燕道：「金枝姐，妳沒有受到虐待吧？」

「沒有，前後不到三個時辰，時間很短。」

「是什麼人看守妳？」

「一個年輕的男子，我聽江老賊稱他黑中梟。」

柳光庭聽三小說起過黑中梟這名字，道：「他叫黑中梟，本是黑珍珠的義子，後來江老賊騙了黑珍珠，他非但不替師父報仇，還投靠了江老賊，黑珍珠因此自絕。」

裕金枝道：「原來是個小畜牲！」

「其實他們師徒，都是一對畜牲，有黑中梟這種徒弟，才會有江騰蛟這種師父。也只有這種師父才會收留這種欺師滅祖的徒弟。」

裕金枝道：「光庭，我太無能，給你惹麻煩。」

「金枝姐，妳千萬別埋怨自己，換了我也是一樣的，原因是江騰蛟的武功太高，而且是有備而來的。」

「燕妹說的一點也不錯，像江騰蛟這種人，一旦謀定而後動，很少有人不會被制的。以後小心點就是了。」

裕金枝道：「以後永遠要燕妹在我身邊。」

「那當然好，因爲燕妹的江湖經驗比妳豐富得多，只不過爲了避免閑話，我又不能長久讓燕妹和我們在一起。」

裕金枝道：「光庭，我問你一句話，不知你能不能據實的答我？」

「能！」

裕金枝忽然正色道：「你對我的一份摯情我全知道，一個男人喜歡一個女人，最終總都望能厮守一生，這當然無可厚非，但一開始我就說過，哈王爺待我不錯，直到他死前一直都很好，爲了報答他對我的一份摯情，我至少要守住和他這點名份——哈王妃。我既然永遠都是哈王妃，我和你可以作最親密的朋友，但不可……」

下文不問而知，不能成爲夫妻。

這話她是早已說過，柳光庭也保証不勉强她，而且必然尊重她的，但相處這麼久，再次聽到這些話，終是不免悵然若失。

「光庭，我知道你不免失望，但你卻必然會尊重，這也正是我敬佩你、喜歡你的地方，下世爲人，裕金枝一定留給你，不再先作別人的妻子再使我們相遇。」

「金枝，我會尊重妳，但是……」

裕金枝道：「光庭，我只能說我很感激你，慶幸以皇室之人能交上武林中的成名人物，而且還對我這麼好這麼敬重。不過我已許下誓言，今生不背棄哈瑞，就不能食言。我問你，你喜歡燕妹嗎？」

柳光庭一怔道：「金枝，不要扯上別人。」

「光庭，請回答我的話。」

「我敬重燕妹，苦心孤詣爲歐陽夫婦撫孤，迄今三十餘仍未嫁，我當然很敬佩這樣的好人。」

「我是問你，喜歡她嗎？」

「金枝姐，你再提這件事，我馬上就要走了。」

「燕妹，妳聽我說，我今生不能和光庭結合，稍後我要出家，因爲皇家不放過我，原藉也不能回去了，這正是我早已嚮往的歸宿。」裕金枝又道：「妳要不是那麼好，那麼賢慧，我也不會打這個主意的。」

「金枝姐，請你不要說了，我自答應師姐找他撫孤，也就打定主意不嫁了。」

裕金枝攤攤手，道：「我是一份好意，我以爲你們二人太適合了。燕妹是阿輝的阿姨，光庭是他的師叔，在輩份上也都很合適。」

柳、金二人都不出聲，第二天一大早，裕金枝在叫着：「光庭……光庭……金燕妹不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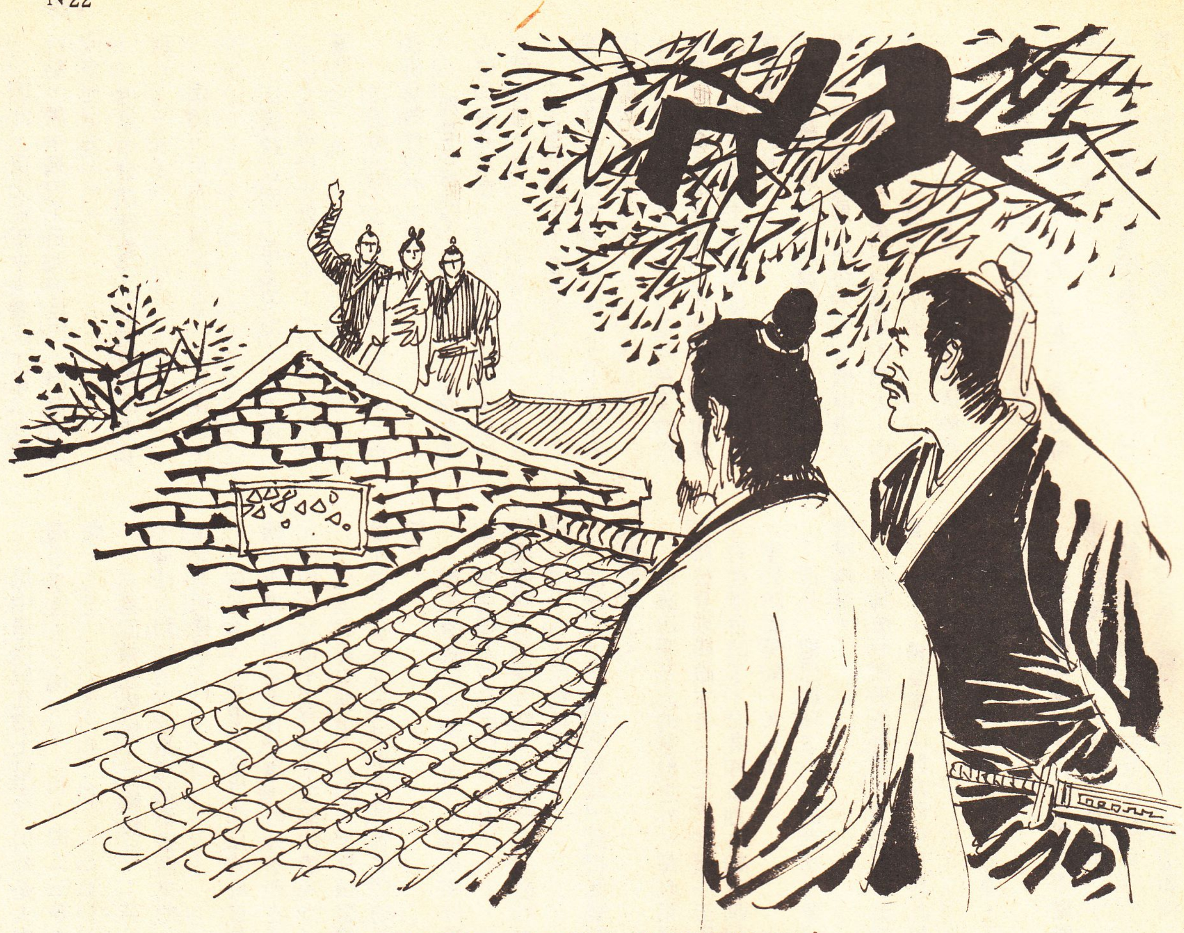
柳光庭心頭一驚。這是他早就有的一種預感。

他早就看出，由於他和裕金枝太親密，金燕很技巧地常常要迴避，總是怕爲他們帶來不方便。

也正因爲這樣，裕金枝常常要求金燕和她在一起，金燕都技巧地拒絕了。因爲她以爲，說不定那一夜，柳大俠鼓起勇氣，向金枝示愛，有自己在一邊豈不煞風景？

但她沒有想到裕金枝如此堅持。

金燕也未想到柳光庭如此光明磊落，一絲不苟。



柳光庭目覩王妃裕金枝被挾持而去

因此，昨夜裕金枝的一份好意，反而使她不能再在他們身邊，不然的話，那就很尷尬不便了，所以她是非走不可。

「金枝，燕妹不見了。」柳光庭道：「妳不提這件事她不會走得這麼快，雖然看得出來，她早就想走了。」

「光庭，這下怎能放心？」

「這箇妳就不必太操心，燕妹本會武功，在這半年以來，我是傾囊相授，她也肯學，已得到我的七成武藝，不是遇上絕頂高手，是可以應付。」

「一個單身女人總是叫人放心不下。」

「不妨，好在她也知道『三奇』在黃山，三小也會在黃山，燕妹此行一定也是往黃山去了的。」

「光庭，我知道，我昨夜說的決定會傷你的心。」

柳光庭喟然道：「恨不相逢未嫁時，一開始就註定我們的命運，誰叫妳是裕金枝我叫柳光庭呢？」

對，如果他們不是裕金枝柳光庭而是另外一男一女，情感到了這種程度，還有什麼不成的呢？

因為他們是君子和淑女。

不過君子和淑女的交往，也是有一番旖旎風光，此時他握住她的手，她倚在他的懷中。

他抱起她滿屋走着，道：「古人秉燭夜遊的心情，我柳光庭此刻已能深深體會了。」

裕金枝緊緊地依偎着他道：「光庭，原諒我，光庭，我們不是可以享受除了男女『親密』以外的樂趣嗎？」

「是的，金枝。」他吻着她。

「光庭，你是知道，我有七八萬兩銀子，希望你能協助我在一處遠離塵囂、山明水秀處建一道觀……」

柳光庭道：「金枝，只要妳不出家，我保証今生都和妳保持這種君子與淑女的關係。」

「光庭，你以為我急要出家是怕你無法控制自己嗎？其實我是怕我自己萬一有一天把持不住，或者為了同情你、可憐你而……」

柳光庭喟道：「除了我們自己和金燕，大概再也無人相信我們沒有越界一步的了。」

「我們不管別人，唯求自己心安。」裕金枝道：「其實我提防自己比提防你的決心瓦解要大得多。因為我常會因為可憐你而信心搖動。」

「如果妳是由於可憐我而……那就不是我所願的了。」

＊　＊　＊

江騰蛟和霍芙蓉到黃山偵察了一趟，他的行踪十分詭秘，還是被「三奇」發現而溜下山去。

原來黑中梟和苗元在別墅中，江、霍一走，苗就說要辦點事兒，儘快回來。

苗離開，黑中梟就暗暗跟着。

他發現苗元正是暗暗跟着江、霍二人。

黑中梟很聰明，可惜用在不正當的地方。

他可以猜出師父要去何處，當然苗元也猜到了。

因此，苗元在暗中查看江、霍二人的行動，黑中皋咬了苗元的尾巴，而苗元未回來他已先回來。

但黑中皋助師看守人質的事苗未看到。

因此，苗元以為黑中皋一直是在家中的。

江騰蛟返回，苗元迎出二步，道：「江大俠這麼快就回來了。可有什麼收獲？」

江騰蛟道：「『三奇』果然在黃山，必在研商對付我們之策。」

「那是必然的！」苗元道：「不過有江大俠和令高足在，『三奇』實不足懼，只怕他們連手。」

「這倒不會。」江騰蛟道：「只怕江某體內之毒，在力拚『三奇』等人之下提早發作出來。」

「不會的。」苗元道：「這和在下的扭經曲脈不會提早發作一樣。」苗元很注意江、黑二人的指甲甚至牙根，江的指甲上塗了淺藍色。

「但願如此。」江騰蛟道：「苗兄，我想，為了公平起見，你我二人一個中毒，一個有扭經曲脈之疾，已是兩不虧欠，中皋則不必受毒之苦。」

「這……」苗元道：「其實這只是形式而已。」

江騰蛟道：「中皋似乎大可不必。」

「好吧！」苗元道：「在下為他解毒……」

就在這時，一個僕人來報：「有五七個人上山來了。」

黑中皋出屋在樹上望去，居然是大內高手丁大山、何宗元、和六個二三等侍衛。

立刻回報江騰蛟，江騰蛟道：「苗兄，這些人到此，八成是為扶桑畫而來的，苗兄有何建議？」

苗元道：「在下完全以江兄的馬首是瞻，不過他們是奉旨行事，既知東西在江兄手中，只怕不達目的不會罷休的。」

江騰蛟點點頭道：「如果把那幅畫還給他們，是否就可以永遠擺脫他們的糾纏？」

苗元的眼珠一轉，道：「這是個好辦法，因為和大內高手作對，總是不妥，有所謂胳膊扭不過大腿，皇家撒出的名利之網，很少有人能抗拒的。」

江騰蛟道：「既然如此，就把此畫交還他們算了。」

這雖出乎苗元的意料之外，却也相信江騰蛟目前樹敵太多，「三奇」和錢小玉已經夠他應付的了，如果再和大內高手卯上，等於四面受敵，太不利了。

況且，他已經學了上面的武功，要它已經無用。

江騰蛟取出那個竹筒，還把畫拏出來看了一下，揚聲道：「朋友們可是為此畫而來？」

後院有人道：「正是，聖旨難違，江大俠多担待。」

「那就請進來吧！江某決定原璧歸趙。」江騰蛟道：「不過在下要聲明一下，此畫得自他人之手，非取自大內。」

「當然，當然。」這工夫丁大山和何宗元已領先走了進來，後面跟着六個得力部下，二人十分注意苗元。

江騰蛟也不介紹，指指手上的名畫道：「兩位請先過目，如果沒有錯，就請給據把畫帶去。」

所謂「給據」就是要寫一張正式收據，才能把畫帶去，這收據自然要丁、何二人聯名，且要按上斗記（指紋）才能算數。

丁、何二人似乎以為比預料中的結果太順利了些，二人互望一眼，由丁大山取出畫來，二人仔細視查。

江騰蛟道：「二位可知鑑定此畫眞僞之法？」

丁大山道：「知道，在背面噴一口碱水即會顯出字跡。」

「對了，中皋，去弄一碗碱水來。」

「是，」黑中皋不久就端來碱水交給丁大山，丁大山讓何宗元來噴，二人客氣一番。

過去他們二人曾敵對過，那是被三小戲弄。

現在他們已經誤會冰釋，合作無間了。

何宗元噴了一口碱水，不一會，畫的背面果然顯出了字蹟，甚至還有一些簡單的畫面。

當然這種畫面不會太久就會因噴的水霧逐漸消失而隱沒。要學上面之武功，看一下要學習很久。這樣不久就隱沒並不影響練功。

何、丁二人互視一眼，似乎認為不會錯。

其實他們並非畫藝的行家。

至於畫上的扶桑武功及扶桑文字也是外行。

只是以為，這件事不大可能有問題。

丁大山道：「江大俠果然是一位光明老實的人，此畫交出，非但聖上不會怪責，很可能還會嘉獎大俠找回名畫之功。」

江騰蛟道：「江某閑魂野鶴，隨便慣了，也不希望邀寵聖上，只要不沾上侵佔國寶之嫌就很滿足了，中皋，取文房四寶來。」

「是。」不久，丁、何二人開了收據，就連六個部下也都在收據左下方畫了押，以示鄭重。

畫由丁大山收起，二人道謝告辭，江、苗等人送到門外，江騰蛟還說道：「這件事有此結果，也算是很圓滿了，中皋，我要坐關三日，你給為師護法。」

「是的，師父。」

苗元在屋外聽到，臉上閃過一絲陰笑。

江騰蛟進入閉關室，這是個石洞，據說除了這門，還有兩個秘密出口，這是提防敵人施襲的。

黑中皋在洞門外戒備。

不久苗元已在此別墅之外了。

＊　＊　＊

時近三更，丁、何二人加上六名部下在山道上邊奔邊談，何宗元道：「丁兄弟眞未想到江騰蛟會這麼開明，事情竟然如此順利。」

丁大山道：「弟也有此同感，所以只怕太順利了！」

「不要只是單懷疑這幅畫的眞僞……」

「不能說一點也不懷疑……」他四下望望低聲道：「江騰蛟是何種人，武林中無人不知，怎麼會……」

何宗元道：「丁兄是說東西是假的？」

「八成。要不咱們也許無法把它帶回京城。」

何宗元心頭一驚，他對丁大山的機智是一向服氣的，他四下一打量，不由心頭一震，果然後面來了一人。

以何宗元的目力，雖是夜晚，但有弦月清輝照耀，仍可大致認出，此人正是在江騰蛟處的中年人。

當然，他正「狠叟」苗元。

苗元找江合作是爲了什麼眞要和他連合統御武林？當然不是，因爲所謂連手，除非是自己的親兄弟，或師兄弟等親人，和外人永遠不能一條心。

共富貴和共患難是同樣地難。

他當然也是爲了扶桑武功或那幅畫。

不懂扶桑文字，就必須利用江騰蛟，逐個除去「三奇」及錢小玉等人，最後以毒制服江騰蛟。

他的如意算盤一開始就受到一點挫折，他施了毒，江騰蛟也爲他施了扭筋曲脉。

自這次江騰蛟去找柳光庭，他在暗中看到，回別墅後，苗元又技巧地爲他施了另一種毒。

這一種沒有一點症候，也只有柳光庭那等大內行才能看出來，江騰蛟却以爲他瞞住了苗元。

江湖中本就是爾虞我詐的。不過這種毒也不影响功力，到了時限發作出來就無救，似乎誰能瞞了誰，誰就是英雄好漢。

他們都把「俠」和「義」二字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何宗元低聲道：「丁兄，有人來了……」

衆人向後望去，果然來了一人。

苗元形象特別，丁、何二人，立即認出。

何宗元不由暗暗佩服丁大山，眞正是料事如神。

他們以爲江表面上大方交出此畫，故又叫別人把畫搶回去。

可見這人是什麼來路？他一個人能成嗎？

何、丁諸人停了下來，丁大山道：「尊駕是……」

苗元道：「你們並不知道我是誰！」

丁大山道：「不是在下等人不要知道你是誰，而是尊駕作賊心虛，不敢說出你自己的名字吧？」

苗元冷蔑地笑笑，道：「有什麼不敢的？」

「是不是後面還有個大人物撐腰？」

「你是指江騰蛟？」

「怎麼？難道不是你們二人演雙簧？一個送畫，一個負責搶畫回去？」

苗元乾笑了兩聲，道：「正是，江騰蛟把畫送給二位，實在不甘，況且，也不敢保証二位在途中不偷看。」

「果然是江騰蛟差你來的。」

「當然，我是聽命于他，他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

何宗元道：「你到底是誰？」

苗元估計時間差不多了，道：「我是誰，你們到了陰間，閻王爺一定會告訴你們的……」

苗元大步走向丁大山，伸手就去抓他背上的竹筒。

丁大山回手一撩，這隻胳膊像麵條一樣。

而何宗元吼叫着撲上，忽然覺得渾身力道盡失。

六個部下當然也是一樣。

苗元連頭也不回，有好幾隻手打在他的背上或肩頭上，就像爲他搔癢却又搔不到癢處的感覺一樣。

現在丁、何二人忽然想起一個人。

他們不能不恨自己太大意。

因爲能在江騰蛟處作客，與他平起平坐的人，自然是武林中響噹噹的人物，他們居然疏忽了此人。

他們猜出此人必是武林中使毒的三大高手之一——「狠叟」。

苗元取下竹筒，把畫抽出看了一下，然後收好，道：「你們雖然活不久了，但却不會有半點痛苦，只感渾身軟綿綿地什麼也不想做，事實上你們很快地就什麼也不必作了……」

丁大山和何宗元等人都坐在地上，他們眞的是懶洋洋的什麼也不想作，甚至連張嘴說話也懶得張了。

人到此種境界，已無患得患失之心。什麼功名利祿，事業家庭等等，都被驅出了意識之外，他們十分响往永恒的休息。

苗元打了個哈哈，心道：「江騰蛟也不過如此……」

他走了，帶着一腔興奮和自負走了。

而此刻江騰蛟自然並未閉關，黑中梟也未護法。

他們在談論苗元的事，黑中梟道：「師父的毒已被柳光庭治療痊癒，但徒兒……」

江騰蛟道：「爲師有把握生擒苗元。」

黑中梟道：「苗元已被師父施了扭經血脉手法，此刻絕對不能動用內功，此刻抓他不是大好時機？」

江騰蛟道：「此人的毒仍可利用，讓他以毒物幫咱們毒死一干對頭，咱們最後再收拾他。」

黑中梟道：「又怎能使他毒死咱們的對頭？」

江騰蛟道：「傳播謠言，就說畫在他的手中。」

「師父，那麼一來，這幅畫豈不眞會落入別人之手了？」

江騰蛟敞笑了一陣，道：「中梟，你以爲師父會那麼沒有頭腦，雖然我們已學了畫上的武功，但仍有少許尚未學成，就算已經學完，還要時時觀看複習糾正錯誤。即使這些都不需要了，咱們學過的功夫，也不能讓別人學它對不對？」

黑中梟一驚，道：「師父是說那一幅畫是……」

「是贋品！」

「師父原來也是丹青高手，一般畫家只怕也無法仿得那麼傳眞的。」

「這倒不假。因爲扶桑畫的風格和中國的大異其趣。」

黑中梟興奮的道：「是啊，我當時還在奇怪，師父為什麼把千辛萬苦得來的畫隨便給人呢？」

江騰蛟道：「咱們師徒絕不會作那種傻事的。」

「是的，師父，不知苗元目前在何處。」

「他的行踪已在為師的監視之中。」

黑中梟心頭又是一驚，他的師父太詭詐了。

江騰蛟笑笑道：「我猜想，他見為師閉關三天，而你又為我護法，寸步不能離開，正好去追丁大山等人，我已派人去盯上了他。」

「師父，苗元一點也不懷疑那幅畫是假的。」

「在最初，也不能說絕對不懷疑，可是由于送走丁、何二人及我們師徒的對話，苗元就以為不是假的了，現在他應該早已追上了丁、何等人，而且把他們毒倒，搶走了扶桑名畫了。」

黑中梟道：「然後呢？」

江騰蛟道：「自然是找個秘密處所練功。」

「師父，他會不會馬上看出是假的？」

「不會。」

「他不會扶桑文怎能學呢？」

江騰蛟道：「你忘了那個扶桑武士長門三郎了？」

黑中梟道：「是的，莫非長門已在他的手中？」

「還沒有，但目前他正在追逐長門三郎。」

不錯，此刻苗元正在盯着長門。長門的警覺性很高。他知道有個人在跟踪他。

但是，他絕對未想到是個大毒人在跟踪他。

長門在一個小亭中坐下，苗元由小亭前走過，連看也未看他一眼，長門却可以看出，此人是練家子。

苗元走過，長門向岔路上走去。

他本以為已經擺脫了此人的跟踪，或者此人根本不是在追踪他的。那知剛有此念，苗元又在岔路上出現了。

這一次長門當然相信這人是跟踪他的。

長門三郎道：「尊駕似乎在跟踪在下。」

苗元道：「不是似乎，而是確確實實地在跟踪你。」

長門三郎道：「你跟我幹什麼？」

「你立刻可以猜出來的。」

「要利用我的語言或者要我的武功？」

「就是藉重老兄的扶桑文，委曲一下，必當重酬。」

長門道：「這麼說，畫是在你的手中了？」

「當然，不然的話就不要找你老兄了！」

長門道：「如果我根本無意和你合作，而且還要收回此畫帶回扶桑交還天皇呢。」

苗元笑了起來道：「長門兄如果知道在下何人，大概也就不會說這種外行話了……」

「你是何人都是一樣，只要你能勝了我手中的刀。」

苗元道：「現在我已經勝了你手中的刀哩！」

長門冷笑道：「中國的確有罕見的高手，但我却不相信我所見到的中國武林人物都是高手。」

苗元打了個哈哈道：「來吧。你掃我一刀試試看。」

長門的長刀出鞘，在月光下仍然閃閃生光。

他是武士，所以要出刀時仍然要打招呼，道：「我要出手了，可不要太輕估敵人……」

一刀掃出，苗元居然閃了開去。

因為這一刀根本無力，也就是不快。

扶桑刀法如果不快速，就無什可取了。

當然，任何一種武功都有其優點，而且不止一端，扶桑刀法不僅僅是快速，這一優點，每一流派都有其不同的特長，他們有個共同的，也是最大的優點，那仍然是一個「快」字。

快，實在太重要了。

快可以補招術機變及衍化之不足。

長門三郎突然心頭大驚，為什麼會有虛脫失力的感覺，力不從心可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呀。

再掃一刀，每況愈下，並不如第一刀快速。

他突然明白了，也感到絕望道：「你善使毒？」

「你人總算弄清了一件事。」苗元道：「我叫苗元，綽號『狠叟』，你可能還是第一次聽到。」

「不，是第二次，但還未想到是你。」

「這是你的不幸或大幸，遇上我，你只有跟我走，當然，事成之後我會厚報你。」

「什麼厚報？」

「比喻說——如你願學用毒，我全教給你。」

長門當然不會相信這種人的話。

「這麼說，我已經中了毒？」

「當然，以你的刀法，我那會有這麼輕鬆。」

「你要我跟你走，助你解釋畫上的文字？」

「一點也不錯，這是互惠的，兩不吃虧。」

「這話怎說？」

「我學完之後，畫仍送你帶日，豈不是大功一件？」

長門道：「可否讓我看看那幅畫？」

「不必看，絕對假不了！」

長門恨在心頭，但一籌莫展。他現在更恨中國人了。

現在他只有跟着他走，先保住這條命才是正理。

二人才走了二三十步，忽然聽到後面有聲音，

回頭望去，竟是一個三十出頭的女人。

苗元此刻有畫在身，自然十分小心，道：「妳在跟踪我們？」

那女人道：「跟踪你們幹什麼，又素

不相識。」

苗元一看，果然從未見過。

他往路邊一站，讓這女人過去再走，此刻長門三郎也往路邊一站，這女人走路的聲音很大，他們都相信，她即使會武功，也高不到那裡去。

這女人大大方方通過苗元身邊時，突然對苗元道：「你好毒，苗元——」元字未畢已經出手。

正因爲先入爲主的觀念，以爲這女人身手不高的種種因素，苗元閃過三掌，第四、五掌連續被括中。

一掌被擊中左頰，一掌在右頰。

他的雙頰立刻紅腫起來。

苗元疾退一丈，「哈哈」獰笑道：「妳是何人？咱們有仇嗎？」

「咱們沒有仇，但因你是全武林的公敵，人人得而誅之。」

「哈……」苗元獰笑道：「妳可知道，一時興起，括我兩個耳光，妳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嗎？」

「不知道！」

「讓我告訴妳！妳已經中毒了！」

這女人正是悄悄出走，離開了柳、裕二人的金燕。

她在柳光庭身邊約半年之久，非但武功大進，內力充沛，柳的施毒之法也傳了不少給她們。

因爲女人才更需這箇，作爲防敵保身之用。

此言一出，連長門都不由心頭一驚。

因爲他希望這女人能制服苗元救他。

那知道這女人聽了苗元的話平靜如常，道：「噢，我中毒了？」

「當然！妳還在作夢哩！」

「我中的是什麼毒呀？」

「對付一個普通的人，『半日醉』就可以了！」

金燕道：「我怎麼到現在還沒有醉呀？」

苗元微微一驚，他對自已的毒是很有信心的。

他無論如何不信武林中還有一位女施毒專家。

他突然欺身上前，揚手就煽。

剛才他挨了兩下，他想撈回來，或者賺幾個耳光。

但是，絕對意外，他的手未到，「啪啪」兩聲，又挨了兩下，連牙齒都被打掉了兩顆。

苗元原地轉了一匝，簡直不相信這是事實。

「妳……妳沒有中毒？」

「我要問你這位施毒能手呀！」

「妳……妳是何人？」

「我的名字讓你這種狠毒、卑鄙的大壞蛋唸上兩次，都會沾上毒素的，免了吧！」

「妳怎麼會不中毒？」

「你爲什麼不問問你自已，你爲什麼也會中毒。」

苗元一試眞假，果然有點不大對勁，不由大驚，立刻回頭猛竄，他此刻並非以爲這女的施毒技術比他高明，而是認爲畫在他手中，犯不着雙方比毒。

一切都是爲了這幅畫。

長門要追，金燕道：「不要追了，他渾身都是毒，你似乎也中了毒。」

「可是他身上有我國進貢的名畫……」

金燕微微一笑，道：「我以爲眞的名畫不在他的手中。」

「那眞畫在何人手中？」

「江老賊，江騰蛟。」

「怎知是在他的手中？」

「因爲我在來路上遇上了中毒的大內高手數人，我爲他們醫了毒，知道了一切……」

這工夫果然馳來了八人，正是丁、何諸人。

這幾人素來趾高氣昂，不可一世，但今夜發生的一切，却使他們十分自餒而心灰意冷。

若非遇上金燕，他們必然毒發身亡。

所以他們立刻對長門三郎說了一切。

原來金燕救了他們之後告訴他們，以她猜側，江騰蛟就算已經學完了畫上的武功，也不會把畫交給丁、何諸人。

這就是暗示，他交給丁、何二人者爲仿冒品。

江的繪畫底子頗深，仿得唯妙唯肖，一般人誰會以爲那是仿造的，尤其他精通扶桑文，寫出來的扶桑字也和扶桑人的一樣。

丁、何等人千恩萬謝，就地行功袪除體內餘毒，金燕却先行追上了苗元，苗元還以爲手中是眞貨呢。

現在經丁、何等人說明，長門三郎當然相信，他們決定聯手去找江騰蛟。金燕也爲長門解毒。

「金姑娘……」長門大禮參拜道：「我以前一直以爲中國人很壞，因爲我處處吃虧被害，想不到，終于被我遇上了好人！」

金燕道：「那一國人都有好人也有壞人，對不對？其實本國人比我好的不知有多少，你只是運氣不好，碰巧來此不久就遇上了幾個壞胚子而已。」

丁大山抱拳道：「金姑娘，大德不言謝，以後有需吾等幫忙之處，吾等赴火蹈湯萬死不辭。」

「丁大俠言重。不過有件事，希望借幾位大人，回稟聖上，哈王妃裕金枝被其妹冒充，且被弄亂了經脉，被友人名醫柳光庭大俠接到南方治療，現已大致康復，但她已看破紅塵而出家了，所以幾位大人若能把此事向聖上美言，使王妃不受牽連，少女子也感激不盡。」

「一定代爲傳達此意。」何宗元道：「莫非金姑娘和柳大俠及哈王妃都相識？」

「是的，而且還在一起過一段時間。要不，今夜又怎能唬走毒人苗元而爲各位醫毒呢。」

衆人（包括長門在內）重行大禮道謝。

金燕道：「各位不要客氣，你們應該同心協力，對付江老賊，此人的野心極大，想統御武林。」

丁、何等人道：「一定照姑娘之言去做，這就去找江老賊……」雙方就此分手。

＊　＊　＊

苗元當然不會就此放手，因爲有畫，

而沒有長門也等于沒有一樣。

他暗暗跟着丁、何及長門，聽到他們的交談，不由盛怒，這才知道畫是假的，他被江騰蛟師徒耍了。

他要去找江老賊。

這是不容置疑的，要不是這幅畫是假的，丁、何二人也絕不會放過他，長門更不會。而他們此去的方向，自然不是去追他的方向。

苗元心想，他雖會施毒，對付江騰蛟師徒仍嫌不夠，不如暗暗跟着丁、何諸人見機行事。

金燕此去當然也是黃山歐陽熙處。第二天黃昏，又在黃山的五六十里以內。忽見一個年輕人在路邊休息。

金燕一看這年輕人的眼神就知道是年輕高手。

當她走近通過這年輕人身邊時，突然停了下來。

因爲她發現此人的指甲是淺藍色。和柳光庭在一起半年多，眞學了不少的醫道。

「這位小友，你中毒了。」

年輕人一震，吶吶道：「是……是的。」

「小友中了何人之毒?」

「『狠叟』苗元……請問大姐是誰?」

「我叫金燕。小友你是誰?」

「我叫林天送……」

「小友怎麼會招惹苗元那個毒人?」

「一言難盡，大姐何不坐下休息一會?」

金燕以爲，自已學了些醫道，自應用以救人濟世，也就坐下來。林天送道：「小弟是東海桃花島的人，世代以漁撈爲業，學武只是爲了强身而已。這次到中原來是爲了採購一些藥材，未想到遇上了『狠叟』苗元，他硬要買小弟高價收購的一塊牛黃……」

「牛黃是十分名貴的藥材!」

「是啊!它不但名貴，而且很不容易買到眞的，苗元一定要買我的牛黃，我不願出讓，雙方鬧僵了便動上手，我就中毒了。」

金燕道：「苗元眞不是東西。」

林天送道：「據他說我已經活不了一個月了。」

「那又不見得。」

「苗元是使毒名家，他的話應該可信，所以小弟考慮之下，要儘快趕回桃花島與家人訣別。」

金燕道：「林小弟不要那麼悲觀絕望。」

「大姐有所不知，家父只有我這麼一個孩子……」

說着又站起來，情緒十分激動。

金燕仍然坐在那兒道：「林小弟，也許我——」那知林天送已繞到她的左後側出手逾電制住了她兩處要穴。

林天送冷一笑，道：「金燕，爲了治我的毒，我也要跟家師學樣，他擄裕金枝作人質，我擄你作人質，要柳光庭來贖妳。」

金燕暗暗一咳，原來這小子就是叛師欺祖，心狠手辣的黑中皐，只怪她大意了。

這當然也是由于江湖經驗不夠及心地善良之故。

有所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這兩句話任何人都能背得爛熟，但能徹底做到的却不多。

他似乎未想到金燕也能解他的毒。

黑中皐只是一心一意地要把她當人質。他冷冷地道：「金燕，誰叫妳是阿輝的阿姨，我恨透了阿輝，妳認了吧……」

黑中皐正要挾起金燕離去，忽然有人急馳而來，乍見地上的金燕，突然向黑中皐攻出一掌。

這人是崔九，他和花迎春恩恩愛愛，到處徜徉，眞正是樂而忘返。今夜二人比脚程，崔九自然快了很多。

他怕花迎春落後太多，也就慢了下來，本來也想在這路邊石上休息等待愛妻的。

乍見金燕被制，而這人又是黑中皐，自會出手的。

崔九跟柳光庭學過不少，大有進境，況且金燕是阿輝的阿姨，親同母子，就是拚了這條命也要救她。

崔九全力搏救，不遺餘力。

但是，儘管他進步很多，和黑中皐比，仍然差些。

黑中皐學的是中外合璧的奇學，加之江騰蛟幾乎是傾囊相授，他自被去勢後又發奮苦學。

崔九只接下三十八九招就挨了一脚。

「崔九，不要說是你，就是再加上一個你也是白搭。」

崔九道：「黑中皐，我勸你不要害金姑娘，任何人想害她，阿輝就和他沒有完!」

黑中皐道：「我就是希望他沒有完，他和小滑溜二人任何一個落在我的手中，我都要零碎收拾。」

「黑中皐，你眞以爲江騰蛟這種人能成大事?」

「能不能成大事是一回事，我要報仇又是一回事。」

「蓬」地一聲，崔九又中了一掌。

他自已也知道，二人差一截，豁出去拚命也是一樣。

但是他必須救金燕，救不了他寧願死。

他越來越不濟，挨了一掌和一脚，已經受了傷。

就在這時，黑中皐突然眼前一亮。

他幾乎以爲自已是不是産生了幻覺，他看到一個身上只穿了褻衣的女郎，由左邊灌木叢中去了。

這女郎身上的衣服不多，在月色下，可見其細皮白肉。

更重要的是，身材修長而稍稍有些豐腴。

似乎是長髮披肩，奔跑起來秀髮飛揚，十分美妙動人。

正因爲是穿了內衣奔跑，隆起的雙峯顫動跳躍，一下子就吸引了黑中皐的注意力，儘管他已不能了。

一個人能不能是一回事，想不想又是一回事。

很多走路都走不穩的老人，看到美女

也並非不想，而是由于不能，所以也只限于欣賞而已。

有人以爲人老了就不喜歡女人，那是大錯。

崔九本來堪堪不支，此刻突然壓力大減，自是十分不解。以二人之差距，他不可能再支持三十招。

黑中臯本來已萬念俱灰。

後來聽到江騰蛟安慰他，他並未完全失去男人的雄風，一寸的尺碼雖不能很圓滿達成任務，却也未必會交白卷。

至少，大概傳宗接代還可湊合。

只要能湊合，他就會有慾望。

他這人本來十分好色，後因被割去那話兒，萬念俱灰，但漸漸地又產生了希望。

一旦又產生了慾望，就比平常人的慾望更强烈。

因爲他急需一試身手，能不能躍馬揮戈。

況且自絕望後，積壓在心底的青春活力一下子開放出來，一定會熾熱驚人的。

這工夫那半裸的人兒又自右邊灌木叢中奔到左邊灌木叢中。由於奔行並不太快。大致可以看清。

她的長腿已是全裸，光滑白嫩。

她的長髮之下，大概是粉紅色的肚兜，僅遮住了雙峯，裸露在外的部位佔了很大的比例。

下面似乎只有一條短褲。

這樣也就顯出了她的腰之纖細柔軟了。

由于這女郎每奔跑一次必然會脫掉一件衣物，這對黑中臯就十分具有吸引力。

太多太迫切的需求，積壓得太久太久。一種很自然的情慾的响往也就流露出來，這工夫崔九終于發現了這個奔跑的女郎。

最初他十分惱火，但想通之後又必須諒解她。

她是爲救他。

這女郎當然就是他的新娘子花迎春了。

她和崔九比脚程落後，而且又追到岔路，後來發現追錯了方向，回頭再走上正路，所以遲到些。

她到了之後，看到二人搏殺及交談，知道此小賊的身手高絕，加上她也差不多。爲了救丈夫及金燕，她只好犧牲色相，一件件地脫，引誘黑中臯而爲崔九製造機會。

最初崔九很羞怒，不久就猜到她的動機了。

自已的老婆半裸着跑來跑去給敵人欣賞自不甘心，但是看看躺在一邊的金燕，他就釋然了。

花迎春非但沒有什麼不對，他還要感激她呢。

可以說，此刻不用此法，根本救不了金燕。

本來「蝶谷三尢」也會施毒，只是所學不多而已，上次阿輝就曾着了老大花逢春的道兒，差點吃虧。

可是花迎春嫁了崔九之後，崔九勸她不要再用毒，那總是不光明而且有干天和的行爲。

花迎春下決心丟掉了毒物，不再使用。

要是不毀掉了那些毒物，此刻可以派上用場。

黑中臯以爲反正自已的武功高出崔九多多，要害他隨時都可以下手。

有了這想法，就不急在一時了。

他不想錯過一飽眼福的機會。

他當然並不知道這女郎就是崔九之妻。

事實上，他根本就不知道「蝶谷三尢」老二嫁了崔九。

他只感新鮮好奇。

他一生第一次看到年輕美好的女郎裸奔。

目前雖向是半裸，他相信直到最後必然全裸。

其實全裸和半裸的分別又在那裡呢？

它的分別之處是人類的思維和意念，人類希望看到他想像的那樣，或者比他想像中的更奇更好些的。

這時女郎突然又自左邊灌木叢中奔出。

似乎上身連肚兜也沒穿了。

自側面望去，雙峯彈動，把黑中臯眼睛中的火光都彈動出來。在這情況下，崔九全神貫注猛攻，「嗤嗤」聲中，黑中臯肩上及腿上各中一劍。

黑中臯大怒，快攻幾劍，又把崔九逼退。

但就在崔九再次攻上來時，右邊灌木叢中奔出一個人，其上身全裸，下身重要部位用肚兜遮擋着，另一手兩指揑着的一條短褲的女郎。

這一次她移動極慢。

黑中臯可以仔細地打量她的酥胸和玉腿。而且由她揑着的短褲望來，肚兜後必然是赤裸而無片縷的了。

「嗤嗤」又多兩劍，黑中臯心神不屬，身手再高也不成，腹上及小腿上再各中一劍，哼了一聲，打了個踉蹌，雖然仍非重傷，再戰下去，流血過多總是危險的。

他猛攻兩劍，把崔九逼退三步，向那兩叢灌木掠去，到了附近，左邊灌木叢中刺出一劍，差點刺中他大腿。

黑中臯回劍一掃，忽見正是那裸奔的女郎，掃出的劍立刻卸了勁，因爲他發現她仍是半裸的。

而且由於雙方太近，更能欣賞她的一身膩滑光澤的肌膚。

就在這時崔九凌厲地使出七八劍。

黑中臯不敢再戀棧，疾掠而去。

這工夫花迎春已匆穿上衣衫，見崔九站在一邊背向着他，她知道他在生氣，道：「九哥，你在生我的氣是不是？」

崔九道：「我在生我自己的氣。」

「生你自己的氣幹什麼？」

「我崔九無能，要自己的妻子脫光，才能救我。」

「九哥，你要原諒我，以黑中臯的身手和狠毒，一旦金姑娘和你落入他的手中，會有什麼後果？」

「我寧願死了……」

「不然，如果金姑娘受到傷害，你見了阿輝怎麼做？我這麼作是爲了你呀！難道我這麼下賤，喜歡脫衣不成？」

「當然不是，不過，那也是一種習慣。」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崔九道：「蝶谷每年春秋兩季，入谷觀光或豪賭的人很多，老大爲了招徠客人，就訓練了十來個年輕貌美的女郎，以歌舞而以娛佳賓，有這回事嗎？」

其中有一項艷舞，那就是邊脫邊舞。

有些武林大豪，一擲千金，處在酒酣耳熱之餘，要求「三尤」親自出馬跳艷舞。

老大看在白花花的銀子份上，自然也跳。

甚至花老大還選擇最有錢身手較高的豪客而荐枕蓆呢。

當然，老二花迎春和老三花喜春就比較正派了。

花迎春道：「是有這回事，但那是大姐的意思，反正是賣藝不賣身，你如果嫌我，我可以回蝶谷去。」

「我沒有嫌妳，只是看妳在那小賊面前裸露，內心很不舒服。」

花迎春道：「千言萬語還不是一句話，爲了救你和金姑娘，爲了別人我會這麼作嗎？」

崔九這才釋然道：「看我，這半天竟忘了替金姑娘解穴……」他上前解了金燕的穴道。

金燕活動了一下，道：「崔大俠救命之恩——」

崔九道：「金姑娘，我們和阿輝的關係即非泛泛，什麼客套的話都不必講了。不知妳怎麼會和柳大俠及裕金枝分手。」

金燕道：「柳大俠和金枝姐感情甚篤，我一直感覺在他們身邊很不方便，過去是受了傷，承受柳大俠療傷，且要學他的武功，半年來也學了不少，最後決定分手，單身到黃山去找阿輝及『三奇』。」

「原來如此。」崔九道：「金姑娘下次遇上黑中皐可要小心，這小賊身手了得。」

「其實今夜只怪我大意。」她說出個中情形。

「這種人當然會作出恩將仇報的事來。」

金燕道：「兩位能趕走小賊，也足見二位——」

崔九道：「金姑娘千萬別見笑，憑我們二人的身手，仍然不是這小賊的敵手……」

「那怎麼會把他擊退？」

「老實說是變了個花樣，才使他受傷的……」

崔九說了一切。

金燕面色一肅，又向花迎春見禮道：「花小妹，眞謝謝妳爲我犧牲這麼大！」

花迎春道：「金姑娘千萬別介意，由於阿輝小弟過去幫助過九哥，而姑娘又是阿輝的親人，我犧牲點色相又算得了什麼呢。」

金燕握住花迎春的手，大有相見恨晚之嘆，道：「二位要去何處？」

「希望能找到阿輝，看看能不能幫他一點忙。」

金燕道：「我也要去黃山，大概此刻阿輝已在黃山『三奇』那兒了吧。正好大家陪個伴兒……」

* * *

丁、何等人去找江騰蛟，江把他們擊成重傷，幸部下保護，逃得一命。他們回京搬兵去了。

苗元精得很，他在暗中覬覦，想撿便宜。

却沒想到，江騰蛟比他更精。

由於他早已派人監視苗元，所以對苗元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苗元潛入內宅，正要放毒，已被江生擒。

「江大俠，我相信你仍然需要在下。」

「需要是需要，但你這人太靠不住了。」

「江大俠，只要你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會代你去對付『三奇』等人，也算是我苗元將功贖罪。」

江騰蛟踱着道：「苗元，這種一天到晚提防變生肘腋的事很傷腦筋，所以我……」

「師父，我們犯不着時時提心吊胆地，把他殺了吧。」

江騰蛟道：「的確，家賊難防　我眞煩透了。」

「師父，」黑中皐道：「就由徒兒打發了他。」

江騰蛟點點頭，黑中皐正要出手，苗元道：「江大俠，你如果殺了我，你再去找柳光庭就未必靈了。」

江騰蛟心頭一緊，道：「我找他幹什麼？」

「江大俠，由於在下暗中望到你去找柳光庭，以裕金枝爲人質，爲你祛了毒，但由於在下的扭經曲脉尚未解除，爲了公平起見，在下又爲江大俠施了毒。」

江騰蛟道：「什麼毒？」

「『蝕骨散』，一旦中毒，由骨髓內部開始腐蝕，一月之後無救。」

「一月之內還有救？」

「對，但絕對不能超過二十五天。」

江騰蛟道：「就是這個是不是？」

「對，而且令徒也中了此毒。」

江騰蛟道：「還有沒有別的毒？」

「這一種已經夠了！」苗元道：「普天之下，只有柳光庭能治，但他絕對不可能再救你。況且，他此刻經已和『三奇』在一起了。他就是願意救你，別人也不會同意的。」

黑中皐道：「怎能証明我們已經中了『蝕骨散』的劇毒？我看你的毒一直都不大靈光呀！」

苗元道：「這一次靈光就成了。」

江騰蛟道：「既然我們已中了劇毒，和你合作，又怎能應付『三奇』以及錢小玉等人呢？這不是矛盾了？」

「不矛盾，二十五天以內不影响功力。」苗元道：「你相信也好，不信也好，反正此毒沒有任何症狀。」

江騰蛟道：「我信。」

苗元得意地道：「江大俠既然相信，就該放了在下，同心協力來對付『三奇』和錢小玉等人……」

江騰蛟道：「中皐……」

「師父……」

「殺！」

「殺？」黑中皐以爲聽錯了。

「是的，殺！」

黑中皋吶吶道：「師父，既然師父相信咱們已中了劇毒『蝕骨散』，似乎不便此刻殺他。」

江騰蛟道：「這種毒人永遠不可信賴。要師父信任他，還不如信任柳光庭好些……」

「信任柳光庭？」

「不錯，不是師父說敵人的好話，柳光庭是君子，和君子來往，就算吃虧，也吃在明處，絕不會被暗算，或被出賣了。」

「師父，柳光庭也使毒，使毒的人是否也能和君子扯上關係。」

「能！他施毒的對象十之八九十惡不赦。而且他和裕金枝在一起半年多，將近一年，二人居然仍能保持清白，除了君子淑女誰能作到？」

黑中皋不由一怔。

「十惡不赦之徒」居然由師父親口說出。顯然師父把他自己也列入了「十惡不赦之徒」之內了。

師父必然是暗中看到和聽到，發現柳、裕二人仍然清清白白，這樣的君子和淑女，就連大壞人都由衷敬佩的。

可見「邪不勝正」這話眞是至理名言。

黑中皋道：「師父，就算信任柳光庭，難道他會爲第一號大敵祛毒，這不是搬磚打自己的腳？」

「中皋，師父敢保証的是在和『三奇』及錢小玉最後對決之前祛除身上的劇毒，不敢保証的是，咱們師徒是否能全部擊敗他們，只要能勝，找柳光庭祛毒不難。」

「師父，這可能嗎？」

江肯定地點點頭，道：「中皋，殺——」

這次殺字尾音未落，黑中皋的劍芒已經閃電伸縮了一下，嗆的一聲，長劍入鞘後，苗元的人頭，飛出還沒有落地呢。

他們師兄弟的死法幾乎完全一樣。

稱之爲報應，是可信的。他們都是身首異處。

而且都無人收屍，曝骨荒野。

＊　＊　＊

江騰蛟師徒到達黃山時，只有「三奇」在，本來「三小」也在，他們來了數日，阿輝還接受過「三奇」合研的「歸元七掌」奇學。

聽說金燕阿姨和柳師叔分了手，阿輝放心不下，和小滑溜及紅棗下山前去，而柳、裕二人也未到達。

江、黑二人本想先遇上柳光庭，設法祛了體內的毒，但此刻只有「三奇」在，也正合他意。

楚半俠道：「江老賊，你敢主動前來，可見你甚是篤定，城府在胸了，怎麼？扶桑武學成功了？」

江騰蛟道：「當然。」

狄不平道：「江老賊，這些年來，你一直不服我等三人，但却是眼高手低，此來你要如何比試？」

楚半俠道：「什麼比不比試，他乾脆就是來收拾咱們的。」

「也可以這麼說。這要看你們，是一個一個地上，還是一起上，或者派出一位代表，因爲我相信你們已經合研了一種武林奇學。」

楚半俠道：「我們和你老賊一樣嗎？」

「當然，『三奇』不會齊上。」

「你也不必拏話扣我們。」楚半俠道：「爲武林除害，可不必講武林臭規矩。」

江騰蛟道：「這也在江某的意料之中。」

歐陽熙道：「就由在下代表三奇，接你幾招。」

「好！」江騰蛟道：「『三奇』老大，當然有資格代表。」

院子十分寬敞，地上有草坪，空地約半畝，視野頗開闊，兩人都撤劍在手。

這是用劍名家之爭，百年難見，非同小可。

尤其是劍術，過去歐陽熙在武林中高踞第一。

這也是江騰蛟一直不敢動他的原因之一。

現在兩人已動上手，看來出劍不疾不徐，不文不火，稱之爲一代劍王也不爲過。但是，江騰蛟那種扶桑劍法的火氣却已不見。

狄、楚二人肅然互視一眼。

他們都爲江騰蛟的造詣吃驚。因爲他能表現的，正是中國劍術家所要求的最高境界。

——靜如山嶽，動如脫兔。

三人接力　敗類誅除

他們比劍，不必打上數百招。

那是一般人的比鬥，非打得雙方筋疲力盡不可。

這二人比的是造詣，只要在造詣上分出高下即可，所以在五六十招時，歐陽熙突然變招。

他施出了「三奇」在三個月內合研的「歸元七掌」。

「九九歸元」有萬流歸宗之意。

這七招劍法之大之奇，無須多作解釋，江騰蛟自然知道，這是歐陽熙的極限，也是「三奇」的極限。

就在這刹那，江騰蛟發出一陣高吭的怪嘯，也可以說是怪叫，招式也突然乍變。

因爲這是成敗的關頭，生死的分野。

他使出了扶桑書上最後學成而與中國劍術精英合成的絕招。絕學對絕學，高低立判。

「嗆朗」聲中，人劍一合即分。兩劍上發出的奇大罡勁，把二人震得側翻而回，狄、楚二人扶住了歐陽熙。

歐陽熙口角滲出血絲，低聲道：「此賊的造詣之高……出乎意料……二位小心……」

楚、狄二人又互視一眼，而歐陽熙已坐下自療。

江騰蛟也差不多，雙手撫胸，久久才放下手，道：「江某相信，二位必然聯手，在下絕不怪二位！」「三奇」心頭一驚，自然也十分難過，「三奇」到此地步，就不僅是面子問題了。

看來不聯手絕對不成，就算聯手，似乎沒有絕對的把握。

這老賊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楚半俠道：「爲武林除害，我一直就

不主張什麼單打獨鬥，如果歐陽老禿同意，三個聯上還沒有什麼不對，狄不平，你還會反對嗎？」

狄不平不出聲。

楚半俠道：「說句窩囊的話，這老賊若無十成十的把握，他也不會前來挑戰。而他所怕的，就是三人聯手，只要不是三人聯上，他似乎已有把握。」

楚半俠的話說到老賊心裡去了。

其實並非怕聯手，他以為三人，永遠不會聯手。

他所怕的是歐陽熙和狄不平聯手，這二人聯手，他沒有把握。

就是歐陽熙和楚半俠或楚、狄二人聯手，他都不怕。

他們的差距竟為這麼大，絕對意外。

這就是扶桑高手長門白浪必須把此畫找回的原因，一個國家的國粹絕學，自是非同小可。

當然，如果不是和中國高深的武學合研，使之發揮相乘的威力，自然也不會有這麼凌厲。

狄、楚二人出手，黑中皋也出了手。

「原來如此。」楚半俠道：「我還以為你眞能一人接下我們二人呢……」但才接了黑中皋三五招，楚半俠忽然心頭暗驚，這小賊也脫骨換胎了。

在這情況下，黑中皋雖然仍近楚半俠，由於差距並不太大，楚半俠對狄不平的協助就不會太多了。

所以未出五七十招，狄不平顯然已落下風。

連歐陽熙尚且不成，他當然更不成，就算楚半俠偶爾助攻一招半式，仍然無法改變一個事實——那就是不敵。

江老賊怪聲乍起，劍芒暴漲，楚半俠向黑中皋猛攻一劍，立刻又撲向江騰蛟。

不過，仍然稍遲了半步。

江騰蛟一劍由狄不平的左肩窩穿過，拔劍疾退一丈之外，接着，江騰蛟仰天狂笑。

他的確要狂笑，因為他終于擊敗了「三奇」。

這是他數十年來無時或忘的大目標，不除「三奇」他永遠也出不了頭。

楚半俠上前扶住狄不平，道：「老狄……」

「快走……」狄不平道：「我們三人不能全死在這裏。」

「你們一個也走不了的！」黑中皋又撲向楚半俠。

在「三奇」受創之下，楚半俠精神受到威脅，戰黑中皋雖可以勝，但不可能速戰速決，而這時江老賊已奔向歐陽熙。

「江老賊，你不能乘人之危……」楚半俠大叫着，想擺脫黑中皋，但黑中皋目前已是頂尖高手了。

黑中皋死纏不放，還道：「楚老賊，原來你們是靠過去一點虛名混日子，『宇內三奇』的歲月已經結束了。」

的確，這些話在「三奇」聽來，不無慚愧，他們三人雖不是靠虛名混日子，却多多少少把自己估高，把大敵估低了。

楚半俠眼見狄不平去阻止江老賊殺歐陽熙，被江騰蛟奇特的一掌砸了出去。

歐陽熙站立起來時，江老賊人已撲到，歐陽熙已受重傷，速度自然慢了些，又被一脚踩了出去。

江老賊的怪叫和笑聲在山上廻響，在「三奇」耳中，這簡直就是末日來臨的景象。

楚半俠知道，就算擺脫了黑中皋，他仍非江老賊的敵手，但是，為他們「三奇」或黑珍珠報仇也好，為武林除害也好，都該先除去這個小賊。

楚半俠以無比悲憤的心情，貫注在旱烟管上，義無反顧，不留餘力，未出五招，一管戳中了黑中皋的「日月穴」。

黑中皋「吭」地一聲踉蹌後退。楚半俠再點他的「四滿穴」，黑中皋應聲倒地，然後他向江老賊撲去。

江騰蛟要表現他們之間的最大差距，只用了兩招半所研的奇學，就刺中了楚半俠一劍。

楚半俠持着誓死的決心，希望能撈回點什麼，然而，傷重的他，要撈回點什麼也艱難。

當江騰蛟揮劍時，他順劍而上，旱烟管猛戳江的「大赫穴」，此穴就在「中極穴」旁邊。

江騰蛟震驚他的一股子狠勁，事實上是敬佩他和「三奇」的交情，這眞正是不折不扣的生死之交。

江騰蛟一轉身，把他一肘砸了出去。

剛才要是他想叫楚半俠停止呼吸，並不太難。

他以為這些年來，他在「三奇」之下受盡氣，今夜他要揚眉吐氣，要在他們面前盡情凌辱他們。

這一肘砸斷了楚半俠三兩根肋骨。

但他坐在地上還在笑，儘管口鼻中流着血，他還在笑，他的為人，就是如此，豁達而看得開。

楚半俠笑着道：「這大概就是所謂『黃鐘棄毀……瓦釜雷鳴』吧！」

「叭」地一脚，江騰蛟把楚半俠踢出五六步外。

但楚半俠還在笑，只要他還有氣，他一定會笑。

因為他知道江老賊喜歡聽到他們哭，或者求饒示弱，這在他們三人是永遠不會有的。但至少他不想聽到大笑聲。

在目前，只有他們師徒二人才有資格笑。

「好！我叫你笑，看看你還能不能笑出來……」

江騰蛟居然扯下了褲子。

黑中皋見師父居然當衆拏出來，內心既輕視又羨慕，輕視的是，他為老不尊，隨便把那東西示人，羨慕的是，師父比他的夠看。

在相法上說，這東西太夠看主賤。要是太不夠看，也就是太迷你，也主賤。反正世上事物總是合乎中庸為好。

江騰蛟拏着那話兒打暈一下，先把尿尿到哪一個的頭臉上？他最恨的是誰呢？其實他最恨的絕對不是處處揭他的底的楚半俠。

而是「三奇」之首歐陽熙。

為什麼會是他？他不是一向與人無爭的嗎？這當然與錢小玉有關，昔年歐陽熙與錢小玉交厚，自然論及嫁娶，但江把她

誘到華山……

後來歐陽熙又娶了阿輝之母，但歐陽熙知道錢、江之事後，十分同情錢小玉，而錢小玉雖然恨歐陽熙，却也知道不能怪他，是她失身于江後，處處逃避歐陽熙。

她恨歐陽熙的是，她在未失身前，曾數度要求成親，歐陽熙總是推拖說事業未成，不可先有家室之累。

她當然以爲是歐陽熙已認識了阿輝之母，而想甩掉她。後來証明並非如此，他們不來往很久很久之後，歐陽熙才娶了阿輝之母的。

也正因爲錢小玉恨透了江騰蛟，一直廻避他，見了面就是毒罵，而且江曾經因多次努力，希望重合，錢小玉都嗤之以鼻。

最使他不堪的是，她一直把他當作野獸。

更使他不堪的是，連兒子也不認他。他以爲兒子不認他，也是錢小玉背後唆使的。

錢小玉因不和他妥協，兒子把他當魔鬼，却又和阿輝這些人走得很近，他又以爲是歐陽熙的關係。

所以，「三奇」之中，他最恨的是歐陽熙。

因此，他要先把尿尿在歐陽熙的半禿的頭上。

這樣的報仇方法，他以爲大快人心。

就在他走向歐陽熙的時候，近在三步，尿液已經射出，快要射了歐陽熙的身上，一條人箭似疾掠而至。

這當然瞞不了江騰蛟這老賊。

此賊的身手太高，反應太快，甚至他可以猜到凌空來襲的高手會用什麼招式，所以他作了適當的反應。

他的身子向前一挫一閃，移出兩步，身子半扭。

就像「犀牛望月」類似的一招，竟把來人一掌砸出。這一掌竟是胸腹之間的要害。這人的身子飛回，未落地鮮血已噴出。

這人居然是錢大來。

江騰蛟已殺紅了眼，剛才錢大來施襲，本就不留一點情，既然如此，他也不會再留情。而錢大來落地後道：「老狗，我恨不得喝你的血——」

這句話太傷了老賊的心，突然撲向錢大來。

他絕對不再妄想擁有這個兒子，更不會容許自己的兒子再叫他「老狗」！他也絕不需第二掌就能斃了他。

凌空下擊，就是一塊生鐵，也會被這一掌砸扁，但另一條人影有如餓隼撲食，其快逾電自他的右後側撲到。

江騰蛟也能感覺到，這一個更不單純，他能感覺到對方的速度，較之錢大來高出多多。

而且不僅僅是速度，而是凌空撲來的衣袂聲不大，速度却極爲快捷，高明的地方就在這兒。

更高的是，對方攻擊的方位也是他所必救的。

江騰蛟一個「雲裡翻」落在五步以外。

絕對未想到，來人竟然緊貼着他落下，且攻出一招。

這一招玄妙無比，凌厲無匹。

在江騰蛟未作心理準備之下，差點中掌，疾退兩步閃過。

來人居然是阿輝。只聞小滑溜道：「老賊，你眞是他媽拉格巴子的不是個玩藝兒，就當着你徒弟的面，把『老二』拏出來到處亂甩！你說，錢大來駡你『老狗』有什麼不對？」

江騰蛟既怒又驚，阿輝這小子簡直是神童，他就沒見過練武之人的進境有這麼神速猛進的。

剛才的空中攻擊以及落地後的追擊，雖是他大意輕敵，但無一不是絕頂高手都未必能作到的高級動作。

而這種精奇而又俐落的動作，居然由這個小崽子施展出來。當然，他可以猜到，這必是「三奇」合力調教的。

其實他沒有全猜對，眞正對他影響至深且鉅的不是「三奇」，應該說是錢小玉。而他叫了一聲媽，她把全部的都教了他。而他也是塊料子，能照單全收，一點也不糟塌。

「嘿……」江騰蛟目光裏飛舞着鬼火似的冷芒，道：「想不到，勁敵居然不是『三奇』……」

阿輝道：「老賊，你的大限到了……」

江騰蛟陰笑道：「小崽子，我容你不得——」

居然一出手就用劍，顯然他一點也不敢輕敵。

阿輝自然也要用劍。此刻兩小急忙去探視重傷的「三奇」，黑中梟見有機可乘，立刻滾到花叢後溜了。

一試劍術，江騰蛟也不由大吃一驚，這小子的劍法也青出於藍，高於「三奇」，只要給他一兩年的時間就會天下無敵。

他一直不會把這四個字加於別人身上，但他却會加在阿輝頭上。

實在是他對阿輝另有一種看法。

自上次被他抱了一下，雖把他震傷，却也領略到他的特殊功力及優點之後，他一直不敢小看他。

因此，他不必在數十招之後，才不過二十招左右就施出了他最拿手的三大絕招之一。

這一招連「三奇」都招架不住，甚至連狄不平和楚半俠聯手(當時還有黑中梟幫江騰蛟)還是不成。

但阿輝居然在對方絕招乍出之下，僅僅肩衣被挑破。江騰蛟大爲震動，他絕未想到眞正的大敵是這小子。

第二絕招施出，阿輝心頭一凜，雖然全力施爲，仍被他一掌擊中背部，栽出五步以外仆在地上。

此刻山野中全是江騰蛟的狂笑聲。

因爲他擊傷了比「三奇」更神奇的人物，就在他笑着走向阿輝，小滑溜和紅棗護住阿輝準備一搏時，他的背後有人冷冷地而又低沉地道：「江騰蛟……」

江騰蛟心頭一震，不必轉身，他知道是錢小玉到了。

江騰蛟正要說些軟話，事到如今，他對錢小玉仍不死心。

但錢小玉抬手阻止道：「五日後此時此地，在此作一了斷，相信你不會邀幫手，我也不會……」

「就是妳和我？」

錢小玉點點頭，就連多說一句話都認爲多餘。

江騰蛟道：「一言爲定，錢小玉，我……」

錢小玉又抬手阻止，道：「我們之間只有一件事待辦！那就是對決，其餘任何話說了也是白說。」

江騰蛟掉頭離去。

稍後，柳光庭、裕金枝、金燕、花迎春什至還有雷丹（她又和崔、花二人在黃山附近遇上），都先後到達。

＊　＊　＊

這就是五日後的同一時間和地點。

江騰蛟帶着黑中梟到達，阿輝早已痊癒，但「三奇」尚未完全康復。不過他們都不在現場上，錢小玉說，這些人在，只怕江騰蛟不敢來。

所以「三奇」及柳光庭等暫時迴避了。

阿輝大步走到現場。江騰蛟驚道：「怎麼又是你？不是錢小玉嗎？」

「不是我，我永遠也不會和你這畜牲動手，阿輝足以應付。」

江騰蛟獰笑一陣，道：「也好，先宰了你這小王八旦，再收拾妳這個爛女人——」

阿輝一字字地道：「江騰蛟，你要爲剛才這句話付出慘痛的代價。」

江又出了手，而且一出手就是他最最拿手的絕學最後一招，而阿輝自然也是用他的最有信心的一招。

幾乎同時，阿輝中了江騰蛟的一掌，而江却被他抱住了後腰。

能抱住江的後腰，觀者無不以爲是奇蹟。因爲江是絕頂高手，這樣的高手不要說被人抱住後腰，就是摸一下袖口或衣襟都是很不光彩的事。

江騰蛟心頭駭然，這小子的進境太快了。也可以說，他把自己估得太高，把他自己和江騰蛟的成就差距拉得太遠了。

一個人要肯定自己的不平凡很容易；要承認自己的平凡就太難了！

由於阿輝已非昔比，江竟無法掙開。阿輝似已精研過避震的竅門。

當然，如果時間久了，阿輝仍會吃虧的。

就在這時，一條人影疾掠而至，也就在此刻，阿輝面孔扭曲，面孔紫脹，雙臂滑開。本來他的雙臂幾乎摟住江的腰部約兩匝，現在只有一匝了。

可見江已在提運他那至深至玄的眞炁，準備把他震死。

就在這不幸的前一瞬間，阿輝也不知道是誰的雙掌按在他的背部「靈台穴」上，阿輝的身子震動一下，綿綿眞炁一湧而入。

阿輝不知誰在成全他，只有立刻收爲己用。

此刻江老賊就感到對方的反應了。

老賊是何等人物？他自然相信，有人輸炁給阿輝，而且是頂尖高手。

這種眞炁到了阿輝體內，再由阿輝的雙臂上使出來，江老賊就知道已到了必須背水一戰，捨命一搏的關頭了。

如果稍遲些，待這高手把大部份眞氣輸給阿輝，他將陷入危險狀態中。

他當然不敢冒這麼大的險。

但是，此刻要全力一搏，極可能兩敗俱傷。

他本可輕鬆地統御全局，到此已失去了大半的優勢機會。這情況多半是大意所造成的。

他必須立下決定，作生死存亡的一搏。

他猛吸一口氣，瞬間流佈全身。吐氣開聲來了一聲「獅子吼」。以數十年的修爲，作孤注一擲。

這是十分可怕的反擊。

阿輝是瞎子不怕鎗，自然不知江老賊反撲的厲害，瞬間，阿輝感到身子在無法形容的巨震下飛出。

他的雙臂有如寸斷般地撕裂巨痛。

鮮血有如拔下塞子的血筒向外狂噴。

但爲他輸氣的人也飛了出去。

這人竟是錢小玉，她似乎也被老賊無情的反震力震得昏死過去，口鼻中也淌着血。

場中情勢陡變，黑中梟立刻傳來狂笑聲。

的確，他剛才也爲老賊躭心。老賊完他也完了。

現在他走到錢小玉及阿輝身旁望着二人，發出幸災樂禍的狂笑。

因爲他被阿輝等人捉弄過太多次，早已恨得牙根癢癢地了。

錢小玉爲何會幫阿輝？

非但黑中梟不懂，江老賊自然也想不通這道理。

相反地，如果他們能想通這一點，他們也就不是這種人了。

江老賊站立不動，調息了一會。

儘管他以冒險的方式險勝，但也受了內傷。

只不過，他一向自負。所以受了內傷却不敢說出來。

這工夫他走近錢小玉及阿輝，二人還沒有醒來。

錢小玉和阿輝躺的位置只差半步，等於錢小玉倒卧在阿輝的背後。

兩人臉上都有血漬，那是口鼻中噴濺的血漬弄了自己一臉。

江騰蛟冷冷地道：「有此下場，也是妳自找的，不能怪我心狠手辣——」

他打量錢小玉，人老了，昔年的風韻已不復見了。

加之弄了一頭泥塵和一臉血污，看來自然是很不順眼，江老賊踢了她一脚。

甚至他內心還這麼想：我當初怎麼會和這個女人有一手？

這工夫黑中梟才走出來，道：「師父想不到這女人會幫這小子。」

江老賊道：「這種女人當然是首鼠兩端的……」

這工夫江老賊望着把他當作野獸的兒子錢大來以及其他高手，他自負地笑了。

今天他可以任意宰割，可以選擇他自己最喜歡的方式宰了他們。

他道：「中梟，所有的人都給我弄死，只有兩個人例外……」

「兩個？」他一向善於仰人鼻息，一看師父的眼神，以及那目光所掃描的位置，他就懂了，道：「我知道留下哪兩個人。」

「你真的知道？」

「是的師父，那就是王妃裕金枝和紅棗！」

江老賊微微一怔，不能不佩服這小子的反應，居然能猜出他的心思。

裕金枝是哈王妃，為人高貴美艷，江老賊玩過不少女人，但沒有和王妃睡過。和王妃睡覺會有什麼不同嗎？當然不會，但有些色狠的心理都是如此的。

紅棗是女人中的女人，江老賊品花有術，紅棗眞的是青春熱浪襲人，他早已垂涎。

「哈……」江老賊笑着，這是擁有武林甚至擁有天下的狂人之笑。現在他似乎眞的已擁有了整個武林和一切。

當黑中梟走向「三老」時，江老賊還在仰天狂笑，他似乎希望整個武林中人都能聽到他的笑聲。

但是，就在這時，他的笑聲突然切斷。

就像是一隻在啼叫的鷄的喉管突然被切斷一樣。

因爲他的後腰又被緊緊地箍住了。

黑中梟猛然回頭看到這意外的景象，不由楞在當地。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

當然，在他們來說，這是意外，若非造成意外的機會，阿輝也不可能再次死中求活而得手。

原來他昏迷了一會就醒過來，聽到錢小玉以傳音入密叫他接受她的眞炁，本來他要拒絕，因爲他也知道錢必然也受了內傷。錢小玉責他不識大體。

「如果今天江老賊得逞，武林還有明天嗎？」

就因這句話，阿輝接受了她的眞氣。

這是由於錢小玉側臥在阿輝身後，只距半步。

伸手可及阿輝的靈台要穴。

錢小玉是有心人，被震出後根本未昏迷，口鼻中的血也是自逼內腑餘血使之溢血，暗示她也受了最重內傷昏死過去的。

所以她一摔落阿輝身後，就把一隻右手放在阿輝背後附近，只差三、四寸。稍後她的手貼在阿輝背上，誰會注意？

錢小玉以「韓信倒油」的輸炁大法，把眞炁全給了阿輝。

這是一種什麼心理？

錢小玉昔年當然也不是太一本正經的女人，這些年來她自反自省，知道今是而昨非，且誤會阿輝之母，深為不當，也深深悔恨。

還有，這數月來暗中觀察，不知不覺地喜歡上這個孩子了，她自已都不知道為什麼？

甚至她喜歡阿輝的程度，已超過了親生骨肉錢大來了。

這是不是一種自卑心理作祟？

她以為今夜一戰只能勝不能敗，也只有全部成全阿輝才有希望，也只有阿輝的機智和悍不畏死的作風才能挽救大局。

因此，她甘願犧牲，她的想法完全正確。

阿輝這次有了經驗，抱牢之後，準確地制住了江老賊的腰部重要穴道，由於事出陡然，要「移穴」或「滑穴」已經不及了。

他要再次重複不久前把阿輝震出的方式已經辦不到了。

現在，他覺得阿輝身子有如一團火球，甚至是一團鐵液，一旦黏上就再也掉不下來。

阿輝的雙臂逐漸收緊，收緊……

江老賊的腰越來越細。因而阿輝的雙臂已經箍了兩圈有餘，而且還在繼續收緊。

老賊的面孔越來越紅，由紅而紫，雙睛突出，像要彈出似的，充滿了不甘和仇芒。

人在死時還有這種强烈的仇恨和不甘，才是最痛苦的事。

現在，老一輩等人目瞪口呆。有這種突變，任何人都沒有想到。

老賊嗓中發出「咯咯」聲。

阿輝「嘿」地一聲，再加了一次勁，江老賊的面孔完全失去原型，口中射出一道血箭，直射出兩丈以外，終于雙睛定滯不動了。

阿輝的雙臂緩緩鬆脫，虛脫似地坐在地上。

回頭望去，輸氣給他的錢小玉竟然奄奄一息。

阿輝忽然發出了一聲悲嘶。

這是驚恐、悲絕和感激的激發。

就在這時，另一人疾掠而至，坐在錢小玉身後，雙掌交疊按在她的背上。

此人居然也用上了「韓信倒油」的輸氣大法把所有的全輸給了錢小玉。

他，竟是歐陽熙。

這些年來歐陽熙也想通了，以為昔年他也有錯，總想找機會成全錢小玉，幫助她，卻一直沒有機會。

所以歐陽熙以為，沒有比此刻的機會更好的了。

當眞元快乾涸時，他收回手，虛弱地道：「我終于等到了報償你們的一天，尤其是見到妳對阿輝視為已出……而阿輝也很喜歡妳……我已無所牽掛……我要走了……昔年的賭約……當然已無必要——我很安慰……也很快樂……」他噙着一抹微笑走了，証明他的話可信——他很快樂。

阿輝大叫着：「爹……爹……」

錢小玉含淚道：「他是註定而來的，孩子，你應該看得清楚，似乎也只有這樣，他才會快樂……」

的確，快樂是如此主觀的一種感受。

這時柳光庭等人才到，畢竟是遲了一步。這時黑中梟已被錢大來及紅棗拏下。

柳光庭喟然道：「他決心要走，才不給我們救他的機會，不過他眞的是很滿足、快樂地走了！」

這時阿輝迴身抱住了錢小玉，道：「媽……媽……」

這聲「媽」使錢小玉感動得熱淚直滾。即使是錢大來叫她一聲「媽」，她都不會如此地激動。

錢大來大步走近，道：「阿輝，你怎麼可以搶我的媽？」

金燕道：「錢小玉，妳為什麼要搶去我的兒子……」

夜空中盪漾着人間的溫馨、親情和歡樂，當然，也有哀傷……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四

高石・編繪

三打祝家莊（一）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1 梁山頭領戴宗奉命下山打探事情，回來時路過薊州，遇見了江湖好漢"錦豹子"楊林。楊林要投梁山，便跟戴宗同行。



2 二人走到飲馬川，又遇見這裏山寨上的好漢鄧飛、孟康。鄧、孟二人因為運送花石綱受提調官欺壓，一怒之下，殺了提調官，在飲馬川落草。他二人引着戴宗、楊林上山，去和寨主裴宣相會。



3 裴宣本是京兆府的一個吏目，人稱"鐵面孔目"，為人正直，因為得罪了知府，被刺配沙門島，押解途中經過飲馬川，被鄧飛，孟康救下。鄧、孟二人推裴宣為寨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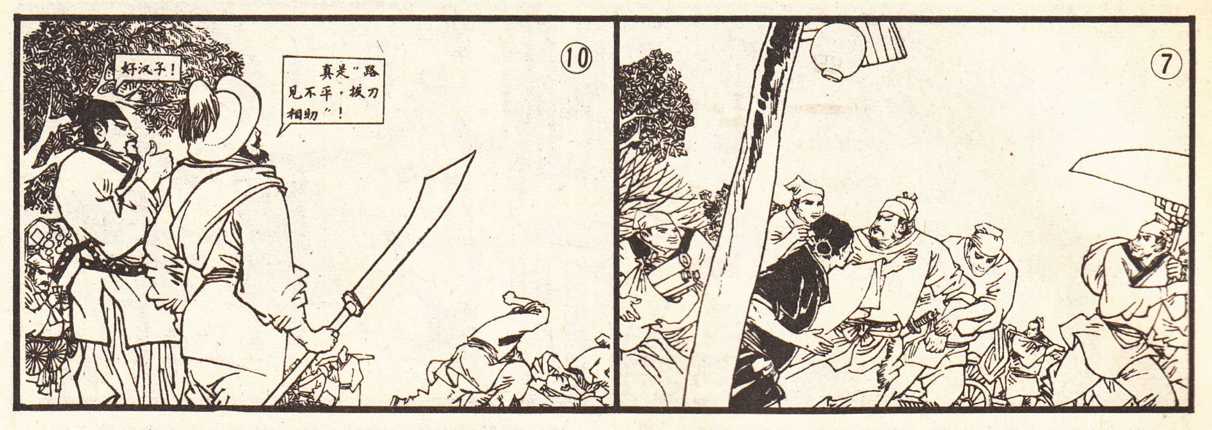


4 裴宣叫人擺上酒筵，款待戴宗。戴宗勸說裴宣等棄了飲馬川，同到梁山聚義。他三人久慕梁山威名，一齊答應。



5 裴宣等收拾行李，準備上路。戴宗和楊林趁這時候要到薊州城裏走走，暫時離開飲馬川。

6 兩人走到街上，看見遠處一伙人吹吹打打，迎接一個人。這人姓楊名雄，人稱"病關索"，是薊州押獄兼行刑劊子手。今天從刑場回來，被幾個朋友當街攔住，給他掛紅賀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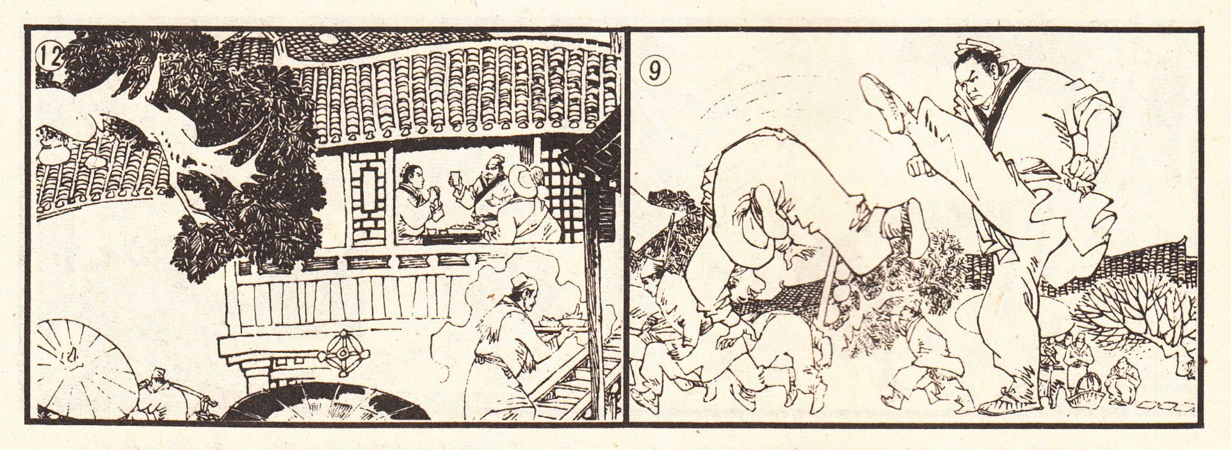
10　戴宗、楊林見那大漢打得好，忍不住高聲喝采。

7　不料旁邊突然竄出七八個閑漢，爲首的名叫張保。他指揮閑漢們一哄而上，搶了楊雄的花紅彩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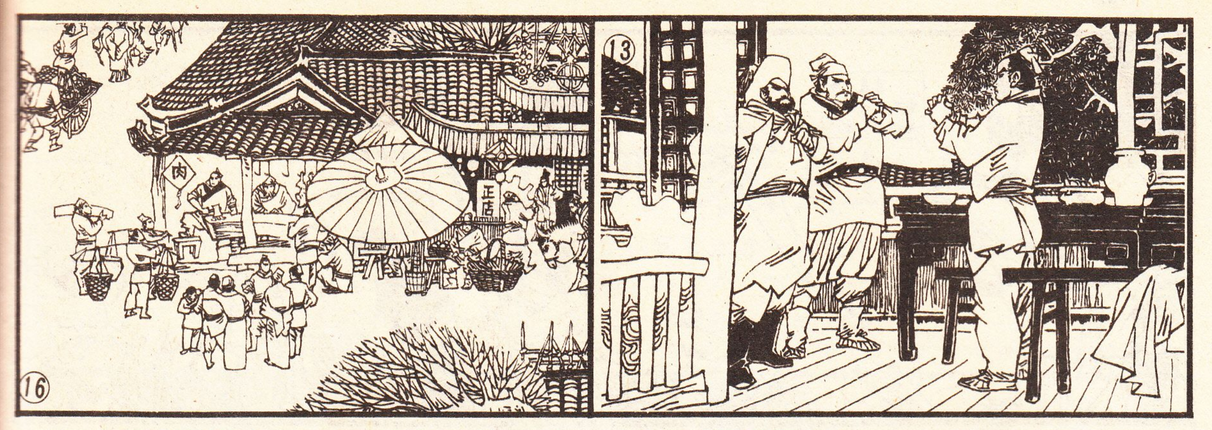
11　戴宗、楊林勸住大漢，邀他到酒店裏一同飲酒。大漢自稱姓石名秀，本是江南人氏，自幼父母雙亡，流落在薊州賣柴度日。因爲有一身好武藝，又愛打抱不平，人們叫他“拚命三郎”。

8　楊雄被幾個無賴緊緊圍住，施展不開，手下的人又都嚇跑了。他正着急，人叢裏闖出一個賣柴的大漢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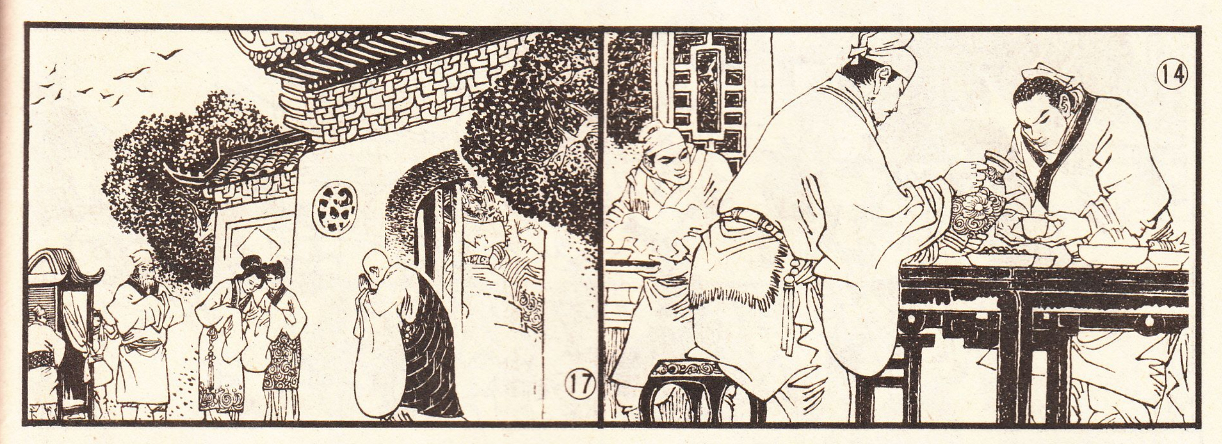
12　戴宗勸石秀說：“現今朝廷昏庸，奸臣當道，不如投奔梁山，做一番大事業。”石秀大喜，和戴宗約定，收拾完畢，即刻上山。

9　那大漢一拳把張保打翻在地，三拳兩脚，又打倒了幾個無賴。張保爬起來逃走，楊雄不肯放鬆，直追到小巷裏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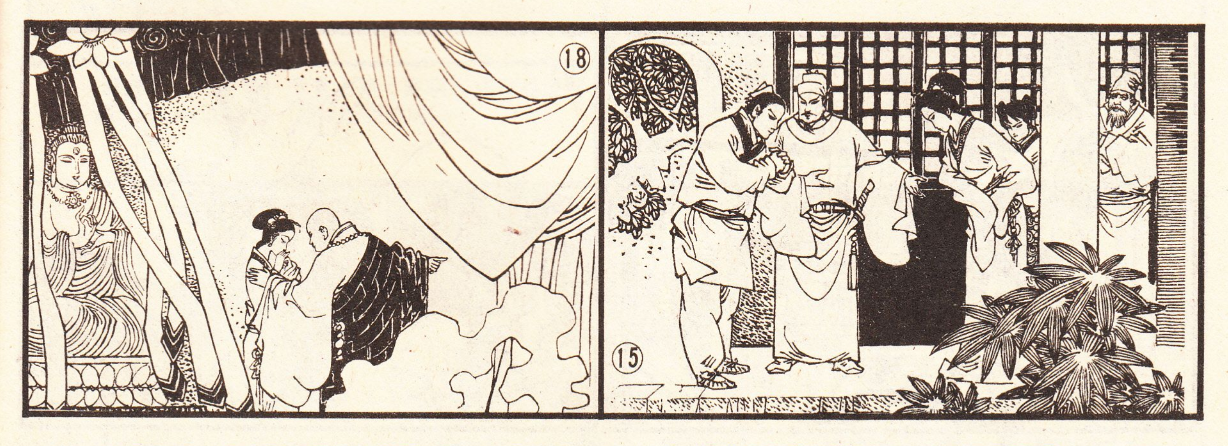
13　等到楊雄帶人來找石秀，戴宗、楊林才付了酒錢，與石秀分手。戴宗、楊林回飲馬川，同裴宣、鄧飛、孟康一齊到梁山去了。按下不表。

16　這潘公是屠戶出身。他打聽到石秀也會殺猪，便和他商量，兩人開起猪肉作坊來。從此，石秀暫時住在這裏，每天帮潘公料理生意。



14　且說楊雄找到石秀，二人相見恨晚，開懷暢飲。楊雄提出要和石秀結爲兄弟。石秀大喜，二人論了年庚，楊雄年長爲兄，石秀爲弟。

17　這潘巧雲從前和一個年輕的和尚裴如海相好。至今兩人仍舊情不斷。這一天，潘巧雲說是要到廟裏給去世的母親唸經超度，叫潘公和使女迎兒同她一齊前去。



15　楊雄把石秀邀到家裏，叫妻子潘巧雲和丈人潘公都出來相見。

18　唸罷了經，潘巧雲把潘公和迎兒支開，她和裴如海躲在禪房裏吃酒調笑。他倆約定，凡是楊雄不在家的夜晚，裴如海便來家裏相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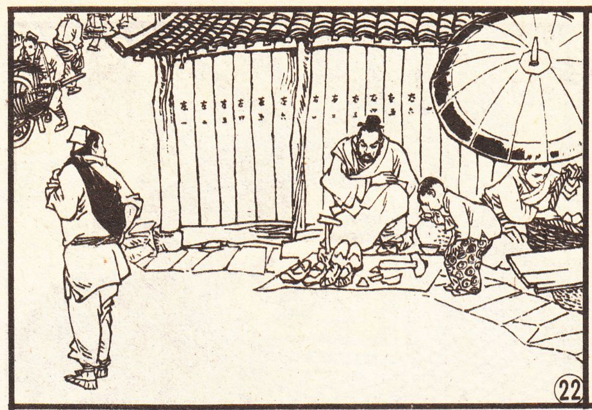


19　潘巧雲買通了丫環迎兒，凡是楊雄不在家的夜晚，便在樓窗上燒香爲記號，裴如海買通了廟裏的頭陀胡道，天不明便在後門的小巷裏敲木魚報曉，催裴如海回去。兩人就這樣來往月餘。不料這一切，都被石秀看在眼裏。

20　過了兩天，石秀賣完早市，到州衙前找到楊雄，二人上酒店吃酒。石秀把潘巧雲做的事告訴了楊雄。楊雄大怒。石秀勸他不要聲張，約好明天夜裏三更以後和他同到後門去捉奸。



21　不料當天晚上，楊雄在州衙裏吃醉了酒，回到家裏，指着潘巧雲大駡。潘巧雲料定是石秀說了什麼。第二天早晨，潘巧雲反咬一口，一面哭，一面說石秀調戲了她。楊雄信以爲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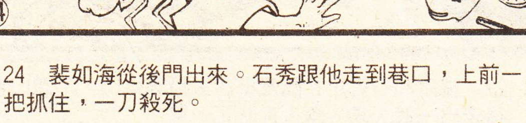


22　楊雄吩咐潘公收了肉鋪，也不向石秀說什麼，自己到州衙裏應差去了。石秀一看這光景，知道定是楊雄失言，惹出事來。他便向潘公交了賬目，提了包裹，告辭出來，在近處找了個客店住下。



23　過了兩天，石秀探明這天晚上楊雄在州衙裏應差。當夜四更過後，石秀悄悄踱到楊雄後門的巷裏等候。剛五更時分，那胡道果然來了。石秀一把將他抓住，一刀將他殺死。自己披上和尚的衣裳，敲起木魚。





24　裴如海從後門出來。石秀跟他走到巷口，上前一把抓住，一刀殺死。



25　天明以後，鄰舍看見和尚死屍，報到官府。楊雄聽說後，知道這是石秀幹的，後悔不該錯怪了他。石秀在街上找到楊雄，將他領到店房，拿出和尚的兩身衣服給他看。楊雄大怒，要殺死潘巧雲。



26　次日一早，楊雄說要上山還願，叫潘巧雲帶着迎兒坐轎同去翠屏山。三人來到山上，見石秀早在山上等候。潘巧雲大吃一驚。石秀拿出衣服對証，潘巧雲只得將奸情照實說了。楊雄抽出腰刀，把潘巧雲和迎兒殺死。



27　楊雄和石秀正在商量準備去投奔梁山，不想山背後走出一個人來。兩人都吃了一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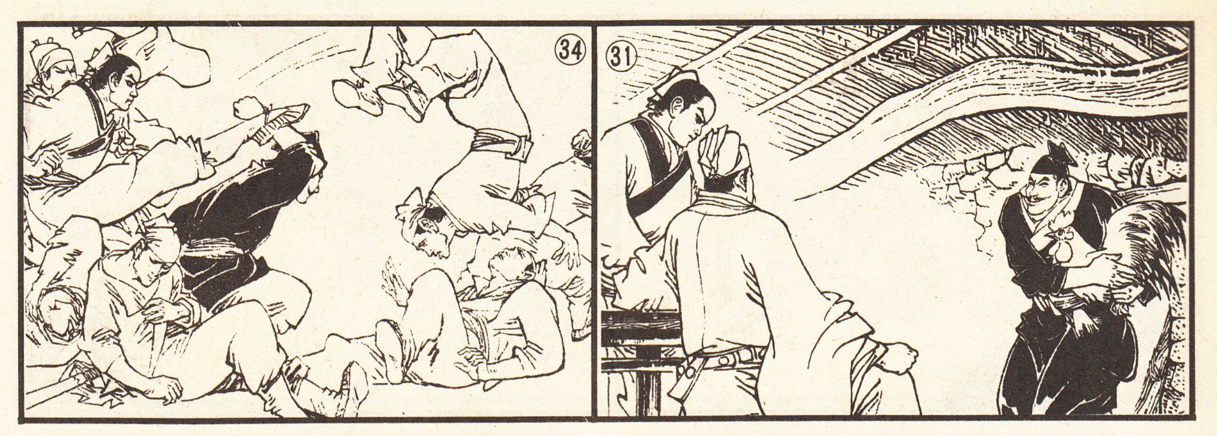
28　楊雄識得來人是時遷。這時遷練就一身好功夫，能攀高走壁，江湖上人稱“鼓上蚤”。他此時因無法謀生，正想掘古墳，不料遇見楊雄、石秀。時遷願和他們同投梁山。楊雄、石秀依允。



29　三人抄小路下山，離開薊州。這日走到山東鄆州地界，天色已晚，三人便到店裏投宿。



30　這店裏擺列着許多刀槍杆棒。石秀見朴刀打得好，就向店小二買。店小二說，此地叫獨龍岡，六七百戶人家都是祝家的佃戶。客店也是祝家的。莊主祝朝奉要剿滅梁山，才分下這些軍器，不能出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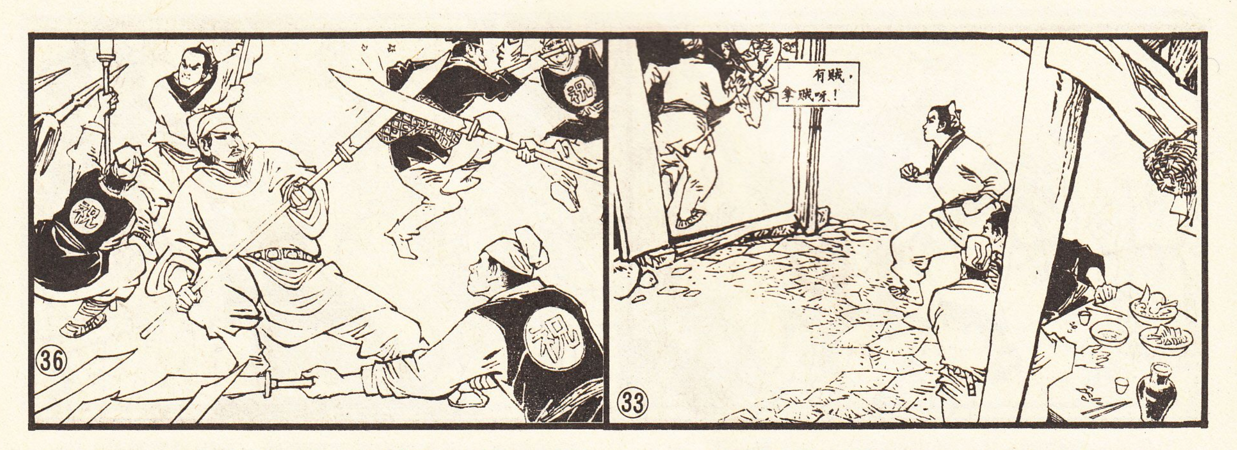
34　石秀把這羣人都打翻在地。店小二正要喊，也被時遷一拳打倒。有幾個人從後門跑了。

31　石秀聽了，也就作罷。三人一面吃酒，一面向店小二買肉下酒。店小二說肉剛剛賣完了。時遷便偷偷把店裏的一隻公鷄捉來殺了，煮熟下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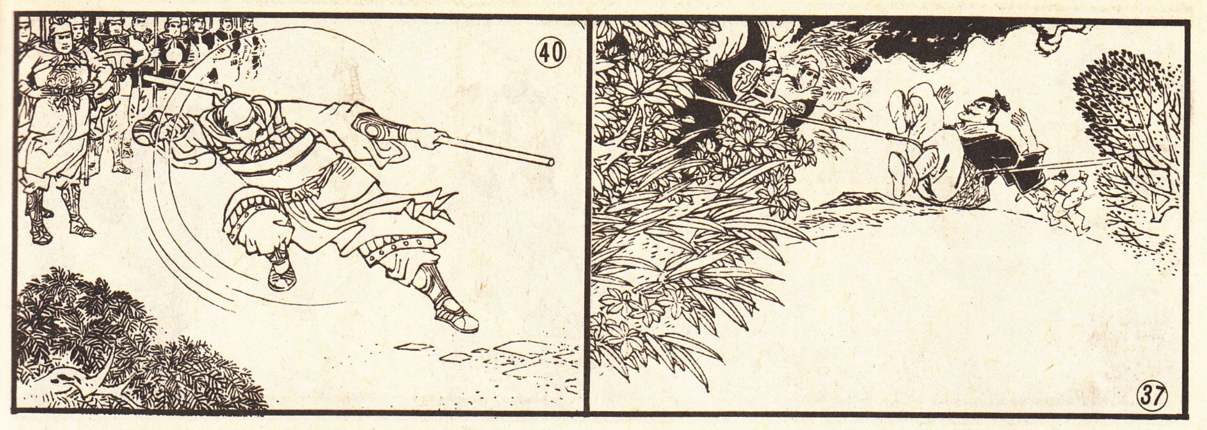
35　楊雄見惹出事來，就叫二人收拾包裹快走。當下每人到槍架子上挑了一把朴刀，放火燒了店房，往大路上走去。

32　店小二發現丢了鷄，和時遷爭吵起來。石秀拿出銀子來賠償，店小二却一口咬定非要他們還鷄不可。



36　剛剛走出不遠，只見前後一片火把，約有一二百人大喊着趕來。楊雄當先，叫時遷、石秀兩人一齊動手抵擋。

33　楊雄、石秀、時遷大怒。店小二喊一聲，一羣人打了過來。



40　祝家莊有個教師，喚做鐵棒欒廷玉，勇猛過人。

37　祝家莊的人敵不過，漸漸退去。時遷正要追趕，不提防被黑影裏伸出的兩把撓鈎撓住捉了去。楊雄、石秀無心戀戰，尋路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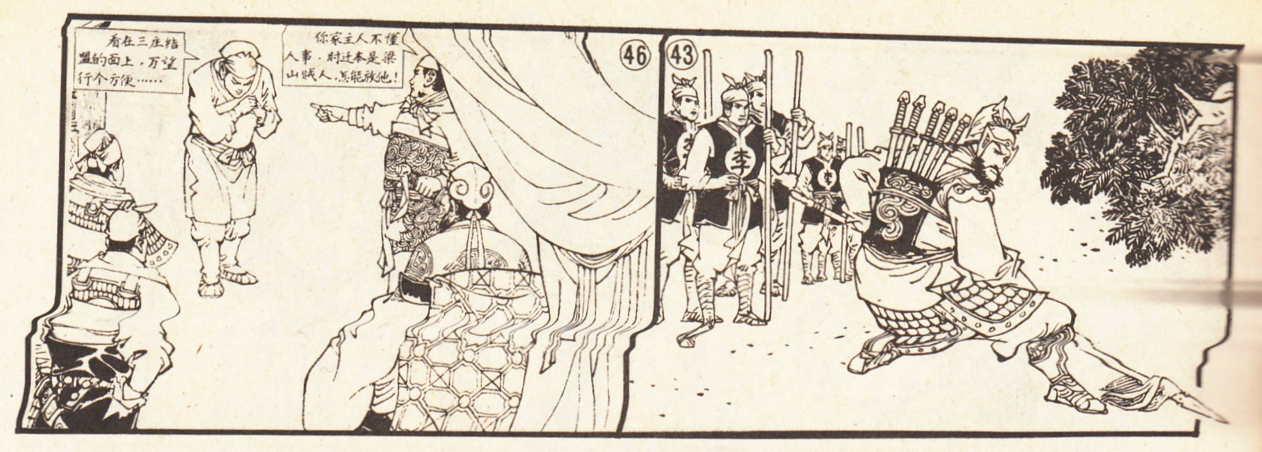
41　祝朝奉全不把梁山放在眼裏，做了兩面大旗，上寫"塡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捉宋江"。他一心想剿平梁山，向朝廷獻功。

38　天明時，二人走到一個村莊，迎面遇見杜興。杜興從前在薊州惹過事，多虧楊雄相救，現在李家莊莊主李應手下當差。楊雄把投奔梁山、時遷被擒的事對他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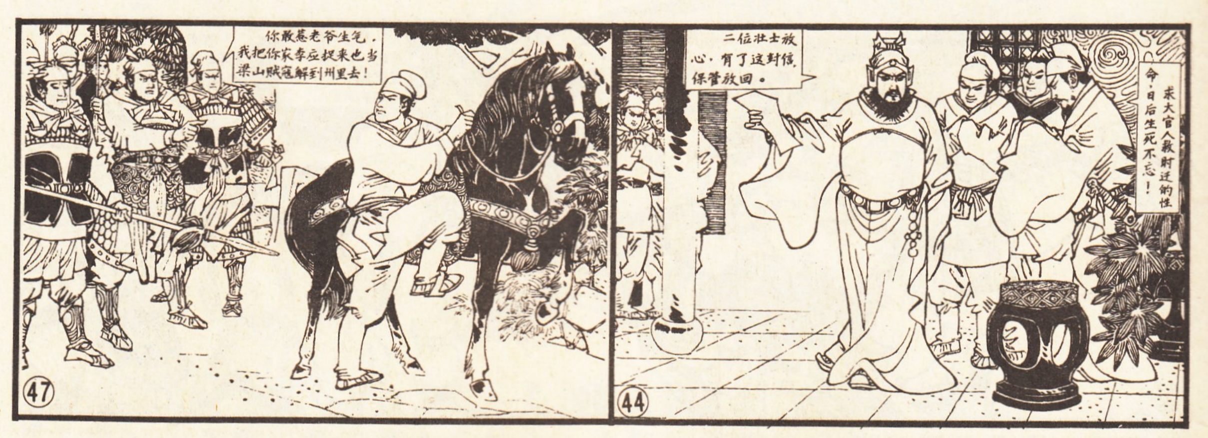
42　西邊扈家莊，莊主扈太公和祝朝奉是親家，兒子扈成，精通武藝，女兒扈三娘，人稱"一丈靑"，使兩口日月雙刀，能殺善戰。扈太公把她許給祝彪爲妻，不久就要迎娶。

39　杜興告訴楊雄：祝家莊莊主祝朝奉決意與梁山爲敵，并和扈家莊、李家莊結盟，約定有事時互相救應。祝朝奉的三個兒子：祝龍、祝虎、祝彪，號稱祝氏三傑，都非常强悍。



46　杜興見了祝家三子，交了書信，小心陪話。祝家三子執意不肯放人。

43　東邊李家莊，莊主李應，江湖人稱“撲天鵰”，使一條渾鐵點鋼槍，背藏五口飛刀，能夠百步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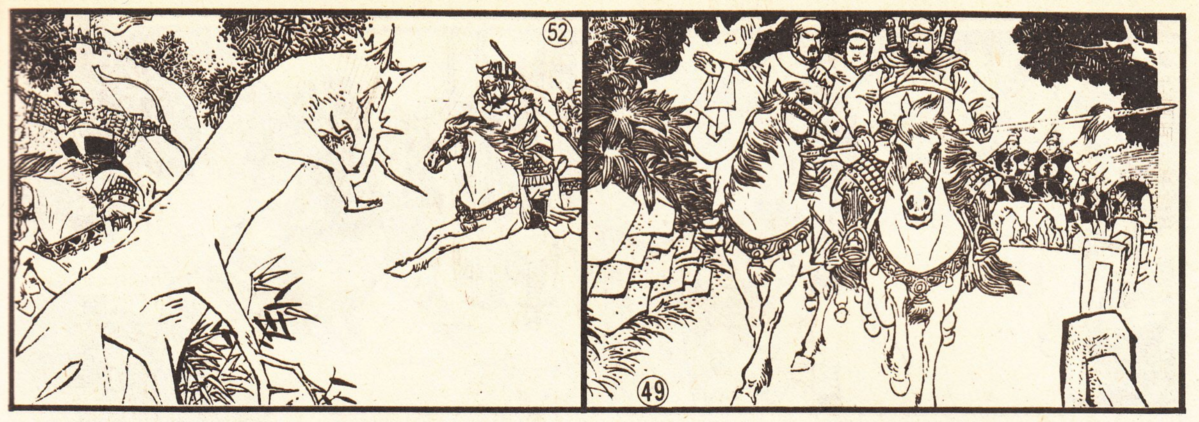
47　杜興一再求告，祝家三子破口大駡。祝彪索性扯碎書信，叫人把杜興趕出門去。

44　杜興說過三莊情形，便領着楊雄、石秀來見李應，求李應搭救時遷。李應爲人，最講義氣，當下寫了一封書信，派人送到祝家莊。



48　杜興飛馬回莊，把經過詳細報告李應。李應氣得大叫，即刻吩咐備馬，要親自去祝家莊問罪。

45　不一會工夫，下書的主管回來，說祝家三子見了書信，人旣不放，書也不回，一定要把時遷解到州裏請賞。李應大驚，趕快再寫書信，派杜興飛馬送去。



49　楊雄、石秀勸阻不住，只得隨李應一齊來到獨龍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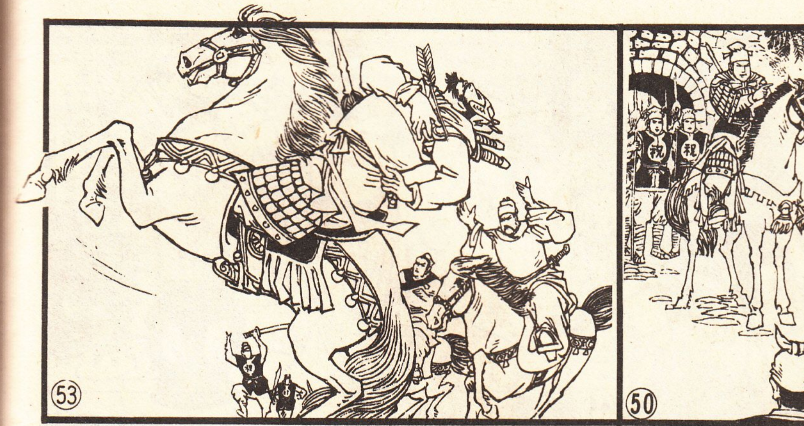


50　李應來到莊前，責問祝彪。祝彪口出不遜，越發激惱了李應。



51　李應拍馬來戰祝彪。

52　鬥了十七八個回合，祝彪不是對手，撥馬退走。李應趕來，不料被祝彪一支冷箭射中左臂。



53　李應翻身落馬。祝彪回來捉人。楊雄、石秀掩殺過來，砍倒了祝彪的戰馬，殺退祝家的莊兵，救護李應回莊。



54　楊雄、石秀決定連夜趕到梁山去請求晁蓋、宋江發兵，替李應報仇，搭救時遷。二人向李應告辭。

（待續）

武林珍聞

紅袖英雌

李藝・文　可飛・圖



太平天國初起，並無經世之略，全憑驍勇善戰，清軍當者披靡，進據江漢之時，有錢江者往謁，獻興王十四策，勸其首取江寧，以裕軍餉，繼取汴梁，以爲犄角，終趨濟南，以圖進取。洪秀全大喜，待之如上賓，於是順流而下，攻下江寧，遂定都焉。

東王楊秀清氣量狹窄，逼走了足智多謀的錢江，使其轉而投效清廷之糧臺督辦雷以誠，爲其策劃倡設釐捐，不期月得餉銀數十萬兩，軍餉獲濟，士氣大振，至此形成勢均力敵的狀況，大江南北飽受戰火蹂躪者達十年之久。

清代咸豐朝，乃多災多難之秋，先是太平天國騷擾十餘省而及於京畿之南；捻匪復擾亂於魯、豫、皖、鄂間，官軍不能制；英法聯軍，兩陷廣州，三擾津沽，且竟入京畿，使得咸豐皇帝出奔熱河，並屈訂城下之盟，其喪權辱國，更倍於鴉片戰爭。

清穆宗同治皇帝嗣位，年甫六齡，懵懵然不知世事，年猶少艾的皇太后垂簾聽政，一心一意只想早日敉平太平天國之亂，地方行政自然是無暇顧及，因而各地民生凋敝盜賊蠭起，中洲一帶更是擾攘不安。

嵩山之陽有巨盜薛大步者，人高馬大，精於技擊，尤善超躍之術，連跑帶跳，疾步如飛，一日可行五百里，人咸稱其爲「薛大步」，本名反而隱而不彰。一日入一巨宅，爲其同夥出賣，力不敵衆，被執送官究辦，乘夜暗掙斷枷鎖逃脫，仰天嘆息謂：「綠林之中，十之八九皆狼子野心，不足以爲夥也。」遂立下重誓，有生之年必盡逮羣盜，以復被出賣之仇恨，遂更名爲薛達甫，入臨汝縣衙爲捕役，由於其武技精湛，加以深悉盜賊蹤跡，未及一年，嵩山附近一帶盜匪，幾乎盡爲其逮獲，一個個梟首示衆，地方秩序轉趨安寧，上憲嘉勉，不次擢升而爲臨汝縣總捕，縣太爺更是倚爲左右手，視之如同家人，薛亦安之，娶妻生子，家居縣衙後街，儘管外面的世界紛亂不堪，臨汝縣內却是一片昇平氣象。

朝廷正忙於內憂外患，對地方庶政甚少過問，七品縣令但能保境安民，已算盡了不辜負皇恩，也對得起百姓的天職；在太平天國的十餘年戰亂中，臨汝縣境迄未受到波及，捻匪雖然在鄰邑呼嘯來去，始終也未曾侵掠臨汝地界，就這樣戰亂逐漸平息了，薛達甫的一雙兒女也已長大成人了。

薛女名喚秀姑，長於其弟秀武兩歲，姊弟二人自幼跟隨乃父習技，女敏慧無雙，秀麗天成，及長精於雙劍，復擅於擊彈之功，以鉛灌製成皂筴子般大小的彈丸，懷於袖中，每發必中，百步之內，毫髮不爽，每於夜暗之際，燃香於院中，百步之外發彈擊之，彈丸飛出，香火應聲而滅，復且將鉛丸浸以毒液，中彈者見血輒死，遠近騰傳，咸謂：「薛女神彈，中者立死。」但始終未見其使用，故難明其眞相也。

薛子秀武，神采英發，一表人才，拳脚功夫已臻上乘，方圓百里以內，莫敢與之角者，十八般武器均能運用自如，尤以刀法嫻熟，頗爲自負，然每與其姊較量，輒屢屢敗北，以是心中殊爲怏怏，因而益加苦練，希望終有一天能夠揚眉吐氣，然而始終未能勝過秀姑。

對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來說，技藝再精，却難一挫紅粧弱女，心中老大的不是滋味，因而轉而向外發展，時常參與縣衙辦案捕盜的行列，竟能手到擒來，屢建奇功，在叔伯輩衆捕役的誇獎中，薛秀武的虛榮心算是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滿足，而受挫於乃姊的敗績，也漸次獲致了補償和冲淡。

適臨汝縣衙奉命以重資運往銅山助餉，囑薛達甫沿途護送，以免盜匪劫拿，並許以歸來後將有重賞，其時薛已年近花甲，且正值宿疾纏身，不堪膺此重任，且恐途中若有差錯，平白斷送了一世英名，因而屢加推却，正在左右爲難之際，薛秀武自視不可一世，急欲獨當一面以顯身手，於是毛遂自薦，願代父前往。

秀姑阻之道：「弟之武技尚在稚嫩階段，江湖凶險，恐不足以與綠林中人爲敵

，我雖不才，願爲代之。」

說來說去，還是姊姊想出鋒頭，一來是從小到大，姊姊的氣燄薰天，始終壓得他透不過氣來，好不容易今有個難得的機會，姊又來插上一脚，把他看成是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這在薛秀武的心中是頗不以爲然的；二來是姊弟情深，如何能讓一個閨閣弱女，僕僕風塵的去拋頭露面，而且還要冒鋒鏑之險，昂藏七尺的弟弟如何能夠放心得下；不管從那個角度來說，這一趟運餉前往銅山的事，薛秀武是打定了主意，非要挺身而出不可。

薛父衡量利害輕重，業已答應了秀武的請求，縣太爺正在無人可派之際，自然是喜出望外，於是披刀率衆，護持重資登程，薛父有些放心不下，秀姑更是焦躁不安，遂稟明乃父，尾隨而去，弟在明處走，姊在暗處跟，一明一暗，緩急可恃，庶幾可保無虞。

女子隻身外出有諸多不便，尤其在昔時民智未開，交通不便之時，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白晝尚能應付，夜間住宿便困難重重，當天晚上秀姑在一繁華的市集歇脚，三數登徒子看準了秀姑單身可欺，更惑於她的美艷，於是一路跟踪下來，同住於一家客棧之中，萬籟俱寂後，秀姑早有所覺，猶自挑燈枯坐，登徒子汩手汩脚潛至窗外，以食指沾唾液點破窗紙，準備偷覷室內動靜，說時遲那時快，一粒鉛丸驀地飛來，登徒子的食指已爲鉛丸所傷，血涔涔而出，淋漓而落矣！十指連心，痛徹肺腑，然以行徑卑劣，强忍痛楚而不敢發出聲響，旋聞女於室內遙呼道：「姑薄懲之，倘不火速離去，下一粒彈丸將洞穿爾顱矣！」登徒子大駭，遂落荒逃逸。

薛秀武一行過了登封縣境，繼續前行，經過一處黑松林外，忽有盜匪數百人由林中竄出，薛秀武提刀與盜魁交手，其餘盜匪不費吹灰之力，已將其他護送重資之捕役及車伕制服，浩浩蕩蕩的擄往盜窟；薛秀武之技與盜魁相若，此來彼往，勝負難分，等到衆盜復來，薛秀武在衆寡過份懸殊的狀況之下，終至力竭仆地，爲羣盜所縛。

薛秀武年紀輕輕，竟有如此武技，盜魁頗爲憐惜，不忍遽加殘害，姑縛之於柱間，徐徐勸其入夥，甚至想收其爲義子，只要他願意入夥，轉瞬之間就可從階下囚而成爲座上客，不僅爲座上客，而再可獲致少寨主的地位，羣盜相繼前來勸誘，薛秀武則一味怒不可遏的罵道：「小爺向以捕盜爲業，豈肯與汝輩同流合汚耶！」

至夜，盜窟燈火輝煌，羣盜買酒歡會，開甕暢飲，放浪形骸，微醺之際，盜魁跟跟蹌蹌的持刀至薛秀武面前，以利刄架其頸上脅迫道：「汝之生死，視此一言，倘仍執迷不悟，立刻血流五步死吾刀下矣！」

只聽呸！的一聲，一口唾沫飛濺盜魁滿臉，並聞薛秀武厲聲罵道：「要殺要剮，悉聽尊便，要薛某自汚其身萬萬不能！」

既然沒有轉圜餘地，留此倔强小子無益，盜魁盛怒之下，舉起大刀，正準備一刀劈下之際，忽聞樑上有嘆息謂：「眞不愧是吾薛家子弟也，姊雖冒萬死救之亦値得矣！」

音韻嬌婉，發自樑間，盜魁既驚且懼，舉首仰視之際，忽然一彈臨空飛來，但覺腕部一陣痲痛，噹郎聲，所持之刀已墜落地上，正欲俯身撿起，又是一彈飛來，盜魁頭顱已被鉛丸貫穿，尚未直起腰來，便倒地而死矣！

衆盜持槍挾刀，爭先恐後的仰視樑上，還沒有看清楚究竟，已被薛秀姑連珠齊發的鉛丸一一擊中，登時呼爹喊娘亂成一團，秀姑深恐混亂中乃弟爲盜所傷，於是一躍而下，護持於薛秀武之側，一手連續發彈，一手以劍斬斷其弟縛索，並以一劍授與，兩人背對着背，應付羣盜環攻。秀姑與秀武各執雙劍之下，近者以劍擊刺，遠者以彈殺之，盜匪雖多，皆無力抵擋此姊弟二人之劍刺彈擊，轉瞬之間已傷亡殆盡，少數已經沒命的挾起尾巴逃之夭夭矣！

盜窟所藏金銀財寶甚多，第二天鄉民聞訊，老幼咸集，薛秀姑命捕役將金銀散與大家，旋即舉火盡焚盜窟，於是與弟一同護送重資前往銅山，一路未再遇阻碍，如期到達，取得了回文，返抵臨汝以後，薛父已聽到了消息，喜不自勝的擁着一雙兒女道：「想不到我家竟出了一龍一鳳，今後當好自爲之，當不難出人頭地也。」自是，鋤强扶弱，除暴安良，姊弟聯手，仿效古代豪俠之所爲，作出了不少令人鼓掌稱慶的事，提起薛家姊弟，眞個是婦孺皆知，名震遐邇。

臨邑伊陽乃一山間小縣，地瀕伊水之陽，境內山嶺綿亘，地瘠民貧，南山之中有盜窟，集衆數百人，率皆梟悍亡命之徒，縣衙捕役無敢攖其鋒者，居民更是任其荼毒而莫可奈何。薛家有姨氏籍歷是鄉，表姊菱孃年及笄矣，嬌慧盈秀，惹人憐愛，與秀姑頗爲相得，暇時亦時相過從。一月，秀姑由臨汝前來探視姨氏，經久不見，表姊妹感到份外親熱，夜裏同榻而眠，歡談竟夕，談起殲滅巨盜一事，菱孃爲之欣羨不已，慨然道：「我若有姊的一半功夫，吾邑的盜患也不會猖獗如此了。」言下不勝感慨，爲此唏噓久之。

第二天晚上，夜闌人靜後，盜忽率衆明火執杖而至，遍掠縣城，並大事搜求少艾，聲言爲其首領選娶壓寨夫人，凡稍具姿色者皆被逮之而去，遙聞街頭巷尾，嬰宛宛者驚呼嬌啼，令人爲之不忍卒聽，更不勝髮指，俄而聞門外羣盜高聲喧嚷欲得菱孃，菱孃膽顫心驚，哭匿幃內，不知如何是好，情況已經十分危殆，秀姑猶戲之道：「賢妹得配寨主，亦自大佳，胡爲弗願也。」

菱孃忿然謂：「如此緊要關頭，尚有心開玩笑耶？倘以妳爲寨主偶，又何如乎？」

秀姑猶自笑諕稱：「若以吾易汝，必毅然與之行矣！」

菱孃一本正經的說：「果眞如此，儘可從之而去，盜固不識姊，且姊之容顏猶遠勝於妹，此行必可博其歡心，則滿城婦女皆感姊惠，兼可少受幾許折磨也。」

秀姑起身笑道：「是亦何難，姊其行矣，妹可稍事隱忍，不必聲張，靜待捷音可也。」

「靜待捷音」與「靜候佳音」有很大的差別，想來在諧謔對答之中，秀姑已成竹在胸矣！菱孃正在思索表姊的話語，秀姑已經昂然出室，親自開啓院門，羣盜蜂湧而前，爭欲執之，秀姑揚言：「我即菱孃，自問容貌尚稱不惡，我可從汝等行，但請釋放所擄之其他婦女，可乎？」

剛好强盜首領亦在現場，目睹此女美艷無雙，再看所擄婦女一個個都是庸脂俗粉，簡直就是烏鴉與鳳凰之比，得一鳳凰，勝過千隻烏鴉，這個生意十分划算，於是高聲答道：「就依姑娘之意吧！」

轉瞬之間，所擄婦女盡被釋之而去，秀姑嫣然一笑，心甘情願的隨同盜衆入山，盜首惑於其美艷，復睹其嬌弱，乃不慮有他，並未加以綑綁，一路之上山路曲折，崎嶇難行，有人要求攙扶秀姑而爲她所婉拒，高一脚低一脚的跋涉了半夜，至天色大亮始抵盜窟。

待至其大廳上坐定以後，强盜首領對衆盜道：「此番收穫不少，大夥兒統統有賞，特別是……」强盜首領色瞇瞇的注視着秀姑，待要往下說去，秀姑已經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勃然而怒曰：「久聞鼠輩在伊陽縣境作惡多端，今日親眼所見，實在是不容於天理、不容於國法、更不容於人情，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活。況且爾等學技猶稚，豈容爲所欲爲乎？」

說罷，提起强盜首領的髮辮，自座上擲諸階下，乘勢飛躍而至，以三寸金蓮蹴之，盜首胸背已洞穿矣，血淋淋的一個大窟窿，不停的往上冒着鮮血，盜衆驚駭異常，既而各自覓械環攻秀姑，秀姑神色自若的說：「吾一生殺盜多不勝數，今姑且稍動慈悲之念，不加深逼，欲去者速挾所有器物遁去，有不服者可來一較高下，吾立此不稍移動，一任汝等進擊，絕不以刀劍佔汝等便宜也。」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衆視其神態悠然自得，知其必有所備，且强盜首領已死階下，餘皆烏合之衆，了無武技可恃，遂亦旋然退去，猶有驃悍者數十人就是不信這個邪，心想：首領之死，出乎意外，一個孱弱女子能有多大能耐，倘若就此罷手，傳揚出去實在心有未甘，且辛苦經營的「基業」，豈肯輕易斷送，於是一齊拔刃相向，鏢彈之屬飛舞如流星，秀姑低頭閃過，迅即由腰間拔出雙劍上下飛舞，但見白光一團遮蔽全身，風聲颼颼，駭人心魄，鏢彈爲劍所格，紛紛墜落滿地，有些鏢彈更爲女劍所擊，轉而傷及羣盜，羣盜正看得眼花撩亂之際，女劍又有了進一步的變化。

只見一團白光在大廳上迅速移動旋轉，衆人所持之兵刃爲女劍所撞擊，輒應聲飛出數丈之外，或插於屋樑，或傷及其夥，或掉落地面，或飛出屋外，未幾一個個都變成了赤手空拳的喪家之犬，沒命的四散奔逃，秀姑眼看羣盜的狼狽模樣，哈哈大笑道：「吾言不虛乎？小子們都開了眼界了吧！還敢恃衆以迫人否？今若盡縱汝輩，誠恐他日故態復萌，可長跪於地，任吾所爲，否則終不得生矣！」

人到了生死交關的時候，唯一想到的就是拔腿飛奔，那裏還肯聽人約束；羣盜不但沒有停下脚步，反而聞言奔跑益急，秀姑大怒，一躍而至羣盜前面，手起劍過，跑在最前面的一人，雙足已被齊膝砍斷，立刻就地打滾呼痛不止，鮮血洒滿一地，衆始大駭，不得不跪下來等待不可知的命運來臨。

秀姑一一將衆盜左耳削去，並厲聲告誡道：「今姑留此示儆，日後撫創知戒，應該洗心革面重新作人，而勿蹈汝魁之覆轍也。」

衆盜雖然被割下耳朵，然而却保住了一條性命，一個個還得感謝姑娘的不殺之恩，而後捂住鮮血直淌的耳朵急逃而去，秀姑又是一把火，把盜窟燒得一乾二淨，事畢返回姨家，一五一十的對菱孃說了個明白，兩人正在談得起勁時，忽聞門外人聲鼎沸，那是許多曾遭受盜患的街坊鄰居聽到了消息，都紛紛的不約而同前來登門叩謝，咸譽其爲天人，害得秀姑羞紅滿面，至此完全是一副閨閣弱女的嬌怯模樣，一般人怎麼也想像不到，她在盜窟的巾幗雄風，究竟是一個甚麼模樣。

薛秀姑是盜賊的尅星，遠近盜匪聞風喪膽，就連宵小之輩也不敢在附近作案，一般百姓人家多刻其姓名於門首，盛供其形象朝夕焚香膜拜，藉以驅邪避災而常保平安者，在人們心目之中，薛秀姑已經不是一般凡人，而臻於神仙之流矣！

像這樣的奇女子誰敢娶她爲妻呢？青春日漸蹉跎，秀姑亦不再作鶼鰈情深之念，終其一生，薛秀姑始終是雲英未嫁之身，在一般鄉民的心目中，如此似乎更符合神仙的形象呢！

（完）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64.00
一年港幣$327.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90.00
一年港幣$379.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50.00
一年港幣$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上文提要：

楚杏兒正在悲傷，沈虎禪已回到將軍府，衆人都鬆了一口氣，高唐鏡得而復失，主要是換回徐無害，蔡可飢繼續將戰情向將軍滙報，萬人敵五大高手「一八九十千」以李商一爲首，用的「道」劍私沈虎禪的「儒」刀各有千秋，劍刀相擊，分不清誰勝誰負，將軍、燕趙插話：道劍儒刀，絕世難逢比鬥，幸衆人都平安回來……

七大寇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將軍

阻止施暗襲　認輸示公平

沈虎禪受傷了！

交手只不過一招。沈虎禪已負傷。

李商一馬上發動了攻勢。

他一口氣攻出了五十劍，每一劍之力，如廟堂巨柱，而每一劍運使之巧，如絲織錦綉。

他的劍勢時而傷懷，時而追廻，到最後，全交織成一片惘然，像一場繁華夢終成幻滅，這些劍之夢影，只是爲之招魂，爲之太息。

沈虎禪人在劍網中。

劍影如花瓣。

艷得自是傷情，紅得莫辨人意。

沈虎禪的冲天豪氣，仿似被這軟靭的劍意絞成碎片。

這就是李商一和他的劍。

紅劍之劍。

＊　＊　＊

將軍聽得眉飛色舞：「好劍法！」

燕趙脫口道：「萬人敵有李商一，難怪可以强盛一至於斯！」

將軍道：「那恐怕就是『錦瑟』劍法了罷？可惜慳緣親覩！」

燕趙吟道：「難怪有人說李商一是李商隱的後裔，只不過前者寫成詩，後者化成劍而已。」

「究竟由你來大談考據，」王龍溪粗聲粗氣的對燕趙說：「還是由他們來說下去。」

「錦瑟劍固然厲害，但沈虎禪也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刀！這次燕趙既沒有反言相譏，也沒有生氣，「說下去，戰果如何了？」

＊　＊　＊

錦瑟無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

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

「錦瑟五十劍」固然厲害，但沈虎禪以步步爲營、執中兩用之刀，一一應付：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李商一的劍法詩意，破不了這個自給自足、嚴密精確、渾然天成的架構。

於是他做了一件事。

他收劍、廻劍，扒開衣襟，一劍就往自己的胸膛刺下去。

血濺飛。

紅劍沾上了他的血。

血紅。

紅劍更紅。

——聽到這裏，連王龍溪也忍不住失聲喊道：「『自殘劍法』！『先傷己，後殺人！』劍一旦喝了主人的血，敵人便絕對逃不了！沈虎禪這次一定……」

他本來想說「完了」。

可是他說不出口。

因爲沈虎禪還在這裏。

就在他眼前。

——沈虎禪至少並沒有「完」。

＊　＊　＊

近百餘年來，有一派劍法，十分詭秘，使這一派劍法的人，也十分神秘。

這是「自殘劍法」。這種劍法，非到萬不得已時，絕不施用。

——因爲它未傷人，先傷己。先使自己的劍喝了主人的血，再去殺敵。

——當手上的劍，喝了自己的血後，傷痛和飲血的劍都同時激發出一種鬥志。

——一種使敵人「唯可死、不可生」的戰志。

李商一扒開自己的衣襟。他的胸膛瘦而青白，而且傷痕纍纍，一共是十一道劍傷。

這些傷痕只透露出一件事。

——自殘劍法，李商一用以對敵，只用過十一次。

——能逼使李商一施用「自殘劍法」的，一定是武林中高手中的高手。

——但這十一人都死了。

——李商一仍然活着。

——因爲「自殘劍法」。

——一種「傷己殺人」的劍法！

＊　＊　＊

劍已飲血。

沾血的劍像突然注入了生命。

狂飈式的生命。

毀滅式的生命，它以它狂烈的生存來結束其他人的生命。

沈虎禪的眉毛已被汗水濕透，交結在一起，但他的眼睛卻發着亮。

在他眼裏看來，李商一手中的劍，已不是劍，而是好像一個愛好書法的人眼見有人在他面前，施展王右軍的「蘭亭神筆」，舒卷顧虎頭的「點睛妙筆」之際的感覺。

沈虎禪的刀勢本一向以快而凌厲見長。

而今他刀法倏然一變。

變得十分樸拙。

每一刀如蘊有大力，激起古風。

他的招式法度森嚴，可是他出手的方位十分荒誕。

第一刀攻向李商一的頭髮。

第二刀攻向李商一的尾指指尖。

第三刀劈向李商一衣領。

第四刀……

——在這生死關頭，他每一刀救命招式，竟都是「無用之刀」！

這不但把蔡可飢看得呆住了，連李商一都動了容。

＊　＊　＊

燕趙也大爲動容：「好刀，好刀非刀。」

將軍道：「好大胆的刀。」

楚杏兒因爲聽不懂，所以問：「怎麼箇大胆法？」

「他的刀專往不可能處攻擊，而且他的刀更進一步把攻擊化爲不攻擊，傷人轉爲不傷人、殺人轉爲不殺人，他的刀已不是殺人、傷人、攻人的刀、而是道，」將軍肅容道：「沈虎禪的刀即是道，剛好對上李商一的以空爲道，以道爲空，悟寂爲道，悟道返空，這一戰已足成武林佳話，永垂不朽。」

「沈虎禪就像是大雕刻家，他的刀就是他的鑿子，專從最不可能處下手，」燕趙讚嘆的說：「李商一的劍卻已經活了，像一個大畫家畫了的畫，就算畫師死了，畫仍是活的，讓每一個懂得看的人看一次便活上一次。」

他嘆了一口氣，遺憾的說：「這一刀一劍，本不該拚上的，該讓寂寂人間、留有神兵。」

將軍忽道：「錯了。」

將軍一向敬重燕趙，他說的話將軍大都贊同，而今卻直斥燕趙說錯了，倒是前所未有的事。

將軍道：「既是神兵，就應該用來發揮它的神威，既是利器，還應施展它的鋒芒。就算這只是刹那間的光芒，但別忘了許多刹那合在一起，便是永恒了。」

燕趙沉思，然後道：「你說的是。」

將軍長吸一口氣，道：「也許，我們到了應該知道答案的時候了。」

他轉首過去問蔡可飢：「到底誰贏誰輸？」

＊　＊　＊

有決戰便有勝負。

有比鬥便分存亡。

問題是：誰勝？誰負？誰生？誰死？

沈虎禪突振衣而起，變成一頭怒虎。

李商一沖天而起，如一隻白鶴。

兩人在空中交手：

刀和劍，風和煙，千萬人裏的一觸。

驚喜一場，各自分散，永不相忘

少年只有一次……花只開一次最盛

感情只有那麼一陣

許或只走那末一次深夜的長街

未央。霧濃。獨自行。

所有的期待不過是一盞燈

梆聲响起時樓頭有人吹簫

使你驚覺人生如夢……

(刀光劍影之後是什麼？)

(掠起的是身姿，落下的又是什麼？)

(誰殺了人？誰傷了心？誰才是那個人在天之涯、海之角、寂寞的漢子？)

(是刀佩着人？還是人佩着刀？)

(是劍負着人？還是人負着劍？)

(誰是那撫劍的燃燈者？)

(誰是那寫詩的佩刀人？)

＊　＊　＊

刀劍交加之時，突然發生了一件事。

李商一的劍變了。

他的劍已不是劍。

而是花。他的劍，竟然開了花！

——一把殺人的劍，怎會變成了一朶令人驚艷的花？

＊　＊　＊

燕趙失聲呼道：「紅劍之劍！」

紅劍裏，確還有劍。

那把紅劍忽然一瓣瓣綻開，落下了紅衣，就像花瓣一樣。

然後，它就吐出了它的蕊。

它的蕊是另一把劍。

更美更艷更玲瓏的一把劍。

一把小小的紅劍。

紅劍飛釘沈虎禪的咽喉。

沈虎禪卻做了一件事。

他出刀。

出刀並不多。

遇上李商一，他已不能不出刀。

奇的是他出刀。

他竟一刀砍落。

砍向自己的影子！(在這千鈞一髮的

緊急關頭，他竟砍這樣的一刀！）

（——一刀砍向自己的影子！）

（難道他一直不是在跟敵人廝拚？而是跟自己的影子決戰？難道他是一直是以刀光洗臉、與影子搏鬥？）

將軍喝了一聲：「『禪刀』！」

＊　＊　＊

——什麼是禪刀？

蔡可飢不知道。

他只記得當時的情景。

那教他終生難忘的情境：

沈虎禪的刀和李商一的劍正要定勝敗之際，姚八分、譚千蠢兩人倏然同時出手，攻向沈虎禪。

遇到李商一這樣的強敵，誰都不能分心。

——就算沈虎禪也不能。

刀過處，劍止息。

兩人都落了下來。

沈虎禪一陣抽搐。他的抽搐，是從臉肌，直至手背，然後延至脚踝，五臟六腑，似給一隻鐵手一把抓住，緊緊地揉捏成一團。

——他已中劍。

他的刀已還鞘。

他以刀鞘支着身子。李商一落回竹節內。

他靜靜的端坐着，沒有表情。

姚八分和譚千蠢臉上都有狂喜之色。

他們都知道自己已得手。

他們的攻襲已命中了。

——也就是說，沈虎禪敗了。

在那種情形之下，敗了幾乎就等於是死。

——而且還不止沈虎禪一個人死。

＊　＊　＊

「沈大哥敗了，」蔡可飢痛苦地說：「因爲姚八分、譚千蠢不顧江湖道義，罔視武林規矩，所以沈大哥敗了，而且，還受了傷……」

他幾經艱辛才吐了兩個字：「重傷。」

將軍、燕趙、楚杏兒臉上都有惋惜、遺恨之色。

「不對！沈大哥沒有敗！」被折磨得已不成人型的徐無害忽然大喊道：「我看得清楚，敗的是李商一！」

徐無害雖歷經折磨，但並沒有瘋。

他不是瘋子。

所以誰都不明白他何以會這樣說：

——因爲沈虎禪明明是輸了，而且還受了重傷！

當時，徐無害是趴倒在地上的。

狄麗君的點穴手法特異，徐無害穴道雖已爲李商一所解，但混身仍渾不着力。所以他的角度詭異。

他當然看見沈虎禪的刀支地的樣子。

——要這樣一個猛虎般的人物幾乎連站都站不住，除非是他身上的傷早已足以令一般高手會命喪當堂。

徐無害一見這種情形，第一件事情就想到：要是沈虎禪死了，這些人還會不會放過他？

人一旦有了求生的希望，就不願再死。

徐無害趕忙去看李商一。

因爲李商一是答允放過他們的人。

李商一端坐在粗大的竹節裏。

風動。

風過處。竹葉廝磨，自成天籟。

遠處還有落花香。

就在這種情境裏，徐無害驚然發現了一件事。

從他的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到，竹節後端的裂縫滲出了鮮血。

竹子當然不會淌血。

竹子就算會落淚，也不致會流血。

那麼，血一定是從李商一身上流出來的。

——李商一受了傷！

——而且是傷得頗爲不輕。

他的胸膛流着血，那是因爲他曾自刺一劍——可是，胸上流的血並不算多，彷佛都給那把紅劍吸去了。

此際李商一淌的血，肯定不是胸前的傷口。

既不是胸膛上的傷口，那就必定是爲沈虎禪所傷。

——沈虎禪是在何時傷着了他？

——莫非是沈虎禪向他自己影子攻出的那一刀？

——難道在那生死交替的刹那，李商一竟變成是沈虎禪的影子？

徐無害看不懂。他也不明白。

但他只知道：沈虎禪受傷了！

＊　＊　＊

沈虎禪受傷了！

姚八分、譚千蠢照了一個面，兩人一齊迅疾的向沈虎禪包抄過去。

兩人的神色分明：

——他們決不會讓沈虎禪活回去。

——就連徐無害與蔡可飢也休想活着離開。

徐無害的心又往下沉，沉到底。

——一個人如果沒有忙着希望，那麼他也就不會失望；要是沈虎禪不出現，徐無害決不認爲自己有機會活下去，所以也就不會像現在一般：眼看有活命的機會，但又旋即面臨死亡。

沈虎禪卻傷得似連動都不能動。

他額上佈滿了水珠的汗。

他閉着目，既似在運氣調息，又似在強撐一口氣不倒下去。

——這樣的情形，沈虎禪如何能與這兩大惡魔交手？

徐無害只覺一陣熱血，湧上心頭。

——沈虎禪這次走過來，不管是爲了搶奪「高唐鏡」還是爲了救他，總之沈虎禪要是死了，自己也別想活了。

一股衝勁，令他站了起來，要過去護住沈虎禪。

但蔡可飢已先一步衝了過去。

蔡可飢攔在沈虎禪身前，拔劍，震起一道驚雷似的道：「誰敢動他？」

姚八分的八字眉一分，「現在，」怪笑道：「有誰不敢動他？」

譚千蠢怪有趣的望着蔡可飢：「我豈止動他？我殺了他你又能如何？」

蔡可飢凜然無懼：「要殺他，先殺我！」

譚千蠢哈哈笑道：「殺你又有何難？」

說着便要動手，李商一忽道：「住、手。」

姚八分向譚千蠢示意地瞇了瞇眼，遂向李商一嚴謹的道：「一哥要親自動手，那自是最好不過了。」說着又向譚千蠢擠了半個古怪的笑容。

李商一臉無表情，連眼皮都不抬一下，只道：「你、的、臉、在、幹、什、麼？」

姚八分楞了一楞，才道：「剛才，有蚊子——」

李商一不聽他說下去，截道：「放、了。」

姚八分又是一怔，不敢置信地說：「什麼？」

譚千蠢忙道：「一哥，沈虎禪此人已爲楚衣辭收買，決饒不得——」

李商一冷哼一聲。

譚千蠢頓時不敢說下去了，可是臉上儘是不服的神色。

姚八分沉吟了一陣似鼓足絕大的勇氣，道：「一哥，別的事我們可以都聽你的，不過，沈虎禪是萬大人志在必得的人，可萬萬放不得——」

李商一道：「我，說，放，了。」

姚八分臉上出現一種恨色。一種强烈的恨意。

杜園在旁問：「他是我們的敵人，殺了我們不少人，爲何要放？」

李商一默然。好一會，他才說：「他，勝，了，我。」

姚八分與譚千蠢駭然相顧。

譚千蠢抗聲道：「明明是你勝了，還重創了這斯——」

李商一握紅劍的手突然緊了緊。

白晰的手更白晰。

手背上的青筋突現。

譚千蠢把下面所說的話全吞了回去。

姚八分却接了下去：「就算他是贏了又怎樣？咱們合力把他幹了，天下誰知此事？依我看，一哥，不如——」

李商一吐字如劍：「放！」

姚八分也疾喝道：「好！」

他向譚千蠢猛一頷首，在這一瞬間，他和千蠢和尙，一連向沈虎禪驟下二三十道殺手！

每一道殺手，都是要沈虎禪的命。

——要他立即死亡！

＊　＊　＊

「我眞的沒有想到……」徐無害喃喃地道：「他們一出手，李商一也出了手！」

王龍溪這時忍不住呸了一句：「卑鄙！」

燕趙反問：「什麼卑鄙？」

王龍溪道：「爭殺一個傷者，算得了什麼英雄！」

燕趙道：「我看李商一不是向沈虎禪出手的。」

舒映虹在旁道：「李商一不是向沈虎禪出手，莫非竟向自己人出手不成？」

徐無害有點懵懵然的道：「正是，李商一竟向譚千蠢和姚八分出手……」

那麼無奈、淒凉的劍光，交織成一張如煙似夢的劍網。

美麗得似場災禍。

將軍這時忽然正色的道：「無害。」

徐無害肅然道：「在。」彷彿將軍一聲叫喚，即使他連身上的痛楚都盡忘。

將軍問：「你是親眼看見李商一出手的了？」

徐無害答：「是。」在將軍面前，他不敢多說一個字的廢話。

將軍道：「他是向姚八分和譚千蠢出手？」

徐無害道：「是的。他一劍攻向兩人。」

將軍道：「他是怎麼一劍攻向兩人的？」

徐無害道：「他的劍像一層層的塔，在出手的時候像突然開成了花，他是刺出一劍，卻似有五十朵劍瓣，分別罩向千蠢和尙和八分道人……」說着不由神往。

將軍仔細的聽，說：「說一說你對李商一劍法的感覺。」

這次徐無害沒有立時聽懂。

將軍補充道：「我是指，他這次出劍同時攻向譚、姚二人，你在外邊看了，有什麼感觸？」

「那一劍，」徐無害神馳的道：「那一劍……眞是驚麗，而且令人感覺到……」

「感覺到什麼？」

「無端。」

無端的劍。

無端的劍法。

無從捉摸的人和劍。

「你呢？」將軍咀嚼了一下「無端」兩個字，回頭問蔡可飢：「你人在劍網裏面，站得最是靠近，你又感覺到什麼？」

蔡可飢想。

一想，彷彿就見到那一劍。

那一劍，比謊言美麗。

那一劍比理想更美。

那一劍，就似憧憬裏的憧憬。

——美麗得令人原諒一切。

——可是，卻又怎麼會使人在想起的時候，生起一種微微的傷感、淡淡的感傷？

「惘然。」蔡可飢答，「是一種刻骨銘心的惘然。」

惘然，惘然得茫然的惘然。

彷似，彷如一夢的惘然。

惘然的人在夢中不知夢，身在客中不是客。

＊　＊　＊

「無端。惘然。」將軍沉吟着：「好一個李商一，不愧爲萬人敵的情敵，多年來，他雖沒贏得那女子，畢竟，卻使他創出了『錦瑟劍法』的菁華。」

舒映虹卻不明白，他覺得在這時候，應可向將軍直接求教：「可是，李商一卻爲何要救沈虎禪？」

「他不是在救沈虎禪，」將軍微笑道：「他只是在還情。」

「還情？」舒映虹覺得不可思議。

「你說沈虎禪一刀砍向他自己的影子，」將軍忽然返首過去問徐無害，「他的影子投影在那裏。」

徐無害沒料將軍忽然有此一問。

「……投在地上呀，」忽想起什麼似的接道：「有一半投影在那匹馬上。」

「馬？」

「紫騮馬。」

——那匹馬一直都在那兒。

沈虎禪與李商一在空中刀劍交手，有

一半的影子就投映在馬背上。

「沈虎禪發出了那一刀，」將軍眼睛亮了，有一種「果然不出我所料」的自豪，緊接着問：「那馬怎麼了？」

蔡可飢這回搶先答了：「一刀過處，馬鞍裂了。」正要說下去，將軍已胸有成竹地一笑，向燕趙道：「果然是他來了。」

燕趙眼裏流露着欽佩之色：「開始時我也沒察覺到，你一問起馬來，我才省起。」

將軍躊躇滿志的道：「既然是他來了，李商一這下當然算是欠了沈兄的情。」

燕趙臉上的神情，就似同時遇上了一個平生重大敵手和生平知交一般，帶點傲然又帶點奮然的說：「他跟他師父一樣，總是在最不可能的時候和最不可能的情形下出現。」

燕趙一向已沒有敵手。

他的敵手只剩下了將軍。

燕趙也一向沒有故交。

他的故交只剩下了將軍。

他是將軍的敵人，也是將軍的故交。

——誰才是敵手的敵手？誰是這故交的故交？

——難道這不是人？

——而是一匹馬？

馬是馬。

人是人。

——人和馬怎麼能成為知交？

事實上，有些人愛馬，尤勝於愛人；有如人跟馬接近，尤甚於和人親近；有的人情願跟鷄犬豬貓在一起，亦不願與人在一起。

為什麼？

也許是因為人會處心積慮的害人傷人利用人，而其他的動物卻沒有這種德性。

＊　＊　＊

將軍轉過頭問徐無害：「我猜的對不對？」

徐無害答：「服。」他本來要答「對」字，但將軍只聽他們片面敘述，已對場中的事瞭如指掌，且盡在推測意料中，徐無害心中震服之餘，心裏口裏腦裏都是一個「服」字，所以脫口說了出來。

王龍溪幾乎要大叫：「怎麼回事？」

徐無害以徵詢的目光望向將軍。

將軍點頭。

徐無害遂向蔡可飢徵求的道：「我們一起說好不好？」

因為接下去的局面變化迭生。

他怕自己說不清楚。

何況，當時他受了傷，現在傷仍在作痛。

他必需要蔡可飢作補充。

蔡可飢道：「是。」徐無害的身份在「將軍府」裏一向比他為高，所以徐無害吩咐的話，其實就是命令。

就算他救過徐無害也一樣。

將軍麾下，本就分別嚴謹，合作緊密。

這就是蔡可飢和徐無害夾敘的情形：

＊　＊　＊

李商一的無端之劍和惘然之劍，逼退了譚千蠢，擊退了姚八分。

看李商一的劍勢，就算他要一劍殺了姚八分和譚千蠢，也決非難事。

可是他只擊退他們。

他只是制止兩人向沈虎禪下手。

這一劍的用意，顯然是志不在此，而在彼。

彼就是那匹馬！

李商一劍勢廻刺，極盡「無端」之意，但又似日昇月落，移動雖足以扭轉乾坤，但偏又在不經意中完成，一如銀光消逝，「華年」浸蝕，劍風捲起落英繽紛，還响起一陣悅耳的天籟妙韻。

這一劍之風情，也到了「悽美到絕處」的地步。

這樣令人心碎欲絕的一劍，不是攻向人，而是攻向馬。

其間還夾雜李商一二聲大喝：「出，來！」他連喝聲也分開兩截！

劍光過處，馬也分成兩截！

沒有血！

沒有馬鳴！

只有人。

＊　＊　＊

這看來比眞馬還要像一匹馬的「馬」，竟是假馬。

「馬」只是虛殼。

有「人」藏匿在其中。

任何人匿伏在這樣一種「環境中」，必定都會有些狼狽、侷促、甚或衣衫不整。

然而這人英朗如故，文秀如常，瀟洒有致、怡然自得，就像是在文士雅宴中起身敬酒一般儒雅清爽。

這是一個年輕人。

兩道劍眉，一對星目，彷彿蘊藏了許多風流——到底風不風流還不曉得，但看他樣子，至少很自命風流。

＊　＊　＊

「自命風流」這四個字是蔡可飢說的。

燕趙叫他「不妨敘述得詳細」一些，他便連人的樣子也一併用話「描繪」了。

坦白說，他是有些看那廝不順眼。

——在那種緊急情況下，那人居然還可以一派舒然，悠閒自得的樣子，相形之下，自己和徐無害更加狼狽尷尬起來。

誰知他「自命風流」四字一出口，燕趙就一拍大腿，喝道：「好好，『梁四風流蔡五狂』，『人不風流枉少年，得風流時且風流；一時風流便風流，是眞名士自風流』，不改青山不解恨，梁四還是老樣子！」

「梁四？」蔡可飢可愕住了。

將軍只微笑囑咐：「說下去吧。」

＊　＊　＊

這一劍，帶着六分悵惘、三分無端，還帶有一分更不可拆解的謎，直取自馬中裂現的青年梁四！

梁四却不閃躲。

他只笑嘻嘻的望着李商一。

還有李商一的劍。

他只說了兩個字：

「諾言。」

這兩個字一出口，就像兩把刀。兩把沈虎禪的刀！

——要不是沈虎禪這樣有份量的刀，又怎能令李商一這幾近無敵的劍遽然而止！

劍在空中頓住，不得寸進。

梁四神態瀟洒依然，除了眼神。

他眼裏像在看自己的生死存亡。

李商一却沒有看他。

他像用了極大的堅忍和努力，才能穩得住這出手一劍倏然中止。

他的臉肌搐動着。

紅劍漾出一片令人呻吟的艷紅。仔細看去，這把劍竟也起伏如波浪，似有什麼事物要破劍飛血而出，李商一手裏的劍，竟似一個活着的長形的心臟一般！

李商一臉上忽然出現極其堅毅的神色，以致他雙眼一直似舖着一層淚膠黯影，此際也明亮了起來。

他一劍回刺自己。

血飛濺。

血却流得不多。

這把紅劍竟會吸血。

血注入劍裏。

劍平伏。紅劍更紅。

劍安定、沉靜、溫馴如初。

美艷如故。

＊　＊　＊

更蒼白的是李商一。

他的臉皺紋更多，像一座蒼老的海。

——究竟活着的是他的人還是他的劍？

——究竟他手中的劍是奪取敵人頑強的性命？還是反在吸取主人生命的精華？

——究竟是他在用劍？還是劍在用人？

蔡可飢和徐無害不約而同，都生起這種想法。

他們從未見過這種人。

也沒見過這樣子的一把劍。

＊　＊　＊

梁四見李商一御劍不住，廻劍自刺，洒然的神色裏也流露出尊敬之色。

他嘖聲道：「人說『一統神劍』若落在他人手中，只自速其死，唯落在李商一手中，才可以駕御得住，這句話說得並沒有誇大。」

沈虎禪却忽然發話了。

他的聲音很有點虛弱。

「人說『梁四風流蔡五狂』，梁四一向風流瀟洒，沒想到這次初會，却逢着你跟正在決戰的人施暗算。」

梁四一雙明利的眼睛，盯住沈虎禪，張開紙扇，徐徐的搖了搖，眼珠一轉，才問：「你就是沈虎禪？」

沈虎禪道：「是。」

梁四道：「也是聞名不如見面。」

沈虎禪道：「彼此彼此。」

梁四道：「聽說你是義盜。官府雖視你爲巨寇，但你爲百姓所做的義舉善事，恐怕武林中的所謂『大俠』，一百一十五加起來也不如你一人多。」

沈虎禪道：「過獎。」

梁四道：「可是今日第一次見，你却成了將軍手下的走狗。」

沈虎禪道：「你爲『南天王』，我爲『楚將軍』，咱們河井不犯，各事其主。」

梁四道：「你爲鐵劍將軍効命，楚鐵劍介于正邪之間，這倒也罷了，可是，你却連萬人敵也勾搭上了，可眞敎在下失望，對閣下另眼相看！」

沈虎禪道：「哦？」

梁四道：「你可知道萬人敵的身份？」

沈虎禪道：「他是蔡相爺手上的紅人。」

梁四冷哼道：「這種人禍國殃民、逞勢圖利，身爲武林中人，理應自潔，而你却同流合汚，當眞是……嘿嘿，原來沈虎禪也只圖高官厚祿，浪得虛名。」

這番話一說，譚千蠢、姚八分、侯小周、杜園等爲之勃然大怒。

他們却不敢動手。

因爲李商一爲了這人，寧可自刺一劍，也不敢出手傷之。

——到底爲了什麼？

沒弄清楚之前，誰也不敢貿然動手。

沈虎禪也不生氣，只道：「誰說我跟萬人敵是一條陣綫上的人？」

梁四冷然道：「因爲你剛才救了李商一。」

他有點心懷不忿的接道：「沒有你那一刀，我那一掌早就隔着木馬破空擊殺了他；你爲了破我一掌，而吃了他一劍，這不是明着向萬人敵示好嗎！」

沈虎禪道：「我發現木馬內有人，而且有掌力侵襲，我不允許我的敵手死在他人的暗算下，便只爲了這一點而切斷你的掌力。」

梁四怔了怔，瞪大了眼睛望定沈虎禪：「你就是爲了這一點而救李商一？」

沈虎禪奇道：「不然爲了什麼？」

梁四像驟然吞了一個不明就裏的東西：「你爲了這一點，不惜硬捱李商一一劍？」

沈虎禪啼笑皆非的道：「他跟我是一對一的對決，我怎能夠勝之不武？」

梁四悶哼道：「你是要公平？」

沈虎禪道：「就算你要殺死的是你的敵手，也得要公平；你對你的敵手不公平，那就是看不起自己。」

梁四雙眉一展道：「可是，對敵手公平，往往就是對自己不公平；天下無敵手的高手，往往不是未逢敵手，而都是在敵手猝未及防的情形下消滅了敵手，這才能無敵。」

沈虎禪淡淡地道：「這樣子的無敵，無疑騙人騙己。」

梁四譏誚地道：「其實，什麼『無敵是最寂寞』，這句話也一樣騙人騙己，甚至是訛神騙鬼！天下那有無敵這回事？就算有，你自己認可，不見得別人也認同；一小撮人認同，不見得人人都認爲。無敵是最寂寞、最是痛苦？謊話！廢話！要爭取無敵、掙扎走向無敵之路才是寂寞和痛苦，至於到了眞正無敵的境界時，不是虛寂無欲就是回到塵世紛繁，那有寂寞痛苦可言？有痛苦、寂寞，比人修爲有限，離無敵至少還有戈壁到江南那麼遠！」

沈虎禪靜靜的聽梁四把話說下去。

他不知道這年輕人爲何有這麼多的嘮囌。

梁四把話題一轉：「可是我是你敵人的敵人。」

沈虎禪道：「敵人的敵人，未必就是朋友。」

梁四道：「你應該聯合我，來打擊你的敵人。」

沈虎禪道：「我一向要用自己的力量，來解決敵人。」

梁四道：「看來，能夠成爲你的敵人，是一件榮幸的事。」

沈虎禪道：「可惜你還不是我的敵人。」

梁四笑道：「幸好我不是你的敵人。」

沈虎禪道：「最好我們永遠不要成爲敵人：你的『隔山打牛神功』和『風花雪月四式』，剛才只隔着土木馬露了一手，恐怕誰都不會願意有你這樣子的敵人。」

梁四一被人讚，開心得眉飛眼笑起來：「好說，好說，」遂而正色道：「不過，你這樣對敵法，很吃虧，到最後，難免要死得不明不白。」

沈虎禪微笑道：「天下事，本來就有許多都是不明不白的，尤其一個人的成敗生死，誰也掌握不着。」

梁四道：「你現在傷得就有些不明不白。」

沈虎禪道：「你爲何要暗算李商一？」

梁四道：「我知道若論武功，我難以取勝，我只有暗算他。我一向都是個很有自知之明的人。至於我爲何暗算他？」

他用手一指李商一，道：「他心知肚明。」

沈虎禪問：「他爲何不還手？」

「因爲是他欠我的；」梁四悠然道：「他答應過我，有過允諾，我可以暗算他三次，他只能閃，只能躲，只能避，但不能還手。」

他一副有風駛盡帆的樣子：「如今，他還欠我一次。」

沈虎禪道：「哦，原來你已暗算過他一次了。」

梁四說着又有點忿然：「要不是你，我已用不着下一次了。」

沈虎禪道：「我不得不動手。」

梁四詫道：「爲什麼？」

「因爲，」沈虎禪道：「直到我以『殺己之刀』出手，才知道原來他是個看不見東西的人。」

李商一突然激動起來。

他臉上的皺紋起伏一如怒海。

他啞着語音吼道：「我，瞎，了，跟，出，手，無，關！」

「是無關，」沈虎禪道：「可是我不能對我的敵人不公平。」

他緩緩接道：「如果我要剷除一個惡霸、一個梟雄、一個敗類，我可以像你一樣，暗中伏襲，一擊得手就走，但你却是我的敵人。」他頓了一頓，接道：「我所尊敬的敵手。」

他又停了一停，才道：「剛才你在竹子裏，我沒有察覺，反而只知在木馬中有敵，如果當時你向我襲擊，我就不準能活到剛才與你交手。」

他的話說得很慢，但很清晰，彷彿元氣充沛。

只有那幾下停頓，很有點不自然。

李商一敞開的胸膛起伏。

血又開始自傷口滲了出來。

梁四長舒了一口氣，道：「我明白了。」

他有些沮喪似的接下去說：「我在馬內，你一早就知道了，但你以爲是李商一。」

沈虎禪道：「我忘了李商一精擅於劍法，喜在封塞壅閉的所在，自囿自囚以靜修『一統神劍』，但若論手藝之巧、才藝之佳：對奇門遁甲、時花詩酒、木牛流馬、琴棋書畫皆有造詣，除『風流四公子』外，卻還會有誰？」

梁四苦笑道：「弊在我件件通，却沒一門精，要不然，也不會被你一眼就看破。」

沈虎禪道：「毒劍客本來也定當發現，只是由於他的眼睛不方便。」

「誰教他當日因情而毀目割舌？」梁四此語一說，李商一的手背，青筋又突現起來，梁四把話鋒一轉，道：「不過，他也因爲你的出現，而把注意力全集中在你的身上，因而才沒有發現到我的存在。」

他聳了聳肩，道：「因此我才出手暗算。」他咀裏彷彿沾着了什麼垢物似的，輕呸了一聲，似把渣滓吐了出來，道：「所以你才出手救了他。」

沈虎禪嘴角一噙，似要說話，忽然雙眉一皺，像雙手抱刀．攏似的，緊緊的把眉心鎖成一個川字，話便說不出口了。

梁四審察似的道：「你的傷，很不輕吧？」不待沈虎禪答話又自言自語的道：「當然不輕了，先中了李商一一劍，又被八分道人的『八弓弩』擊中，再吃千蠢和尚一拳，你能硬挺到現在，還說了那麼些話，恐怕當世再無個人能有的修爲了……」

他自語自言的道：「楚鐵劍可不可以？萬人敵能不能夠？蔡般若行不行？我師父能不能？」他一笑又道：「像我，我就不能了。」

「人貴自知，我自知不行，」梁四悠閒得就像在評賞書畫：「像你在破了我的掌刀後還能廻刀反挫李商一，這點我就絕對辦不到。」

他看李商一，一雙亮目呈露出如小童般的好奇來：「你也傷得不輕吧？可是剛才你的『惘然之劍』，先退和尚、道士，再來攻我，依然厲害得很！」

他嘖嘖有聲地道：「可惜，可惜。」

他向沈虎禪和李商一都望了一眼，充滿惋惜之情：「你們兩位，都受了傷，而且都傷得不輕，反而是我，我沒有受傷，體力也在最盛之時，要是在平時，單打獨鬥，要殺你們任何一位，我恐怕力有未逮，可是，現在……」

沈虎禪道：「你錯了。」

梁四唇邊又似吐出什麼垢物似的，用鼻子問：「嗯？」

沈虎禪道：「你只殺得了我。」

梁四軒起一隻眉毛：「哦？」

沈虎禪道：「你別忘了，這兒還有姚道士、譚和尚、侯公子、杜青衣，有他們在，加上李商一的『一統神劍』一直都還沒有出手，你是討不了好的。」

梁四很爽朗的道：「說的也是。他只以『紅劍之劍』發出了『錦瑟劍訣』，看家法寶『一統神劍』確是一直未曾出手。」

沈虎禪道：「所以，你能殺的和你要殺的人，只有我。」

梁四笑了起來：「你怎麼知道我要殺你？」

「你、要、不、要、殺、他、都、一、樣，」李商一開口了：「你、殺、不、了、他。」

梁四又剔起另一隻眉毛：「我殺不了他？爲什麼？」

「因，爲，我，不，准，」李商一道：「你、若、動、手、我、就、跟、他、聯、手、殺、了、你。」

他這句話一說，沈虎禪倚着的木鞘刀，突然下陷土中，疾沉寸餘。

梁四把兩邊眉毛都揚了起來，哈哈笑道：「很好，聽你這樣說，今天，我是誰都殺不了，連高唐鏡也奪不回，那我還留在這兒幹什麼？」然後鼻子裏哼了個調，很輕鬆、很愉快、很悠閒的樣子，大步消失在竹林裏。

只剩滿地的落葉。

遠處的落花香。

聽到這裏，將軍自案前拉出了左手第二個抽屜，取出了兩粒沉甸甸的鐵胆，揑在手中，搓揉着，衆人隱約聽到自他手掌裏，傳出極悅耳的聲音。

——在蔡可飢和徐無害聽去，那樂聲甚至有些跟李商一那一把紅劍刺入竹子裏的聲音有些相近。

將軍一面運揉着鐵胆，一面斜睨着沈虎禪。

沈虎禪臉如紫金，雙目緊閉，端然不動。

他全身衣襟，已爲汗水浸透。

——如果這時候有人向沈虎禪出手攻殺，只怕沈虎禪唯死一途了吧？

——可是如果沒有將軍的命令，誰敢在將軍府裏動手殺人？

——除非是將軍要殺沈虎禪。

——將軍會不會殺沈虎禪？他要不要殺沈虎禪？想不想殺沈虎禪？

誰知道將軍在想什麼？心裏打的是什麼主意？如果有人能猜測到一點兒，那人定必是燕趙。

將軍的故人：燕趙。

＊　＊　＊

將軍忽然向燕趙問道：「轉述到目前爲止，對這件事，你有什麼看法？」

燕趙道：「第一，我懷疑梁四也受了傷。」

將軍即問：「是何事會令你生疑？」

燕趙道：「聽徐、蔡二位轉述，梁四公子在那足可亂眞，泥塑的馬內出掌，偷襲李商一，這一掌不帶風聲，隔泥馬侵襲，定必是『南天王』名成於世的獨門掌功：『隔山打牛』了。」

王龍溪在旁一臉不屑地道：「隔山打牛？這等三流江湖人物五流功力所施的九流掌法，垃圾不如！」

燕趙一笑，鐵臉上對映着豪邁與風趣，「別人的『隔山打牛』，確是雕蟲小技，但鍾氏一脈的『隔山打牛』，可不能小覷！」

王龍溪嘿然道：「我就不信！難道姓鍾的這頭牛有三隻角的不成！」

將軍插口道：「二弟。」

將軍忽爾這樣嚴肅的叫喚，王龍溪一時愕了愕，肅然道：「在。」

將軍正色道：「『隔山打牛』是劈空掌力裏最難練的但又是最難練好、幾乎歷古以來都還沒有人能夠完全練成的一門掌功，你要是遇着了，千萬不要輕敵。」

「是！」王龍溪這次不敢應得有絲毫輕忽。

燕趙看看自己的掌心，道：「聽說鍾詩牛的『隔山打牛』，曾有過隔着老農丘一掌震斃一頭牛的紀錄，要不是他當年曾破『五澤盟』盟主的『高唐指』震傷後腦，功力恐猶不止於此。」

王龍溪喃喃地道：「這似乎誇張了一些吧！」

燕趙一笑道：「傳言總是理應要誇張。」

舒映虹道：「梁四說什麼也沒有他師父厲害吧？」

「我不知道，」燕趙一攤手，道：「我既沒跟鍾詩牛交過手，也跟梁四素昧平生，倒是將軍……」

將軍道：「我跟鍾天王倒是交過手。」

人人都把視線轉向將軍。

人人都想知道戰果如何。

將軍卻只向燕趙道：「『隔山打牛』這種掌功，若被武器所破，只怕極難自保。」

燕趙道：「可是沈虎禪卻破了他的掌力。」

將軍接道：「用他的刀。」

燕趙頷首道：「所以四公子也極可能受了重傷，他只是不願說出來吧了。」

「說出來，李商一負傷，沈虎禪受傷，但還有譚千蠢和姚八分，」將軍道：「梁四當然想活着來，活着回去，日後還要活着暗殺李商一。」

「故此，他用話來懾住場面，然後施然而退。李商一可能看得出來，但他無意要殺梁四。沈虎禪或許也一早看破，但他更無力殺梁四。」燕趙補充道：「他要不是也受了傷，斷不會連『高唐鏡』也不設法奪取的。」

將軍含笑道：「高唐鏡？」

燕趙道：「這便是我第二個疑慮。高唐鏡原是蔡般若志在必得之物，因爲他練的是『高唐指』，據江湖傳言，蔡般若的『高唐指』之所以略遜方振眉的『王指點將』和桑書雲的『長空神指』，而與雷捲的『失神指』及白愁飛的『驚神指』齊名，最主要原因是，他失去了足以助成練功關鍵的『高唐鏡』。」

「就算沒有高唐鏡，蔡般若的高唐指已是東北一絕了，」將軍似有些憂慮，「若然再有此物，無疑如虎添翼。」

「同樣的，『萬水千山』鍾詩牛對『高唐鏡』也求之若渴，」燕趙道：「這件事是使『南天王』和『五澤盟主』多年失和再度碰頭的三大原因之一。」

將軍問：「『南天王』鍾詩牛爲何對這區區一面鏡子，也有這麼大的野心？」

「因爲鬼。」

衆人俱聽不明白。

「鬼？」

「對，」燕趙一點也無戲謔之意，「鍾詩牛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叫做鍾小倦。」

楚杏兒笑道：「聽這名字，可眞有點倦了。」

沈虎禪運功療傷，已漸見好轉，楚杏兒心裏舒寬，這才又比較呈現愛玩的本性來。

（未完・十）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　飛・圖

快樂的毒藥

友情得再續　策略不落空

上文提要：

柳花花與青梅竹馬的小蠻哥相遇，還有曾出手相救他與朱媚的黑衣幪面人，正是當年捨他而去的皇甫霏，她爲了塡補心靈上的空虛而吸食大麻，更成爲「大麻集團」的主腦人物……柳花花楞住了，他一直都還深愛着皇甫霏，目下就要交往飛鷹堡發落，況且，他還要親往現場找尋「活要見人，死要見屍」的獨孤美與朱媚……

「我不知道你武功行不行，」賀萬杯朝他咧咀一笑：「不過你硬要『橫插一手』就是不行！」

這句「橫插一手」令賈男會意過來，他只好默默不語，以頗爲怪異的眼光望了望柳花花……

賀萬杯打鐵趁熱，朝賈男與小蠻哥揮手道：「咱們快走吧！」

柳花花想張咀叫住他們，却見他們三人身手俐落的消失在霧中，祇好苦笑著捂了捂鼻子……

柳花花回過身子却見皇甫霏靜靜的凝睨著他，他忍不住輕歎了一聲：「妳何苦一定要跟著我去？」

「我只希望，」皇甫霏美如星辰的眸子閃著光：「在我有生之年能幫點你，那麼……」

「其實，」柳花花打斷她的話：「事情都已經過去那麼久了，我們之間實在說不上誰對不起誰，畢竟人各有志，當年我無法提供妳美好而安定的生活環境，妳離開我去追求妳理想的人生，這本就是應該的……」

「你不恨我？」

「恨！」柳花花歎了一口氣：「不過，當我瞭解什麼叫『人生』之後，我不恨妳了，充其量我只是有一股遺憾吧了，人生在世，總難免會有很多令你痛苦而無奈的遺憾，妳不認爲是？」

皇甫霏幽幽一歎：「你成熟了很多。」

「人總是會成熟的，」柳花花淡淡一笑：「特別是歷經了痛苦的磨練，人都會長大的……其實，妳不也一樣成熟了很多麼？」

「我知道，」皇甫霏低喃道：「你這生人是絕不可能再回到我身邊來了，是不？」

柳花花沈默。

——覆水能不能收？破鏡能不能圓？

當年，朱買臣的妻子嫌惡他貧窮而自求下堂他去，但一俟朱買臣發達之後，她却又要求破鏡重圓，結果朱買臣將一桶水傾覆於地上，於是他的下堂老婆只好含愧而自盡……

因爲，她已經知道「覆水難收」這個道理。

皇甫霏呢，她知不知道？

「覆水難收，破鏡難圓；」皇甫霏美麗而略顯蒼白的唇角浮起一絲苦澀的微笑：「無論如何我要求與你重續前緣，那無疑是一份過份而奢侈的要求……我只不過……只不過想……」

柳花花靜靜的望著她，仍然沈默。

皇甫霏想要什麼？

她似乎在猶疑著，遲遲沒有開口。

柳花花見她眼中有所祈求之色，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忍不住輕歎一聲，問：「妳想要什麼？」

「我只想要……」皇甫霏低下頭，語音怯怯：「我們之間還能成爲……朋友麼？」

柳花花沒有開腔。

皇甫霏緩緩抬起目光，幽幽的望住他：「我這個要求，很過份？」

柳花花避開她的眸光：「好像有人說過，男女之間並沒有友情，妳不認爲是？」

「我不知道，」皇甫霏又垂下眼簾，長而彎的眉睫在輕輕顫動著：「但，我們既然都是『成熟的大人』，我們爲什麼不去試試？」

男女間眞的只有愛情而沒有友情？

這句話眞不眞確？

其實，對柳花花來說，他是不相信那句話的，因爲在江湖上他的確擁有「只有友情而無愛情」的異性朋友，就拿朱媚來說，甚至是獨孤美，他對她們的態度始終是維持在「朋友」的界限。

或許，你會認爲他與她們曾經發生過一定程度的親熱行爲，然而在「江湖兒女」來說，別說是愛撫擁吻，就算是眞的一起上床過，那也不一定表示他們之間已有「海枯石爛」的不渝之情。

——愛與性，有些時候是毫無關連的。

在江湖上闖蕩的人，一般來說，各方面的見識總要比一般來得豁達，特別是對異性間的「愛與性」，往往較普通人來得開放而激進。或許，衞道者會認爲他們是「禮教的叛逆者」；其實，禮教不是「聖經」，世上並沒有放諸四海而準的「聖經」，只不過各人生長在不同的環境裏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思想吧了。

譬如，某些少數民族因男女間之比例過於懸殊，而產生了「多夫制」，一個女人同時擁有幾個丈夫；有的民族甚至因自己的兄弟死亡，而將兄嫂弟媳「全部接收」，如果不，便會被族人譏笑「無能」，這都是因爲女多男少的環境使然。

因此，常年在江湖上過著刀尖上舐血，隨時與死神打交道的江湖兒女，自然對男女之情來得開放而「隨便」，這也是環境使然。

——人，無論日後如何上天下海，永遠是「環境下的動物」之一。

無論如何，人類的思想與行爲，永遠是依循著環境的改變而隨時在變的，絕不是一個周公或是一個孔仲尼所訂的「禮教」可以永遠支配的；也絕不是一個馬克思、更不是一個耶穌或釋迦牟尼或阿拉等人的「教條」可以永遠支配這個世界的！

——世上，本就無絕對正確或永遠不變的「禮教」與「教條」！

因此，你可以說柳花花「花」，但絕不可以說他「無恥」，畢竟他還不曾用某種誘騙或暴力等不正當手段去對付女人，從這點來看，他仍然遵守一定程度的「禮教」，這是無可置疑的。

那麼，他現在與皇甫霏重新建立起某種程度的友誼，應該也不是驚世駭俗或大逆不道之事。

——覆水固然難收，但假如朱買臣當時把那桶水倒在某一個容器，而不是平面的地上，那麼那桶覆水豈非照樣可以收回來？

——男女間因瞭解而分開，難道就不能因瞭解而再結合嗎？

柳花花當然言之過早。

畢竟他們現在只是「朋友」而已。

＊　＊　＊

獨孤美和白則七也是朋友。

有一句話：不是敵人便是朋友。這句話究竟對不對？在江湖人生來說，好像是對的。

就拿白則七與獨孤美來說，他們之間的認識頗富戲劇性，現在白則七又在獨孤美差點遭趙屠侮辱蹂躪之際挺身相救，他們之間的友誼自然也就更上一層樓了。

至少獨孤美便對他十分感激，而青山鏢局的人馬分批撤走之後，白則七堅持留下來充當獨孤美的「護花使者」，獨孤美自然更加感激他了。

——感激，往往也是男女之間情愫的催生劑。

當然，獨孤美不可能在這麼短時間內對白則七產生情愫，畢竟她那顆處女芳心已完全交給柳花花了。

不過她已對白則七產生某種程度的好感，那是無可置疑之事。

因此白則七陪著獨孤美隱匿在青山鏢局的正堂屋脊上之時，獨孤美心中頗有安全感。

「白則七，」獨孤美憂心忡忡的問：「依你看，柳花花會不會回來？」

「回來就回來，不回來就不回來。」白則七趴在屋頂上，兩顆星眸像賊般的向四處游梭著。

「什麼意思？」獨孤美瞪了瞪他。

「我的意思，」白則七朝她咧咀一笑：「那小子如果死了就不會回來，如果不死便會回來啦。」

「廢話，這還用你說嗎？」獨孤美白了他一眼：「你這話說了豈不等於沒說？」

「這不能怪我，妳方才那個問題豈不也問了等於沒問？」白則七笑說：「我白則七又不是活神仙，我怎麼知道那小子會不會回來？」

獨孤美碰了個軟釘子，只好沒趣的笑笑。

「其實，」白則七望住她說：「如果我是妳，我就不會在這裏等下去了。」

「爲什麼？」

「妳想，」白則七說：「他既然遭到了敵人的伏擊，結果只有兩個，非死即逃……」

獨孤美心中陡然一跳，插咀問：「你是說，他死了？」

「我可沒這麼說，」白則七連忙道：「我只說非死即逃……」

「他如果逃了，一定會逃回來的，」獨孤美凝聲道：「你這個意思，分明是說他死了嘛。」

白則七忽然輕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獨孤美睨住他。

「我笑妳，」白則七捂了捂口唇：「人家說妳獨孤美精過鬼，原來也有愚蠢的時候。」

「什麼意思？」

「爲什麼妳這麼肯定那小子一定會逃回來？」白則七一臉正色問。

「這還用說麼，」獨孤美理所當然的回答：「難道你認爲他會丟下我不管？他是這種人麼？」

「他當然不是那種遇到危險獨自開溜的人，否則江湖上就沒有這麼多人喜歡他了……」白則七緩緩的說：「但是，他或許逃不回來，也或許不願逃回來呢？」

「逃不回來？不願逃回來？」獨孤美茫然：「我不懂你的意思。」

「當然啦，旁觀者腦筋總是比較清楚的嘛，」白則七微微一笑：「敵人敢攻擊名震江湖的花花大少，自然是挾其巨大的攻擊力量才敢行動，妳說是不？」

「那當然。」

「既是如此，在敵我懸殊之下，主動優勢都操在敵人手裡，那小子難道還能隨心所欲，說逃那裡便逃那裡？何況他身邊還有個朱媚……」

「朱媚？」

「是呀，」白則七說：「如果只那小子一人，我或許相信他能逃回來，我領教過他的輕功，眞是沒話說；但多了一個朱媚就不同了，雖然她在江湖上人稱『飛燕子』，輕功甚好，但和那小子比起來無論如何還要差上一大截的……」

「你是說，」獨孤美睜大了眼：「朱媚去了不但幫不了忙，反而礙事？」

「是的，」白則七點了下頭：「在那種情況下，朱媚的武功除非和那小子一樣好，或者比他强，否則肯定要成爲那小子的包袱累贅，他勢必要照顧著她，如何能隨心所欲的逃回來？」

獨孤美心頭一沈：「是呀，眞該死，我當初怎沒想到這一點？我一直認爲她輕功好，無論如何不會拖累柳花花的……」

「小陣仗當然沒問題，」白則七說：「但敵人太多的話，除非你是絕頂高手，否則只怕連想找個運氣施展輕功的機會也沒有，體力消耗，眞氣更加不易凝聚，只怕跑都跑不動了，不用提輕功啦，妳說，他們怎麼逃得回來？」

獨孤美呆了一呆，面色凝重問：「不願逃回來是什麼意思？」

「不願逃回來的意思就是說，敵人的力量太强大了，他們如果逃回來，那豈非連帶你們也要遭殃？畢竟你們這裡的二十人力量太薄弱了哪，不是嗎？」

白則七頓了一頓，接著說：「如果是我，我也一定不願逃回來，能將敵人的主力引開，讓自己的戰友減輕壓力，妳不認爲那是件明智之擧？」

「是呀，」獨孤美茅塞頓開：「怪不得來攻擊的第二撥敵人人數只有五十名，居然連第一撥敵人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人總難免有掛萬漏一，經白則七這麼一提，獨孤美立刻說：「這樣看來，他們並未死……」

「何以見得？」

「如果他們死了，敵人一定會回頭來鏢局的，他們不見第二撥人馬回去，自然會率主力來攻擊的，你不認爲是？」

「有道理。」

白則七沈思了一下，又說：「照妳這麼說，那我們就更加不必在這裡等下去了，妳想，如果是妳，妳一面逃一面引開敵人，妳最終會往那個方向逃？」

「飛鷹堡！」獨孤美毫不考慮的說。

「所以，」白則七接口：「我們實際上應該逃離這裡才對，否則豈不太辜負了他們的苦心？」

獨孤美沈默了下來。

她同意白則七的看法。

但是她却說：「不，我還是要在這裡等。」

「爲什麼？」白則七大惑不解：「妳這樣做豈非很愚？」

「那些只是我們的推測，實際情況我們並不瞭解，」獨孤美一臉堅決：「在沒有確定眞相之前，我絕不會棄他而去的！」

白則七瞇眼望了望她，歎了口氣，喃喃自語：「那小子，媽的，憑那一點這麼多女人喜歡他……」

「你說什麼？」獨孤美聽不清楚。

「沒什麼，」白則七朝她咧咀一笑，淡淡道：「我只是在想，那小子如果死了該多好……」

「爲什麼？」獨孤美楞住。

「不爲什麼，」白則七聳聳肩：「我就是希望他早死，我相信，如果他眞死了，我肯定是世上最高興的人……」

「只因爲他經常捉弄整蠱你？」獨孤美想起他三番幾次被柳花花戲弄，忍不住輕笑了起來：「你既然希望他死，爲何又偏偏來找他？」

「他就是這麼一個令人喜歡又令人討厭的人。」白則七自己也覺得好笑。

「其實，你說我愚笨，」獨孤美望住他說：「你留下來陪我，豈非比我更笨？你爲何不自己先走？」

「我是想先走，」白則七苦笑：「誰叫我要交上你們這班倒霉的朋友。」

獨孤美有趣的望著他：「幾日不見，你好像變了很多。」

「那裡變了？」

「變高了，變帥了。」

「是嗎？」

「是呀，」獨孤美含笑說：「從前你那副樣子，走路縮肩垂背的，我一直以爲你是發育不良的矮子哪，現在抬頭挺胸，彷彿長高了很多喲；而且你從前不修邊幅、不注意服飾，看起來一副晦氣的樣子，現在容顏煥發、衣飾光鮮，看上去帥氣多多哪。」

「那是因爲，」白則七一臉正經：「妳知道的啦，我現在不比從前，家當多多，人在發的時候，總怕一些窮鬼朋友來揩油，所以我只好裝得寒酸一點了。」

獨孤美覺得有趣：「現在不怕了？」

「怕還是怕，」白則七朝她咧咀傻笑：「只不過我現在想找個女人成家，如果我再還是那副孤寒落魄模樣，鬼肯嫁給我呀？」

「說得是，現在的女人，每個又精又刁又現實得很，沒錢想娶她，只怕比登天還難哪，」獨孤美掩咀嬌笑：「我好像記得聽你說過，一個男人愛上了一個女人，就等於牛被穿了鼻圈一輩子失去了自由，你怎麼又改變主意啦？什麼原因使你改變的？」

「我想，」白則七瀟洒一笑：「世上大概除了死人不會變之外，每個人都會變的，不是嗎？」

獨孤美笑了起來，她發現白則七實在是個頂風趣的男人，忍不住問：「那你找到鍾情的女人沒有？」

「鍾情的女人自然很多，」白則七做出一副苦兮兮的樣子：「只可惜我鍾情她們，她們却不鍾情我。」

「不會的，憑你一表人材，再加上錢財，那怕找不到老婆？」獨孤美哈哈一笑：「放心啦，這是金錢世界，只要你有錢

，只怕玉皇大帝的女兒都會投入你的懷抱哪，你不相信？」

「拜托，」白則七大笑：「眞娶了玉皇大帝的女兒當老婆，那我寧願出家當和尚去。」

「爲什麼？」

「無論如何我忍受不了一臉『神氣』的老婆啊，妳忍受得了？」

獨孤美大笑。

＊　＊　＊

岳光輝却笑不出來。

他現在只想哭。

他靜靜的坐在一棵相思樹下，一張英挺俊美的臉孔充滿了沈重之色。

他萬萬想不到，他發動這麼多人突擊，居然還是讓柳花花逃了。

柳花花這一逃走，就等於宣判了他的死刑。

——無論如何，他的力量還不夠雄壯到能對抗五大門派與飛鷹堡、冷星堡的聯手。

他是個極具雄心與野心的男人。

他一心要成爲「強者」。

歷史經驗告訴他，這個世界永遠是屬於「強人世界」，這個世界永遠是屬於「弱肉強食」，他不願當一個弱者，他不願默默過一生人，像草木一樣無聲無息的腐朽臭爛。

他要創造一個轟轟烈烈的人生。

雖然，他出身武林世家，在江湖上本就具有一定程度的知名度，只可惜他仍不滿足，他希望能超越他父親的成就，特別是，他還有一股剛強的個性，他不願靠家世背景、祖宗餘蔭創事業，他認爲那是弱者的行爲，他要靠自己的力量睥睨江湖。

他是個對自己極具信心之人。

也因爲這樣，他才會犯了一個嚴重而致命的錯誤——他不該前往大漢鏢局讓柳花花與獨孤美起疑心，而致功虧一簣。

現在他知道自己已錯了。

其實他還犯了一個錯誤：

——他太小看朱媚了。

如果，那時候他一舉抓住朱媚，不讓她跳崖自殺，那麼肯定可以殺死柳花花。

——對自己太過自信，往往會小看敵人。

這當然也是個嚴重而致命的錯誤。

這個錯誤，岳光輝也知錯了。

然而，他現在知錯有什麼用？

無論如何已挽不回大局了。

——人生如棋，一著錯，全盤皆輸。

這盤「棋」，岳光輝顯然輸了；然而人生是比棋局更冷酷的，因爲棋輸了可以重頭再來，人生呢？人生能重頭再來嗎？

或許能。

但，對岳光輝來說，只怕已無機會了。

——他販毒的滔天罪行，除了「死」之外，再也無第二條路可走了。

其實，就他所知道的，江湖上有很多名流士紳，儘管他們不斷舉辦「慈善事業」，實則暗中仍不斷經營販毒事業，有的雖已收山，但無論如何是靠販毒起家的，他們還不是風風光光過一世？

世上的公理在那裡？世上有公理嗎？

——只不過有「幸運」與「倒霉」之分吧了。

他認爲世上並無公理，只不過自己倒霉碰上了柳花花與獨孤美那對狗男女吧了！

媽的，世上如果沒有柳花花與獨孤美那對狗男女那該多好？

岳光輝眸中射出了一股怨毒，咬牙切齒自語道：「媽的，柳花花那賊小子走了，還有一個獨孤美那個賊女人沒走，她一定被趙屠活捉過來了，媽的，先宰了她以洩我心頭之恨！」

岳光輝一想及此，心頭怒火中燒，立刻拔身而起，急奔而去……

未幾，他迎面碰到了疾奔而來的蒙面殺手，他立刻揚手大聲說：「諸位兄弟，我已殺了柳花花那賊小子，大家可以放心啦！」

衆人立刻歡聲雷動。

岳光輝並未殺死柳花花，他之所以虛報戰情，當然是怕他們心生恐懼而做鳥獸散；他方才一路跑的時候，一面又想到了一個計策——他決定糾合殘餘的部屬守住青山鏢局，然後以獨孤美當人質與敵人談條件。

他認爲獨孤美既是柳花花的女人，無論如何柳花花捨不得她死的；而柳花花在五大門派與飛鷹堡都極具份量，自然會看他的面子與自己談條件。

於是他對大家說：「現在，我們大家去青山鏢局，我已命趙屠活捉獨孤美，你們一定知道的啦，獨孤美可是個大美人兒，我決定用她來犒賞諸位的辛勞……」

話未完，衆人已轟然大叫。

居然有人這樣叫起來：「哎唷，俺聽說過獨孤美那妮子捏得出水來，嘩，水多的女人，我一碰到骨頭就酥啦……」

話落，引起了一陣笑聲。

——聽起來令你汗毛肅立，胃肚打滾的邪笑聲與淫笑聲。

＊　＊　＊

獨孤美的胃在打滾。

——餓得打滾。

從昨夜到現在，她滴水未進，當時情勢如茶如火，她當然忘記了餓，現在危機已去，她很自然的感到了又渴又餓。

白則七眼尖，笑著說：「獨孤美，我好像聽到了一種聲音。」

「什麼聲音？是不是敵人來了？」獨孤美立刻很緊張的凝眸四顧。

「沒有嘛，」獨孤美望了望，不見敵人蹤影，不禁吐了一口氣：「你聽到了什麼聲音？」

「妳靜靜聽一下。」白則七一臉捉狹。

獨孤美側耳傾聽，果然聽見了自己的肚子叫聲，不禁紅了一臉：「可惡，你沒聽過肚子餓的叫聲呀？幹嘛如此神秘兮兮的？我與敵人週旋了一整晚，當然肚子餓啦……」

「我其實也很餓，昨晚趕了一晚夜車，到現在沒吃過半口飯，」白則七摸著肚子說：「我們如果在這裡等下去，只怕沒被敵人殺死，自己却先活活餓死了，不如我們走吧。」

「我不走！」獨孤美冷冷道：「我說過，我一定要等柳花花回來才走。」

「如果他永遠不回來，妳永遠也不走

啊？」白則七沒好氣的瞪著她說。

「你餓，你走好了。」

「妳說的？好，我走了。」

白則七坐起身子，眞的就往地面跳了下去，他朝獨孤美揮揮手：「獨孤美，再見啦！」

獨孤美想不到他眞會走，楞了楞：

「喂，白則七，你眞走呀？」

「妳一個人慢慢等吧，我才不跟妳一樣愚笨哩，」白則七笑嘻嘻的說：「如果那小子回來，妳告訴他，白霜霜要我帶口信給他，如果他還不再看她的話，她可會剝了他的皮哪。」

「白霜霜？」獨孤美又是一楞：「哦，原來你是爲白霜霜帶口信來的？」

「是呀，吃人的咀軟，她請我喝了好幾壜『桃紅酒』，只好替她跑跑腿啦，」白則七拍了拍身上的泥塵：「否則妳還眞以爲我喜歡那小子，而專程來看他的呀？」

「那你怎麼不早說？」

「我怕妳吃醋呀。」

獨孤美哼了一聲，轉過頭去。

她眞的吃醋了。

可是想想，她沒理由吃白霜霜的醋，畢竟白霜霜和柳花花本就是「霧水夫妻」，有實沒名，照講應該是白霜霜吃獨孤美的醋才對哩。

於是她轉頭說：「我不吃醋，我又不是他老婆，我才……」

話落一半，她忽然住口。

因爲白則七已眞的走了。

獨孤美連忙瞇目向外面望去，却不見白則七身影，心中好生疑惑，心想白則七的身手怎會快得如此之快，一轉眼便不見，後來一想，他一定是往鎭上去先吃東西，然後僱車走了。

白則七這一走，獨孤美心中不禁有點後悔。

因爲她發現整個偌大的青山鏢局忽然靜得可怕，除了一大堆死人之外，只剩下她一個活人，獨孤美本能的只覺頭皮一陣發麻……

要是白則七能陪在她身邊，除了能壯胆之外，至少說話也有個對象呀。

——人，無論如何總須要有伴的。

——人，過慣了孤獨的生活，多少總會有點怪癖與怪脾氣的。

獨孤美現在才感覺到「伴」的重要，她眞後悔叫白則七走。

然而白則七已經走了，也只好一個人硬挺了，無論如何她一定要等柳花花回來，她堅信，柳花花除非死，否則一定會回來。

——因爲她已經知道柳花花其實深愛著自己，雖然他至今仍未曾對她說過我愛妳。

——愛，某些時候是不用咀說的。

獨孤美很自然的想到了自己被關山月制住的時候，柳花花那時眞的不惜欲爲自己自斷手臂。

獨孤美很感動。

她認爲她這生人除了柳花花之外，再也不會去愛上第二個男人了。

當時，她拋去了女人的矜持，主動的獻上了她的初吻。

那一吻，就等於是獨孤美的「海誓山盟」。

海誓山盟，就是此情不渝，此心不變的意思。

現在，獨孤美堅持一個人等下去，正是實現自己的「諾言」。

諾言，愛的諾言，並不是要說給對方聽的，而是「自己對自己許諾」。

——人，最重要的是「自己對得起自己」。

人，本該就是「爲自己而活的」。

特別是男女間的情愛，「付出」比「取得」來得更重要。

因爲，就在你付出的時候，無論你是否得到對方，你實際上已經在享受愛。

——愛，眞的不一定非要佔有對方不可。

在此以前，獨孤美看不起這句話，她認爲那是唱高調。

現在，她却能深深體會這句話了。

因爲，她現在便已忘愛、忘懼、忘渴、忘餓，她沈浸在一片喜悅裡。

——對自己的喜悅。

她認爲自己很了不起，居然能在緊急危難的關頭堅守「愛的崗位」。

十幾歲的時候，她每當看到章回小說那句話——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心中總是一陣戚戚然。

人，世上有千千萬萬的人，居然能和某個人結爲夫妻，認爲說起來，實在是件很玄妙的事，世上男人女人那麼多，爲什麼那兩人不和別人結爲夫妻，偏偏彼此結成夫妻呢？難道，這不是「緣」麼？

緣，不管是善緣或惡緣都該珍惜的。

因爲人總歸要死，人一死什麼都沒有了，那麼爲什麼不在你有生之年珍惜你所擁有的一切？

特別是能與你結爲夫妻的人！

獨孤美認爲人不是鳥，人就是人，任何東西都不能取代人，人是有「靈性的動物」，人不該像鳥一樣「大限來時各自飛」，那種人只是「次等人」，夫妻如果能在「大限來時死同穴」，豈非是「人中之人」，豈非要比鳥高級多了？

雖然，獨孤美和柳花花不是夫妻，也許他們這輩子都不會成爲夫妻，但在獨孤美的意識裡，夫妻只是名份，眞正有感情的情人，實際上比夫妻來得還要「眞」！

因此，獨孤美無論如何不肯丟下柳花花先行離開青山鏢局。

她就是這麼一個對感情如此執著的人。

這種人，你覺得她可愛嗎？

獨孤美認爲可愛，她欣賞這種人，她喜歡這種人，因此她也願意成爲這種人。

所以，白則七走後沒多久，獨孤美很快趨於鎭定沈著。

她一個人靜靜的伏在屋頂上，兩隻黑如點漆的星眸，瞬也不瞬的注視著四野八方。

她期待柳花花出現。

她深信柳花花會出現。

* * *

柳花花沒有出現。

白則七反而却又出現了。

——他不知什麼時候又上了屋頂，而且好端端的坐在獨孤美身旁。

「嚇死人了，」獨孤美被他嚇了一跳：「你怎麼不聲不响的又回來了？瞧你，像賊般的，存心嚇死我呀！」

「沒辦法，」白則七朝她嘻皮笑臉：「我本來就是個小偷，妳知道幹小偷這一行的人，手腳本來就比一般人輕些，妳可不能怪我。」

「你手裡端著什麼？」獨孤美忽然發現他手裡正捧著兩個大碗，而且碗裡還冒著熱氣騰騰，嗯，還傳來一陣陣的香氣哪。

「麵，」白則七遞了一碗到她前面，「肚子餓了，我只好到厨房裡下碗麵來吃了。」

獨孤美欣喜的接過一碗熱騰騰的麵，「嘩，好香，哦，有牛肉、香腸、白菜……哈，還有辣椒，白則七，瞧不出你，還是個大師傅哪……嘩，好吃，好吃，這大概是我這生人吃過最棒的牛肉麵了……」

獨孤美唏哩嘩啦的吃將起來，一面對白則七讚賞有加。

白則七望著她的吃相，忍不住輕笑了起來：「瞧妳，像餓鬼投胎般。」

「沒辦法，」獨孤美埋頭猛幹：「誰叫你做得這麼好吃。」

白則七瞇眼望了望她，忽然輕歎一口氣：「這麼甜的咀，唉，就算一輩子當妳的『煮飯公』，我也心甘情願……」

「你說什麼？」獨孤美吃得喉嚨响，聽不清白則七說什麼。

「沒什麼，」白則七淡淡一笑：「我說啊，吃慢些，小心燙著了咀。」

「我還以爲你眞走了哪。」獨孤美朝他嬌憨憨一笑。

「妳以爲我是那種人？」白則七被她那一笑引得一陣痴迷，但却也被她那句話引得有點不悅。

「我就知道你不是，」獨孤美埋首喝湯，「江湖上都說你是世上最了不起的大偷。」

獨孤美忽又停了下來，望住他問：「你怎麼不吃？」

「我不餓。」

「方才你不是說你也很餓的嗎？」

白則七淡淡一笑：「旣然妳這麼喜歡吃，留給妳吃好了。」

獨孤美心中陡然翻起一股熱意。

她突然趕緊垂下眼眸。

因爲，她發現白則七那雙星眸裡竟充滿了濃濃的情意。

——他喜歡上自己了！

獨孤美有些手足無措。

她覺得意外。

她也覺得尷尬。

一時間，她竟不知道如何是好。

「吃啊，」白則七溫柔的催促著她：「妳怎麼發呆了？我說嘛，吃快會燙咀的……」

話落一半，白則七忽然臉色大變！

獨孤美似也發現不對，抬眸一望，神情倏然一震，差點沒將手上那碗麵打翻了。

——因爲，她正看到岳光輝掠牆而進。

都是這碗麵。

只因爲獨孤美在吃麵，白則七在看着她吃麵，居然連敵人來了都不曉得。

當然，怪那碗麵是沒道理的，無論如何這碗麵是白則七下了一番心意煮給獨孤美吃的，怪只怪敵人來得實在不是時候。

照講，敵人那麼多，不管行動怎樣再隱密迅速，總該會發出聲音，獨孤美與白則七理該有所警覺才是，壞就壞在岳光輝一心掛住趙屠是否活捉了獨孤美，因此心急如焚，一馬當先急掠而來，而那些蒙面殺手則遠遠被拋在後面，連影子都還看不到；而岳光輝是高手，輕功自然有一定程度的火候，單人匹馬而來，自然不會發出極大聲响，難怪像白則七那般好身手的人也不曾發覺，直到岳光輝掠上牆頭上才瞿然一驚。

白則七第一個反應便是伏下身子，同時對獨孤美低喝道：「快扒下。」

獨孤美識得厲害，當然很快伏下身子。她伏得很快，差點沒弄翻了手中那半碗牛肉麵。

「那傢伙就是岳光輝，」獨孤美壓低着嗓子說：「他就是罪魁禍首。」

「我知道，我見過他幾次。」白則七低聲回道：「奇怪，怎麼只他一個人來？」

白則七居高臨下，小心的窺視着岳光輝的行動；岳光輝駐足環視了一下地上的死屍，便大聲喊叫了兩聲：「趙屠！趙屠……」

當然沒有人回應他，於是他舉步跨進內院。

「這是個好機會，」白則七手按劍柄：「旣然只有他一個人，讓我下去收拾他，獨孤美，無論發生什麼事，妳都不可出聲，懂麼？……咦，妳怎麼啦？」

獨孤美忽然整張臉發青，用手指了指前方。

白則七側首望去，陡見對面山頭黑壓壓一片人影急奔而來。

「媽的，」白則七心弦緊繃：「這麼多敵人，簡直像螞蟻一樣哪。」

這下子，無論如何不能下去與岳光輝一對一了，他只好端起麵來，對獨孤美微微一笑：「麵快涼了，吃完它吧。」

「吃麵？」獨孤美現在那還吃得下、

「是呀。」

「我，我吃不下。」

「吃不下也要吃，好歹不能空着肚子去見閻王老爺，否則豈非成了餓鬼一個？喏，我陪妳一起吃吧。」白則七眞的吃起麵來了。

獨孤美心中暗暗歎服，她萬萬想不到在這個節骨眼上，白則七依然鎮定如昔，一點也不驚慌，於是也跟着吃完那半碗麵。

這當中，那黑壓壓的敵人已像潮水般的湧進了青山鏢局。

「天，敵人至少有三百之多吧！」獨孤美看得手脚發軟。

「還用說，」白則七仰臥着身子，看也不看下面的情形：「沒這麼多人，他們敢來殺名震江湖的花花大少麼？」

一提起柳花花，獨孤美一顆心又吊到了喉嚨，便想向白則七問及柳花花是否還活着，但話到口中，她却又嚥了回來。

——此時此刻，她問這個問題實屬多餘，誰知道柳花花是否仍活着？而且，目

前最大問題，她與白則七能否活下去才是緊要哪！

獨孤美望了望白則七，改問了另外一個問題：「你不怕死？」

白則七側首朝她淡淡一笑：「我又不是柳花那小子，我爲什麼要怕死？」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如果像那小子一樣，有這麼多美麗的笨女人喜歡，那我自然捨不得死而怕死了，」白則七表情認眞：「只可惜世上沒有一個女人喜歡我這個小偷，孤家寡人一個，死就死嘛，有什麼好怕的，這世上本就天天都有人死，不是嗎？」

獨孤美默默的望住他。

她突然發覺白則七雖然外表拓落不拘，豪邁風趣，其實內心深處頗爲孤獨落寞。

「其實，你這番裝扮，是個不折不扣的美男子，只怕還要勝過柳花幾分，」獨孤美安慰他：「我相信，這世上一定會有很多女人喜歡你的。」

「說沒女人喜歡我，那自然是假的，」白則七浮起一絲苦笑：「問題是，她們喜歡我，我却不喜歡她們呀。」

「那就怪你自己眼界太高囉。」

「不高，」白則七忽然緊緊盯住她，字一句的說：「我白則七喜歡的就是像妳這類型的女人。」

獨孤美被他那灼熱的眼光看得心中怦跳，連忙垂首他望，「我爹娘常說我是『離經叛道』的女人，我這種女人，在很多人眼中是個『壞女孩』，既不懂『三從』，也不知『四德』，不拜神也不信教，讀聖賢書而罵聖賢人，不遵古也不法聖……像我這類型的女人，老實說，如果我是男人，只怕我也不敢去喜歡她。」

白則七搖頭歎息。

「你爲何歎息？」

「因爲，」白則七兩隻眼睛仍然緊盯着獨孤美：「我要找的正是這種女人。」

「這種女人有什麼好？」

「在我認爲，」白則七說：「這種女人才是眞正的女人，她不是『男人的附屬品』，跟這種女人在一起，男人不會生活在暮氣沉沉之中，更不會好像娶了一個『假人』，我相信，跟這種女人生活在一起，男人能永遠保持『創意的活力』，創意，永遠是人類進步的最大因素之一，保守而封建的女人，永遠只能拖死男人的『創意』。」

獨孤美沒有看他，她不敢看他。

她低垂的睫毛在輕輕顫動，一顆處子芳心也在輕輕慄震。

「獨孤美，」白則七忽然輕輕的握住她的手：「現在，照這個情形看來，似乎我們生還的機會並不大，我只想在我臨死前找個機會對妳說……我……喜歡妳。」

獨孤美低垂着粉首，她想抽回手，却又任由白則七輕握着。

她想拒絕白則七，但一想此刻已身陷險境，萬萬難以逃生，岳光輝遲早會發現他們躲在屋頂上，而白則七是因爲要留下來保護自己而同歸於盡，獨孤美對他自然有着一份感激與歉疚，既是如此，爲何要在他死前令他難堪呢？

獨孤美沒有拒絕他，或許她心中眞的已對白則七有幾分喜歡，至少她不討厭這種男人，她慢慢的抬眸望住他，然後輕輕反握了一下白則七充滿熱力的手，微笑着說：「你是個好男人。」

白則七眼中有光，臉上也有光。

這時，忽聽得岳光輝咆哮如雷的聲音：「媽的，趙屠居然被殺身死，非但獨孤美那妮子不見，即連馬連良也逃了，這個趙屠，眞是不知道怎麼辦事……」

「放心，」另一個聲音响起：「方才屬下到廚房去找吃的，發現灶鍋還是熱的，鍋裏還有半鍋麵，顯示這屋裏潛伏有敵人。」

「搜！快搜！」岳光輝氣急敗壞的喝叫着：「屋前、屋後、屋頂、水井、後竹林以及每個房間全部給我細細的搜，如果誰能抓到獨孤美，誰就能第一個跟她樂一樂。」

獨孤美臉色立刻發白。

她現在不是怕死，而是怕被「强暴」，一想起趙屠那惡形惡狀的樣子，剛吃下的那碗牛肉麵差點忍不住要吐出來。

「白則七，」獨孤美咬了咬牙：「你快給我一劍吧！」

白則七溫柔的攬住她的香肩：「聽着，現在在敵人還未到屋頂之前，妳記住我每一句話，等一下，在敵人上來的時候，我立刻撲身而出，全力往山隘口逃去，敵人勢必會死命追來，我的輕功好，敵人追不上的，但我會故意保持一段讓他們誤以爲追得上的距離，引住他們咬住我不放，那麼妳便趁這個機會趕快往反方向逃到鎮上民家躲起來，懂麼？」

「你逃得了麼？」獨孤美戰慄。

「只要妳逃得了就好了。」白則七輕拍着她的背脊：「放心，妳這種叛逆的女人世間不多，不會這麼容易死的，一定會安全活下去的。」

一頓，他微笑着說：「如果我死了，妳到墳上來看我的話，記住，千萬別帶肥豬肉來，我這個人什麼都吃，就是不吃肥豬肉，懂麼？」

這時候，他居然還說這種話，獨孤美忍不住含淚道：「白則七，無論你是死是活，你都將會是我這生人永難忘記的男人之一。」

白則七沒有再說話，因爲這個時候他已看見有兩個敵人躍上了屋頂。

他立刻大喝一聲，拔身而起。

白則七被譽爲「天下第一偸」，自然是輕功絕頂，放眼當今江湖，能跟他一較輕功高下的人，寥寥可數，肯定找不出十個人來，因此他這招「調虎離山計」，企圖掩護獨孤美安全逃脫的計策應該可行。

然而，他却少算了一點。

萬萬想不到他甫一拔身而起時，陡見一叢銀光像天女散花似的罩面撲來。

原來，那躍上屋頂的兩人之一竟是岳光輝，顯然他是想站立在屋頂上，居高臨下，可以隨時發現四週發生的突發狀況

因此，他忽聞大喝聲，又見一人影冲上半天高，本能的立刻射出他的絕活暗器。

岳光輝是衆所周知的暗器高手，與關西的丁冬並稱爲當今江湖的兩大暗器世家。

而岳光輝最威震江湖的絕活暗器便是

「雪芙蓉」，手中手斷、腳中腳廢、身中命亡，絕無倖免，因此大家都叫他「雪芙蓉」。

但現在他却不是射出「雪芙蓉」，因爲「雪芙蓉」不但是他最有力的攻擊武器，同時也是他最有效的防禦武器，非到緊急關頭，他絕不會輕易使用。

特別是現在，他還搞不清楚敵人是誰，萬一是獨孤美，射死了她等於也射死了自己，無論如何他一定要生擒獨孤美作爲談判的本錢。

因此，他只是射出了「擾亂性」的暗器。

擾亂性的暗器當然比「雪芙蓉」遜色很多，至少對白則七來說，他很輕易的使用劍揮擋格開那叢暗器，毫髮無損，然而這麼一來，他却也因此而逃不掉了。

因爲，他在半空中揮劍格開暗器，無論如何再無勁力向遠處逸去，身形一老，依然降落在屋頂上，而這當中，所有的敵人已蜂湧而上，團團圍住了整個大堂四週。

最要命的是，岳光輝已經看見了獨孤美。

如此一來，獨孤美是插翅難飛了，白則七的突圍計劃已告完全失敗。

「白則七，」獨孤美提着刀，大聲說：「你快逃吧！別再管我了。」

其實，白則七雖然輕功好，但現在只怕也難逃出重圍了。

因爲岳光輝已欺前跟他保持一段相當近的距離，這段距離只要白則七想展開輕功逃走，岳光輝勢必會打出絕活暗器，除非白則七有把握閃開他的暗器，否則絕難突圍而去。

如果白則七能閃開岳光輝的暗器，肯定再也無餘力躍身逃逸，那些如蔴如蟻的敵人一撲而上，白則七只怕連喘氣的機會也沒有。

形勢就是這樣。

這樣的形勢當然非常惡劣。

不，對白則七來說，實際上是死定了。

既然是死定了，何不死得大方些？白則七乾脆走向獨孤美，把她攬入懷裏，微笑道：「獨孤美，看來妳不用到墳上來看我了，沒關係，黃泉路上我白則七一樣會保護妳的。」

獨孤美淚流滿面，哽咽道：「白則七，是我拖累了你。」

岳光輝一看清敵人竟是天下聞名的「天下第一偷」白則七，心中頗爲震驚，他這才知道趙屠爲何會不敵而死了，他自然識得白則七是棘手人物，不敢小覷輕敵，本想猝然發射「雪芙蓉」將之射死，但一見獨孤美離他這麼近，深恐不小心連她也射死了，因此投鼠忌器一直不敢妄動，而白則七走前去抱住獨孤美，岳光輝更是一動也不敢動了。

岳光輝竟然呆呆站着，一時間居然不知道怎樣才是好。

情勢居然變得這麼微妙怪趣。

但，那些黑衣殺手與白則七、獨孤美可不明白岳光輝的用意與心態，見岳光輝呆楞而立，盡皆深感訝異不已。

那些黑衣殺手沒有岳光輝的攻擊命令，當然嚴陣以待，按兵不動，心中雖覺疑惑，但也都不敢開口相問，畢竟軍令如山，兩兵相搏，一切聽命行動，絕不能擅自行動；倒是獨孤美，那個精靈鬼，她一見岳光輝那副模樣，居然遲遲不下達攻擊命令，心中疑心大起，立刻想到內裏必有蹊蹺。

她很自然的想到，岳光輝必然是發現馬連艮已逃走，而馬連艮這一走，「大蔴事件」肯定是壓不下來了，岳光輝註定難逃一死，而目前他唯一可能的機會便是挾持自己當談判的本錢。

她當然沒想到柳花花已經逃走，她直覺的以爲是馬連艮逃走的緣故，她不知道她這個臆測對不對，於是她故意對岳光輝說：「岳光輝，今天我獨孤美落在你手裏沒話說，勝存敗亡，不用你費心，我獨孤美雖是女流之輩，倒也懂得這個道理，讓我自己了結自己吧。」

其實，她這句話也並非全是試探岳光輝的，在這種情況下，獨孤美本也有自盡之意，免得被敵人生擒活捉，遭到非人的蹂躪而死，那才不值，因此她掙脫白則七的懷抱，舉刀抹頸。

白則七沒有攔阻她。

在這種情況下，他實在已無能力保護她，他認爲如果自己是獨孤美，也只有選擇自盡之路。

因此，他含淚轉過身去。

倒是，岳光輝却出聲了：「不，獨孤美，等等，有話好說。」

（未完・廿一）

好消息！

「金釵令」作者：臥龍生先生，久休復出！

本故事一九八六年一月第廿七年第四十五期起，因作者身體不適，遵醫所囑休養，致使本故事中斷，深爲抱歉！現今經已康復正常，作者決心將未完成之故事繼續撰著，作者休養期間，閒中構思，精心佈局，嘔心瀝血完成巨著以饗諸君讀者，俾酬謝多年來對作者之愛戴，特此奉告。

請留意本故事發表日期是盼！

上文提要：茅山堅帶了徒弟、忤工福水挖洞行風葬禮，亞歷山大雖是來觀禮，志在破除迷信，福水挖到戰國時代金縷玉衣的第一具殭屍祖宗，被殭屍插死，一片玉衣無意中被亞歷山大得到，借詞下令封洞保護國寶，責令茅山堅拿出會變成殭屍的證據來，茅山堅只好用殭屍鷄證明殭屍的衍變，亞歷山大仍不置信，想辦法破壞……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中國第一具殭屍

養屍地皇陵塚　哀王屍金縷衣

* * *

殭屍鷄一躍着地，雞脖子又轉向阿歷山大那邊。

阿歷山大這時候已翻轉身子，正好看見殭屍鷄雙翼向自己一縮一伸，還未有什麼動作，殭屍鷄已躍起，正好落在他下部的重要部位，隨即啄下去。

阿歷山大怪叫着急滾避開，一面大叫：「阿杜——」一面慌忙往前爬。

老杜的反應很快，却是繞了一個圈子才跳到阿歷山大面前，伸手將阿歷山大拉起來，這片刻之間，阿歷山大的屁股已又給啄了很多下。

那隻殭屍鷄一啄空，立即一躍，雙翼又是伸伸縮縮的，怪叫連聲。

阿歷山大老杜相扶着急忙往前逃，跑了一段路，回頭一看，殭屍鷄追在後面，越來越接近，不由又驚叫起來。

阿歷山大手急眼快，一把按住老杜的肩膀，一下子躍到那張祭枱上。

老杜也不慢，跟着一躍而上，那張祭枱立即發出一陣「格格」聲響，好像隨時都會倒下來。

殭屍鷄一躍一躍的，繞着枱子躍了一轉，然後停下來，一會才企圖往枱子上躍去。

它一躍三尺，那張枱子却高逾四尺，殭屍鷄總是躍不上去，阿歷山大看在眼內，不由大笑起來，手指着那隻殭屍鷄：「看你還能夠兇到那兒去？」

老杜亦是樂極忘形的哈哈大笑。

笑語聲未絕，那隻殭屍鷄已經停下往上跳，旁裏一躍躍到了一塊石上，頭一偏，隨即將嘴往石上磨去，左一下，右一下的。

「這妖怪在幹什麼？」阿歷山大又是大驚小怪的。

「好像在磨利嘴巴——」老杜還是很樂觀。「這可是母鷄的所爲，難道變了殭屍鷄，公的也變成母的了。」

這話才說完，殭屍鷄已躍回來，偏着頭，嘴巴一下啄在枱子脚上，只啄得木屑橫飛。

阿歷山大一見驚叫：「哎唷，原來這回事。」

老杜亦臉色發青。「老闆，怎麼辦？」

「阻止它——」

「我——」老杜傻了臉。

「要是被它將桌子弄倒，我們都麻煩。」阿歷山大一再大叫：「快快下去——」

老杜亂了手脚，方要向另一個方向躍下，殭屍鷄已然將枱脚啄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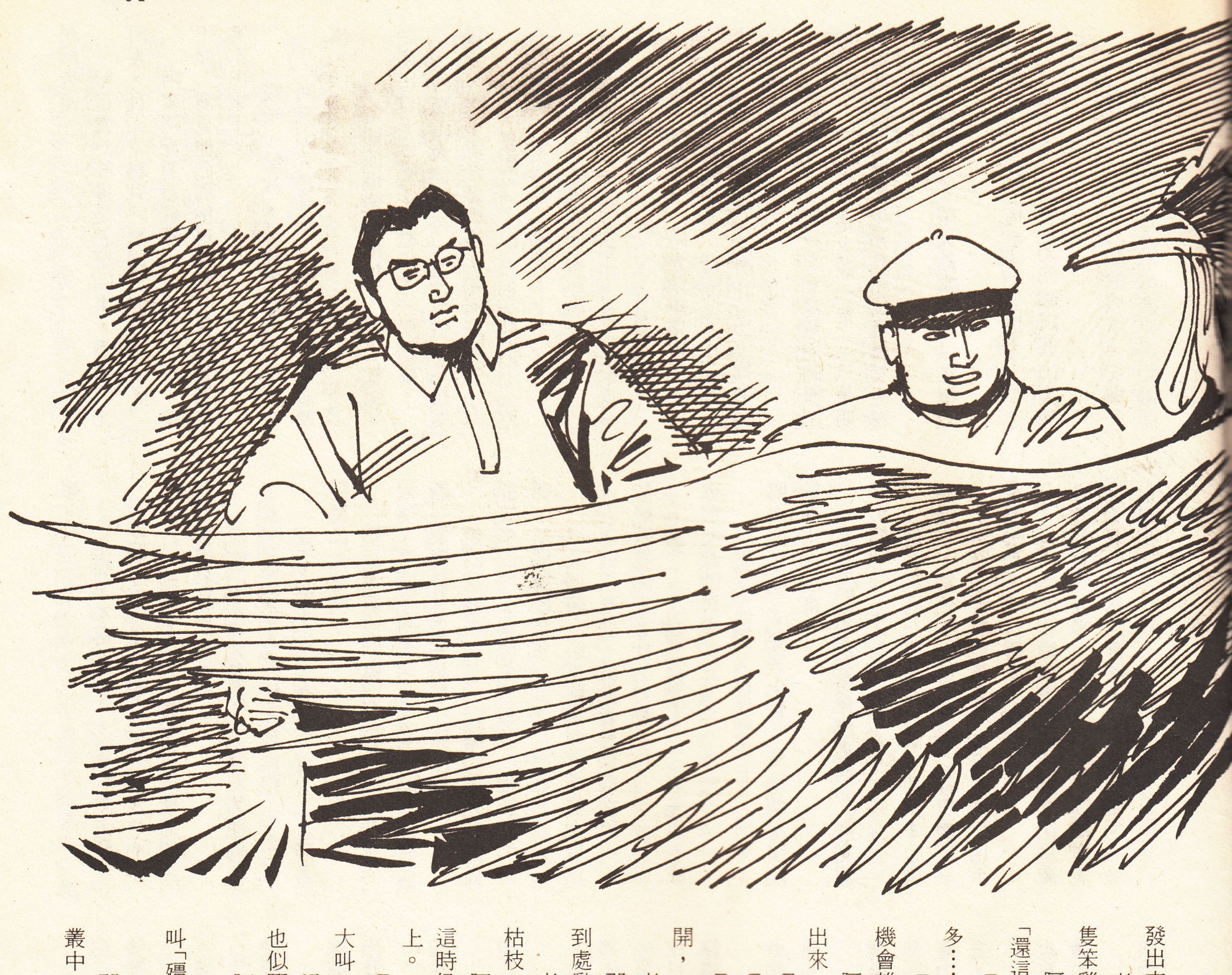
枱子立時倒下來，阿歷山大老杜一齊摔下，大叫大嚷，亂成一片。

他們摔在一起，隨即搶先爬起來，心越急手脚便越亂，爬起來又倒下。

「殭屍鷄、殭屍鷄——」老杜更就是不住的大叫。

被他這一叫，阿歷山大幾乎心胆俱喪，方才苦頭吃得最多的到底是他。

到他們靜下來，一陣很奇怪的「叮叮」聲響便傳來，循聲望去，只見原先放在祭枱上的那個香爐正好罩在殭屍鷄的頭上，那隻殭屍鷄也因此沒有了方向感，到處亂跳，「叮叮」聲響顯然就是雞嘴啄在香爐內



發出來。

老杜看清楚又大樂，大笑。「看，這隻笨雞——」

阿歷山大一巴掌隨即摑在老杜頭上。「還這麼多廢話，快離開這裏——」

「可是，這隻殭屍鷄嚇唬了我們這麼多……」

「難道你有方法殺掉它，若不趁這個機會離開，讓它弄掉了那個香爐……」

阿歷山大話還未說完，老杜已由心寒出來，脚步大開，急急離開。

「慢着——」阿歷山大急喝一聲。

「什麼事？」老杜怔住。

「當然是我先跑——」阿歷山大脚步展開，一下子搶在老杜的前面。

老杜連忙跟上，一面跑一面回頭看。那隻殭屍鷄仍然頂着香爐漫無目的的到處亂跳，「叮叮」聲響不絕。

老杜看着看着，冷不防脚下絆着一截枯枝，摔翻地上，他不由大叫。

阿歷山大不由回頭，一隻田雞也就在這時候從那邊草叢中跳出來，跳到老杜頭上。

「哎唷，殭屍田鷄——」阿歷山大脫口大叫。

這一叫，老杜立時一隻中了箭的兔子也似躍起來，驚叫着往前狂奔。

阿歷山大亦一隻兔子也似狂跑。

一路上當然風聲鶴唳，看見兔子便大叫「殭屍兔子」，幾乎心胆俱喪。

＊ ＊ ＊

那隻殭屍鷄跳着跳着，亦消失在野草叢中，附近隨着亦安靜下來。

所以阿光阿麥坐着車子回來，一點也沒有覺得不安。

蘇姍亦沒有發現什麼，在原地停下車子。「好了，玩完了。」

阿麥跳下車子，依依不捨的。「眞好玩，開始的時候，我還害怕這怪物呢。」

阿光亦跳下來，一面端詳着那輛車子一面問：「什麼時候給我們再玩。」

「有機會的。」蘇姍狡黠的一笑。

阿光有意無意目光轉向葬殭屍鷄那邊，突然省起來。「糟，我們離開了這麼久，不知道那邊會不會出事？」

阿麥回頭一望。「不會吧——」

「我看便會了。」蘇姍忍不住插口一句，跟着開動車子離開。

阿光阿麥應聲回頭，目光及處，脫口齊叫一聲：「糟，中計——」

阿光接一句：「哎唷，美人計——」

阿麥呆一呆。「她也算美人？」

「那是女人計好了。」阿光急忙跑回去葬殭屍鷄那邊。

「我認爲是那個阿歷山大想出來的，男人計。」阿麥一面跑一面叫。

「什麼計也好，我們這一次都是中計了。」阿光脚步停下來，正好站在被挖開的泥洞旁邊。

阿麥看在眼內。「糟糕，殭屍鷄跑了。」

「殭屍鷄跑不跑還是其次，我們這一頓罵可是跑不了。」阿光一想到堅叔不怒而威的形象便由心寒出來。

＊ ＊ ＊

次日正午，衆人便齊集在那個空了的

泥洞旁邊。

堅叔當然知道是怎麼回事，看看阿光阿麥，目光才轉到阿歷山大老杜面上。

阿麥阿光看看蘇姍，又看看堅叔，垂下頭，看見他們那種可憐相，蘇姍想笑也笑不出來了。

「哎唷，堅叔，這隻殭屍鷄怎麼不在了？」阿歷山大還是第一個開口，硬着頭皮。

「一定變成殭屍鷄跑掉了。」老杜這句話才出口，已吃了阿歷山大一肘橫撞。

阿歷山大接着打一個「哈哈」。「沒有雞了，跑了還是怎麼了，如何証明？」

「雞一隻罷了。」堅叔很安閒的。「跑了不要緊，多的是，阿光——」

「師父——」阿光低着頭應。

「你再買一隻回來葬在這裏。」堅叔一頓，板起臉。「今天晚上小心看穩。」

「是，師父——」阿光頭垂得更低。

阿麥却抬起頭來，拉開嗓子。「師父放心，這一次我們什麼計也不會中的了。」

「我放心——」堅叔有意無意看阿歷山大一眼，回頭再看楚大爺一衆。「只是明天這個時候又要勞煩鎮長諸位鄉紳父老再跑一趟——」

「不要緊——」楚大爺當然是站在堅叔這邊。

阿歷山大急忙搖手。「不用了。」

「哦——」堅叔目光回到阿歷山大面上。

「爲了聯絡民官之間的感情，安撫民心，我決定尊重民意，不再追究過問這件事。」

「是啊，不再過問——」老杜幫着腔。

堅叔又是「哦」一聲，楚大爺皮笑肉不笑的打一個「哈哈」。「曹先生這樣通情達理，當眞是我們的福氣。」

阿歷山大搓着雙手。「沒有其他的事了。」一頓揮手。「阿杜，我們跑——」

「是，跑了——」老杜揮着手，急跟着阿歷山大離開。

堅叔看着他們離開，眼中閃過疑惑的表情，耳語了阿光阿麥幾句，隨即與楚大爺一衆鄉紳父老笑語着往原路離開。

他們這邊走光了，阿歷山大老杜便從那邊小山坡上冒出來，拿着一堆管狀的東西，原路跑回來。

與此同時，阿光阿麥亦從草叢中冒出，方才堅叔耳語，就是要他們躲在附近，監視阿歷山大老杜的行動。

「看，又給師父猜中了。」阿光由心底佩服堅叔的神機妙算。

「這一次他們又打什麼主意？」阿麥不明白的搖頭。「光天化日，我就想不出能夠弄出什麼來。」

「看他們手上的是什麼東西。」阿光眉頭大皺。

他們到底一直呆在鄉間，連汽車也當作怪物，當然不知道有炸藥這種東西。

阿歷山大無疑是志在必得，唯恐用手費時失事，所以帶來了炸藥。

他將炸藥在峭壁上新葬的那具棺材旁邊的縫隙內放好，接好了引子，隨即與老杜牽着引子原路奔回，跳進草叢中的一堆岩石後面。

老杜拿起火藥引子同時，阿歷山大亦劃着了火柴，燃着火藥引子，一股火焰便嗤嗤的沿着火藥引子燃燒開去。

阿歷山大火柴一丟，雙手按住了耳朶，連忙縮在岩石堆中。

老杜也不慢，火藥引子丟在草叢裏，雙手亦掩住了耳朶蹲下來。

阿光阿麥那邊只當阿歷山大老杜已經離開，目光轉向棺材那邊，却是怎也看不出什麼地方不妥。

阿麥喃喃着。「他們到底放了什麼東西在那兒？」

阿光搖頭，接一句：「我們到那邊看看。」

這在阿麥來說當然是好主意，兩個人就從藏身的地方爬出來，躡着腳步往那邊走去。

火藥引子繼續燃燒，到阿光阿麥來到棺材下面，亦燃燒到了盡頭，火光暴閃中霹靂連聲，天崩地裂似的。

新葬的那具棺材立時片片碎裂，那個方洞被炸得更闊大，烟硝飛揚，碎石四射。

整面山壁亦受震動，二三十具棺材被震得脫出了峭壁，飛落地面。

阿光阿麥首當其衝，亦被那股强勁的震力彈飛丈外，頭摔在地上，立時昏迷過去。

一具接一具棺材從山壁上飛摔下來，也算是阿光阿麥運氣還不錯，沒有給棺材撞在身上。

好一會烟硝才散去，峭壁下面橫七豎八的都是棺材，有新有舊，從棺材跌出來的有死屍，也有化成白骨的骷髏。

阿歷山大老杜並不知道阿光阿麥在附近，爆炸之後一會才冒出來，灰頭土臉的。

「厲害厲害——」老杜差一點沒有拍掌。「想不到這炸藥這麼厲害。」

阿歷山大目光落在峭壁被炸開的大洞上。「要不是這麼厲害，這問題如何解決。」

兩個人也就在嘻哈大笑中急步走到那個大洞下，跳上祭桌，爬進去。

福水爬進去那個小洞亦已被炸開，進了這個洞，阿歷山大老杜便看見那具身穿金縷玉衣的殭屍祖宗。

壓在殭屍祖宗身上的那條石柱亦已被震開，可是噴上了黑狗血，又被石柱壓着那麼多年，而且在日光下，那個殭屍祖宗並未能夠恢復活動。

也所以雖然面部肌肉乾枯，阿歷山大並不覺得這個殭屍祖宗有什麼恐怖，細看之下反而眉飛色舞，大叫起來：「是他，就是他——」

「那一個？」老杜不由問。

「財神爺哪——」阿歷山大在殭屍祖宗身旁蹲下。「你不知道穿在這屍體上的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老杜實在不知道。

「金縷玉衣啊——」阿歷山大哈哈大笑。「這東西可是價值連城，這一次我們眞的發財了。」

「什麼？發財——」老杜精神大振，目光一轉。「老闆，這地方簡直就像是一個皇陵呢。」

阿歷山大這時候亦留意到周圍的環境，的確就像是一個皇陵，到處都見古老的石柱石獸，還有兵馬俑。

「看那些兵馬俑——」老杜手一指。「我們眞的發財了，老闆，是不是都搬出去？」

「那些爛石頭有什麼用？」阿歷山大喝一聲。「快動手將這個財神搬出去。」

「這財神眞的値錢啊？」老杜仍然有些懷疑。

「不說這些玉片，就是將連串玉片的金絲賣掉，已經夠你一生吃喝的了。」

「眞的——」老杜更加興奮，俯身抬起那個殭屍祖宗的雙脚。阿歷山大同時俯身抬起了殭屍祖宗的上半截身。

殭屍祖宗加上那襲金縷玉衣重量也不輕，阿歷山大老杜雖然兩倘人，抬起來也非常吃力，他們自顧抬着，並沒有留意那邊兵馬俑中冒出了一個人。

那個人五短身材，正是福水，咽喉被殭屍祖宗抓出來的五個指洞已變成紫黑色，面色發綠，眼圈却是紅紅的，樣子看來既奇怪又恐怖。

他被殭屍祖宗那一擲之後經已喪命，可是現在又復活，傻裏傻氣的，但細看之下，却令人不寒而慄。

細看之下，他那裏還有絲毫人氣，一雙眼睛死氣沉沉，更令人毛骨悚然。

他緩緩的移動身子，走向陰暗處，阿歷山大老杜一直都沒有留意。

出了洞口，他們隨即抬着殭屍祖宗跑向停車的地方。

阿光這時候已在草叢中醒轉，意識還未完全回復平常，一個腦袋更像是四分五裂。

他看見阿歷山大抬着殭屍祖宗經過，也看見金縷玉衣上的黑狗血，却不知是做夢還是在現實中，也不知如何是好。

到他完全清醒，阿歷山大老杜經已不知所踪，昏倒在他旁邊的阿麥亦醒轉過來。

「發生了什麼事？」阿麥手抓着腦袋，吃驚的看着散落在周圍的棺材。「怎麼這麼多棺材掉下來？」

「你問我我問那一個？」阿光苦笑。

「方才那一定是火藥？」

「是什麼也好，目前最要緊是那麼多棺材掉下來，我們怎樣才能夠弄回去？」

「你說怎樣才能夠？」阿麥目光轉到阿光的面上。「我們有這個本領？」

阿光轉問：「那怎麼是好？」

「當然是找師父到來，否則棺材裏的屍體都變了，如何是好？」

「不會吧？」阿光口中是這樣說，一個身子已不由在倒退。

阿麥也在倒退，然後不約而同的，兩個人一齊轉身，急急奔跑。

＊　＊　＊

世事有時就是這樣巧，平日堅叔在晚飯前後多數都會留在茅山學堂，因爲他吃的東西很講究，事實，阿嬌在菜餚方面也很有研究。

今天却偏偏例外，堅叔午後便沒有回來，跑了去跟鎭長楚大爺說話。

自從阿歷山大來了這個地方，他們這一羣有代表性的大人物便很多時聚在一起研究應付的方法。

堅叔本來不是這種人，可是礙於楚大爺的情面，也只好聽聽楚大爺的廢話。

他們的確很多時都是廢話，然後喝喝酒，到認爲談下去也是廢話的時候才散去。

對於喝酒堅叔通常都不會反對，楚大爺的藏酒一向有名，難得喝上一頓那麼好的酒。

中午，阿歷山大表示讓步，大家當然很開心，廢話也自然多了，酒當然也相應加多。

對於這樣好的酒堅叔當然不會推辭的。

阿光阿麥却是等慘了，尤其阿麥，團團亂轉，看着他，阿光也不由眼花。

阿嬌却沒有理會那許多，自顧準備好各種治殭屍的東西放進百寶袋內。

符咒糯米墨斗桃木劍，應有盡有，阿嬌看清楚沒有遺漏，才放進百寶袋。

阿光也就在這時候站起來。「師父跑到那兒去，怎麼還不回來。」

「不知道啊。」阿嬌順口應一句，一疊屍符放進百寶袋內，底的一張不覺脫手，掉在阿光面前。

阿光漫不經意地拾起那張屍符，看一眼，振吭大呼：「我看不要再等了，萬一眞的屍變起來，後果不堪設想。」

阿麥應聲停步。「好，我們拚了！」轉身便往門外跑。

「我也去——」阿嬌抄起百寶袋，追上前。

「你去幹什麼？」阿麥鼻哼一聲。「女孩子家。」

阿嬌輕笑一下。「你記性這麼壞，沒有我在旁邊怎麼辦。」

阿麥還未答話，阿光已一聲：「有道理，你跟我們一起也好。」

阿麥皺皺眉頭，無可奈何的應聲：「好吧——」

事實他也很懷疑自己的記性。

三個人於是一齊往外走，才走到院子，門那邊一個女孩子跑進來，見面便打一個招呼。

那是蘇姍，背負着那個照相機，脚步雀躍着，看來輕鬆快活。

「蘇姍——」阿光阿麥一看見蘇姍，各皆眉飛色舞，對於那天晚上蘇姍施展調虎離山計這件事，早已經抛諸腦後。

阿嬌却是淸楚記着，滿懷敵意的盯着蘇姍。

「你們好吧？」蘇姍有意無意的避開阿嬌的目光，對阿光阿麥又展開笑臉。

「好，好極了。」阿麥一疊聲的應。

「這麼巧。」阿光接問。

「我到處照相經過這兒，進來看看你們吧，嗳，要到那兒去了。」

「找殭屍——」阿麥衝口而出。

「我也去！」蘇姍雀躍起來。

阿光不由一句：「很危險的。」

「有我在，有什麼危險？」阿麥却接上這一句。

「對啊——」蘇姍展開笑臉。「我才不怕呢，要是眞的有殭屍，我替你們照下來作証。」

「好主意！」阿麥當然贊成。「喂，我

們現在出發。」目光隨即轉到阿嬌面上。「你還是留下等師父回來。」

也不等阿嬌回答，他已趕先走前。

「我們去吧去吧！」

阿光亦接上一句：「我替你拿照相機。」

蘇姍當然不會反對，有意無意的看阿嬌一眼，將照相機交給阿光。

阿嬌看着心頭冒火，一時間却作聲不得，呆望着阿麥他們。

阿麥只當作沒有看見，一馬當先往外跑，阿光蘇姍跟在後面，也沒有理會阿嬌的感受。

阿光一向大意，蘇姍則是有意，看着他們，阿嬌差一點沒有給氣死。

「你們去吧去吧！」她生氣的將百寶袋拿下，拋在地上，所有治殭屍的東西都散開。

阿光阿麥他們這時候已轉過院子的石屏風與蘇姍一面笑語，那裏還記得百寶袋這回事。

＊　＊　＊

今夜仍然是大月亮，狼嗥聲中，大月亮給人的已不是美麗的感覺。

草叢中夜迷離，蟲聲不絕，峭壁上以及散落在地面那些棺材，月光下更顯得陰森恐怖。

阿光阿麥蘇姍一路走來當然心驚魄動，然後阿麥突然省起：「糟，百寶袋在阿嬌那兒。」

阿光呆一呆：「那怎麼辦？」

阿麥目光落在阿光的那張治屍符上。

「幸好還有一張治屍符。」然後他探手從袋中掏出一個墨斗。「我這裏也有一個墨斗。」

「萬一那些屍體全都變了殭屍跑出來怎麼是好？」阿光突然考慮到有這個可能。

「那有這麼巧？」阿麥打一個「哈哈」壯胆。轉望蘇姍。「你說是不是？」

蘇姍從來都沒有見過殭屍，當然不相信，神氣的應一聲：「殭屍嘛，有什麼可怕的，大驚小怪。」

阿麥一怔。「好，你現在儘管神氣，一會看見了，嚇死你。」

「我才沒有你們那麼胆小。」蘇姍更神氣了。

「有種的你一個留下來。」阿麥突然看不慣蘇姍的態度。

蘇姍尚未接話，阿光已阻止。「別吵了，快過去看看怎樣吧。」

「好，那邊去——」阿麥一個箭步走到那邊的一具棺材，阿光將相機放下，亦走過去。

蘇姍倒沒有忘記自己的責任，隨即將照相機放好，弄妥了準備隨時照相。

也就在這時候他聽到了一陣奇怪的「格格」聲响，那種聲响不很大，但細聽之下，却令人爲之毛骨悚然。

他循聲望去，只見草叢中一堆破碎的枯骨，唯一完整的就是一個骷髏頭。

那個骷髏頭眼窩部份是兩個黑洞，上下兩排牙齒仍然很完整，開開合合，牙齒相叩便發出格格的聲响來。

蘇姍看着不由大感奇怪，探頭再細看，那個骷髏頭突然一彈而起，投進她懷中，她眼快手急，雙手一下子將骷髏頭接下。

骷髏頭的牙齒即時一陣急叩，「格格」的亂响，一條小蛇自左眼窩穿出，又從右眼窩爬進去。

蘇姍這一次眞的害怕了，一聲驚叫，雙手將骷髏頭一丟，昏倒在地上。

那個骷髏頭着地彈起來，一彈一彈的彈向蘇姍。

阿光阿麥這時候已因爲蘇姍的驚叫聲一齊向這邊撲回來，看見那個一彈一彈的骷髏頭，兩人齊吃一驚。

骷髏頭彈到蘇姍的身前，張口便咬，阿光總算反應敏銳，一跳落在旁邊，手中治屍符便塞進骷髏的口內。

骷髏兩排牙齒咬在屍符上，一股濃煙便冒起來，一陣恐怖的叫聲接响起。

阿光亦驚叫一聲，一脚急踢在骷髏頭上，將那個骷髏頭踢飛數丈。

阿麥看着呆一呆，接一個「哈哈」。「踢得好，想不到你的胆子這麼大。」

阿光這才知道害怕，搖搖頭。「你怎麼呆着不動，以你的本領，應該很容易解決的。」

阿麥又打一個「哈哈」。「既然你可以解決，當然用不着我動手。」

阿光目光回到蘇姍面上。「糟，嚇昏了。」

「我早就說過，女孩子胆小。」阿麥搖頭。「方才還誇口什麼什麼呢。」

「換是你，也一樣害怕。」

「胡說，我自小胆大包天。」阿麥這句話才說完，一個黑影便出現眼前地上，他一驚，一躍而退，阿光亦同時一聲驚呼。

他們抬頭看去，便看見阿嬌。

「是我啊——」阿嬌看見他們嚇得這樣，也有些歉疚。

「人嚇人嚇死人啊——」阿麥歎一口氣。

阿光隨即問：「那個百寶袋呢？」

他最關心便是這件事，一定神便看見百寶袋並不在阿嬌手裏。

「丟在家裏。」阿嬌應聲攤開雙手。

阿麥隨即一問：「那妳到這兒來幹什麼？」

阿嬌目光往蘇姍面上一轉。「看看你們有沒有乘機討便宜。」

「佔便宜也不是這個時候。」阿麥搖頭。

蘇姍即時一聲呻吟，悠悠醒轉，阿麥目光一轉。「好了，醒來了。」

阿光隨即一句：「阿嬌，你照顧她，我們要到那邊去。」

阿嬌鼻子翹起來，無可奈何的點頭。

「我來照顧她總比你們好。」

阿光阿麥也沒有理會，急步走過去，來到一具棺材的前面，阿麥火把一揚，便吩咐：「打開它——」

「我？」阿光呆一呆。

「害怕什麼？墨斗繩在我手上呢。」阿麥雙手一張，將墨斗繩拉開。

阿光無可奈何的上前，雙手抓着棺蓋一丟，「轟」地一聲，將棺蓋丟在一旁。

阿麥隨即手抓墨斗繩衝前，探頭一看，棺材中空如也，阿光一眼瞥見，不由一句：「屍體呢？」

「管他到那兒去了，看看那個。」阿麥走向另一具棺材。「來，打開它——」

阿光這一次沒有再說什麼，上前去抓住棺蓋一旁揭開。

棺材也是空的，阿光阿麥當然奇怪，道理上即使已變成白骨，棺材內也應該有白骨留下才是。

他們當然不知道這之前屍體都已變成殭屍，跑出來拜月去了。

殭屍何以要拜月沒有人知道，但不拜月的殭屍事實上亦絕無僅有。

日間新葬的那具屍體這時候亦已變成了殭屍，溜出了棺材，跑到一邊草地上望月頻拜。

阿嬌扶着蘇姍也就正往這個草地走來，他們在草地上坐下，並沒有發覺在拜月的殭屍。

阿嬌鬆開扶着蘇姍的手，哼道：「胆小鬼，好好休息吧。」

蘇姍嘴巴也很硬，搖頭。「我才不是胆小鬼。」

「哼，不是胆小，你說，要是殭屍在你身後出現你會怎麼樣？」

「我一拳打死他！」蘇姍這句話出口，並不知道拜月的殭屍已經站起來，跳到她身後。

這句話說完，她才感覺有些寒意，不由自主的回頭看去。

那條殭屍這時候已跳到她身後，脚步一停，正好轉向她望來的方向。

四目交投，殭屍的口中一口屍氣噴出，還未噴在蘇姍面上，蘇姍已然一驚昏倒。

她胆子之小實在大出阿嬌意料之外，但阿嬌的胆子也不見得大到那兒去。

蘇姍昏倒，呼吸亦暫時停頓，殭屍全憑嗅覺，立時轉向阿嬌，雙手一伸，雙脚便跳起，向阿嬌跳來。

阿嬌雖然是堅叔的女兒，多少也學過一些茅山術，可是這時候手中什麼東西也沒有，如何敢正面跟殭屍作對，她當然也知道給殭屍抓住有什麼後果，所以一聲尖叫：「大師兄——」轉身便跑。

殭屍立時向她追來。

阿麥阿光聽得大叫，不約而同，一齊奔向阿嬌的方向，他們雖然被棺材遮住視綫，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也想像得到一定很可怕，阿嬌才會這樣尖叫。

阿嬌跑了一段路，來到一塊大石的前面，一躍而上，便看見阿麥阿光已來到一塊大石的另一面，再一聲尖叫：「大師兄——」一躍而下，正好撲在阿麥身上。

阿麥實在想不到阿嬌這樣撲來，方待伸手接，阿嬌已撲至，將阿麥撲倒地上，兩個人立時變作滾地葫蘆。

殭屍這時候已跳到大石旁邊，很自然的便要躍過去，可是一躍不過兩尺，竟也躍不過那塊大石。

殭屍一躍再躍，躍了十多次，還是那個高度，阿光看在眼內，覺得實在有些滑稽，方要笑，殭屍突然有所感覺的一躍一轉，改向阿光躍來。

阿光急退，冷不防脚下踏上石塊，一下子摔倒地上，那條殭屍即時撲至，雖然撲一個空，但雙手追插而下，正好插在阿光胯間地上。

阿光大驚失色，屁股地上移動，急急倒退，連退八尺，在他胯下的地上也同時多了八個洞。

那條殭屍雙手追插着追前，雙手連連插在地上，距離阿光胯下的要害半尺不到，說險，實在凶險。

阿光自然怪叫連聲。

那邊阿麥這時候已經推開壓在身上的阿嬌爬起來，他雖然一向都嫌阿嬌不夠漂亮，但軟玉溫香，那樣子壓在身上，也不由心猿意馬，若不是阿光驚叫連聲，真還不願起來。

他隨即向阿光那邊撲去，凌空一個翻滾，將殭屍撞開，自己也摔翻地上，那條殭屍的重量到底也不輕。

阿光驚魂一定，急忙爬起來，回頭望去，殭屍已然在那邊一彈而起，雙手一伸，又是向着他們。

阿麥地上一躍起來，墨斗已在手，一抖，墨斗繩飛出，喝一聲：「接下——」

阿光伸手接住，阿麥接一聲：「封頭——」抓着墨斗繩衝前。

阿光不敢怠慢，抓着墨斗繩的另一端同時衝上。

那條墨斗繩來到殭屍身前一尺便發出一股奇異的光芒，落在殭屍頭戴的清官帽子上，「劈劈拍拍」的一陣火花，那條殭屍立時給什麼東西一撞似的，彈飛出去，摔翻在丈外，又是一彈而起。

阿麥方自一句：「墨斗繩果然有用。」看見殭屍彈起來，急忙再喝一聲：「再封頭——」

阿光自然抓着繩子與阿麥一衝而上。

這一次兩人之間的距離已近了很多，繩子與他們之間寬密範圍亦大了很多，繩子便變了從殭屍的頭上掠過。

阿麥很自然的喝一聲：「削脚——」繩子收回。

殭屍就在這時候跳高，繩子便變了從殭屍的脚下削過，自然而然的捲向殭屍的頭部。

殭屍的雙脚却在這時候着地，繩子便又從殭屍的頭上捲過。

在殭屍這種實是無意，看來却像是有意，阿麥唯恐殭屍跳過來，急喝：「削脚，封頭，削脚——」

阿光相應拿着繩子揮捲，那繩子一轉一轉的，便將殭屍裹在當中。

繩子捲中，殭屍絕不好受，事實在繩子接近殭屍一尺的時候，一股異光便散發出來，殭屍也自然有感受，盡所能閃避，而殭屍閃避的方法也就只是一躍一躍的。

這一躍一躍也很自然與繩子揮捲的速度相應，看來殭屍就像在跳大繩。

阿光阿麥一股勁揮動繩子，完全沒有考慮到這回事，兩個人也越來越起勁。

阿麥還來一句：「阿光，再加一把勁，跳它——」

他以為殭屍這樣一躍一躍總要花一些氣力，到氣力沒有了，便會給墨斗繩捲個正着，非死不可，不知殭屍這種東西，沒有生命，一躍一躍只是一種反應動力，就是跳上兩三個時辰也沒有問題。

事實也很少人有機會看見殭屍跳上兩三個時辰。

（未完·五）



上文提要：

瘦老道乙清子暗中協助丁少秋將逢天游打走；還有天南莊的人死賴不走，跟着又將盛世民、姬夫人一併打走，才解去被挑釁之危。乙清子帶丁少秋回山學藝，功成下山，回到丁家莊面目全非，改成天南山莊，由總管公孫軒假慇勤接待，邂逅得姬夫人的女兒姬青萍誠意招呼，初次相逢，先打後和，竟逾常情，互相愛慕，相談甚歡……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設筵施術囚禁　破枷救脫逃

姬青萍道：「這位是丁公子，方才公孫總管交代妳收拾的房間是那一間，快在前面領路。」

青衣使女連忙又朝丁少秋躬着身道：「小婢見過丁公子、大小姐，丁公子請隨小婢來。」說完，就走在前面領路。

兩人走入賓舍，再朝左首長廊走到一間房門口，青衣使女腳下一停，伸手推開木門，躬身道：「就是這一間了，丁公子請進。」

丁少秋也不再和姬青萍客氣，舉步走人，姬青萍緊跟着他進入房中。

這裡既是丁老爺子接待老友的地方，自然佈置雅潔，讓人住得舒服，因此雖是房間，卻兼有小客廳的功用，兩邊靠壁處放着四把椅子，兩張茶几，可以有三兩知己，在房間裡閒聊。

青衣使女沒有跟進去，過不一會，只見她托着一個朱漆茶盤欵步走入，端上兩盞茗茶，放到几上，口中說着：「丁公子，大小姐請用茶。」然後悄然退了出去。

姬青萍喝了口茶，抬目道：「丁少俠，這茶葉不錯，你喝一口試試看。」

丁少俠捧起茶碗，用碗蓋撥着茶葉，喝了一口，一面問道：「姬姑娘，這南天莊莊主是令尊呢，還是令舅？」

姬青萍道：「我爹去世多年了，南天莊本來是舅舅住的莊名，我娘覺得這名稱很响亮，我們本來就是南方人咯，所以就把這裡也稱作南天莊了。」

她含情脉脉的問道：「你呢？你伯父就是武威鏢局總鏢頭嗎？」

丁少秋道：「妳說的是我大伯父，我爹排行第三，叫丁季友，一直在北方鏢行裡，我娘也在北方，生下我，就把我送回家來，我是大伯母扶養長大的，說句笑話，我長到這麼大，還沒見過我爹娘呢！」

姬青萍問道：「那你甚麼會不知道令祖下落，到這裡來找的呢？」

丁少秋道：「我剛從白鶴觀來，已有六年不曾回家了。」

姬青萍笑道：「我該恭喜你才是，這是滿師了，學成回家的。」

丁少秋道：「在下那有姑娘的好，家學淵源，不用離開家。」

姬青萍道：「你很想家，對不？走，我陪你四處看看。」

丁少秋道：「謝謝妳，不用了，我們還是在這裡坐着聊聊的好。」

離家六年，怎麼會不想家？但這座莊院，如今已不是丁家莊了，看到景物，就會想起小時的景象，觸景生情，反而不如不去看的好。

姬青萍是個冰雪聰明的人，看他神情，自然就想到了，忙着岔開話題，幽幽的道：「有一件事，我想你一定會同意的。」

丁少秋道：「妳說的是什麼事情？」

姬青萍靦覥的道：「我只是想……」

丁少秋看她好像有些說不出口，不知她要說什麼，自然要等她下文了。

姬青萍臉上一紅，輕嗔道：「你不要這樣看我嘛！」

丁少秋道：「那妳快說呀！」

姬青萍移動了下身子，朝他靠攏了些，（兩人還是隔着一張茶几）低低的道：「我們既是朋友了，就不能再叫少俠、姑

娘的稱呼了，如果我是男的，我們就該稱兄道弟，對不？」

丁少秋點着頭，表示同意。

姬青萍搶着又道：「我是小妹，你比我大，就是我大哥，所以我該叫你丁大哥，你就叫我名字好了。」

丁少秋道：「那……怎麼成……」

姬青萍道：「有什麼不成的？難道你不肯認我這小妹？」

丁少秋臉上有些熱烘烘的感覺，忙道：「我有妳這樣一個妹子，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怎會……」

姬青萍眼中有着喜悅之色，沒待他說完，又搶着道：「這就對了，丁大哥，我們就這樣說定了，以後，你就叫我名字。」

丁少秋點頭道：「好吧，我會叫妳名字的。」

姬青萍喜孜孜的道：「那你叫呀！」

丁少秋俊臉發熱，拗不過她，只好低低的叫了聲：「青萍。」

姬青萍心裡甜甜的，滿懷高興，口中「嗯」了一聲。

丁少秋啊了聲道：「青萍，在許多人面前，我還是要叫妳姬姑娘的好。」

姬青萍白了他一眼，輕嗔道：「這還用說？」

這一陣工夫，天色已經漸漸昏暗下來，青衣使女在門口躬着身道：「大小姐，總管剛才着人來請，晚餐酒菜已經準備好了，可以請丁公子前去入席了。」

兩人走到前面，小客廳上果然已經擺好杯盞。

總管公孫軒拱手，陪笑道：「丁少俠回到這裡，等於回到自己家裡一樣，中午時間匆促，只好要廚下隨便燒幾個菜，實在太簡慢了，晚上是兄弟特別交代廚房整治了一席菜餚，爲丁少俠接風，丁少俠快請上坐。」

丁少秋惶然道：「公孫總管怎好如此客氣？」

公孫軒笑道：「這是應該的，丁少俠藝成下山，該當慶賀，如果丁老爺子不搬走，今晚也會給孫少爺接風，如今丁老爺子雖然搬走了，但這裡總是丁少俠的家，丁少俠回來，咱們大小姐也應該稍盡地主之誼才是。」

他口才使得，說得合情合理，又加上一句「大小姐」，他雖不知道大小姐和丁少秋認了兄妹，但這句話對姬青萍聽來就更恰當了，小妹子給大哥接風，豈不更應該了？

姬青萍轉動了下黑白分明的眼睛，嫣然笑道：「公孫總管說得對極了，我娘不在，小妹我就代表天南莊給你接風的，你不用再說什麼客氣話了，請上坐吧！」

丁少秋拗不過她，只得坐了首位，由姬青萍和公孫軒作陪，一名青衣使女執銀壺給三人面前斟滿了酒，一名莊丁陸續端上菜來。

公孫軒舉杯道：「丁少俠，兄弟敬你一杯。」

他口中雖然只說了一個人，酒杯却向丁少俠和姬青萍二人舉了舉。

這原是禮貌，但姬青萍剛和丁少秋認了兄妹，心裡正在甜蜜的當口，看他給丁大哥和自己兩人舉杯，正是最合芳心的好兆頭了，臉上不禁飛起一片輕雲般的紅霞，眼波流轉，朝丁少秋投去，舉杯就脊櫻脣，等他乾杯的時候，也一口乾了。

青衣使女又給三人杯中斟了酒。

姬青萍舉筷夾了一塊薰雞，放到丁少秋面前的小碟中，說道：「你吃菜咯！」

丁少秋忙道：「姬姑娘，在下自己來。」

公孫軒看在眼裡，笑道：「今晚大小姐是主人，這是敬客之道，大小姐不夾的話，兄弟也要夾了呢！」

丁少秋只得把一塊薰雞吃了，就拿起酒杯，說道：「現在該在下敬主人了，也謝謝公孫總管……」正待喝酒。

「啊，不、不！」公孫軒連忙搖手道：「主賓酬酢，客人敬主人，也是應該的，但丁少俠不可把兄弟也拉進去，咱們還是個別辦理的好。」

丁少秋道：「在下不會喝酒，那麼在下就先敬姬姑娘好了。」說完一口把酒乾了。

姬青萍關切的道：「你既然不會喝酒，就慢慢的喝咯，幹麼喝得這麼快？」

口中說着，但因丁少秋已經乾了，也舉杯一口喝乾。

公孫軒舉筷道：「吃菜、吃菜。」

三人吃了菜，丁少秋兩杯下肚，一張俊臉已經漸漸紅了，又舉起杯來，朝公孫軒道：「在下這杯敬公孫總管，喝乾了就不能再喝了。」

姬青萍急忙攔道：「你不會多吃些菜，待會再喝嗎？」

公孫軒道：「大小姐，這一杯妳不能攔丁少俠的，方才他已經敬了主人，他敬兄弟，兄弟雖然不敢當，但這是丁少俠的誠意，兄弟應該陪丁少俠喝一杯才是！」

兩人對乾了一杯。

青衣使女還待給三人斟酒，姬青萍一擺手道：「丁少俠不會喝酒，不用再替他斟了，妳給公孫總管斟吧！」

青衣使女果然只給公孫軒一人斟滿了酒。

公孫軒道：「大小姐，今晚丁少俠是客，妳不讓梅香給他斟酒，丁少俠豈不是會笑咱們小氣，替他接風，連酒都沒有盡興。」

丁少秋道：「公孫總管，在下眞的不會喝酒，剛才喝了三杯，在下已經紅到脖子上了。」

姬青萍道：「你快吃菜吧！」

莊丁陸續送上菜來，公孫軒因有大小姐護着丁少秋，也就不好再勸酒了，大家就是邊吃邊談。這頓晚餐，菜餚盤盤精美可口，都是廚下大司務的拿手佳餚，賓主却只有三個人，自然淺嘗輒止，等菜上完，三個人也都吃飽了。

莊丁撤去杯盤，青衣使女又泡上三盞香茗。

坐了一會，公孫軒起身道：「丁少俠早上一路辛苦，該早些去休息了，兄弟送你到賓舍去。」

丁少秋起身道：「在下該謝謝主人和公孫總管，這裡我並不陌生，公孫總管不用客氣……」

姬青萍道：「公孫總管，還是我送丁

少俠去好了。」
公孫軒連忙點頭道：「兄弟那就不送了。」
兩人走出小客廳，經長廊跨出腰門，姬青萍偏頭問道：「丁大哥，你明天回去，會不會再來呢？」
丁少秋遲疑的道：「這個……我也不知道，如果有暇，我也想來看妳，只是……只是……」
他說了兩個「只是」，却「只是」不出下文來！
姬青萍問道：「只是什麼呢？」
丁少秋紅着臉道：「我沒有理由來找妳呀！」
姬青萍道：「我們是朋友呀！」
丁少秋爲難的道：「這個只怕不大好吧，尤其令堂問起來，這……要我如何開口呢？」
姬青萍也感到十分爲難，脚下一停，偏頭想了想，才道：「這樣吧，過幾天我去找你好了。」
剛走近圓洞門，突聽身後响起一個嬌脆的聲音叫道：「大小姐，夫人回來了，請妳快去呢！」
姬青萍聽說娘回來了，要自己快去，這就點頭道：「我知道了，妳先回去好了。」
那丫鬟答應一聲，果然迅速退走了。
姬青萍道：「丁大哥，我娘回來了，正在找我，你自己回去吧，我不送你了。」
丁少秋道：「青萍，謝謝妳，這裡我熟，妳快去吧！」
姬青萍望着他，依依的道：「那我走了！」
丁少秋含笑點着頭道：「明天見。」
「明天見。」姬青萍擺了下手，回過身，匆匆朝腰門走去。

* * *

公孫軒送走丁少秋之後，就一脚朝第二進的左廂走來。
這間左廂房，正是姬夫人平日接見總管，交代莊中大小事情的地方。
公孫軒是在陪着丁少秋、大小姐喝茶的時候，就已得到梅香（青衣使女）的暗示，向他報告夫人已經回來了，才站起身，向丁少秋說「早些休息」的。
左廂房中燈光明亮，靜得不聞半點聲音，公孫軒剛剛走近階前，就足下一停，躬身道：「屬下公孫軒晋見夫人。」
只見一名青衣使女迅快搴起湘帘，嬌聲道：「夫人請公孫總管入內。」
公孫軒趕緊應了聲「是」，急步跨上石階，跨入廂房。
廂房上首一把高背椅上，坐着一個四十出頭的婦人，面貌白晰，生得柳眉鳳目，雙顴略嫌高了些，清腴之中，隱隱帶着煞氣，她、正是南天一鵰盛世民的妹子姬夫人。
姬夫人身後還伺立着兩個青衣小鬟，眉目如畫，看去不過十六七歲，却謹愼得垂着雙手，目不斜視。
公孫軒急忙趕上幾步，躬下身道：「屬下公孫軒見過夫人。」
姬夫人一抬手道：「公孫總管且坐下來再說。」
公孫軒應了聲是，退後兩步，在下首一張椅子上坐下。
姬夫人道：「你以飛鴿傳書，要我儘快趕回來，究竟有什麼事，現在可以說了。」
公孫軒道：「啟稟夫人，丁南屏的孫子丁少秋來了。」
姬夫人一怔道：「他找來何事？」
公孫軒道：「他是學成回家，找他爺爺來的。」
姬夫人問道：「他一直沒回過家，不知道丁南屏已經搬走了？」
「是的。」公孫軒道：「他說已有三年不曾回家了。」
姬夫人問道：「你有沒有問他從那裡來？」
公孫軒道：「屬下問了，他說從白鶴觀來。」
姬夫人哼道：「白鶴峯近在咫尺，松陽子是丁南屏的方外至交，丁南屏把這裡抵給咱們，松陽子會不知道？再說，即使三年來一直沒告訴丁少秋，是爲了不讓他分了練武的心，但藝成下山，總該告訴他了，丁少秋如何還要找上咱們這裡來？」
公孫軒道：「夫人說得是，但屬下看他確實只是一個初出江湖的雛兒，並不知道他爺爺已經搬離之事。」
姬夫人冷冷一哂道：「那只有一個理由，丁少秋不在白鶴觀學藝，才會不知道丁南屏已經遷走之事。」
公孫軒連連點頭道：「夫人推測得極是，只是據屬下看丁少秋說話的神情，似乎不像有假。」
姬夫人沉哼道：「丁少秋如果是白鶴門下，三年前盛世民會在第一招上就折在他劍下？」
說到這裡，接着「哦」了一聲，問道：「丁少秋人在那裡？」
公孫軒陪笑道：「屬下把他穩住了，就在莊中下榻，所以屬下只好以飛鴿傳書，請夫人趕回來了。」
「那很好！」姬夫人臉上飛過一絲厲色，說道：「他既然自己送上門來，你把他拏下就是了。」
公孫軒欠着身，應了聲是，忽然壓低聲音道：「只是這件事最好不可讓大小姐知道。」
姬夫人道：「青萍怎麼了？」
公孫軒遲疑了下，說道：「也沒什麼，只是……大小姐好像……和丁少秋很談得來……」
姬夫人臉色一沉，問道：「青萍怎麼會認識他的？」
公孫軒道：「是大小姐聽說丁少秋來了，就趕出來要和他比劍……」
姬夫人道：「這丫頭就是要逞强，唔，他們比了沒有？」
公孫軒道：「丁少秋一直不肯，說是不敢有違師命，不得無故和人動手，後來大小姐撤出劍來，說道：『你不肯動手，等我出手了，看你還不還手』？果眞發劍刺了過去。」
姬夫人道：「他有沒有出手？」
「沒有。」公孫軒道：「他只是側了下身子就躲開了。」
姬夫人關心的道：「後來呢？」

公孫軒道：「大小姐心頭不服，連刺了兩劍，丁少秋依然只是上身微微一動，大小姐的兩劍又是落了空，這下大小姐臉上掛不住了，退後半步，哼道：『我倒不相信你能夠躲得開我幾劍』？人隨聲上，劍尖顫動，使出來的是一招『七星耀天』……」

姬夫人聳然道：「他還手了沒有？」

「七星耀天」是「天南劍法」中一招極厲害的殺着，她自然要十分注意！

「沒有。」公孫軒道：「這一招大小姐出手之際，似是極爲注意，要看看他如何閃避？那知丁少秋只是上身隨着劍勢輕微的轉動，就避開了。」

姬夫人注目問道：「你總看清楚了，他使的是什麼身法？」

公孫軒尷尬的苦笑道：「屬下慚愧，當時屬下確實一直注視着他的行動，但這小子身法古怪，除了只看到他上身隨劍側動，根本無迹可求，看不出他的路數來，但有一點可以確定，他使的絕非白鶴門的身法。」

「唔！」姬夫人沉聲道：「後來呢？」

公孫軒道：「大小姐對他似是十分欽佩，就收劍不比了。」

姬夫人道：「最好能把此子師門來歷查個清楚，別讓他妨碍了咱們的行動。」

公孫軒欠身道：「屬下省得。」

姬夫人又道：「咱們也不能落了形迹，我看還是要言護法去問他的好。」

公孫軒又應了聲「是」。

姬夫人叮囑道：「你說得對，此事不要讓青萍知道了，她年紀還小……」

「娘……」姬青萍還沒走進屋子，她的聲音已經從門外傳了進來，隨着那聲「娘」，一條紫影就像一陣風般飛閃而入，接着說道：「妳不是說還要三天才回來嗎，怎麼今晚就回來了呢？」

公孫軒慌忙站起身道：「夫人沒有什麼吩咐，屬下就告退了。」說完，舉步退了出去。

姬夫人看了女兒一眼，問道：「青萍，妳剛才到那裡去了？娘回來了都找不到妳。」

姬青萍粉臉微紅，扭動了下身子，撒嬌的道：「沒有呀！女兒只是在東園隨便走走，哦，娘，公孫總管一定和妳說了，今天咱們莊上來了一個叫丁少秋的人，他……就是三年前舅舅在第一招上就敗給他的丁少秋……」

姬夫人哼道：「人家空着雙手就把妳一招『七星耀天』躲閃開去了對不？」

「娘原來已經知道了！」姬青萍忸怩的道：「丁少俠年紀和女兒也差不多，他武功可比女兒高明得多了，娘明天要不要見見他……」

她提起丁少俠，雖然不敢叫出「丁大哥」來，但紅馥馥的臉上，却隱隱流露出傾慕和欣喜之色！

姬夫人看在眼裡，心頭不期一怔，知女莫若母，青萍平日眼高於頂，什麼人都不在她眼裡，今天她不過和丁少秋初次相識，竟會對他流露出如此傾心的神色來！不由冷冷的道：「他和妳說了些什麼？」

「他沒……說什麼。」姬青萍期期艾艾的道：「他說……他爹在北方鏢局裡做事，娘也在北方，生下來就把他送到爺爺這裡，他是伯母養大的，到現在還沒見到過爹娘，他爺爺六年前就送他到白鶴觀學藝，今天剛下山來。」

姬夫人冷笑道：「妳相信？」

姬青萍睜大雙目，望着娘道：「他說的不可能是假話。」

姬夫人哼道：「七星耀天是咱們『天南劍法』的一記殺着，憑他小小年紀，不封不架，就能躲閃得開？」

姬青萍笑道：「娘這就錯怪他了！」

姬夫人心中暗道：「看來青萍果然對這小子有了心了！」一面說道：「娘如何錯怪他了？」

姬青萍道：「女兒問過他，躲閃女兒一招『七星耀天』的身法，叫做什麼名稱？他說他也不知道……」

姬夫人道：「他怎麼會不知道？」

姬青萍道：「因爲教他的人也沒有告訴他。」

姬夫人問道：「教他的人是誰？」

姬青萍就把丁少秋說的話，和盤說了出來。

這話聽得姬夫人將信將疑，回想三年前丁少秋當時使的確是一招「白鶴劍法」，是從他劍尖射出嗤然有聲的劍氣，才破了盛世民的「九龍取水」。

而且前面還有兩個武功門的弟子，也同樣在出手第一招上就震飛了繆千里和荀吉兩人的兵刃。

由此看來，那天晚上一定另有能人在暗中相助，是不是教丁少秋身法的老道人？

姬青萍道：「娘，妳在想什麼呢？」

「沒什麼。」姬夫人道：「妳去睡吧！」

* * *

丁少秋是被人叫醒的。

他從未感到頭腦有如此昏脹過，連眼皮都幾乎沉重得抬不起來，但明明有人在叫着自己名字！

他用手捏了幾下太陽穴，再揉揉眼睛，矇矇矓矓的翻身坐起，跨下臥榻，但見室中一燈如豆，極爲昏暗！

床前一張木椅上，坐着一個一身青布衣中年婦人，望着自己柔聲道：「你就坐在床沿上好了，不用起來。」

她聲音極爲陰柔，但無形之中有着命令作用，好像丁少秋非聽她的不可，尤其他一雙眼梢微往上翹的眼睛，霎動之際，神光變幻不定，令人深邃莫測，你只要看她一眼，就像被她吸引住了，不自覺的會一直盯着她看。

丁少秋覺得這人好像在那裡見過，只是頭腦昏脹欲裂，無法思索，他果然沒有站起來，就在床沿上坐着，茫然問道：「是妳叫醒在下的了？」

青衣婦人朝他微微一笑，依然柔聲道：「你說對了，因爲我有話要問你。」

丁少秋疑惑的道：「妳是誰呢？」

青衣婦人笑意更濃，說道：「你不用問我是誰。」

丁少秋雖感頭腦昏脹，忽然心頭靈光一閃，目光一注，問道：「妳究是何人？找在下究有何事？」

這一句話，顯示他已從剛才的迷糊中清醒了幾分！

青衣婦人一怔，急忙擧起右手在他面前輕輕拂動了一下，含笑道：「別急，你不是要找你爺爺嗎？所以我要問清楚。」

丁少秋看她手勢好像在自己面前劃了個圈，心頭又有些迷惘，瞠目問道：「我爺爺在那裡？」

青衣婦人含笑道：「我問清楚了，就會領你去見爺爺。」

丁少秋道：「妳要問什麼呢？」

青衣婦人右手並沒放下，她好像在丁少秋面前展示她的玉手。雖然她是四十出頭的女人，但她這雙手還是白白嫩嫩的，五指舒展如蘭，纖巧如玉，展動得柔軟而自然！

丁少秋的目光隨着她手指的展動，又起了一層茫然神色！

青衣婦人臉上笑意隨着加深，柔聲道：「你不是爺爺叫你去投師學藝的嗎？」

丁少秋點着頭道：「是。」

青衣婦人問道：「你師父是誰呢」

丁少秋不加思索的道：「師父道號上松下陽。」

青衣婦人道：「你在那裡學的藝？」

丁少秋道：「自然是在白鶴觀了。」

青衣婦人又道：「你還有一個師父是誰呢？」

丁少秋道：「我只有一個師父。」

青衣婦人又道：「教你躲閃身法的，不是你師父嗎？」

丁少秋：「不是，那是老道長。」

青衣婦人問道：「老道長是什麼人呢？」

丁少秋練的究是玄門正宗「乾天眞氣」，雖然被青衣婦人施展巫術，迷失心神，但靈智並未全泯，聽她問到「老道長」，突然間，依稀想起老道長的叮囑，不能告訴任何人，而他第一次遇見老道長，是在白鶴峯上，因此隨口說道：「我不知道。」

青衣婦人自信在自己施巫術之際，他絕不會清醒的，那麼他說的話，自然可信了，這就又道：「那你怎麼會認識老道長的呢？」

丁少秋道：「是在白鶴峯頂遇上的。」

青衣婦人道：「這次你回來做什麼？」

丁少秋道：「我是找爺爺來的。」

他說的這番話，和姬夫人知道的完全一樣，青衣婦人覺得再問也問不出什麼了，這就含笑道：「你還可以睡一回。」右手抬處，一指點了他睡穴，起身往外行去，隨手闔上了房門。

她不點他睡穴倒也罷了，這一指點下，可就有了反應！要知丁少秋雖然懵懵懂懂的，被她巫術迷失了七八分神智，但至少也有兩三分保持着似清醒非清醒，如果沒有外來的刺激，體內的「乾天眞氣」就不會運動，遂會被巫術所乘。

但青衣婦人這一指點上了他睡穴，情形可不同了，因爲有外來的力道侵入體內，體內的「乾天眞氣」受到刺激，立起反抗作用，這一記指風不但沒有制住他睡穴，反而因「乾天眞氣」的振動，立時把青衣婦人所施的巫術破去。

（乾天眞氣乃是玄門純陽眞氣，練到十成火候，就可諸邪不侵，丁少秋縱然火候不足，但湘西巫術，只是旁門陰功，乾天眞氣一經運行，巫術自然如湯沃雪，很快消失了。）

丁少秋刹那之間，覺得神智突然清醒過來，但頭腦依然脹痛欲裂，心想：自己莫非着了人家的道？

他在白鶴觀的時候，曾聽一位師叔說過，行走江湖，若是被人施了蒙汗葯迷翻過去，醒來之後，就會頭痛若裂，和自己此時情形十分相似，那麼難道自己眞是被人下了蒙汗葯不成？

一念及此，急忙伸手朝懷中摸去，差幸老道長送自己的兩個葯瓶沒被搜去，他急忙取出其中一個傾了一粒「太乙解毒丹」，納入口中。

不到盞茶工夫，頭腦脹痛之感，霍然而愈，他站起身，凝目看去，這間斗室，地方不大，除了一扇房門，別無窗戶。

房中除了一張板床，一把木椅，還有一張小茶几之外，也別無他物。

這會是什麼地方呢？

丁少秋漸漸想起自己是趕回丁家莊來的，後來遇上天南山莊總管公孫軒，他告訴自己，爺爺因大伯父失鏢之故，已把丁家莊抵償給姬夫人，爺爺三年前就搬走了，他留住自己，說已派人去打聽爺爺下落……

後來出現了姬青萍，她堅持要和自己比劍，自己施展老道長教的一式身法，閃開她一招七劍，就這樣和自己做了朋友，不，她堅持要叫自己「丁大哥」……

他想到這裡，心頭不禁升起一絲甜意，同時也浮現起她含情脉脉的笑容！

晚上，公孫總管還吩咐厨下辦了一席豐盛的酒菜，給自己接風，飯後，是姬青萍送自己回轉賓舍，但剛走出東角門，一名使女趕出來請她回去，說是夫人回來了，自己單獨回轉賓舍就寢。

事情就到這裡爲止，後來……沒有了！

自己明明就住在書房附近的賓舍之中，怎麼會睡在這裡的呢？

自己自從練成「乾天眞氣」，老道長雖說自己還只有三成火候，但只要有人進入房內，定會及時警覺，不可能讓人家把自己搬到這裡來都一無所覺！

那麼只有一個可能，就是有人在自己睡熟之後，偸偸施放迷香，把自己迷翻了才搬來的。

那青衣婦人把自己叫醒，她目光和手勢都十分詭異，好像有一種催眠作用，心裡有迷迷糊糊的感覺！

他們這樣做，究竟有什麼目的呢？

他走近房門，伸手拉去，這一拉，不但房門沒有拉開，心頭也不期爲之一怔，原來這扇房門，竟然會是厚重的鐵板，再用手朝牆上一摸，連牆壁也是鐵的！

他們竟然把自己囚禁起來了，這到底爲什麼呢？

丁少秋廢然回到木牀上，既然出不去了，索性盤膝坐好，緩緩納氣，運起功來。

但心中有事，怎麼也靜不下來，忽然想起老道長贈送自己的一柄寒鐵匕首，可以斷金切玉，削鐵如泥，自己只要把門上的鐵門削斷，就可以出去了。

一念及此，趕緊一躍下床，從身邊取出匕首，褪下綠鯊皮鞘，這是一柄八寸長

的短劍，但覺一泓寒光，閃閃耀目，果然十分鋒利！

他手握劍柄，走近鐵門，左手在鐵門上按了按，忖度着外面鐵門的部位，依着門框刺入，只覺毫不費力的就刺了進去，再往下直落，因爲毫不費力，就不知道鐵門被削斷了沒有，左手往裡一拉，鐵門居然應手而啟！

心中又驚又喜，立即舉步走出，抬目看去，門外是一條黑黝黝的甬道，兩邊各有四五個房間，每一道門當然都是鐵的，中間各有一根橫門，只有自己右首一間門上，鎖着一把鐵鎖，那表示裡面囚禁着人了。

丁少秋心中暗道：「不知這間房中囚禁的是什麼人？哼！被他們囚禁的人，一定是好人了，自己既然遇上了，一不作，二不休，把他放出來了再說。」

心念轉動，人已走近右首鐵門，手中短劍已迅快朝橫門上削落，伸手推門而入，目光一注，看到木床上盤膝坐着一個蓬頭垢面的人！

這就低聲說道：「這位朋友，在下已把鐵門削落，你可以出去了。」

蓬頭漢子炯炯目光一抬，問道：「小友怎麼進來的？你快走吧，唉，在下無法脫身……」

丁少秋只覺這人說話的聲音極熟，不由目光一注，只覺這人長髮披頭，臉色消瘦憔悴；但臉型看去又似曾相識，不禁望着他問道：「在下聽你聲音極熟，你是什麼人？」

那人道：「不錯，在下也覺得小友有些面善，在下丁伯超，你呢？」

「丁伯超」這三個字鑽進丁少秋的耳中，身軀不禁一震，失聲道：「你會是大伯父？我……是少秋。」

在他印象中，大伯父是武威鏢局總鏢頭，生得紫面軒昂，氣派非凡，如今，這人除了聲音有些像，臉型也只是依稀相似而已，六年沒見大伯父了，他竟會被囚禁在這裡，如此狼狽？

丁伯超聽說眼前的少年人，會是少秋，心頭更是一陣激動，忙道：「你是少秋，你……你快出去，回去告訴爺爺，大伯父押的這趟鏢，是個陷阱，你快走，再遲就來不及了！」

丁少秋道：「大伯父爲什麼不走呢？」

丁伯超雙手一舉，就响起「嘡郎」鐵鍊之聲，苦笑道：「我走得了嗎？」

他雙手手腕上鎖着兩個鐵箍，各有一條鐵鍊相連。

丁少秋道：「大伯父，這倆容易，侄兒這柄劍削鐵如泥，方才就是削斷門上鐵門進來的，你老別動，讓侄兒把鐵鍊削斷了再說。」

說着短劍一揮，只聽嗤嗤兩聲，果然把丁伯超手中兩根鐵鍊一齊削斷。

丁伯超看得大喜，急忙雙脚一伸，說道：「脚上還有兩根。」

丁少秋又揮了兩下短劍，把兩根鐵鍊削斷

丁伯超跨下木榻，欣然拍着丁少秋肩膀，笑道：「少秋，想不到你已經和大伯父一樣高了，哦，你是怎麼進來的？」

丁少秋道：「大伯父，這話說來長着呢，我們出去了再說吧！」

丁伯超點頭道：「好，咱們走！」

兩人步出房門，丁伯超目光轉動，攢了眉道：「這地窖甬道，十分黑暗，咱們可得小心！」

丁少秋道：「大伯父，侄兒給你領路。」說着，果然走在前面。

丁伯超奇道：「少秋，你沒帶火摺子，看得見嗎？」

丁少秋道：「侄兒還看得清楚，這條甬道並不太長，前面不遠，就有一道門戶，大概就是出口了。」

丁伯超聽得暗暗驚異，忖道：「這個小侄兒的目力，難道還勝過自己不成？這樣黝黑的地下甬道，連自己練成夜行眼的人都已看不清楚，他如何會看得清楚呢？」

一面問道：「你剛才是從那裡進來的？」

丁少秋回頭道：「侄兒就被他們囚禁在左首那一間，因爲侄兒身邊有一柄削鐵如泥的短劍，才破門而出的。」

丁伯超道：「你並不知道我被囚禁在這裡？」

丁少秋笑了笑道：「這也眞是湊巧，侄兒看到甬道兩邊，有十來個房間，但只有右首一間的鐵門鎖着一把鐵鎖，心想被囚禁的一定是好人，一不作，二不休，把他放出來了再說，那知被囚禁的竟會是大伯父……啊，到了，這裡還有一道鐵門！」

這裡已是甬道盡頭，他話聲出口，不待大伯父開口，手中短劍已經迅快的朝前劃出，左手隨着推去，但聽砰然一聲，鐵門應手而啟，立時眼前一亮，前面已有燈光射入。

同時陡聽有人驚咦出聲，接着大聲喝道：「什麼人，還不站住？」

門外人影閃動，兩個手持雪亮朴刀的黑衣漢子一下攔住去路。

丁伯超急忙叫道：「少秋，快讓開，讓我來對付他們。」

丁少秋回頭笑道：「不用了，侄兒已經把他們制住了。」

丁伯超不期又是一怔，自己跟在少秋身後，只看到他推開鐵門，根本沒看到他出手，居然一下就制住了兩個黑衣大漢的穴道！

鐵門外地方不大，大概只有七八步路，迎面就是一道石級。丁少秋一手持劍，走在前面，已經拾級而上。

丁伯超手上沒有兵刃，就從右首一個黑衣大漢手中取過朴刀，隨手掂了掂，就閃身跟了上去。

石級共有三十來級，已到盡頭，緊閉着一道厚重的木門。

丁少秋站停下來，左推右推，就是無法把木門推開。

丁伯超道：「這裡大概是一道暗門，可能是由機關操縱的了。」

丁少秋道：「那就只好破門而出了。」

口中說着，舉起短劍朝前劃去，但這道木門，和先前的鐵門不同，鐵門中間有一條橫門，你只要把橫門削斷，就可推得開，這道木門，却是暗門，外面用的並不是橫門，丁少秋短劍直落，伸手推去，木

門依然紋風不動！

丁伯超道：「少秋，這道木門外面，可能爲了掩飾地道入口，裝了壁櫥之類的東西，掩人耳目，要移開外面的壁櫥，必須懂得啟閉之法，咱們不知啟閉之法，要破門而出，你這柄劍太短了，還是大伯父來吧！」

丁少秋回頭笑道：「大伯父不用操心，侄兒不相信弄不開這道木門！」

他在說話之時，左手忽然朝門上按去！

這一按，看去毫不用力，實則早已運起「乾天眞氣」。用「乾天眞氣」破一道木門，那眞是割雞用上了牛刀，但聽呼的一聲，厚重木門挾着一陣嘩啦啦巨响，突然間朝前平飛出兩丈來遠，緊接着又是砰的一聲大震，把對面一堵牆壁，都震得倒坍下去。

丁少秋沒想到自己這一按，竟然會發出這麼大的力道，一時之間，不禁大爲驚楞！

站在他身後的丁伯超，也看得瞠目結舌，聳然動容，這小侄兒只是輕輕在門上一按，不但震坍了木門外僞裝的壁櫥，木門飛出兩丈以外，竟然還撞倒了對面的一堵牆壁，這是什麼功力，會有如此强大的力道？

木門外面，好像是一間臥室，本來還點着燈火，但這一陣突如其來的震撼，壁櫥倒坍，和木門飛出去撞倒牆壁，巨大風聲，早已把桌上的油燈熄滅，同時也有人發出驚「啊」之聲！

丁少秋目光一動，就看到黑暗之中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的兩個黑衣漢子，他毫不待慢，身形一晃，就已到了兩人身邊，等兩人發覺有人欺近，他左手連彈，已經點了他們穴道。

就在此時，陡聽有人大聲喝道：「大家快去看看，出了什麼事情？」

這話是從隔壁房中傳來，話聲入耳，四條人影已在廊前出現！

這四人和剛才被制住的二人，以及入口處兩個，總共八個人，敢情是負責守護地室入口的武士了。

丁少秋也在這時候搶了出去。

有人喝了聲：「什麼人？」

另一個喝道：「快截住他……」

負責守護地室的武士，武功一定不會太差，但這兩人喝聲堪堪出口，丁少秋人影一晃，已從他們身邊掠過，出手就制住了兩人的穴道。

丁伯超被幽囚地室達三年之久，心頭積鬱難消，身如閃電，一下衝出，左手接連揮出兩拳，但聽砰砰兩聲，兩個漢子應聲飛出尋丈之外，落到地上，早已氣絕。

丁少秋眼看大伯父一連兩記「百步神拳」，竟有這般威勢，心中也暗暗咋舌，其實以他目前的功力，「乾天眞氣」雖然只練到三成火候，但比起大伯父來，只怕已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他自己並不知道而已！

却說丁伯超飛掠出階下，目光轉動，略一瞻顧，四周景物，對他太熟悉了，這不是丁家莊後園，還會是什麼地方？口中不禁輕咦一聲，失聲道：「這裡會是咱們的家？」

自己會被囚禁在自己家裡的地室之中，怎不教他感到無比的驚詫？

丁少秋笑了笑道：「大伯父，這裡已經不是咱們的家，如今已是天南莊了。」

丁伯超又是一楞，問道：「是什麼時候易手的？」

丁少秋道：「侄兒聽他們說，大伯父失鏢之後，一直沒有下落，三年前，爺爺就抵給他們了。」

丁伯超氣怒已極，哼道：「好個盛世民，竟然巧取豪奪，如此不擇手段，走，咱們找南天一鵰這老匹夫去！」

丁少秋道：「大伯父，盛世民不在這裡，這裡只是姬夫人的家。」

他望着大伯父，續道：「依侄兒看，咱們不如先找爺爺去，聽爺爺怎麼說，再找他們不遲。」

丁伯超眼看丁少秋不但武功高强，連見解也極爲中肯，不覺欣然道：「好，你知道爺爺搬到那裡去了？」

丁少秋道：「侄兒也不知道，所以才會找到這裡來的。」

丁伯超含笑道：「這個容易，咱們只要到村子裡去問一聲，就會知道了。」

丁家莊是在大行山的南麓，偏西，就是丁家莊，約有二十幾戶人家，都是當年跟隨丁老爺子在鏢局任事的遠房兄弟子侄。

丁老爺子退出江湖，在家納福，他們也就在附近定居下來，成了一個小小村落，年老的退休，子侄輩依然在武威鏢局任事，這個村子，就叫做丁家村。

丁伯超領着丁少秋從後園越牆而出，循着山麓走了一里來遙，丁家村已在眼前！

突聽身後來路上，响起「嗤」的一聲，一道紅色火花，破空直上，接着又是「叭」「叭」兩聲，爆出一連串的火星！

丁伯超矍然道：「那是天南莊發出來的訊號，他們可能已發現咱們脫困而出……」

丁少秋忽然伸手一指，低聲道：「村裡有人出來了！」

丁伯超回頭看去，果見有二三十條人影，疾快的從村中奔了出來，這就急忙說道：「咱們且躲一躲，看看是些什麼人？」

兩人身形一伏，閃入右首一片樹林。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兩人堪堪隱蔽好身子，一陣輕快而雜沓的脚步聲，也已奔近林前。

這一行人，少說也有三十幾個，身穿一式青灰勁裝，手提紮着紅綢的厚背朴刀，一個個身手矯捷，健步如飛，他們人數不少，但在奔行之際，却不聞一點人聲，一看就知是一支久經訓練的勁旅！

不過轉眼工夫，他們已從林前過去，丁伯超忍不住輕咦一聲道：「這些人就住在村中，那麼村裡的人呢？」

丁少秋道：「大伯父，我們要不要到村裡去看看？」

丁伯超點點頭道：「走！」

這時差不多已是四更光景，天色昏暗如墨，丁家村中間是一條小街，兩旁住家，都是磚造瓦屋平房，門戶相對，門前各有一片小小院落。

丁伯超對這裡的每一戶人家，都是十

分熟悉，他領着丁少秋一連看了三戶人家，不但原來的住戶，一個不見，每家兩邊廂房中，都發現有男人的衣物，顯而易見，方才看到的那些青灰勁裝漢子，就住在這裡了。

丁伯超攢攢眉頭，說道：「這裡的人，會到那裡去了呢？」

丁少秋道：「會不會給他們强迫搬走了呢？」

丁伯超口中唔了一聲道：「有此可能，看來天南莊果然是有計劃的預謀了！」

退出小院落，木門外(小街上)負手站着一個身穿青布長衫，臉色黃中透青的中年漢子，冷冷一笑道：「我當是誰，胆敢夜闖咱們鐵衛村，原來是丁總鏢頭，嘿嘿！」

丁伯超抱了下拳道：「閣下如何稱呼？恕兄弟眼拙。」

「哈哈！丁總鏢頭眼裡，那會有我這號人物？」

青衫中年漢子在大笑一聲之後，冷傲的道：「兄弟荀吉，是管理這裡鐵衛村的。」

丁伯超問道：「這裡原先的居民呢？」

荀吉道：「丁家村居民，經領取搬遷費之後，已經搬到他處去了。」

丁伯超道：「他們搬到那裡去了？」

「哈哈，丁總鏢頭這話問得好生奇怪！」荀吉黃中透青的臉上，似笑非笑，嘿然道：「他們有了銀子，愛去那裡就去那裡，荀某管得着嗎？」

丁伯超回頭道：「少秋，咱們走！」

荀吉沉聲道：「丁總鏢頭請留步。」

丁伯超冷然道：「荀老哥還有什麼見教？」

荀吉陰惻惻道：「丁總鏢頭夜闖鐵衛村，說來就來，說去就去，未免太容易了吧？」

丁伯超道：「荀老哥的意思呢？」

荀吉道：「鐵衛村若是任由丁總鏢頭來去自如，兄弟這副總領隊的飯碗豈不是砸定了？因此只有請丁總鏢頭委屈些留下來了。」

丁伯超雙肩軒動，洪笑一聲道：「這麼說荀老哥是有意要考量考量丁某了？」

「嘿嘿，談不上考量二字。」

這話聲從丁伯超背後不遠處傳來，接着說道：「因爲咱們要緝拿的只是兩名逃犯而已！」

丁少秋倏地轉過身去，喝道：「公孫軒，你來得正好，我就是找你問問清楚，你爲什麼要騙我？」

原來那說話的正是天南莊總管公孫軒，和他並肩站立的是一個連鬢短髭的扁臉濃眉漢子，他正是天南莊鐵衛總領隊繆千里。

公孫軒大笑道：「丁少秋，當時咱們對你來意未明，自然不得不把你穩住了，如今事實証明，你是混進天南莊救人來的了。」

丁少秋劍眉剔動，喝道：「胡說，你們施放迷葯，把我囚在地室之中，等我破門而出，才發現右首一間也囚禁着人，我削斷鐵門，進去之後，才知道被囚禁的竟是我大伯父，難道我不該把大伯父救出來嗎？」

（未完・五）



上文提要：

秦燕君見一黑衣女子被其二師兄凌辱至要引頸自刎，遂挺身而出與其拚搏，不料黑衣女子却懇求暫且放過他，好待日後親手殺之……楊興家帶同一干嘍囉到山上尋仇，秦君燕正好替天行道兼清理門戶，割下了他的首級……秦君燕流浪至太湖昆仲幫舊址追思，驀然，陣陣琴音若斷若續的從對岸飄送過來……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簫劍情仇

情之爲物　最是惱人

萬山接道：「本幫已在山洞裏備了水酒，請少俠入內一敍！」言畢在前引路，與秦君燕並肩而行。

秦君燕心中暗道：「萬山武功雖無過人之處，但有一股懾人之豪氣，難怪有此成就！」

島上沒有路徑，顯然是因萬山恐怕暴露行藏。衆人一脚高一脚低地走了一程，來到一座小山洞前，「我們被統一盟那班妖魔，迫得走投無路，只好效先祖，過穴居生活，少俠請小心！」

那山洞外面看來又窄又低，人們都得彎腰而行，但走了十多丈之後，便逐漸寬闊起來，甬道亦顯得甚高，竟無氣悶之感。秦君燕料不到這山洞居然深廣至此，不由嘖嘖稱奇。葉峯道：「幸而幫主有先見之明，一早派人修整了此洞，否則可沒處安身！」

甬道裏每隔十丈便有一盞油燈，而且還有岔道，秦君燕不斷打量，不久便走到盡頭，秦君燕微微一怔，只見葉峯上前，伸手在石壁上用力推動，壁上竟然出現一個活動石門來！「少俠請！」

秦君燕透過燈光望進去，見裏面是座「大廳」，四四方方的，中間擺放了不少椅桌，還坐了許多人！

一個高瘦漢子奔過來，熱情地握住秦君燕的手，問道：「秦兄尚記得小弟麼？」

秦君燕看了他一眼，含笑道：「多年不見，友直兄風采更勝從前，教小弟好生羨慕，未知令弟友諒兄何去？」

一個矮脚漢子自人叢中鑽了出來，笑道：「想不到秦兄還記得小弟！」原來是兩兄弟，大哥叫羅友直，小弟叫羅友諒，合稱「天地雙傑」，在黃山曾因與風五娘等魔頭對敵，而與秦君燕認識。

萬山道：「秦少俠，且讓萬某爲你與諸位高人介紹一下……」

羅友諒拉着秦君燕，道：「秦兄，且先見過賤兄弟之恩師！」說着將他拉至一位長髮披肩，鬚長及腹，身穿藍袍的老者面前，共道：「這位便是家師東海散人！師父，這位便是徒兒上次向你提及的括蒼派弟子秦君燕兄！」

東海散人目光烱烱地望着秦君燕，秦君燕忙道：「晚輩素聞散人乃東海奇人，今日有緣拜見，實乃三生有幸！」

東海散人淡淡地道：「某家一向少與人爭鬥勝，倒是少俠神光內蘊，英氣勃勃，成就遠超年齡所限，實在難得！」

秦君燕連忙謙遜一番，東海散人對他更是刮目相看，心中忖道：「括蒼派怎會調教出這樣的徒弟來？」

萬山走前爲秦君燕介紹，指着一位身小頭大，但頭髮疏落的老頭道：「秦少俠，這位乃崆峒派掌門！」

秦君燕急忙行禮道：「原來是裘掌門，請恕晚輩眼拙，有眼不識泰山，失敬失敬！」

「鐵掌震西北」裘致遠道：「少俠青出於藍，請莫客氣！」

他身邊一位身材奇胖，頭戴帽冠的老者應聲笑道：「不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咱們這批老不死的，是該歸隱了！」他說話聲音極響，山洞裏隱隱有迴音。

秦君燕心頭一動，脫口道：「前輩莫非便是昔年有『笑面雷神』之稱的崑崙派鄒不遜鄒掌門？」

那人雷公嘴一呶，又發出了一陣大笑，道：「小子，算你有點眼光！」

秦君燕心中忖道：「江湖上傳聞昔年鄒老與裘致遠因同時愛上一個女子，而勢成水火，不知因何如今又坐在一起？」

鄒不遜似乎看透他的心事，問道：「小子，你是不是奇怪，老夫因何會與裘老頭在一起？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以前的事都已過去了，且大家如今都已一把年紀，再爭風呷醋，豈不要笑掉同道的大牙？何況咱們如今還有一個共同的敵人，統一盟！」言畢又是一陣大笑，「鐵掌震西北」裘致遠臉上毫無表情，好像完全沒有聽見鄒不遜說什麼，他倆一個滔滔不絕，好閑扯，一個沉默寡言，性格頗爲極端。

鄒不遜瞪了他一眼，道：「小子，你說話的口氣何其大？憑咱們這些人，還不足與統一盟爲敵，除非唯四海突然暴斃！」

東海散人嘆息道：「咱們都還活着，那魔頭功力通神，又怎會突然暴斃？」

萬山恐怕他們再說些喪氣的話，影響大家士氣，忙道：「酒菜即將送上來，大家請先入席如何？」

羣豪相繼入席，萬山又替秦君燕介紹各地英雄，秦君燕心中另有所思，一時間也記不了這許多。酒菜送上之後，萬山拉他坐首席，秦君燕見同席者，都是身份顯赫之輩，連忙推辭，但萬山執意要他坐，「少俠何必客氣，如今你是代表括蒼派者！」

秦君燕聽他這樣說，沉吟了一下才說幾句門面話坐下。萬山先敬嘉賓一杯，便問：「這些年來，毫無少俠之消息，未知少俠去了何處？」

秦君燕道：「魔熖高漲，在下武功低微，唯有躲在深山練武，以作後圖，本來還想再練幾年方下山，不料統一盟竟找上門來，所以……」當下將自己下山後的經過略說了一遍。

葉峯道：「少俠剛在江湖上走動過，可知統一盟之木劍道人是被那位高人所殺的麼？」

秦君燕是使詐方殺得了木劍道人，自認不是眞實本領，不欲張揚，便詐稱不知道，萬山道：「少俠若無其他事，便暫且在敝幫住下吧！」

秦君燕乾咳一聲，道：「實不相瞞，在下今日登仙島，實有一件事欲求貴幫的。」

萬山想也不想便道：「少俠有何需要敝幫協助者，但說無妨！」

「未知幫主知否南海有座小島，稱仙人者？」

萬山看了葉峯一眼，問道：「少俠欲去仙人島？未知所爲何事？」

「在下聞說敝師妹隱居於該島，而統一盟却要去攻打，欲對敝師妹不利，所以……」

萬山忽然哈哈大笑：「少俠不用去了！」

秦君燕大驚，急問：「莫非統一盟經已得手？」

葉峯笑道：「好教少俠高興，令師妹已回到中原了！」

秦君燕心頭躍喜，又覺詫異，續問：「葉副幫主如何得悉敝師妹返回中原？」

「令師妹與……上月曾到小島打探少俠之下落，後來他們便上岸說要去找你！」葉峯知道秦君燕痴戀莫紫薇，故意含糊其詞，不敢明言莫紫薇與展劭在一起。但秦君燕聰明機智，由其話中已聽出底蘊，一張臉變得雪白，放下竹箸，再難以下咽

萬山乾咳一聲：「少俠，敝幫菜劣請諒……不過少俠似亦該保重自己身體！」

葉峯接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咳咳，這種事勉强也沒意思！」

秦君燕被人說破心事，臉色又由白轉紅，期期艾艾說不出話來，鄒不遜忽然哈哈大笑道：「裘老頭，這小子原來與咱們以前一樣，犯了一種無藥可救的病。」

秦君燕更窘，只當作沒聽見，續問：「葉副幫主，在下根本沒事……多謝關心，嗯，未知敝師妹可曾留言，謂去何處找在下否？」

「令師妹只說去找少俠，却沒說要去何處找尋，而且他們來去匆匆，咱們欲問無從！」

鄒不遜搖頭道：「瞧你這小子一臉聰明，原來却是位傻子！」

秦君燕忍不住道：「前輩因何認爲在下是傻子？」

「紅顏禍水呀！」鄒不遜好像十分奇怪秦君燕居然不明此理。「情之一物，最會傷人，你欲在武功上更上一層樓，便必須忘記她！」

秦君燕道：「男女的感情，外人最難理解！」

「老夫不能理解？」鄒不遜大叫起來。忽然脫下帽子，現出牛山濯濯的光頭來，指着自己頭顱道：「你知道老夫怎會變成假和尚麼？你又知否老裘的頭髮，爲何快掉光麼？」

廳裏的羣豪，都轉頭望過來，裘致遠輕咳一聲，鄒不遜說話素來不顧慮別人是否受得住，瞪了他一眼，道：「你咳什麼？大丈夫事無不可對人言！」

裘致遠苦笑一聲，低頭喝酒，鄒不遜將音量提高，道：「咱倆的滿頭煩惱絲，都是爲女人掉光的！哈哈，如此也好，掉光煩惱絲，就沒了煩惱！所以老夫勸你一句：盡早斬斷煩惱！」

秦君燕望着他那寸草不生的頭顱，心中頗有感觸，剛才對他不滿之情，早已煙消雲散，忍不住問道：「未知鄒掌門以何方法尅制自己，不再去想她？」

鄒不遜慘然一笑，道：「老夫有何辦法？」他又掠高衣袖，只見一對手臂佈滿了大小不一的傷疤，怵目驚心！

萬山問道：「鄒掌門手臂因何會傷痕纍纍？」

鄒不遜嘆息道：「當年因爲老夫無法斬斷情絲，每於午夜夢迴時，以利器自刺手臂，求能消滅內心之痛苦！」

羣豪聽後都聳然動容，秦君燕更爲同情。鄒不遜抬頭道：「小伙子，老夫也無辦法……咳咳，直至她死後，心情方逐漸

平復！」

羣豪心中均想道：「料不到『笑面雷神』還是位情痴！」

秦君燕嘆息道：「說到底也是情絲難斷！」

葉峯道：「像兩位這般深情的人，世所罕見。常人若有新歡，便很容易忘記舊愛，也許秦少俠以後遇到另一位紅顏知己，屆時自會有雨過天晴之感！」

秦君燕心中暗道：「可惜我心中只有一個小師妹！」

萬山連忙打圓場，羣豪飽餐之後，又分堆閑談。秦君燕拉着葉峯問道：「副幫主，你們準備何時攻打統一盟？」

「如今魔頭聲勢浩大，咱們只能先與各地聯絡，再慢慢計議！」

「既然如此，在下意欲先上岸去找敝師妹！」

葉峯道：「少俠剛到，何必急在一時，何況令師妹找不到少俠，自會回來，屆時你們便可見面！」

秦君燕道：「在下恐她四處亂闖，帶來危險，家師臨終時，將她交與在下，在下不能不緊張！」

葉峯道：「令師妹身邊尚有人，但少俠孤身一人，更加危險！」

「在下主意已定，請副幫主替在下準備船隻！」秦君燕忽然低聲問道：「副幫主，在下問你一件事，敝師妹……是否經已成親？」

葉峯道：「不曾聽她提過，看來尚未成親！」一頓又道：「少俠要離開本島，也得等天黑之後方可上船！」

話音剛落，忽然一個幫徒匆匆走進來報告：「啟稟葉副幫主，有一位自稱『皓首獅王』的，駕着一塊木排來求見！」

葉峯一愕，道：「皓首獅王不是二十年前武當派的棄徒？咳咳，他來作甚？」

那幫徒道：「他說他雖是武當派棄徒，但武當為統一盟所滅，他要與本幫共襄大事，消滅統一盟！」

葉峯眼珠子一轉，道：「你且穩住他，待本座去通知幫主！」言畢匆匆帶秦君燕進一山洞，道：「少俠且歇一下，稍後葉某再來相陪！」

「副幫主有事但去無妨！」

＊　＊　＊

秦君燕上岸之後，但覺天地茫茫，不知何處覓芳踪，他心想師妹既然要找自己，唯一有把握的，便是返回師門，是故立即兼程趕去括蒼山。

沒想到在路上又遇到了凌雪蓮，秦君燕本欲避開，不料已為凌雪蓮見到，她興沖沖的走上前，道：「秦師兄，你為何沒去魯記酒家找小妹？」

秦君燕心想：「你幾時約我到那裏見面？」嘴上却道：「愚兄被統一盟的人追殺，慌不擇路，待後來去魯記酒家已不見你，師妹你可好？」

「多謝你相救……」凌雪蓮道：「當日小妹等了很久，不見你來，以為你沒法脫困，只好出店，不想又遇到林師兄，再後來到洞宮山，見到你的留字，方知你沒事！」

「林師兄呢，他因何沒與你在一起？」

「林師兄本來去找他未婚妻的，誰知他未婚妻家已經被統一盟殺光了，如今他去找他義父『江南鞭神』蔣長義習雲花鞭法，小妹本欲去投靠一位遠親，向他學習劍法，不料他因避統一盟，也不知躲到何處去了！」凌雪蓮問道：「秦師兄，如今你欲往何處？」

「愚兄欲返師門掃墓！」

「小妹正無去處，未知秦師兄可否允許小妹同行？」

秦君燕知她對自己有意，奈何神女有心，襄王無夢，一時間難以決定是否讓她跟着自己，不料凌雪蓮又道：「秦師兄，你尚未恭喜小妹！」

秦君燕訝然問道：「凌師妹喜從何來？」

「小妹……已跟林師兄訂了親……」凌雪蓮雙頰紅潮顯現，「不過咱們決定等統一盟被消滅後才成親！」原來她知道秦君燕無意自己，加上林啓之未婚妻被殺，兩人頗有同病相憐之感，又想起大仇在身，倉猝間便訂下終身。

秦君燕一聽，大喜過望，道：「那真要恭喜了，屆時可莫忘記請愚兄喝喜酒！」

凌雪蓮見狀心頭微感酸澀，便用揶揄的口吻道：「就怕請不到你！秦師兄，如今你肯讓小妹跟着你吧？」

秦君燕尷尬地笑笑，道：「待愚兄先買點香燭祭品，然後一起上山！」

兩人到市集買了應用之物，聯袂上山，秦君燕因為沒了顧忌，與凌雪蓮有說有笑，甚為融洽。凌雪蓮心中忖道：「由此可見，男女間之感情，實在勉強不得，未悉秦師兄知否此中道理？」

秦君燕見她忽然不語，問道：「師妹剛訂了親，所謂人逢喜事精神爽，因何不語，莫非尚有什麼心事？」

凌雪蓮抿嘴笑道：「小妹的心事，便是担心師兄你！」

秦君燕乾笑一聲。「愚兄孑然一身，有何可担心的？」

凌雪蓮沉吟道：「秦師兄，你可有莫師姐的消息？」

秦君燕臉上的笑容登時不見，冷冷地道：「只知她尚在人間！」言畢轉身疾行。

凌雪蓮急跟在其身後，道：「恭喜師兄，未知莫師姐如今在何處？」

秦君燕粗暴地道：「不要再提及她！」

凌雪蓮心裏有點明白，忙勸道：「秦師兄，你又何必為難自己！」

秦君燕惱道：「天下云云衆生，根本沒一人了解愚兄！」

「秦師兄，你知否小妹為何突然與林師兄訂親麼？」凌雪蓮道：「便是因為小妹忽然之間，明白感情是不能勉強的！」

秦君燕倏地回過身來，冷笑道：「依你這樣說，你本來是不喜歡林師兄的？為何他可以『勉強』得到他師妹？而我却不能？上天對我何不公平？」

「小妹……與林師兄訂親，毫無勉強的成份！」凌雪蓮頓了一頓方續道：「也許每個人的性格不同……不過我認為秦師兄和莫師姐都是深情的人，當有人敲開她的心扉，便不會改變！」

這句話如同一個霹靂在秦君燕頭頂炸開，他一直沒想到這一點，剎那間，只覺

心頭一片惘然，腦門陣陣發痛，不知身在何處！

凌雪蓮吃驚地道：「秦師兄，小妹說錯麼？」

秦君燕似沒聽見，心中琢磨着凌雪蓮剛才那句話，不錯，莫紫薇性情一向固執，年紀輕輕，只要她決定了的事，就是她父親也難以改變她的主意！

他越想一顆心越向下沉，只覺手足冰冷，似跌落冰窖，全身沒一絲暖氣，忽然雙脚一軟，跌坐在地上。

凌雲蓮大吃一驚，囁嚅地道：「秦師兄，對不起，小妹剛才胡言亂語，你不要當眞……你，你覺得怎樣啦？」

秦君燕雙眼直勾勾地望着前面，一動也不動，半晌才喃喃地道：「我，我爲何一直沒想到這一點？」

凌雪蓮急問：「秦師兄，你沒想到什麼？」

「小師妹也是個深情的人……我跟她本來是一對……」秦君燕忽然放聲大哭起來，毫不因爲凌雪蓮在旁而有所顧忌，反而凌雪蓮讓他哭得手足無措！

良久，秦君燕才收淚問道：「凌師妹，你說深情的人好不好？」

這個問題不易回答，凌雪蓮想了一陣才結結巴巴地道：「深情的人……總比薄倖好……秦師兄，你看開一點吧，這樣下去，對你固然不好，對莫師姐也沒好處……要是她知道後，心裏一定很難過！」

秦君燕激動地道：「我愛她……我寧願爲她犧牲一切，她難過什麼？」

凌雪蓮囁嚅地道：「對莫師姐來說，她最大的願望便是一生一世都與心愛人在一起，不受人騷擾，秦師兄，你願意爲她犧牲麼？」

秦君燕忽然大叫一聲，自地竄起，放足向前奔，口中不斷地叫着：「我成全她，誰成全我？我成全了她，世上還有什麼值得我留戀的？」

他狀像瘋子，去勢極快，凌雪蓮武功大大不如他，拚盡全身之力，仍追不上他，只好高聲叫道：「秦師兄，你等等我！」

話音剛落，忽聽秦君燕大叫一聲，張口噴出一口血箭，雙脚一軟，撲到地上，凌雪蓮追至他身旁，這才知道他竟然暈死過去了。

＊　＊　＊

當秦君燕醒來時，天色已晚，深山四處靜悄悄的，首先映入他的眼簾的是一團火和一張模糊的面孔，他掙扎地坐起來，呻吟似的道：「小師妹，你回來了麼？」

可是耳裏聽到的却是凌雪蓮喜悅的聲音：「秦師兄，你終於醒來了！」

秦君燕暗嘆一聲，再次躺下去，緩緩閉上雙眼。俄頃，忽覺上身被人輕輕抬起，耳邊又聽到凌雪蓮溫柔的聲音：「秦師兄，小妹燒了一壺水，你先喝下吧！」

秦君燕的聲音，空空洞洞，似來自幾丈之外。「謝謝你……」他微張開嘴巴，喝了半壺水，乾燥的喉頭才稍爲舒服一點。

凌雪蓮又餵他吃乾糧。「秦師兄，你身子要緊，吃了東西，然後好好運功療傷，不可再胡思亂想，要不若遇到强敵就……」

秦君燕截口道：「如今愚兄跟死人有何分別？」

凌雪蓮吃了一驚，忙道：「難道你不想再見莫師姐一面？」她知道難以勸服秦君燕，唯有以此方法，激發其求生之慾。

這句話正好擊中秦君燕的要害，他來括蒼山，眞正的目的，也是爲了見小師妹一面，當下吃了兩個饅頭，便盤膝於地，運功療傷，除了欲見莫紫薇外，四年前那斷劍之辱，他也不能不報！

凌雪蓮見狀，心頭稍爲安慰，一夜爲他仗劍護法。待秦君燕再度睜開雙眼時，天已大亮，他見凌雪蓮滿面疲乏之色，不由歉然道：「凌師妹，你一夜沒睡，謝謝你！」

凌雪蓮淺淺一笑，道：「不要緊，你沒事就好了！」

「你歇一下吧，愚兄沒事了，下午咱們再去！」

凌雪蓮見他說得誠懇，便放心倚石瞌睡。中午，秦君燕獵了一頭小獐，兩人七手八脚將小獐烤熟，飽餐一番，秦君燕再運功行走了三個大周天，才道：「師妹，咱們走吧！」

「秦師兄，你內傷全癒了？」

「已癒了八九分，不打緊，就算遇到强敵，咱們也可以繞道避之！」

凌雪蓮這才放心，未幾天黑，兩人仍摸黑前進，至半夜秦君燕見凌雪蓮疲累不堪，只好停歇，在山上過夜。次日，天亮，兩人再度上山，走了個多時辰，到莫宣武及萬鵬程夫婦墓前，秦君燕緬懷往事，不覺潸然淚下。

忽然凌雪蓮叫道：「秦師兄，你看，下面好像有人！」

秦君燕瞿然一醒，低頭向山下望去，見有一個女子在練劍，他雖然看不到她的面龐，但那背影對他來說，實在太熟悉了，不過奇怪的是，他這刹那居然又覺得有點陌生！

劍光如白蛇吐信，使的正是括蒼劍法，但出招變化與括蒼派劍法又有點不同，秦君燕暗道：「小師妹的武功大有進步，這幾年相信她並未有一天荒廢！」

秦君燕目不轉睛地望着，凌雪蓮已猜到下面練劍那女子必是莫紫薇，良久，才聽秦君燕喃喃地道：「她消瘦了，難道她跟他在一起並不快樂？」

凌雪蓮將他輕輕一推，道：「秦師兄，你還不下去？」

秦君燕心中不斷地問自己：「我該不該下去？她還肯不肯見我？」

他主意未定，耳際已聽凌雪蓮大叫一聲：「莫師姐！」莫紫薇倏地收劍，轉身抬頭望上來。

只見她雙頰明顯地陷了下去，但人却比前成熟，亦添了幾分滄桑。秦君燕有點心痛，覺得自己沒有遵照師父的遺言，好好照顧她！

莫紫薇見兩個陌生的男女站在自己父親的墓前，怔了一怔，才依稀認出秦君燕，但一時間也不敢肯定，心中暗道：「他是三師兄麼？不會不會，三師兄一向英俊瀟洒，怎會如此蒼老落魄？」

莫紫薇正想發問，凌雪蓮忍不住已首先問道：「你是莫師姐吧？他就是你三師

兄啊！」

莫紫薇嬌軀一震，輕輕叫道：「你眞的是三師兄？」

她聲音太低，以至山頭上的人，只見到她嘴唇嗡動，却聽不到她說什麼。秦君燕更覺自己與小師妹相隔了十萬八千里般，可望而不可即，良久才顫聲叫道：「師妹，小師妹！」

小師妹三個字一入莫紫薇耳中，兩行清淚立即奪眶而出，輕叫一聲，向山上跑去，與此同時，秦君燕亦自山上跑下去，兩人半路相遇，不知如何，四隻手已緊緊地握在一起！

秦君燕激動地道：「小師妹，你瘦了！」

「三師兄，你可好……想不到還能見到你，小妹很高興，」莫紫薇嗚咽地道：「三師兄，你怎地老了這許多？」

秦君燕凄然一笑：「只要你活得好，愚兄於願已足，聽說你住在仙人島，又悉統一盟要派人攻打，愚兄忙趕去千帆幫求救，方知你已回來了！」

「多謝三師兄關心，小妹在三個月前已離開，就讓他們撲個空吧！」

「愚兄如果不是見到大師兄夫婦的墓，還以爲你已不在人間了！」

莫紫薇不忍在此時說出那是展劭埋葬的，輕輕掙脫了秦君燕的手，道：「三師兄，這幾年的日子你是怎樣過的？」

秦君燕只覺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久久作不得聲，凌雪蓮在旁看見，心中暗道：「這才是愛！唉，但願秦師兄能早日找到一個眞心喜歡他的紅顏知己！」

莫紫薇見他不語，心頭惻然，忖道：「想來這幾年三師兄必定十分痛苦，唉，我又何嘗不知他的心意？可惜我心早有所屬！」當下强笑道：「三師兄，這位姑娘是誰？怎地叫小妹師姐？」

凌雪蓮道：「家父是華山派的凌北風，敝派遭統一盟攻擊後，門下星散，小妹落流江湖，前天才在山下遇到秦師兄！」

莫紫薇恍然：「原來是凌掌門的千金，失敬！」

凌雪蓮道：「莫師姐，小妹與我未婚夫跟秦師兄一樣，都很擔心你的安危，如今你回來便好了！」

秦君燕忙道：「凌師妹的未婚夫是華山派大弟子林啓之師兄！」

莫紫薇還以爲凌雪蓮是秦君燕新認識的女友，聽他們這樣說，心頭登是一沉，本來還有話要談的，此刻却不敢開腔，只好收拾心情與凌雪蓮寒暄幾句。

秦君燕突然想起一件事，道：「小師妹，有件事要告訴你，二師兄投靠統一盟，且幹了許多令人髮指的事，愚兄已代師清理門戶，將他殺了！」

莫紫薇唏噓地道：「想不到二師兄是這種人……要是爹他老人家泉下有知，不知要多傷心！三師兄，二師兄一死，本門全靠你一個人，希望你能振作點」

秦君燕傷感地道：「愚兄已改學別派武功了，雖然未正式拜師，但已不便執掌本門，師妹乃女中豪傑，繼承父業，發揚光大的責任，便得由你承擔了！」

莫紫薇脫口道：「三師兄，你爲何要改學別派武功？」

凌雪蓮道：「秦師兄若不改學別派武功早已死了好幾次！」

秦君燕滿懷心事，無從傾訴，倏地抽出紫竹簫來，就唇吹奏，奏的正是「斷腸曲」，曲中充滿了凄酸愁苦，情愛妒恨。秦君燕已奏過此曲千百遍，但還是頭一次在心愛人面前吹奏，滿懷心事，全藉簫聲傾訴出來，勝過千言萬語。

嗚咽的簫聲，直似道不盡的情意，訴不完的凄苦，奏至情懷激烈處，兩行清淚，奪眶而出，凜烈的北風，也吹之不乾。莫紫薇和凌雪蓮被勾起心事，都覺肝腸寸斷！

簫聲「嘎」然而止，秦君燕淚如雨下，雙眼直勾勾地望着莫紫薇。莫紫薇只覺他目光灼灼，似兩柄利刀，使她心頭怦怦亂跳，心中不由自責道：「想不到我是個不祥的女人！這幾年，展大哥既爲我弄至寢食難安，三師兄也爲我飽受情慾煎熬，教我左右爲難，罷了罷了，今日不如死在爹前吧！」

她主意一定，便向父親的墓走去，凌雪蓮瞧她神色不對，連向秦君燕打眼色，奈何秦君燕視而不見，如同石像一般，動也不動地望着莫紫薇的後背，凌雪蓮沒奈何，只好獨自跟着莫紫薇。

莫紫薇跪在父親前，凌雪蓮替她點上香燭，只見她嘴唇嗡動，却聽不到她說些什麼。半晌方聽她大聲道：「展大哥，三師兄，你倆莫以我爲念！」言畢一頭向墓碑撞去！

這一着大出凌雪蓮意料，雖然她在其身旁，亦來不及拉住她，只聞「蓬」的一聲響，莫紫薇與石碑一齊撲倒！

秦君燕如遭電殛，呆了一呆，方大叫一聲：「小師妹！」飛身奔前，扶起莫紫薇，只見她額上多了一個血瘤，雙眼緊閉，了無知覺。

秦君燕放聲大哭：「小師妹，你這又何必！」他只道莫紫薇連碑也撞倒，必死無疑，不及細看，便抱起她，向後山慢慢走去！

凌雪蓮一把抓住他的衣袖，急道：「秦師兄，你莫做傻事。」

秦君燕猛一回頭，雙眼盡赤，瞪着凌雪蓮喝道：「放手！」

話音剛落，遠處也傳來了一個憤怒的聲音：「將她放下來！」

秦君燕再回身，便見到一個人自山下飛上來，那人面龐瘦削，看來有點眼熟，又有點陌生，手提一柄長劍，正是展劭。

待得秦君燕回身，展劭也才認出秦君燕來，適才他正在洞內教萬小龍練武，隱隱聽見簫聲，遂出洞尋來，不料此人竟是這幾年來，自己欲見不敢見的情敵秦君燕，剎那間，兩人均是百感交集，都呆住了，良久才同時迸出一句話來：「是你！」

秦君燕身子更是不已亂抖，連臉與五官也扭曲起來，連凌雪蓮自他懷中接過莫紫薇也不知道。展劭乾咳一聲，乾巴巴地道：「秦兄別來無恙？」

秦君燕失魂落魄地跟他說了一句：「別來無恙？」

展劭語氣忽然一轉，問道：「你怎樣對待薇妹？」

秦君燕激動地道：「她是我師妹，家

師臨終，將她交給我，我怎樣對待她，是我的事，與你無關！」

展劭臉色大變，喉頭一陣聳動，却沒說出話來，顯然是將話嚥回去。只見他長長一嘆，轉身向凌雪蓮走去，口中關切地道：「薇妹薇妹，你覺得怎樣？」

秦君燕一個風車大轉身，將紫竹簫抽握手中，攔住展劭。「我師妹不用你管！」

展劭臉色再一變，沉聲道：「不錯，她是你的師妹，但却是我的未婚妻，我管不管得？」

秦君燕怪叫一聲：「誰說她是你的未婚妻？」

展劭道：「是她親口應允的，還有天地爲証，秦兄，我念你是薇妹的三師兄，今日之事，不與你計較，請你讓開！」

秦君燕乍聽師妹與展劭訂了親，如胸中刄，妒恨交迸，喝道：「所謂她親口應允，只是受你欺騙而已！」

展劭不由更怒，道：「薇妹年紀已不小，她自有主意，何況是婚姻大事，又怎會受騙？秦兄是明理的人，當知男女間的感情，半點也勉强不得！」

他不提猶自可，一提之下，秦君燕更是火上加油，紫竹簫幾乎指到展劭的鼻尖。「展劭，虧你還有臉說這種話，當年你在船上答應過來，說要退出……」

展劭嘆息道：「就算我肯，薇妹也不肯，而且我不曾使過一絲手段，取得薇妹的芳心，全憑一片眞誠！」

秦君燕厲聲道：「儘管你舌粲蓮花，今日我都不會放過你！展劭，拔劍吧！」

展劭道：「秦兄請冷靜！」

「呸！你當然冷靜，四年前，你震斷我的劍，我便發誓要報洗雪恥辱，除非，除非你以後再不用劍！」

展劭臉色雪白，他師父是以劍法馳譽武林，要他不用劍，等於要他另投明師，何況形勢也不容他這樣做，是以道：「秦兄，當年是小弟魯莽，如今向你陪罪……」

秦君燕截口道：「不必多說，你是不是害怕秦某？」

展劭見他咄咄迫人，就算泥人也有火氣，但仍沉住氣道：「秦兄，你我之間，難道沒有別的辦法解決？」

「沒有！」秦君燕一字一頓地道：「快拔劍！」

展劭「刷」地一聲，將劍抽了出來，道：「秦兄這幾年武功必有長足進步，小弟也想領教一下！」

秦君燕精神陡地一振，撫簫道：「這些年來，我無時無刻不是想着這一天，我一定要打敗你，先出手吧！」

展劭只笑一聲：「希望能遂你之願，小弟先讓你一招！」

秦君燕臉色一變，紫竹簫向天虛刺一下，道：「承讓了，出手吧！」

展劭忖道：「他年紀雖然大了，但傲氣毫不減，罷了，今日這一戰若不施點手段，讓他瞧瞧，他還以爲天下無敵！」當下道聲小心，長劍便「刷」地一聲刺出。

「來得好！」秦君燕簫管一抬，已將長劍格開，順勢反敲對方手腕！這一招連消帶打，使得甚妙，展劭也忍不住喝了一聲采，手臂一圈，避過簫管，反斬對方的肩膊！

霎時間，只見劍來簫往，雙方均欲取勝，都採取以快制快的打法，轉眼間已至交換了三四十招，竟然難分軒輊！

秦君燕心中暗道：「我只道改習郭前輩的武功之後，必能勝他，想不到他的武功同樣大有進步，且招式上尚能推陳出新！」

展劭心頭同樣一懍：「咦，他這簫管的招式怎地如此神妙？幸好這幾年在仙人島上，無時不敢荒廢武功，否則今日將要敗在他手下！」

兩人乍遇强敵，更是精神煥發，奇招迭出，互不退讓，很快又過了四五十招，仍然平分秋色，誰也佔不到一絲便宜！

秦君燕志在必得，叱喝連聲，行動矯如游龍，再配合「飛風身法」，姿勢美妙之至，不時冒險搶進對方身前攻擊。

展劭劍法多變，招式勝在層出不窮，而且他內功比秦君燕稍勝，因此秦君燕攻勢雖急，他仍巍然不動，見招破招，見隙反擊。

旁邊的凌雪蓮只看得眼花撩亂，看情況兩人若要分出勝負，除非有一個倒下，但兩敗俱傷的情況，更具可能性，她芳心一急，連忙叫道：「兩位都是武林棟樑，請停手！」

展劭和秦君燕見周圍的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任她焦急，都沒停手之意。忽然山下跑來一個七八歲的童子來，叫道：「師父，你跟誰打架！」

展劭忙道：「小龍快退開，他是你三師叔！」

「師父，你怎會跟三師叔打架？」

展劭和秦君燕之間的恩怨，又怎能對着孩子說出口，當下他只好道：「小龍，快去看看你姑姑！」

萬小龍向凌雪蓮跑過去，道：「妳是誰？爲什麼抱着我姑姑？快將姑姑交給我！」

凌雪蓮道：「我是你三師叔的朋友，你姑姑沒有事……她只是暈了過去而已！」

萬小龍道：「我不管，妳快將她交給我！」

凌雪蓮將莫紫薇放在地上，替她推血過宮，剛弄了兩下，萬小龍突然叫道：「姑姑醒來啦！」

凌雪蓮抬頭，果見莫紫薇睫毛上下移動着，喜道：「莫師姐你沒事吧？」

莫紫薇睜開雙眼，混混沌沌地道：「爹在那裏……咦，我，我還未死麼？」

萬小龍叫道：「姑姑你沒有死，你不會死的！是誰將你打傷的？是不是三師叔？我替你報仇！」

他這一叫，使莫紫薇倏地坐了起來，轉頭見展劭與秦君燕打得正緊張，不由叫道：「你們兩個作什麼？」

秦君燕道：「小師妹，你沒事便好了，你且看愚兄報那斷劍之仇！」

展劭道：「他大言不慚，愚兄今日絕不能退讓，否則他還以爲愚兄怕了他！」

凌雪蓮低聲道：「莫師姐，除了你之外，再沒有人可以勸服他們！」

莫紫薇站了起來，將劍抽出來，架在自己的脖子上，萬小龍吃驚地道：「姑姑

，你幹什麼？師父，你快來！」

展劭與秦君燕鬥得正在激烈之處，就是他肯過去，又如何能抽出身？莫紫薇吸了一口氣，道：「展大哥，三師兄，你們再不停手，我便死在你們眼前！」

話音剛落，只見兩條人影倏地分開，再一個起落，已雙雙搶至莫紫薇身邊，展劭瞪了秦君燕一眼，道：「貓哭老鼠假慈悲！」

秦君燕好像沒聽見，道：「小師妹，愚兄剛才還以為你死了，正想陪你一起共赴黃泉！」

凌雪蓮道：「幸好碑埋得淺，要不可真危險！」

莫紫薇淚如泉湧，道：「三師兄，小妹是個不祥的女人，你若跟我一齊死，我做鬼也不會原諒你！」展劭趁她說話分神，伸手去抓莫紫薇手上的劍，不料讓莫紫薇洞悉先機，退了一步，厲聲道：「你倆再上前，我便立即自刎！」

展劭急道：「薇妹，你瘋了麼？你若死了，我也何能獨生？」

秦君燕將他推開，道：「讓我來勸她！」

「不必！」莫紫薇語氣十分堅決：「三師兄，你也莫過來！」

秦君燕肝腸寸斷的道：「小師妹，你又何必出此下策，萬一有什麼錯失，你叫愚兄如何心安？小師妹，我求你將劍拿開！」

莫紫薇道：「除非你們答應我一個條件！」

展劭及秦君燕同時道：「什麼條件？愚兄一定答應！」

「自今之後，你們不許再打架，否則我唯有一死以謝！」

展劭看了秦君燕一眼，首先道：「愚兄答應你！」

秦君燕也只好道：「既然如此，愚兄唯有便宜了他！」一頓又：「小師妹，你跟他真的訂了親？有誰作証，是誰做的媒？」

莫紫薇粉臉一變，顫聲道：「三師兄，小妹再求你一件事，盼你千萬答應，否則小妹還是活不下去！」

秦君燕身子一震，澀聲道：「你且說來聽聽！」

「不，你一定得先答應小妹，否則小妹立即自刎！」

秦君燕悲聲道：「你不用說，愚兄也已猜到……算啦，我答應你就是！」他似乎用盡全身氣力，才將這句話說完，言畢只覺雙腳發軟，幾乎站不穩，身子如風中小草，不斷搖晃着。

莫紫薇正容道：「三師兄，你一向聰明機智，爹也一直很看重你，希望你無論受到什麼打擊，都一定要活下去……」

秦君燕忽然仰頭悲嘯，只見他雙眼淚如泉湧，連凌雪蓮看了也覺心痛。展劭忽然厲聲叫道：「秦君燕，你且聽我一言，只要你好好對待薇妹，我如今尚可退出！」

秦君燕一低頭，目光烱烱地望着展劭，展劭澀聲道：「難道只有你可以為她犧牲，我便做不到麼？」

莫紫薇粉臉一寒，道：「感情可以施捨，可以轉贈的麼？你將我當作貨物？」

展劭吶吶不能言，凌雪蓮道：「展少俠你這錯了，秦師兄，莫師姐說得沒錯，感情是不能勉強！假如你愛她的，便要讓她好好地活着，還要日子過得快樂，如果只求達到自己佔有的目的，那只是自私！」

秦君燕忽然大叫一聲，倏地轉身狂奔而去，莫紫薇和凌雪蓮急道：「你去那裏？」兩人齊搶前，展劭略一猶疑，終拋起萬子龍，在後面追趕。

凌雪蓮大聲叫道：「秦師兄，你等等我。」

秦君燕越跑越快，毫無停足之意，凌雪蓮急道：「展少俠，你快追上去，他，他一定會抵受不住，前天我說了他兩句，他也因此而吐了一口血！」

展劭道：「只怕他不肯聽展某的話！」

莫紫薇道：「展大哥，你再不追他，以後別想再見到小妹！」展劭只好將萬子龍交給她，展開輕功，向秦君燕追去。

可是秦君燕此刻所受的痛苦，無以復加，放步狂奔，當真勢疾如同流星，展劭不但無法將距離拉近，反而越追距離越遠，只見秦君燕閃到山坳之後，不見踪影，展劭放足狂奔，繞過山坳一望，那裏尚有秦君燕的影子！

他吃了一驚，便大叫起來：「秦兄，有事但可商量，千萬莫做傻事！」他叫了幾遍，都不聞回音，心中忖道：「莫非他跳下山崖？」

心頭一動，展劭便向左首奔去，過了頓飯工夫，已將臨崖邊，仍不見秦君燕，深崖之下，有霞霧升起，將附近緊緊籠罩着，展劭在霧裏叫了一陣，又因霧濃，觸目都是一片灰白，心生寒意，害怕自己失足跌下去，只好退了出去。

未幾，凌雪蓮和莫紫薇氣喘吁吁地跑過來，展劭道：「薇妹，找不到他！」

莫紫薇臉如死灰，喃喃地道：「他是因我而死的……他是為了我才會跳崖自盡的！」凌雪蓮心中害怕，一把將她抓住。

展劭道：「也許他走另一條路也未定！」

凌雪蓮接道：「不錯，秦師兄剛才已答應你不死的，他是位信人，絕對不會食言！咱們再找找看！」

莫紫薇精神稍振，聲音低微地道：「那你們還等什麼？快找！」

展劭道：「薇妹，你跟凌女俠一道，咱們分開來找尋！」

＊　＊　＊

北風呼嘯，秦君燕順風而馳，速度極快，他腦海裏一片空白，心中只有一個信念：「我要離開所有的人，我要去一個沒有人的地方！」是以他專挑沒路的地方走，耳邊雖然不斷聽到莫紫薇的叫聲，他却充耳不聞，眨眼間便繞過山坳，繼續狂奔。

忽然他聽到展劭的叫聲，神志稍復，但隨即想到：「我既然已答應小師妹，不與展劭打鬥，又怎能食言，罷了，我是個倒霉人，連遭失敗，還跟他爭什麼？」心念一動，見山坡上有塊大石，便竄了上去，他只好繼續躲着。

未幾，即見展劭追過來，展劭只道他

求死，不曾細看，便向崖邊跑去，展矻見他去遠，正想離開，又聞腳步聲至，却是莫紫薇和凌雪蓮他們，他只好繼續躲着。

再過一陣，展矻他們又在他脚底下經過，秦君燕聽他們的說話，有點奇怪：「原來他們以為我跳崖自盡了……唉，我生無可戀，活着也沒意思，既然他們如今懷疑我已下山，我何不趁此跳崖？如此小師妹便不會難安，她活得快樂，我死得無憾，這又何樂而不為？」

想到此，秦君燕立即自山坡上走下來，向崖邊飛去，俄頃，前路上已一片白霧，他對括蒼山的一草一木，瞭如指掌，知道即到崖邊，心頭不但不緊張，而且反而覺得輕鬆，去勢遂不減弱。

就在此刻，霧裏忽然有一陣琴音響起，彈的居然是「斷腸曲」，秦君燕一怔，不由停下脚來，叫道：「乾娘！」

霧裏琴音不絕，却沒有人聲，秦君燕又問道：「你是郭丹青郭前輩？」

琴音在淒苦中，似乎夾着幾分憐憫，秦君燕身子一震，大聲叫道：「你到底是誰？」

「斷腸曲」已盡，那人又彈第二遍，秦君燕心中忖道：「不管他是誰，他必也是個斷腸人，罷了，我又何須知道他是誰，臨死之前，能與知音人同奏一曲，豈不快哉？」主意打定，便取出紫竹簫來，湊唇如龍吟音吹奏。

簫聲一起，秦君燕便發覺由瑤琴所奏出的「斷腸曲」，與自己的感覺有所不同，但再細聽一下，又覺每個音符節拍都一模一樣，但為何感覺有異呢？

這闋曲子，秦君燕已奏過千百遍，斷無聽錯之理，但同一個音符聽來竟有不同的感受，遂勾起其好奇心，他忍住不吹奏，凝神靜聽，聽着聽着，心中的煩悶消散了不少。

只覺曲調哀而不傷，悽而不慘，且隱隱令人有種苦盡甘來之感，秦君燕不由聽痴了。

第二遍亦已奏畢，琴音「仙翁仙翁」地響着，似在邀秦君燕合奏，秦君燕毫不思索，擧簫就唇吹奏，吹的當然也是這闋「斷腸曲」。

琴音再起，緊緊配合簫聲，時而簫强琴弱時而琴强簫弱。琴音時而若即若離，時而又與簫聲糾纏一起，難以分開，但無論如何，都配合得恰到好處，就好像一對相戀多年的情人般。

一曲既終，秦君燕已暫時忘却跳崖之事，朗聲問道：「在下秦君燕，敢問是那位高人雅士賜教，祈能現身一見！」

回答他的又是琴音，不過這次奏的却不是「斷腸曲」，而是「回春曲」，此曲秦君燕也曾習過，遂仍奏簫相伴，曲子輕快，充滿歡樂，秦君燕起初因心情有異，奏來頗覺生硬苦澀，但在琴音引導下，也逐漸輕快起來。那人一口氣奏了兩遍才停了下來。

秦君燕只覺對方在音律上之認識，猶在自己之上，求見之心更熾，又高呼求見。

遠處忽然傳來一個平靜的女人聲音：「你如今還想跳崖否？」

秦君燕心頭一跳，忖道：「她是誰？怎知道我要跳崖？」

那女人又道：「假如你此意未泯，又何必相見？」

秦君燕乾咳一聲，道：「此乃兩回事，在下已了無生趣，臨死之前能與知音人一晤，也稍可告慰，閣下就沒有一絲同情心？」

那女人哈哈笑道：「你自暴自棄，輕易言死，儒夫之志，雖熟悉音律，但境界不高，既非雅人，也難成家，充其量不過是一名樂匠而已，憑什麼要我出去與你相見？」

秦君燕忍不住道：「難道閣下自承是高人？」

「高人兩字是你稱呼的，我可不曾說過！」那人冷笑道：「學樂乃是為了怡情悅性，奏歡樂之曲，講究的是樂而不淫，奏悲苦之曲，須哀而不傷，這首『斷腸曲』雖然哀怨悽慘，但其中仍隱含懷念昔日之情和盼望日後重拾歡樂之意，註定吹奏時該走哀而不傷之路，換言之，感情須留有餘地，而你却盡往怨苦哀傷方面鑽，根本未得個中之味，技巧雖高，也不外是位樂匠而已，我如此批評你，你服不服？」

秦君燕見她分析得合情合理，不由自己不服，良久都作不得聲，可是他直至此刻才醒起對方是個女子！他心頭一動，脫口道：「你是乾娘！」

那女子頓了一頓，反問：「教你這首樂曲的，是你乾娘？」

秦君燕仔細比較一下，覺得她聲音比虞雪練嫩很多，知道自己認錯，連忙道：「對不起，在下一時情急，認錯了人，嗯，姑娘為何懂得這闋「斷腸曲」？據在下所知，乾娘並未將此曲授與別人！」

「若有音律天份者，又何須他人親自傳授？聽一遍已足夠了，更何況你跟她在一起的日子尚短，她以前的事，你可說一無所知！」

秦君燕又忍不住問道：「聽姑娘這樣說，莫非你以前與乾娘相識？」

那女人嘆了一口氣，久久不語，秦君燕道：「姑娘若不肯出來者，在下過去拜見，未知意下如何？」

那女人忽然道：「且慢，你要過來見我也可以，不過你得先答應我一個條件！」

秦君燕愕然，暗道：「這女子架子好大！」當下問道：「姑娘要在下答應你什麼條件？」

「只要你答應我一年之內不自殺，我即准你過來相見！」

秦君燕又是一怔，道：「在下自殺與否？與姑娘何關？」

「既然你有心求死，我又何須與你相見？」

「為何姑娘又訂下一年之期？」

「假如你再活一年，料不會再為此情自殺，當然你若刻意求死，也無人阻止得你！」那女子道：「我只是抱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之心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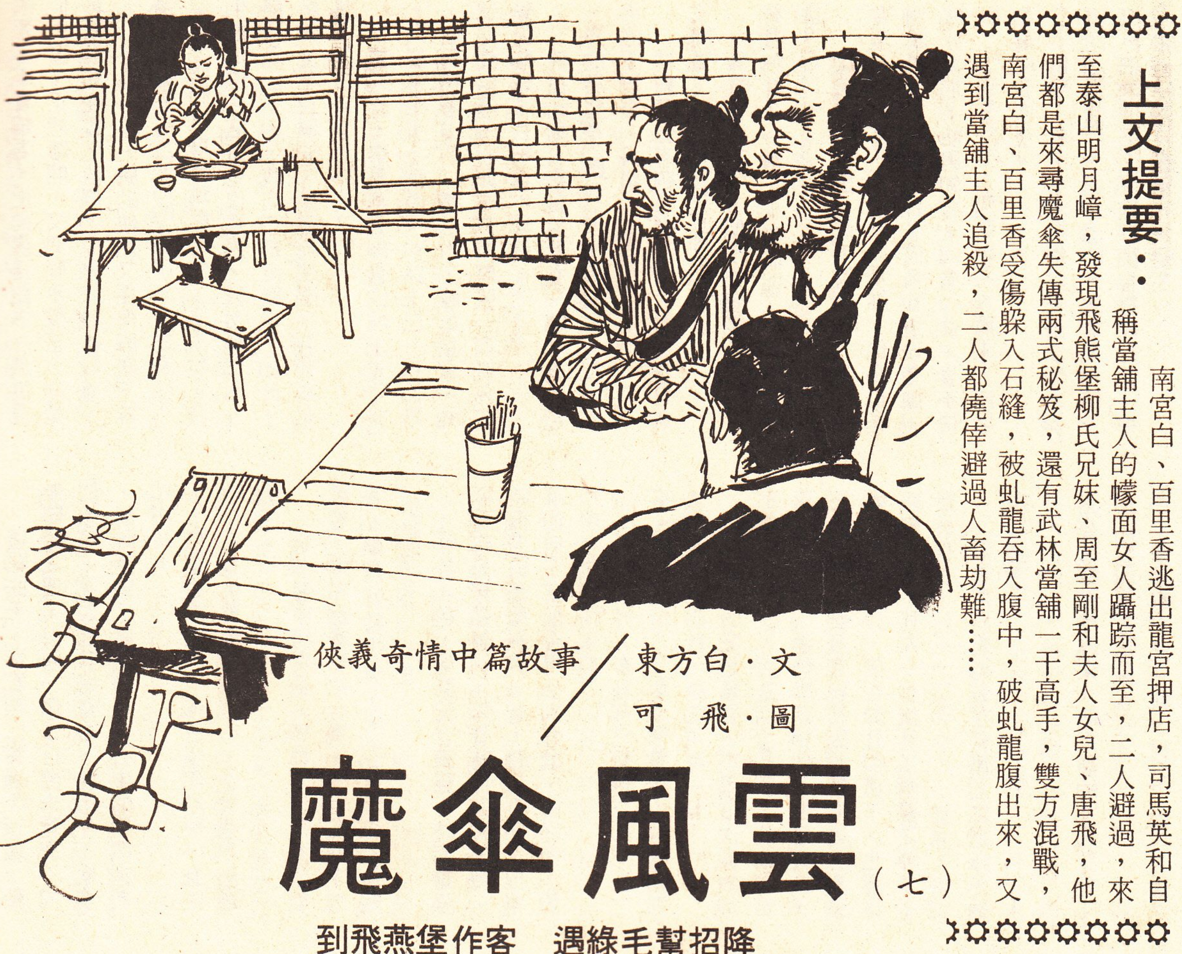
秦君燕聽她這樣說，好奇心更盛，更欲與對方一晤，心中暗道：「我大不了再痛苦一年而已！」當下高聲道：「好吧，在下答應你便是！」

「我信你不過，你得先發個毒誓！」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

南宮白、百里香逃出龍宮押店，司馬英和自稱當舖主人的幪面女人躡踪而至，二人避過，來至泰山明月嶂，發現飛熊堡柳氏兄妹、周至剛和夫人女兒、唐飛，他們都是來尋魔傘失傳兩式秘笈，還有武林當舖一干高手，雙方混戰，南宮白、百里香受傷躲入石縫，被虬龍吞入腹中，破虬龍腹出來，又遇到當舖主人追殺，二人都僥倖避過人畜劫難……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七）

到飛燕堡作客　遇綠毛幫招降

她絕不能放過任何一個知道她的秘密之人，況且，百里香能在龍腹中半天而未昏倒，更加使她吃驚而不肯放過！於是她又摸索著走了回來。

但她也不敢大意，因爲雙方都看不到對方，她也摸不透百里香爲何能夠沒有昏倒？因爲連她自已尚且支持不住，若非南宮白誤認她是百里香救了她，這一刻恐怕早已氣絕多時了。

但這時百里香爲南宮白運氣療傷，正在緊要關頭，不要說像當舖主人這樣的高手，就是一個普通武林人物，也能制她死命。她凝神靜聽兩小的呼吸之聲，以辨別方向位置，她終於來到百里香身後不到兩丈之地。

以她的功力站在兩丈之內發掌，即使一塊鐵砧也難免打成扁的。

她暗將功力提到十二成，她可想像得到，只要一掌發出，兩人馬上就變成一灘肉漿了。

就在她作勢欲擊的刹那之間，突然一道毫光射來，不偏不倚，恰巧照亮了她的右掌。

而這道毫光的範圍雖然不大，却十分明亮，將她的一隻作勢欲發的右掌照得清清楚楚，好像已知她要出掌襲人似的。

當舖主人不由一震，她知道龍腹之中又來了高人，連忙放棄了擊斃兩人的念頭，疾閃三步，想離開毫光的照射。

那知道這毫光好像善解她的心意似的，如影隨形，將她的面部照得雪亮，若非她罩有面紗，面目定是一覽無遺。

她冷哼一聲，身形疾晃，乍看向右，却又向左閃去，向左閃出兩步，立即又向右疾閃了一丈之外。

這一來那一道毫光到處亂射，半天也沒有射到她，因爲她已經躲在虬龍的心臟之中。

「尊駕何人？」當舖主人厲聲問。

「『大悲龍隱』！」一個悽惻蒼老的聲音說。

當舖主人不由一怔，心道：「沒有聽過『大悲龍隱』這號人物呀！」

她冷峻地道：「你可知本人的身份？」

「一個謀害親夫的蕩婦而已！」

「住口！」

＊　＊　＊

當舖主人厲聲道：「聽尊駕的口音乃是女人，本主人與妳無怨無仇，何故與本人爲敵？」

「大悲龍隱」緩緩地道：「嘿嘿！妳我的仇恨不共戴天！老娘恨不得生啖你肉！」

「妳到底是誰？難道『大悲龍隱』這個綽號是表示隱在這龍腹之中？」

「不錯，妳總算頗有心機，老娘等妳十餘年之久了！」

當舖主人悚然一震，她立即想起一人，不由心底冒起一股寒意，道：「如果本主人猜得不錯，妳該是十餘年前的『魔傘神女』朱芳芳！」

「嘎嘎嘎！」

一陣怪笑過後，又傳來悲泣之聲，聲如子規啼血，摧人肝膽，繼而又道：「淫婦！妳猜對了，老娘正是軒轅斌之妻『魔傘神女』朱芳芳，當年妳不擇手段蠱惑軒

轅斌，騙去他的『天魔傘』秘笈前七式，又將老娘毒手挫傷，妳以為老娘必死無疑，那知道還好——」

當舖主人暗提十二成眞力，向發聲處推出一掌。

這正是『天魔傘』第七式，這招絕學由她發出，非同小可，只聞風雷乍起，肉血紛飛。

那知一聲陰笑，對面立即湧來一股無儔暗勁，兩道罡風一接，「砰」地一聲大震，當舖主人竟被震退一步。

她這一驚非同小可，知道對方十餘年來武功又精進多多，當舖主人當初就略遜一籌，雖然獲得『天魔傘』前七式，但仍然不是敵手。

她知道剛才對方所施的一招絕學，定是第八式或第九式，可能僅發出七八成眞力。

由此看來，若不智取，今天要想生出龍腹無異作夢！

此時「大悲龍隱」又沉聲問道：「怎麼樣，淫婦？識相點留下秘笈，老娘或能放妳一條生路！」

當舖主人心念電轉，冷笑道：「妳以為我會怕妳？本主人到處找妳，今天既然遇上了，說不得要拚個高下，我們到外面去！」

「妳以為到外面去就能逃出老娘的掌握麼？」

「哼！別吹大氣了！」

「走！」

「走！」

聲音越去越遠……

這時百里香大汗淋灕，面色蒼白，已經行功完畢。

南宮白一躍而起，道：「香妹！」

「嗯！」

「小兄差點鑄成大錯！想不到無意間救了當舖主人。」

「誰說不是！還好，若不是那位『魔傘神女』在緊要關頭出手阻止，咱倆早就變成肉醬了。」

「香妹，妳快運功調息吧！我替妳護法。」

「嗯！」

南宮白剛才雖在靜坐療傷，但他的內功別走蹊徑，可以由虛返明之中聽到一旁的談話。

他聽到那個婦人外號叫「魔傘神女」，名字叫朱芳芳，由於魔傘兩字，他聯想到傳他「魔傘三式」的朱麗葉，況且朱芳芳又親口說出軒轅斌是她的丈夫，那麼此婦豈非朱麗葉的母親？

南宮白這才知道「魔傘神女」朱芳芳十多年前是被當舖主人所陷害，但朱麗葉怎會隱在那個火山口之下？而黃哲夫又怎會掉落那個死峽之中？這個懸疑他一時却想不通。

他此刻既然知道這位朱姓婦人是他未來的岳母，心中就十分焦急，他必須告訴她當舖主人為人陰險，千萬不能再上她的當。

同時南宮白對黃哲夫前輩也負疚在心，只恨無以為報，在這種緊要關頭，若不施予援手，心中實在不安。

但百里香此刻正在行功調息，又不可能離開。

約半個時辰，百里香調息完畢，兩人立即自龍口中鑽出。

這時洞中雖然仍是黑暗，却模糊可以視物，因已天色大明。

只見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婦，眇了一目，左臂齊肘折斷，形同惡鬼，大概是當舖主人當年所下的毒手。

這時兩人正打得非常激烈，無儔的掌風，將泥潭中的泥漿激起，四下飛濺。

突然，當舖主人厲聲道：「我們今天非打出一個結果不可，走，我們到外面去！」說畢，抖臂欺身，直拔而起。

「大悲龍隱」也不甘落後，緊隨著掠上石縫而去。

「香妹，我們快去！也好助這位前輩一臂之力！」

「白哥哥，這位老婦是誰？」

南宮白立即大概說了一遍。

就在這短暫的交談工夫，待二人上得石縫，「大悲龍隱」和「當舖主人」均已不知去向。

只見石縫四周血漬斑斑，屍體不下數十具之多，都是三窮四富一家當舖的手下人。

空山寂寂，落葉蕭蕭，此情此景，令人倍增悽涼之感。

「香妹，我們再下去看看！」

「我們不是要追踪他們？」

「她們已經在數十里之外了，追也沒用，雖然秘笈已落在『當舖主人』之手，但朱前輩可能再奪回來，我們再看看那條虬龍。」

兩小又下了石縫，這時才看清楚這條龐然大物，長約四五十丈，粗逾十圍，張開巨口，一個人可以直着身子走進走出。全身鱗片累累，每一片都大逾拳頭，堅逾精鋼。

南宮白躍上龍頭，一看兩支金光閃閃的龍角，立即對百里香道：「香妹，據『湖海搜奇』記載，虬龍之角若製成兵刃，可以無堅不摧，這兩隻巨角長逾四尺，粗逾兒臂，我們何不設法取下……」

「好吧！看起來還十分堅韌！但不知能不能取下來？」

南宮白道：「讓我試試！」

他站在龍頭上，兩手抓住一支龍角，暗納七八成眞力，吐氣開聲向上拔去。

他的七八成眞力何止數千斤，只聞龍頭上的巨鱗暴裂開來，四下飛濺，但那龍角仍然未能應手拔下。

南宮白豪氣大發，以八成眞力向龍角推出一掌，只聞「砰」地一聲，龍角紋風未動，南宮白竟被震下龍頭，且感右臂一陣酸疏。

他們不僅大為吃驚，深知這龍角果然堅逾精鋼，確是人間至寶，這樣一來，兩人更要設法取走了。

百里香道：「我們有一柄寶劍就好了！可以齊根削斷！」

南宮白道：「如果一般寶劍能將它削斷，這龍角就不算什麼稀世之寶了，讓小兄再試試看！」

南宮白暗納十二成眞力，向上一拔，只聞「卜」地一聲，竟連肉拔出，但他收勢不住，竟翻在百里香懷中。

南宮白趁勢在百里香粉頰上吻了一下，百里香芳心可可，抱著他不動，却又把櫻桃小口送了上去。

「嘖嘖」之聲不絕於耳，良久，百里香才放下他道：「白哥，不要貪得無厭，快去再拔那一支吧！」

南宮白道：「這一次有八成眞力就能拔下來了！」

「爲甚麼？」

「因爲這幾個香吻，又使小兄增加了神力！」

「你壞！我不來了！」

南宮白再躍上龍頭，將龍角拔下來，除去根上的肉，在手中一掄，連連稱讚：「這兵刄輕重合適，而且長短也適中，倒像『兩儀鈎劍』，如果能無堅不摧，那才絕呢！」

兩人各持一支，用力一擊，只聞「噹」地一聲，發出一陣龍吟之聲，却毫髮未損。

兩人不由大喜，南宮白道：「這傢伙果然不錯，而且不在十八般兵刄之內，今後行道江湖，倒可以別樹一幟呢！」

倏聞石縫上端突然傳來冷哼之聲，而且發自一個妙齡少女之口，兩人不由一驚，立即同時歛起身形，掠了上去

縱目一望，只見一條纖小的素影在對面絕壁上跳縱如飛，一閃而沒。

南宮白心中雪亮，他見這身影頗像朱麗葉，況且她曾說過不久也要出道，莫非他剛才全部看到了？

南宮白立即生出愧疚之心，知道她是誤會了，自己必須向她解釋一番，他立即大喝一聲：「快追！」首先展開絕世輕功向絕壁上飛去。

他自從獲得黃哲夫的「元嬰眞氣」之後，一掠就是數十丈，百丈絕壁，僅兩三個起落已達頂端，只見一個縞素身形向泰山明月嶂下電馳而去。

「葉妹，請你聽小兄解釋！」

南宮白邊喊邊追，但前面的人影却始終未肯停下，反而速度加快。

「葉妹，葉妹！妳聽我說呀……」

「哼！」

前面的少女哼了一聲，仍然不停，落荒而走。

南宮白的輕功雖好，但他是被動的，且前面的朱麗葉不走大路，左閃右藏，且專找隱秘之處狂奔，就這樣追了一個多時辰，仍然沒有追上

他回頭一看，百里香也失去蹤跡，不由十分懊喪，但他知道百里香的功力不見得比朱麗葉差多少，一般高手已非她的敵手，於是他又向前緊追了一程

午牌時分，他已離開泰山百餘里，到了孔子出生之地曲阜。

他想，反正人是追丟了，不如在此打尖，順便等候百里香。

於是，他換了衣服，走進曲阜鎭中，找了一家規模最大的酒樓，叫了酒菜，慢慢地食用。

「蹬蹬蹬」梯口魚貫走上三人，南宮白用眼角一掃，不由冷笑一聲，別過頭去。

原來爲首三人身如竹竿，穿著葛布長衫，肩背錢袋，後架是一架大算盤，前袋是毛筆和青硯，此人乃是「海天雙醜」老大白武。

第二個頭如南瓜，腰可兩圍，臉上五官奇小，好像一張白板，身著花緞錦袍，此人乃是老二「黑心員外」祝新。

第三個身高九尺，腰可數圍，足如小舟，手似蒲扇，耳上兩個大銅環，每一個不下半斤來重，他身著豹皮，眼如銅鈴，輕輕踏著樓梯，但整個一座酒樓，好像要倒塌似的，「咯吱吱」亂響，此人乃是「大力神」樓兩層。

南宮白早就對此人生了好感，這時他面向窗外，却注意著三人的行動。

三人落了座，小二顚著屁股上前侍候，但却站得遠遠地，好像生怕被這三個兇惡之人吞下似的。

「爺請點菜啦！」店小二將菜牌雙手遞給「黑心員外」祝新，因爲這店小二最勢利眼，他見「黑心員外」生得肥頭大耳，很像一個富家翁，況且他穿花緞錦袍，氣派不凡。

「小子，你也不睜眼睛，就看看塊頭，也輪不到二爺點菜呀！」

「黑心員外」一向不花這種冤枉錢，況且他知道「大力神」樓兩層食量驚人，這一頓飯，少說也得十兩銀子。

店小子怔了一下，他看了三人一眼，將菜牌子送給「大力神」樓兩層

「大力神」不識字，指着菜牌子對小二道：「你小子先唸給我聽聽！」

「一鴨四吃、沙鍋十錦、粉蒸肉、炸里肌、童子鷄、溜三樣、紅燒蹄膀、水晶肘子、醋溜魚、香酥鴨、兩層樓……」

「甚麼？」「大力神」銅鈴巨眼瞪了起來，怕沒有酒盅那麼大。

「兩層樓！」店小二口裡說著，却驚得又退了一步說話。

「混帳！你小子敢駡我樓大爺？」

店小二囁嚅著道：「小的怎敢駡你大爺，本店確有『兩層樓』這個名菜，而且是本店的拿手傑作！」

「你說說看，甚麼叫『兩層樓』？」

「這是本『聖賢居』的拿手名菜，魯老饕，沒有一個不聞名的……」

「快說！」樓兩層吞了一口唾液。

「這道菜必須選擇又肥又大的黃脚雞，先以瀉肚之藥給牠服下，使牠狂瀉不已，然後再給牠水喝而不餵牠食物，三天之後牠的肚子裡就空了……」

這時不但「海天雙醜」一怔，就是南宮白也傾耳細聽，暗稱怪事。

店小二繼續說道：「雞肚子和腸子洗乾淨之後，再餵牠參湯……」

「生死簿」咋舌，問道：「甚麼？參湯？」

「是的大爺！餵牠的參湯之中再加上秘製之藥，使牠大小便一通，那麼參湯就全部被吸收了，然後再餵牠幾種名藥！」

「生死簿」又忍不住了，白眼珠一翻道：「是不是餵些當歸甘草之類……」

「大爺！如果餵牠當歸甘草這一類普通藥物，這兩層樓就談不到名貴了！」

「大力神」樓兩層口涎已經淌了下來。

店小二伸出指頭，繼續道：「第一種是『西藏紅花』！第二種是『何首烏』、第三種是『龍骨』、第四種是『鹿茸』、第五種是『珍珠粉』、第六種是『紫河車』、第七種是

『五爪金龍』、第八種是『副寄奴』、第九種是『金雞獨立』、第十種是『七里香』。研末為牠服下，然後再將牠殺好去毛去頭後，將五花肉剁碎，拌以干貝、海菜、鮑魚、魚翅，從喉頭塞下，再以貢米塞滿，以蒸籠蒸上一天一夜，最後再油炸半個時辰。」

「完了麼？」樓兩層又吞了一口唾沫問。

「沒有，沒有！出了油鍋之後，以香油醮過，然後再熏上三天三夜……」

「這一下可行了吧？」「黑心員外」問。

「沒有，沒有！大爺，你別急呀！這種手續少一樣也不成，本店信用久著，絕不馬虎！」店小二再說。

「那麼還有甚麼手續？」「生死簿」顯然也有點不耐煩了。

「有！熏了三天三夜之後，再塗上麻油和醬油，放上爐邊烤上三個時辰，等他烤成薑黃色，然後再……」

「難道還沒有完？」「大力神」有點光火了，因為他肚子裡有如雷鳴。

「快了！大爺，你別急！反正少一樣手續也不成！本店招牌老，信用久著，不能欺騙主顧！」

「你想死麼？還不快說！」「生死簿」顯然也動了肝火。

「是！大爺！烤了三個時辰之後，再晾在有風的地方，約三五天取下來，再過油一次，略烤盞茶工夫，用手一拉就分成兩層！下面的干貝、海菜、鮑魚和魚翅以及十種名菜的味道都滲入上面的貢飯之中，因此，那貢米飯也變成橘黃，這就可以吃了！」

「這就叫做兩層樓？」「黑心員外」嘆了口氣續道：「這個菜幾兩銀子？」

他以為幾兩銀子已經算太貴了，那知店小二忽然笑了起來，但他自知不能在客人面前失態，立即忍住笑聲，正容道：「大爺，幾兩銀子連其中一種貴重藥品也買不到……」

「那麼要多少銀子？」「生死簿」忍不住問。

「本店向以薄利推銷為宗旨，所以打個八折，本來定價一百五十兩……」

「甚麼？」「黑心員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了他的命也不捨得吃這道菜呀！

「一百二十兩！」店小二微笑著說。

「給我來一個！」南宮白頭也沒回，淡淡地說，隨手把六封銀子放在桌上。

「大力神」樓兩層口水又流了出來，「海天雙醜」却驚疑參半地望著南宮白。

「是！少爺！小的馬上給你送來！」小二一點銀子正是一百二十兩，連忙下樓而去。

不一會店小二端上「兩層樓」，只見一個大瓷盤之中，放著一個色作焦黃，郁香撲鼻的肥鷄，放在南宮白桌上。

南宮白拿起「兩層樓」一扯，立即分成兩半，剎那間香味沁人心脾，令人食指大動。

南宮白連乾三杯酒，拿起一半啃了一口，連稱「好絕！」

「海天雙醜」互視一眼，各自吞了一口唾液，「大力神」樓兩層却目不轉睛地望著南宮白手中的「兩層樓」，肚子裏「咕嚕咕嚕」之聲有如雷鳴。

南宮白立即以傳音之術對「大力神」道：「樓兄如果不見外的話，請過來一起吃就是，小弟願作個東道！」

「大力神」乃是一個渾人，平生對肚皮從不委曲，一聽人家有請，那還考慮甚麼，立即走了過去，道：「老弟真要請客麼？」語音未畢，已經拿起另一半「兩層樓」大嚼起來。

「當然，樓兄千萬別客氣！」

南宮白叫過店小二，大聲道：「再來五隻，末了一起算帳！」

店小二一聽又要五隻，這簡直是駭人聽聞的事情，一般商賈富豪，能吃一隻，已經算是了不起的事，他想不到南宮白一叫就是五隻。

「大力神」銅鈴眼中發了光，一邊啃著一邊道：「老弟，你真大方，我樓兩層以後算是跟定你了！」

「那裡，這是小意思，樓兄如果對吃一道有興趣的話，和小弟在一起沒錯，因為老弟是個老饕，甚麼都可以馬虎，就是不委曲五臟神！」

「好，老弟，我樓兩層吃定你了！」

「少爺！請你先付錢如何？」店小二畢竟不相信南宮白有恁多銀子。

南宮白掏出一顆珠子，向小二手中一塞道：「去問問你們的掌櫃的，這個珠子能買幾個『兩層樓』？」

小二拿著珠子下了樓，不一會又跑上來，眉開眼笑地道：「掌櫃的說，可以買十五隻！」

南宮白頭也沒抬，道：「十五隻統統拿上來，十隻包起來！」

小二何曾見過這種財神爺，連忙喏喏連聲，又端上五隻「兩層樓」，另外十隻用油紙包了一大包放在桌上。

南宮白吃了半隻已飽，樓兩層一口氣吃了五隻半，他一抹嘴，又把壺中的酒灌了下去，道：「老弟，這是我一輩子吃得最痛快的一次，跟著這兩個傢伙，永遠也吃不飽，走吧！你以後就叫我老樓好了，反正你能管我吃的，你就是我的主人！」

[illegible]！」南宮白站起身來，正要和樓兩層下樓，那知「海天雙醜」獰笑一聲道：「你小子掏出一顆珠子，就是千把兩銀子，敢情不是無名之輩，你可知道爺們是誰？」

南宮白故作吃驚之狀，道：「小生一介寒士，不識高人，不過看兩位這份尊容，倒使小生想起兩位高人來了！」

「嘿嘿！能認識咱爺們，總算你還有點見聞！」

南宮白微微一笑，道：「兩位可是武林中的『海天雙美』？」

「海天雙醜」不由一愕，道：「雖然不美，不過你小子能改一下，也算瞧得起咱爺們，這樣吧，你肯請爺們吃兩個『兩層樓』，就不再難為你！」

「可以，可以，兩位太客氣了，喏！拿去！」

南宮白由紙包中取出兩隻「兩層樓」，送了過去，「黑心員外」正要來接，南宮白立刻又收了回來，道：「小生要交給大爺！」

「生死簿」十分受用，道：「看起來你小子怪討人喜歡的，以後有機會我倒想收你做個乾兒子！」

說著就伸手去接，那知南宮白伸出手指以不可思議的手法在他脈門上一搭，「生死簿」立即叫了起來。

南宮白冷笑道：「你還要不要吃『兩層樓』？」

「黑心員外」不由一震，厲聲道：「你可是冒充本當舖小主人『辣手書生』司馬英進入龍宮分舖之人？」

南宮白道：「不錯，你們這兩個雜碎，少在少爺面前玩骨頭，今天你們如果說出當舖老巢在那裡，少爺就網開一面，不然的話，就打發你們上路！」

「黑心員外」雖然知道南宮白身手了得，可不能當場被他唬住，陰笑一聲，晃著肉球似的身子，欺身猛撲。

南宮白那會把他放在心上，卓立不動，却出手如電，在「黑心員外」臉上「抹」一下。

這一抹之力非同小可，「黑心員外」慘叫一聲，跟蹌後退三大步，滿臉血漬，鼻子已被抹平，連牙齒也被震掉。

「生死簿」驚得目瞪口呆，他眞不敢相信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年輕人竟有這種玄奧的絕學。

南宮白恨透了這兩個怪物，因爲他們曾將「絕戶神偷」百里空擒回龍宮分舖，以致喪命，這件事使他永遠不能安心。

南宮白沉聲問道：「你們說是不說？」

「黑心員外」厲聲道：「你小子有種的就宰了我們，要想我們說出眞話，無異作夢！」

「好！」南宮白出手如電，點了「生死簿」的穴道，接著欺到「黑心員外」身邊。

「黑心員外」還想反抗，那知南宮白此刻的功力已非吳下阿蒙，不要說他們，就是當舖主人也將瞠乎其後，只感眼前一花，已被制住。

店小二嚇得直打多嗦，南宮白道：「你不要害怕，本少爺不會給你們店裡添痲煩，他又向「大力神」樓兩層道：「老樓，扛著這兩個傢伙，咱們走！」

「大力神」這時對南宮白佩服得五體投地，應了一聲，像抓小雞似的提著「海天雙醜」就走。

兩人出了「聖賢居」，一路南下，傍晚時分來到魯豫交界的漢陽附近。

突然，一陣急遽的奔馬之聲疾馳而來，南宮白和樓兩層急忙閃向道旁，兩匹胭脂馬帶起一片黃塵疾馳而過。

南宮白隱約看出馬上是兩個身材婀娜的少女，也不在意。

那知兩匹馬去不多遠，又掉過頭來疾馳而回，一勒馬韁，停立身前。

南宮白正感奇怪，抬頭一看，不由微噫一聲，原來其中一個紫衣少女乃是四富之一——「飛龍堡」堡主柳浩然之妹「毒手貂蟬」柳飛燕，另一個少女侍女打扮，但馬上功夫也十分了得。

柳飛燕本就生得極美，如今穿了一身紫色勁裝，薄施粉脂，楚腰纖纖，更有一番嫵媚。

她一看是南宮白，好像在沙漠中發現了水源，連忙翻身下馬，道：「原來是南宮少俠，少俠風塵僕僕，意欲何在？」

南宮白嘆了一口氣，他不願說出朱麗葉之事，立即吶吶地道：「剛才在酒樓上捉了兩個當舖中人，問他們當舖的老巢，他們又不肯說，正想找一個地方拷問一下……」

柳飛燕星目一轉，道：「南宮少俠如不嫌棄，就請到敝堡小住如何？」

南宮白道：「打擾貴堡實不敢當，在下想到前面找家旅店——」

柳飛燕道：「寒舍離此不過數里，南宮少俠過門不入，未免——」

那小丫環乃是水晶心肝，早已看出小姐的心意，立即對柳飛燕道：「人家南宮少俠乃是本屆大會的盟主，貴人不踏賤地，小姐妳又何苦！」

南宮白道：「那裡，那裡，這樣說來在下實在擔當不起！」

小丫頭道：「既然沒有那個意思，小姐誠意請你，難道你還不想去？」

柳飛燕立即對小丫頭道：「小紅不要無禮，南宮少俠不會不去的！」

兩人一唱一和，倒使南宮白進退維谷，他不願打擾是假，主要是不想再接近美麗的少女，因爲目前幾個少女已使他焦頭爛額，難以應付了！

「走吧！這匹馬給你騎！」柳飛燕說著把馬韁遞給他。

「這怎麼成，柳小姐的馬我怎麼可以騎？」

柳飛燕嫵媚地一笑道：「眞想不到一位叱咤風雲的大俠客，竟是這樣婆婆媽媽的，我的馬你爲什麼就不能騎？」

「是呀！你是騎小姐的馬，又不是騎——」丫頭小紅心中一喜，幾乎說走了嘴。

「小紅，妳敢滿口胡言，我就撕了妳的嘴！」

小紅這句話，使柳飛燕和南宮白的臉都紅了。

「大力神」樓兩層扯著嗓子道：「南宮少爺，她們既然要你騎，你就騎吧！反正你不騎她們會不痛快的！」

南宮白一張玉臉直紅到耳根，但他們都知道這傢伙是個渾人，說話不經大腦，毫無辦法。

小紅「嗤嗤」地嬌笑，看著南宮白和柳飛燕，直挑柳眉兒，柳飛燕雖然粉面低垂，却已芳心可可。

她早就認識了南宮白，只是南宮白不認識她，南宮白喬裝進入大羅山莊，她兄妹早已知道，所以南宮白在大羅山莊遇上周志剛時，她竟挺身救了他。

而南宮白正因爲那一次援手之情，所以對她十分尊敬。

柳飛燕終於檀口輕啟道：「走吧！你騎這匹，我和小紅合騎一匹！」

南宮白道：「不要了，我走路好了！」

「不要嘛！你不騎就是瞧不起我！」

「快騎吧，少爺，你不騎她，她會生氣的——」樓兩層也開了口。

「老樓，你再胡說，我可不管你的吃喝了！」

「是！少爺，我老樓不說就是了，你可千萬不要虐待我的肚皮呀！」

柳飛燕和小紅都笑了，她們這時才看

見樓兩層挾著兩個人。

柳飛燕問道：「南宮少俠，這兩人是誰？」

南宮白道：「當鋪主人手下的『海天雙醜』！」

「啊！原來是他們兩人，聽說這兩人身手不俗呀！」

「沒有甚麼，其實這兩個活寶在武林當鋪之中，僅算二三流貨色。」

「那麼這位巨人呢？」小紅問。

「『大力神』樓兩層！」

「甚麼？樓兩層是他的名字？」

「不錯！」

柳飛燕和小紅「格格」嬌笑不已，柳飛燕道：「這名字雖然怪得奇特，却也十分貼切，乍看起來眞像兩層樓呢！」

南宮白上了胭脂馬，柳飛燕也和小紅合騎一匹，向「飛熊堡」馳去，「大力神」則洒開大步，一掠就是十一二丈，絲毫也沒落後。

到了「飛熊堡」，小紅首先下馬進堡去了，南宮白一打量這座「飛熊堡」，不由暗暗稱奇，論氣派不在大羅山莊之下，四週堡牆高可五丈，門樓上一根大旗，正迎風飄展，上寫「飛熊堡」三個大字。

兩人剛剛落馬，「玉面韋陀」已經從裡面走出，熱烈地打招呼，把南宮白主僕讓到大廳之中。

「哥哥，你先陪陪南宮少俠，我去去就來！」柳飛燕對南宮白嫣然一笑，就到裡面去了。

南宮白為「大力神」樓兩層介紹，並告訴他這兩個被制之人是武林當鋪中的「海天雙醜」。

南宮白道：「柳兄，小弟將武林當鋪中人帶到貴堡來，可能為貴堡招來是非，小弟心中十分不安！」

柳浩然大聲道：「南宮白何必見外，我們都是與武林當鋪勢不兩立的人，我們不招惹他們，他們也不會放過我們，南宮兄此番能在大會上奪得盟主之位，正為我道揚眉吐氣，只要南宮兄不嫌小弟碍事，小弟願作兄台的後盾！」

「那裡，那裡，柳兄成名已久，一切尚請多多指教！」

「南宮兄準備如何處置這兩個怪物？」

「小弟想問問武林當鋪的老巢在那裡？」

「南宮兄，小弟近來發現了一個秘密組織，其行踪之詭秘，武功之奇絕，似猶在武林當鋪之上，南宮兄不能不多加留意！」

南宮白不由一震，道：「小弟一無所知，不知這個秘密組織在那裏？叫做何名？」

「如果能知道這個秘密組織的老巢，也就沒有秘密可言了，至於叫做何名，小弟也不知道，但這些秘密人物却都有一個特徵，那就是每人都有一頭綠髮，披散肩頭。」

「噢！天下那有生綠髮之人？」

「我想也許是經過染色的！」

突然，一陣環佩叮噹之聲來自屛風之後，南宮白眼前一花，只見柳飛燕已經換了一襲淡黃色的宮裝，面部化粧過，眞是眉如春山，目似秋水，瓊鼻瑤口，儀態萬千。一陣陣如蘭似麝的幽香，中人欲醉。

她媚態橫生坐在南宮白身邊，道：「南宮少俠，你看小妹這身衣著入時嗎？」

南宮白道：「太好了！我幾乎不敢相認！」

柳飛燕笑靨生霞，芳心可可，心上人一句普通讚美的話，在她來說，勝過千萬人的頌讚。

不一會酒席擺上，而且又燃起了數支粗逾兒臂的巨燭，客廳中如同白晝。

「大力神」一看又是吃喝，不由心花怒放，道：「少爺，我老樓早知道你走到那裏都有吃喝，而且大姑娘都喜歡你，早就跟定你了，可惜現在才認識你……」

說著也不客氣，連乾數杯酒，放開那個油紙包，取出一隻全雞，接著就狠吞虎嚥，大快朵頤。

南宮白正要告訴他文明些，那知柳浩然兄妹立即示意阻止，道：「這位仁兄正是性情中人，他心中沒有矯揉造作，當吃就吃，如果武林中人都像他這樣率直坦白，就不會有兇殺擾攘之事了。」

南宮白道：「只怕兩位見笑！」

「那裏！小弟最喜歡樓兄這種沒遮攔的血性漢子！」

柳飛燕舉杯向南宮白道：「南宮少俠，我敬你一杯！」

南宮白道：「柳姑娘且莫少俠少俠地稱呼，我實在擔當不起！」

「那麼你左一聲柳姑娘，右一聲柳姑娘，我就擔當得起麼？」

「這……」南宮白吶吶又止。

柳浩然瞥了妹妹一眼道：「我輩中人似也不必太過拘禮，妹妹，妳就叫聲白哥哥吧！」

「白哥哥！」柳飛燕剛叫出口，立即又改口道：「白弟弟！」

南宮白道：「柳姑娘比我大麼？」

柳飛燕道：「我今年二十一歲，你說我大不大？」

「噢！那麼我得叫妳姊姊了！」

「那麼小弟弟要敬姐姐一杯呀！」

南宮白道：「柳姐姐，我敬妳一杯！」

「姐姐就姐姐，又何必加上一個柳字！」柳飛燕畢竟老練，在哥哥面前也絲毫不感拘束，事實上他們兄妹自幼相依為命，兩人心中之事從不隱瞞。

「姐姐，小弟敬妳一杯！謝謝妳在大羅山莊援手之情！」

柳飛燕道：「敬酒就敬酒，又何必提過去的事，如果一定要算帳，我們兄妹還要向你叩謝救命之恩呢！」

「小弟怎敢當此大禮！」

「你忘了此次大會上為我兄妹援手之事嗎？」

南宮白道：「舉手之勞，何必介意，來！咱們乾一杯！」

他們三人杯來杯去，連乾數十杯，而樓兩層却不言不笑，埋頭猛吃，不一會工夫，桌上的酒菜已所剩無多了。

柳浩然大聲招呼添酒添菜，樓兩層當然喜出望外，即南宮白也從未這樣高興過，今天竟口若懸河，開懷暢飲。

「小紅姐姐呢？」南宮白突然想起小紅，這半天來未見到她。

柳飛燕道：「她在厨房指揮做菜！這

些菜都是她的傑作呢！」

南宮白道：「眞想不到小紅姐姐還有這一手呢！」

柳飛燕道：「如果弟弟欣賞她的手藝，就不要走了，叫她天天爲你做菜，保證你百吃不厭！」

「小姐在編排我甚麽？」小紅說著自屏風後走了進來說。

南宮白道：「小紅姐姐的手藝眞不錯！小弟深慶大飽口福！」

小紅喜孜孜地道：「噯！我的南宮少爺，這算甚麽！只要我家小姐能把你留下，我小紅會把看家的本領拿出來，做個『兩層樓』給你嘗嘗，保證不比『聖賢居』的……」

「甚麽……『樓兩層』……」「大力神」樓兩層正在大吃大喝，也沒聽清楚人家說甚麽，還以爲正在說他呢！

小紅道：「快吃吧！傻子，如果不夠廚房裏還有一個大猪頭和兩個紅燒肘子。」

「大力神」道：「姐姐，妳眞好，如果天天都有這些好吃的，南宮少爺要走，我樓兩層也不去了！」

大家笑了一陣，這時已是二更多天

突然，大廳中數支巨燭上的火燄一陣狂搖之後，都縮小得不到半寸，繼而變成綠森森的鬼芒。

柳浩然兄妹同時一震，正待長身而起，南宮白立即兩手一攔，道：「這些鬼蜮伎倆，何必理他，咱們繼續飲酒就是……」

柳浩然兄妹見他神態悠閑，若無其事，也就依言坐下，但心中却忐忑不安！

巨燭上的綠芒越來越小，逐漸變成豆粒般大，大廳中立即幽暗起來，而且綠森森地如同鬼域。

南宮白早將玄奥眞力納足，却持杯向柳氏兄妹道：「來，我敬二位一杯，二位乾杯之後，小弟將略施捉鬼小技，以搏二位一笑，藉助酒興！」

三人同時一飲而乾，這時「大力神」樓兩層也吃飽了，乍見這等怪事，他也不禁目瞪口呆。

南宮白道：「既然是鬼，他就見不得人！」說著以一口眞元之氣，向數支巨燭一吹，道：「各位再看一看，是否還有鬼火？」

果然數支巨燭的火燄一陣跳動，立即恢復原狀，大廳中又是一片通明。

柳氏兄妹雖然武功較南宮白相差甚遠，但却見過大風大浪之人，知道人家剛才這一手功夫，自己練兩輩子也不行，不禁佩服得五體投地。

「少爺，你不是說要捉鬼麽？」「大力神」也興高采烈，因爲南宮白在他的心目中就是他的小主人，南宮白一鳴驚人，他臉上也有光彩。

「且慢！可能還有花樣，不如等他們技窮之後再出手捉鬼！」南宮白道。

柳氏兄妹正自半信半疑之時，果然一陣陰風過處，寒氣襲人砭骨，數座巨大的燭台，竟悠悠飄起，滿廳飛舞，但燭火却仍然未滅。

柳氏兄妹不禁毛骨悚然，打從心底泛起一股寒意。

南宮白冷笑一聲道：「就憑這點技倆，也敢到飛熊堡來獻醜，眞是不知死活……」

他話音未畢，出手一招，數座燭台立即冉冉飛到他們桌上，南宮白拿起四個酒杯，道：「四位遠道來此，若不敬一杯水酒，在下必落個小氣之名，唔！這是陳年花雕，四位請嘗一嘗……」

嘗字未落，四杯酒已經冉冉而起，停在四支巨燭的火燄尖端上，既不上昇也未落下，杯中之酒一點也未洒出。

憑一口眞氣使杯飛燭走，也許並不太難，但要把四杯酒停在燭火之上不動，這一手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事。

不一會燭火上的杯中之酒已熱，發出「吱吱」之聲，南宮白兩手齊揮，四杯酒如電射出，滴溜溜地飛出門外。

只聞一聲陰惻惻的冷笑，接著傳來酒杯破碎之聲，道：「尊駕何人？如果不是『飛熊堡』之人，識相點馬上退出『飛熊堡』，本人網開一面，放你一條生路！」

南宮白一聽對方的聲音，心中暗自嘀咕，深知此人內力雄渾，絕非武林當舖一般二流角色可比，立即朗笑一聲道：「在下是『風雷客』南宮柳之子，『逍遙先生』呂逸民之徒——南宮白！」

「嘖嘖嘖……我道是甚麽高人之後，就讓『風雷客』和『逍遙先生』重生，本老祖也沒放在心上！小狗，你還不出來領死！」

南宮白霍然立起，掌心微吐，數支巨燭應手而滅，整個人人立即穿戶而出！

南宮白成竹在胸，誠心想眩露一手，穿出戶外，一挺胸，大直著身子，向空中凌空舉步邁去，每一步就上昇五七丈之高，僅五六步，就已三十餘丈，身形一停，卓然站在高空之中！

夜風拂動他的衣衫，發出「邋邋」之聲，好像九天金童下凡，站在雲端之上！

這一手曠世輕功，不但把四個魔頭震住，就連柳氏兄妹及「大力神」等人，也不由一齊愕然！

那四個魔頭爲首之人冷笑了一陣，顯然已經色厲內荏，道：「旁門左道，魔術小技，本老祖不值一哂！」

南宮白邁開大步，悠然凌空走了下來，站在四個魔頭對面，略一打量，只見爲首之人綠髮綠鬢，却面紅似火。身著滾龍袍，背後背著一面大旗！

另外一人軀幹魁梧，身高八尺，看塊頭和「大力神」樓兩層差不多，身背鑌鐵板橈，估計不下數百斤！

第三個身背鐵掃帚，第四個身背厚背鬼頭刀！

不用問這四人都以膂力見長，而且看來不是武林當舖中之人！

南宮白泰然自若，沉聲道：「四位夜擾『飛熊堡』是何居心？」

爲首那個自稱老祖之人道：「本老祖奉幫主之命，向柳氏兄妹招降，本幫將以堂主之位虛席以待，如不投降，立即掃爲平地！」

南宮白道：「貴幫的大名號……」

「綠毛幫！」

「啊！綠毛幫！在下從未聽說過此幫！」

「現在聽說也不算晚，本幫不但將統武林，即武林當鋪也將以武力征服，除非他們能投效本幫！」

「貴幫幫址何處？」

「小子，你問得太多了！不過本老祖看你還有兩手，若有意投效本幫，本老祖可以代你推介，弄個堂主當無問題！」

「尊駕大名是否可以見告？」

「綠毛幫北堂堂主『蟹面老祖』皮厚！」

「嗯！這名字不錯！不過皮雖然厚，却經不起一拳！」

這時柳氏兄妹却不禁暗暗吃驚，他們知道這「蟹面老祖」皮厚在三十年前就兇名大噪，那時三窮四富還未出道！

「蟹面老祖」厲聲道：「你敢逍遣老夫？」

南宮白根本就不理他，却向另外三人道：「三位請賜告大名，以便打發！」

「西堂堂主『鐵板欖』胡不開！」

「東堂堂主『鐵掃帚』金九！」

「南堂堂主『無雙刀』洪寬！」

南宮白冷笑道：「都是名不經傳的無名小卒……」

柳飛燕連忙扯了他的衣襟一下，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南宮白知道她的意思，無非是告訴他這些人並非無名之輩，大有來歷！

但南宮白剛才在大廳中的眞力相試，就知道這位爲首的「蟹面老祖」雖然了得，却比自己差得太遠！

然而，他一打量眼前情勢，似不應過份托大，因爲對方到底來了多少人還不知道，即使就是眼前四人，以柳氏兄妹和小紅、「大力神」的武功固然不懼，但在暗處的人如果太多，可就……

因此，他必須速戰速決，道：「有我南宮白在此，任何粗野行爲都對我而發，四位如果能退出此堡，在下——」

「哈哈哈！」「蟹面老祖」狂笑一陣，道：「小子，你敢情還在作夢！本老祖不來則已，既然來了，就不會放過『飛熊堡』，我看你還是跟老祖去吧！」

「蟹面老祖」說著，就撤下背後的大旗！

這面旗的旗桿長有五尺，粗逾兒臂，金光閃閃，顯然是風磨銅製成，旗身黑色，却閃著亮光，乃是異種天蠶絲所織！

就看這種奇門兵刃，「蟹面老祖」也不是易與之輩。此刻，另外三個魔頭也都撤下兵刃

柳氏兄妹和小紅都是用劍，樓兩層空著手，南宮白却撤下了那隻虬龍巨角。

他一亮龍角，「蟹面老祖」就不禁一怔，知道絕非普通獸角可比。

就在這時，四週房上也出現敵踪。

柳浩然掏出一個特製的哨子連吹三長兩短，飛熊堡中立即燈火通明，向這邊包圍過來。

「蟹面老祖」一看人家訓練有素，知道今夜未必能討了好去，立即大喝一聲道：「洪香主和金香主先把柳浩然兄妹拿下！」

「鐵掃帚」金九和「無雙刀」洪寬同時應聲而出，「鐵掃帚」逕奔柳浩然，「無雙刀」撲向柳飛燕。

柳氏兄妹用劍，在兵刃上先就吃了虧，「鐵掃帚」和厚背鬼頭刀都是重兵刃，長劍不敢硬接。

但柳氏兄妹在招術上並不輸人，所以一上手仍然有攻有守，就在房上大戰起來。

此刻飛熊堡的數百護堡高手，已將這一帶屋頂團團圍住，刀出鞘，弓上弦，殺氣騰騰，危機一觸即發。

「鐵掃帚」金九，三十年前即和「蟹面老祖」皮厚在一起，同惡相濟，一把鐵掃帚施展開來，威力可及一丈五六。

只聞罡風呼呼，屋瓦都被揭去。

柳浩然雖施出「飛熊八式」，也無法搶得上風，因爲在兵刃上就吃了大虧。

柳飛燕應付「無雙刀」洪寬，更加吃力，女人的膂力畢竟較差，不到百數十招已經香汗淋漓了。

這時「鐵板欖」胡不開已感技癢，對「大力神」樓兩層道：「大笨牛，咱們也別胡閑著！你先接大爺一板欖再說……」

他說打就打，根本不講武林規矩，重逾三百多斤的鑌鐵板欖挾著迅雷之聲，向樓兩層樓頭砸下。

好個樓兩層，他不避不閃，掄臂就向鑌鐵板欖上格去。

「老樓，你怎麼……」南宮語音未畢，樓兩層的巨臂和鑌鐵板欖已經接上，只聞「噹」地一聲，兩人同時各退了三步。

聲震屋瓦，四山迴應，圍觀的飛熊堡高手，不由同時大聲喝采。

「鐵板欖」胡不開倏然一震，他自出道以來，還未遇上膂力比他大的，今夜人家以一條右臂接了自己一板欖，竟絲毫未落下風，而且覺得腕臂酸痛，虎口發熱。

他仍然有點不敢相信，嘿嘿冷笑道：「好小子，敢情你是吃生米的！來來來！再接一板欖試試——」

「砰」地一聲，這次又暗加兩成眞力，當頭壓下。

樓兩層的神力天生，比金鐘罩、鐵布衫及十三太保橫練功夫還要精純，平常他很少遇上較力的對手，大凡力大之人一旦遇上對手，非硬拚幾下不可。

他悶聲不響，仍然掄起右臂向板欖迎去。

「噹」又是一聲巨震，兩人又各自退了三大步，踏碎了一片方磚。

「鐵板欖」低頭一看鑌鐵板欖，竟被碰了兩個缺口，不由大爲震驚，心道：「難道這小子是鐵打銅澆的不成！」

「好小子！看招！」「鐵板欖」集十成功力道又是一板欖當頭罩下。

樓兩層畢竟是個渾人，仍然不知換隻手，再用右臂迎去。

那知「鐵板欖」知道厲害，不敢和他硬拚，待鐵板欖相距樓兩層頭頂不及一尺之時，突然劃了個半弧，猛掃樓兩層的腰部。

樓兩層那知他詭計，只聞「蓬」地一聲，結結實實挨了一下，樓兩層蹬蹬蹬退了五步，但「鐵板欖」也連退兩大步。

這一來不但激怒了樓兩層，連「鐵板欖」和「蟹面老祖」也同時大吃一驚，因爲這一板欖力道不下數百斤，普通高手如被砸上，不被打成肉醬，也必被打成扁的，而樓兩層却能毫髮未傷。

這時南宮白冷哼了一聲，他恨「鐵板

榥」爲人險詐，立即大聲道：「老樓，給我拿下！」

「是，少爺！」

樓兩層一個虎跳，連人帶掌向「鐵板榥」撲去，「鐵板榥」這時眞是寒了心，知道若被他抓上一下，非肉碎骨折不可。

「鐵板榥」大喝一聲，猛掃樓兩層的下盤，却趁勢橫閃三步。

那知樓兩層也摸透了他的底細，不避板榥，情願挨上一下，身形却仍向他撲去。

他身高九尺，猿臂一伸不下四五尺，出手就到，只聞「蓬」地一聲，樓兩層屁股上又挨了一下，大嘴一咧，去勢不變，一下抓住「鐵板榥」的肩頭。

「鐵板榥」立感奇痛如裂，但他也算一號人物，並沒有出口呼叫，就在這時，「蟹面老祖」身形一晃，已經到了樓兩層背後。

南宮白沒想到他會出手，要救已是不及。

只見「蟹面老祖」伸手搭在樓兩層的肩頭上一扳，那知紋風未動，這一驚非同小可，心知低估了對方，立即再加三成眞力一扳，樓兩層偌大的身子立即倒退一丈之外，坐在地上。

「好個紅臉老小子！你們兩個打一個算那一門好漢！來來來！咱們再試試看！」

樓兩層不知厲害，又要上前出手，其實剛才如果「蟹面老祖」要傷他的話，只是舉手之勞。

南宮白大喝一聲：「老樓！退下去！」

樓兩層道：「少爺，你恐怕不行，這紅臉老小子力道不小哪！」

「叫你退下去就退下去！」南宮白面色一沉，緩緩向「蟹面老祖」欺進。

此刻柳氏兄妹和「鐵掃帚」及「無雙刀」都拚到分際，柳氏兄妹雖然招式略佔上風，膂力和兵刄都吃了虧，此刻又呈不支。

南宮白站在「蟹面老祖」對面五步之地，沉聲道：「我南宮白可不是故意嚇唬你，坦白告訴你，你還差得遠！回去通知你們的幫主，要他親自找我！」

「好小子！你也不怕閃了舌頭！我們幫主何等身份，豈是你這小狗……」

「本人再警告你一次，你再出言不遜，在下可就不客氣了！」

「哈哈哈！」「蟹面老祖」狂笑一陣，道：「不要說你，就讓你老子『風雷客』和你師父『逍遙先生』聯手也接不下本老祖一百招！」

南宮白冷哂一聲，道：「尊駕比當鋪主人如何？」

「當鋪主人？」

「嗯！」

「難道你能……」

「不信是不是？」

「本老祖閉著眼睛數出你有幾根腸子！你狂吹甚麼？」

「你可知道這是甚麼東西？」南宮白一揄手中的虬龍角說。

「一支獸角而已！有甚麼稀奇的！小狗你……」

南宮白厲喝一聲，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欺身出掌，罡風乍起，只見人影一晃，已在「蟹面老祖」四週轉了一匝。

「啪啪」兩聲，「蟹面老祖」蟹面發紫，跟蹌退了三大步，口角鮮血直淌，愕在當地。

這一手端的一鳴驚人，四週立即傳來轟雷似的喝采之聲。

「蟹面老祖」見識多廣，知道就憑人家這一手，自己就不是敵手，立即陰笑一聲，大聲道：「請壇主現身！」

他語音未畢，十丈外一陣破空之聲，只見一團血影一瀉而至，一個全身大紅衣裳的美艷少婦，俏生生地站在南宮白面前。

南宮白不由暗暗稱奇，原來此婦年約二十四，芙蓉如面柳如眉，身段婀娜，風姿綽約，而且臉上沒有一絲兇殘和冶蕩之色。

那少婦滿面笑容道：「你就是本屆大會的盟主？」

南宮白應道：「不敢，區區南宮白便是！」

「嗯，這兩個耳光打得很好！」

南宮白不由一怔，即連「蟹面老祖」也不由老臉無光，但「綠毛幫」幫規甚嚴，一個堂主在壇主面前必須伏首貼耳。

「尊駕是甚麼意思？」南宮白不解地問。

那美婦微微一笑，媚態橫生，就連「大力神」樓兩層那種渾人，也不由兩眼發直。

南宮白深深感覺，此婦無論身段和容貌以及談吐，都不在柳飛燕、百里香、周茜茜、朱麗葉之下，而且有一種高貴的氣質，令人不敢正視。

「皮堂主出口傷人，出言不遜，難道你打錯了？」

少婦出語如珠，清脆得令人如沐春風，如飲醇醪。

突然，柳浩然一聲大喝，只聞「噹」地一聲，長劍上發出一溜火花，接著以「飛熊八式」最後一招向「鐵掃帚」金九的鳳尾穴上戳去。

「鐵掃帚」金九已力盡，要閃已是不及，不避不閃，以鐵掃帚之柄，猛戳柳浩然的肩頭。

這是眨眼間的事，南宮白想救已來不及了。

只聞兩聲悶哼，柳浩然肩頭中了一帚，衣屑紛飛，鮮血暴湧而出，「鐵掃帚」鳳尾穴雖然未被戳中，但皮肉之苦仍然難免，兩人各退五六步才拿穩樁步，呼呼牛喘。

「柳氏兄妹是你的朋友？」美婦問。

「不錯！」

「我眞羡慕柳氏兄妹，能有你這樣義氣的朋友！」

「交友理應如此——」

突然，那邊的「無雙刀」和柳飛燕也同時大喝一聲，顯然也要力拚一招，南宮白正待上前援手，那少婦立即示意阻止，嬌聲喝道：「洪香主，住手！」

這一聲嬌喝含有無上的威力，「無雙刀」急忙撤招，暴退三步，那知柳飛燕這時正施出最辣手的一招，那能罷手，況且她被稱爲「毒手貂蟬」，自然手段奇辣，長劍如虹，一式「鐵牛犂地」，「嗤」地一聲，

刺入「無雙刀」的大腿上。

「無雙刀」也眞夠狠，既然壇主叫他停手，一切都由壇主作主，他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還手，咬著牙挨了一劍。

柳飛燕殺紅了眼，拔下長劍，又向「無雙刀」的腰間刺去。

「柳姑娘住手！」

聲音不大，却有一種令人不忍也不敢抗拒的力量，柳飛燕悚然住手，退了三步向美婦問道：「尊駕何人？」

美婦嫣然一笑，向南宮白一呶嘴道：「問他！」

「問我？」南宮白一怔道道：「本人只知道姑娘妳是『綠毛幫』之人，可不知道！」

「知道這個就夠了，柳姑娘也就想問這一個呢！」

柳飛燕冷哼一聲道：「你擅闖本堡是何居心？」

美婦向南宮白微微一笑，南宮白不禁心中起了漣漪，不由奇怪不已，心道：「我南宮白一向不喜酒色，爲什麼今天在這少婦面前會有這種感覺？」

美婦笑道：「柳姑娘果然厲害，不負『毒手貂蟬』之名！」

「妳不必顧左右而言他，本姑娘問妳今夜擾亂本堡是何居心？」

「本壇主奉命行事，至於幫主是何居心，本壇主也不知道！」

「那麼妳要怎樣？」

「奉勸二位投靠本幫！」

「妳知道我兄妹有何感想？」

「那是二位的事，本姑娘怎知！」

這位美婦稱姑娘，南宮白這才知道人家仍然是大姑娘，而且說話神態始終是面帶笑容。

柳飛燕冷笑道：「就是『綠毛幫』幫主退位要我們兄妹去當幫主，我們也不屑一爲！」

美婦又嫣然一笑道：「令兄妹有此大志，可喜可賀，這正是『有所不爲』的做人道理，本姑娘敬佩之至！」

這一來南宮白不由一怔，道：「那麼姑娘妳來的目的是甚麼？」

「勸柳氏兄妹投靠本幫呀！」

「如果他們不願投靠呢？」

「回去報告一下就行了！」

「壇主，此行好像副幫主已經授權壇主便宜行事，也就是說必要時可以以武力解決！」

「蟹面老祖」語音未畢，即被美婦喝止，道：「皮堂主，是你負責還是由我負責？」

「請壇主息怒，皮某失言了！」「蟹面老祖」噤若寒蟬，再也不敢插嘴。

南宮白心裏清楚，以「蟹面老祖」剛才現身時所說的話看來，他們此行目的一定是掃平飛熊堡，當然柳氏兄妹能投靠「綠毛幫」又當別論，但決不會就此善罷干休。

「那麼，尊駕可以請回，恕我兄妹不遠送了！」

柳飛燕立下逐客令，因爲她看出這個紅衣女子樣樣都比自己高，而且對南宮白十分友善，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

美婦微微一笑道：「柳姑娘若能再客氣一些，是有益無害的！」

她又轉頭對南宮白道：「柳氏兄妹不能送我，南宮少俠可以代主送客麼？」

南宮白不由一愣，說正格的，他不知怎地，覺得這是一朵出汚泥而不染的蓮花，令人肅然起敬，他不忍峻拒，立即答道：「在下送妳也無妨，請吧！」

「且慢！」柳飛燕冷哼一聲道：「飛熊堡也算是武林一大重地，可不能容妳要來就來，要走就走，妳得先接我三招！」

紅衣少女微微一笑，一點火氣也沒有，道：「柳姑娘，我看還是算了吧！」

「怎麼，妳不敢？」

「敢也罷，不敢也罷，反正本姑娘不願和妳交手！」

「哼！不願也得願！」

南宮白可心裏清楚，他深知柳飛燕絕非人家敵手，就看人家剛才現身的輕功就比她高出多多，但南宮白却想不出她爲什麼要如此客氣。

紅衣女子緩緩轉過身來，道：「好吧！恭敬不如從命！」

南宮白立即邁上一步，道：「讓我代柳姑娘接妳幾招如何？」

紅衣女子微微一愕道：「一樣，一樣，不過你可要手下留情呀！」

其實，南宮白這時對這紅衣女子已生好感，即使她不說手下留情，他也會留有分寸的。

「姑娘請！」南宮白開了個門戶，冷靜地說。

「看掌！」

掌字未落，一朵紅雲已凝起三丈來高，玉手伸處，兩縷寒風交剪而下，逕奔南宮白的面門。

南宮白暗自點頭，深信她指上的功夫較之大羅山莊莊主周至剛的「無極黑風爪」猶高出多多，立即斜拔而起，反而超過她，停在空中。

兩縷指風挾著嘯聲疾射，不偏不倚，在柳飛燕面前屋瓦上戳了兩個窟窿。

柳飛燕悚然一驚，這才知道人家顯然比自己高明，暗自恨恨不已。

紅衣女子飄身屋面道：「武林盟主果然身手不凡，本姑娘甘拜下風！」

「那裏！」

南宮白也飄身下來，簡單地客氣了一句，道：「姑娘請！」

接著紅衣女子喝聲「走」！首先向堡外掠去，一干嘍囉雖然莫名其妙，也不敢多言。

尤其是「蟹面老祖」和「鐵板櫈」胡不開，也都是獨當一面的人物，今夜見壇主不戰而退，心中忿恨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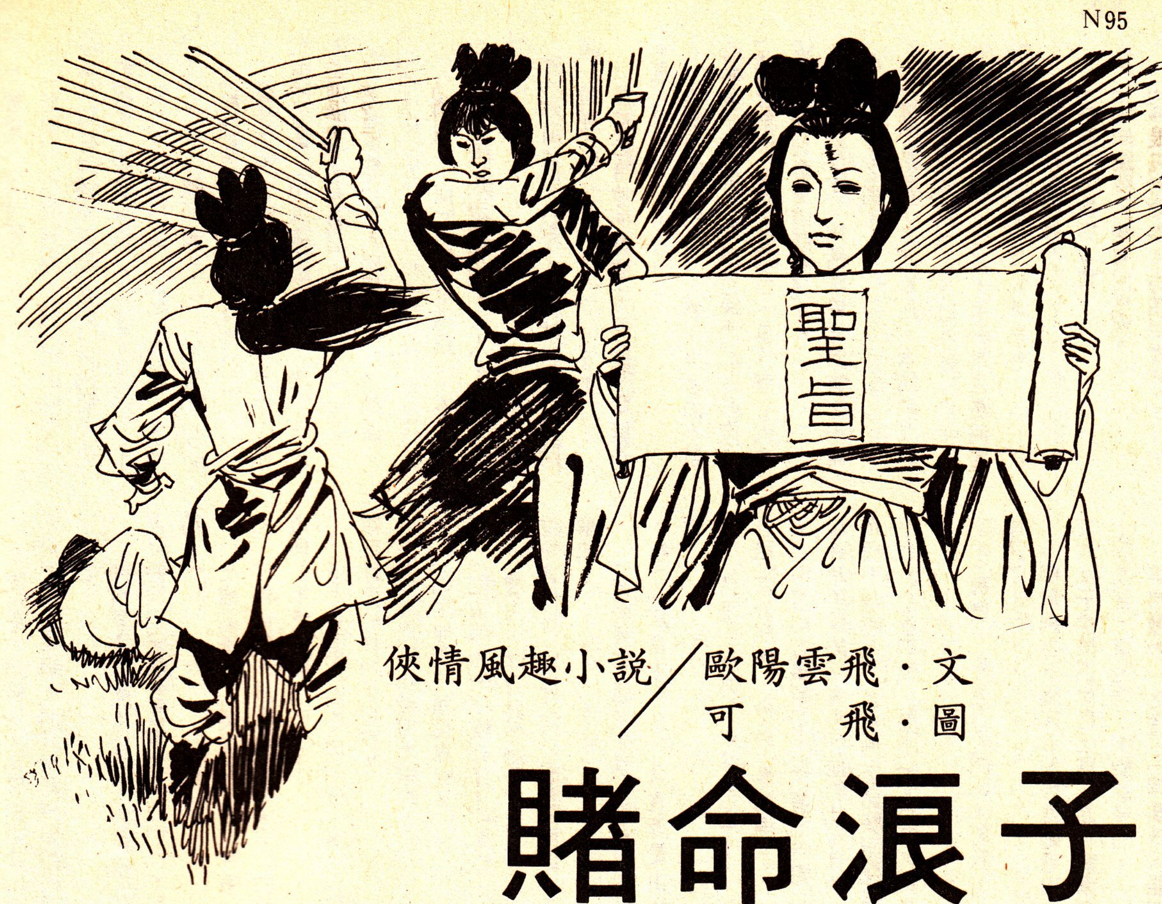
南宮白將他們送出堡外，正待回去，紅衣女子立即向「蟹面老祖」等人道：「兩位堂主和他們先行一步，本壇主隨後就到！」

南宮白道：「姑娘還有事麼？」

「沒有甚麼！不過南宮少俠連本姑娘的姓名也不問一下，未免太瞧不起人了吧！」

南宮白一想也對，不管是敵是友，姓名總是要問的，方即紅著臉道：「在下失禮，尚請姑娘不要見笑，姑娘芳名是……」

（未完・七）



俠情風趣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賭命浪子

前文提要：
監軍府內刺殺監軍太監邱聚得手後，鹵蛋便在副將張軍及李彪手臂上各劃一刀，製造假證據，作好洗脫嫌疑；此時，浪子劉三却遇上心上人冬冬，並透露再來賭坊已遭易手，待得司徒鰲發覺中了調虎離山計之時，浪子亦回復了那「小兵」的裝扮……回京城途中，浪子用文門、武門的技倆將三龍寨的三位寨主及其幫衆制服於第三勢力之內了……甫至城中，浪子得與故人鐵牛、小猴子等人重逢，知悉再來賭坊的新主人乃是一個武功高强的老太婆，當下，劉三等人決定到賭坊跟她一拚，誓要將那「大本營」贏回來，還要和那老太婆定出輸贏……

明珠寶骰 高價拍賣

「胡說，張老兒壓箱底的功夫，一向視同珍寶，豈肯輕易授人。」

「朋友有通財之義，自然也有通武功之義。」

「娃兒，少耍嘴皮子，快說老匹夫現在何處？」

「不知道！」

一句不知道，惹惱了七寸婆婆，怒不可當的道：「你們旣是好朋友，會不曉得他落脚的地方？」

「老頭兒在北京。」

「北京那裏？」

「妳找他幹什麼？」

「算一筆陳年舊賬。」

「抱歉，就算知道咱家也不會告訴妳的。」

「哼，你非說不可。」

「不說妳能把我怎麼樣？」

「砸爛你這個臭小子！」

子字出口，招已出手，一口氣連攻三掌。

而且，施出了七寸婆婆的看家本領「玄冰掌」，但見寒風大作，其冷如冰，當之者如置身冰天雪地之中，劉三頓覺血脈似要凝結，全身為之一顫，急切間連忙橫飄丈許，反擊三掌。

連在一旁觀戰的鐵牛、鹵蛋、小猴子、卜再來等人，亦皆感受到逼人的寒氣，紛紛退避，誰也不敢輕捋虎鬚。

呼！呼！呼！冷如冰得理不饒人，又是三招快攻，劉三反擊無效，避亦不及，被震飛起，一屁股栽坐在丈八之外。

冷得他牙關緊咬，全身索索而抖，呵氣成霜，積水成冰，七寸婆婆的「玄冰掌」的確名不虛傳。

鹵蛋、鐵牛、小猴子他們都嚇壞了，驚呼之聲四起。

「我的媽呀，這個老太婆好厲害。」

「能够當上官嵩的師父，當然不是省油的燈。」

「媽的，她以老欺小，咱們就來個以多為勝。」

「對，跟她拚啦。」

「宰了她！」

「砸扁她！」

「上！」

「上！」

一陣鼓噪，羣情激憤，大夥兒一湧而上，欲與七寸婆婆打羣架。

詎料，冷如冰的動作更快，一個箭步便衝至劉三面前三尺處，一面作勢欲發，一面厲色喝問道：「說，張老兒現今身在何處？」

劉三不肯退讓，一口回絕：「老子不告訴妳。」

「不說你就死吧！」

一彈身，一揚掌，一股狂飇立又呼嘯而出。

此刻，鹵蛋等人尚未攻至，鞭長莫及，而劉三則仍跌坐在地，若被擊中，恐怕不死也會重傷。

所幸，半路殺出一個救星來，上官小雲惶急的呼喊道：「姥姥請手下留人！」

發話同時，硬將七寸婆婆的手掌托住架空，蓬！一聲，好猛的掌力，一道磚牆作了替死鬼，硬生生的被打穿一個洞。

弄得七寸婆婆滿頭霧水，疑雲滿面的問上官小雲：「丫頭，妳想救他？」

上官小雲頷首道：「是的。」

「他是誰？」

「劉二，再來賭坊的前任主人。」

「妳跟他的關係是——」

「朋友。」

「什麼樣子的朋友？」

「很親密很親密的朋友。」

「哦，原來是妳這個丫頭愛上了這個臭小子。」

不待上官小雲出言答話，冷如冰立又對浪子劉三道：「看在丫頭的份上，我老人家姑且放你一馬，滾吧！」

浪子劉三早已站起身來，聞言冷聲道：「妳放老子一馬，老子却不放妳，咱們的事情還沒完哩。」

七寸婆婆白眉一揚，道：「你小子還想再打？」

「咱家自知不是妳老太婆的對手。」

「那是想再賭一局？」

「正是這個意思。」

「成，說吧，賭什麼？」

「骰子如何？」

「可以，你小子先下個注。」

「咱家押五福樓。」

「幹嘛，要賭房地產？」

「不動產比銀票更可靠。」

「我老人家寧願要白花花的銀子，方便。」

「那妳當初爲何要強佔再來賭坊？」

「只是想找一個落脚的地方。」

「五福樓更好，有吃有住。」

「我老人家喜歡這裏的情調。」

「老太婆，房地產愈多愈好，只要妳贏了咱家，五福樓就是妳的了，馬上過戶辦手續。」

「假如輸了呢？」

「將再來賭坊賠給咱家就可以了。」

「不要，賭房子太麻煩，還是賭銀子好些。」

「對不起，咱家手邊湊巧沒銀子。」

「啊，是輪光了，那就等你有銀子的時候再賭吧。」

「房子就是銀子，買賣很方便，別死心眼！」

「旣然很方便，娃兒何不先去賣房子？失陪！」

語冷如冰，一臉不耐，餘音未落，已拉着上官小雲步出賭坊去，表現的相當決斷執着。

浪子劉三從來不曾遇過這種扎手貨，也從來沒有受過這種窩囊氣，氣得他直跺脚，恨不能將七寸婆婆搗扁砸爛，放一把火燒掉再來賭坊。

奈何，自己技不如人，根本不是人家老太婆的對手，文儀公主朱雅蘭給他的百萬兩銀子，至此已全部精光，沒了賭本，也無法和冷如冰一賭高下。

只好懷着一肚子的怒氣，踏着月色，返回第三勢力的指揮中心。

× × ×

原先，鐵牛、小猴子等人，皆對浪子劉三寄以莫大的期望，認爲只要他一旦回京，必可吐氣揚眉，討回公道來。

萬不料，這位不敗的常勝將軍，竟也出師不利，鎩羽而歸。

這個打擊實在太大，大家的心情皆極沉重，飯前飯後，均無精打采，想不出一個起死回生的計策來。

鐵牛道：「老大，打架打不過人家，賭錢又沒有賭本，難道就此罷手不成？」

浪子劉三以堅定的語氣道：「當然不是！」

「那現在究竟該怎麼辦？」

「咱家正在想法子。」

「有何法子可想？」

「解鈴還須繫鈴人。」

小猴子愕然一楞，道：「什麼解鈴還須繫鈴人，我不懂。」

浪子劉三慢條斯理的道：「咱家懷疑，老太婆強佔再來賭坊，如此囂張跋扈，多半是衝着張老頭來的，只要將老頭搬出來，一切應可迎刄而解。」

鐵牛道：「恐怕未見得，老頭是個頑固蛋，八成請不動。」

劉三雙眉一挑，道：「請不動就玩硬的，放火燒了武威侯府，看他走不走。」

鹵蛋道：「還可以跟他談條件，老頭若是不幇咱們的忙，就不告訴他驍騎將軍劉文龍的下落。」

小猴子精神大振的道：「對，軟的硬的一齊來，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一直不曾開口的大小通吃卜再來却另有高見：「依老夫看，張前輩跟老太婆之間必有重大過節，甚至另有不足爲外人道的隱秘，張前輩閉門不出，定有他不得已的苦衷，能否請得動，實在未可樂觀。」

浪子劉三信心十足的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醜媳婦遲早還是要見公婆的，只要老頭的那一把老骨頭尚未裝進棺材去，咱家拖也要把他拖出來，非要他跟老太婆照個面不可。」

想到就馬上去做，毫不遲疑，當即起身離開。

行至門口時，忽又轉身說道：「小猴子，去告訴雅人齋的掌櫃的斯文先生，請他派人急報公主，說咱家有要事求見。」

小猴子頷首稱善，鹵蛋道：「老大，俺陪你去，這樣放火燒房子也快些。」

浪子劉三道：「不必，咱家一個人去就够啦，人多口雜，將老頭觸怒了反而不好。」

× × ×

劉三走了，一去就是兩個時辰，直至三更半夜才返回原來的大客廳。

鐵牛、小猴子、卜再來他們俱已不在此。

只有鹵蛋獨自一人，坐在椅子上打盹兒，候着。

被劉三的脚步聲驚醒了，睜眼一看，發現浪子的臉色很難看。

還沒有來得及開口說話，劉三搶先道：「他們到那裏去了？」

鹵蛋歎息一聲，憤憤不平的道：「衰！眞他媽的衰！鐵牛他們又被老太婆派人押回賭坊去做苦工去了。」

劉三「嗯」了一聲，沒有說話，頹喪的坐在鹵蛋對面，喝了一口冷茶。

鹵蛋覺得氣氛不對，沉聲道：「老頭不肯出面？」

浪子劉三垂頭喪氣的道：「媽的，老頭失踪了。」

「怎麼會，張老頭一向閉門不出。」

「說的也是，偏偏在這個時候離家出走。」

「侯門似海，大得很，許是窩在那個角落裏。」

「不可能，武威侯府內，咱家連狗窩都找遍啦。」

「會不會是到附近的香肉店裏去吃狗肉，酒坊裏去沽酒？」

「老頭可能去的地方，咱家都去過，店家說已數日未見他的踪影。」

「這樣說，老頭大概是出遠門了？」

「這是最樂觀的想法。」

「此話怎講？」

「這麼多年來，他從未離開過侯府一步。」

「回家探親，看看朋友，也是人情之常。」

「老頭孤家寡人一個，狗屁也沒有，那來親友？」

「難不成是發生了意外？」

「咱家正是躭心這一點。」

「老頭乃武林三老之一，神功蓋世，誰能奈何得了他老人家？」

「鹵蛋，你忘了，另外二老的武功與老頭也不相上下，爲了爭排名，已經爭了數十年，始終分不出一個高低來。」

「看七寸婆婆的神色，老頭失踪的事，應與冷如冰無關。」

「九州一霸司徒鰲的師父，五毒叟黃泉却難脫干係。」

鹵蛋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說道：「慘啦，黃泉這個老毒物最擅用毒，老頭會不會是着了這五毒叟的道兒，已中毒身亡？」

浪子劉三立卽破口大罵道：「呸呸呸！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少胡說八道，老頭若是中毒身亡，應該陳屍侯府，不會失踪。」

「侯府內沒見老頭的屍體？」

「沒有。」

「有沒有新墳呢？」

「也沒有。」

「幸好沒死就好，司徒鰲、劉公公與上官嵩、胡太師，這四個老傢伙已經够咱們頭痛的，現在再加上五毒叟黃泉和七寸婆婆冷如冰，簡直令人透不過氣來，如無老頭撐腰，第三勢力非垮不可。」

「哼，軟骨頭，沒有出息，永遠成不了氣候的癟三，就算沒有張老頭，咱家同樣會將這一羣狐羣狗黨鬥臭鬥爛，鬥垮鬥倒。」

鹵蛋可不敢奢望太高，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眼前老頭行方不明，老大可曾理出一個頭緒來？」

浪子劉三道：「媽的，老頭失踪的事的確透着古怪，至今頭緒全無，就好像斷了綫的風箏，吹散了的烟雲。」

「糟糕，老頭不出面，我看再來賭坊是收不回來了。」

「放屁，就算老頭死翹，咱們還是要活下去。」

「聽老大的口氣，似乎已經有了致勝的新點子？」

「現在還沒有。」

「那就快想呀。」

「此時萬事莫如睡覺急，養足了精神，才能生產出好主意。」

「唔，折騰了一天，的確够累的，是該讓大腦歇歇了。」

「晚安。」

「明兒見。」

當即退出客廳，各自回房睡覺去了。

× × ×

劉三並沒有如願以償。

因爲，在他的臥房裏，早有一位不速之客候在那裏。

還是一位嬌客。

上官小雲是也。

花枝招展，明艷照人，顯然是經過一番刻意的打扮，還帶來幾樣小菜，一壺酒，無疑是打算和劉三秉燭夜飲。

劉三一踏進門，便喧賓奪主的，笑盈盈的請他落坐在自己對面，彷彿是新婚的少婦，在迎接她夜歸的丈夫似的。

浪子却沒有給她好臉色看，冷峻的聲音道：「妳是什麼時候來的？」

上官小雲嫣然一笑，嬌聲道：「剛到不久，你瞧，菜還冒熱氣呢。」

「可知這是什麼地方？」

「是你的臥房。」

「三更半夜，孤男寡女，妳獨自一人跑到男人的房裏來，不怕遇上色狼？」

「相信二哥是正人君子，不會胡亂來的。」

「上官姑娘，有何貴事？說吧。」

「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大同一別，許久未見，只是想和二哥隨便吃吃喝喝，談談聊聊。」

「老太婆倚老賣老，強佔了再來賭坊，在這種情形下，咱家想不出妳我有何話可談？」

「小妹今夜此來，就是想和你談談再來賭坊的事。」

浪子劉三神色一緊，道：「可是老太婆想通了，願以五福樓作交換，或者以銀子贖回？」

「不是。」

「那是她已改變主意，願和在下賭房地產？」

「不是賭，是她老人家有意將再來賭坊送還給你。」

「送還給咱家？有這麼好的事？無條件？」

「有一個小小的條件。」

「什麼條件？」

上官小雲俏麗的臉上，突然飛來一片紅暈，羞答答的道：「姥姥說，只要二哥願意娶我為妻，她老人家願將再來賭坊當作嫁粧送給你。」

浪子劉三聽得一呆，斷然決然的道：「這是不可能的事。」

上官小雲同樣呆了一下，幽怨的望着他，半晌始道：「是不是我長得太醜，令你生厭？」

「不，妳很美，美得冒泡。」

「那你為何如此冷酷無情？」

「道理很簡單，因為咱家已『名花有主』。」

「是誰？」

「一個外國妞。」

「外國妞？你的本事好大，居然釣到一個洋婆子。」

「沒有辦法，人走桃花運的時候，城牆也擋不住。」

「這個洋妞一定很性感很漂亮吧？」

「當然，性感與漂亮是最起碼的基本條件，另外還非常有權！有勢！有錢！」

「是女王？」

「女王的女兒——公主。」

「你們已經結婚？」

「剛剛才訂婚。」

「什麼時候結婚？」

「也許很快，也許很慢，也許會發生婚變，永遠結不成。」

「這是為何？」

「因為咱家心目中另外還有一位意中人。」

「誰？」

「冬冬。」

「冬冬？她不是你死去的弟弟劉三的情人嗎？」

「劉三已逝，由我劉二來接替，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但是，佟玲曾遭人強暴，已是殘花敗柳之身，你願意穿破鞋？」

「正因為冬冬遇此奇禍，我這個做哥哥的更有責任收拾殘局。」

「冬冬是個貞烈的女子，她會移情別戀？」

「她認為咱家就是劉三，愛得死去活來。」

上官小雲臉上的笑容早已收起，代之而來的是一臉冰冷，幽幽怨怨的道：「這樣說來，本姑娘是沒有希望了？」

浪子劉三語帶譏諷的道：「今生無緣，下一輩子請早『訂座』。」

上官小雲兀自連乾了三杯酒，以威脅的語氣道：「你也不想再收回再來賭坊，恢復你已經失敗的聲名？」

「想，當然想，輸掉再來賭坊，是咱家的奇恥大辱。」

「那你就必須接受姥姥的條件。」

「哼，我劉二最喜歡敲詐勒索他人，却不喜歡接受他人的敲詐勒索。」

「你恐怕別無選擇。」

「笑話，賭坊是怎麼輸的，再怎麼贏回來。」

「你打算再賭？」

「這大概是惟一的途徑。」

「可惜你已經絕了賭本。」

「必要的時候咱家可以賣房子。」

「劉二，你再考慮考慮，打不過姥姥，且賭不過婆婆，別鋌而走險，投到我們上官世家這邊來，保證你會一步登天。」

浪子劉三冷哼一聲，道：「謝了，咱家一向不喜歡攀龍附鳳。」

上官小雲起身道：「最好別拒絕的太早，你可以再考慮三天，三天後本姑娘再聽你的最後決定。告辭！」

言罷，邁開蓮步，立向門外行去。

浪子劉三怒沖沖的道：「不必三天，咱家現在就可以告訴妳答案，棉花店失火——免談（彈）！」

上官小雲未再答理，餘音未落，人已消失在通往再來賭坊的小門裏。

× × ×

總算躺上了床。

一夜好睡。

直至日上三竿時分，還是被鐵牛、小猴子他們吵醒的。

洗把臉，穿好衣服，走進客廳一看，大夥兒正在那裏吃早飯，劉三也一面跟着大家吃，一面說道：「小猴子，你們看來好像很高興的樣子，是怎麼回事？」

小猴子道：「人逢喜事精神爽，當然高興啦。」

「什麼喜事？」

「老太婆放了咱們三天的假。」

「她為什麼要放你們的假？」

「是上官小雲姑娘的主意。」

浪子劉三驚「哦」一聲，道：「那個死丫頭略施小惠，想必是要你們來當紅娘的？」

鐵牛一本正經的道：「老大，我倒覺得，上官姑娘人蠻標緻的，家世又好，用情也專，可以娶來做老婆玩玩。」

劉三臉一沉，道：「混蛋，婚姻乃終身大事，怎麼可以當作兒戲來玩，娶了上官小雲，置冬冬於何地？」

小猴子笑道：「乾脆兩個一齊娶，冬冬為大，小雲作細姨，單日睡大老婆，雙日睡小老婆。」

劉三不悅道：「你們大概還不知道，咱家還有一個韃子公主的未婚妻呢。」

鹵蛋道：「如果番婆追來內地，老大可以照娶不誤，男人嘛，多多益善，只要女的不反對，討個三妻六妾又何妨，忙不過來的時候，咱們可以義務帮忙，免費服務。」

嘭！一聲，劉三給了他一個爆栗子，罵道：「你娘，咱們是人，不是狗，這種事怎麼可以義務帮忙，免費服務，簡直是亂來，再胡說八道，小心咱家把你送進動物園去。」

鹵蛋見劉三發了火，嚇一跳，抱着頭，再不敢亂開黃腔。

劉三臉色一整，接着又道：「你們通通是笨蛋、白痴、二百五，只知其一，不

知其二，這件事的背後其實另有陰謀，咱家若是娶了上官丫頭，等於賣身投靠了上官嵩，屆時第三勢力將無立足之地，如何向公主大妹子交代？」

提到公主，劉三馬上想起一件事來，道：「小猴子，你有沒有告訴斯文先生，叫他轉報公主，說咱家有事求見？」

小猴子道：「昨夜老大去後，便已知會斯文櫃掌——」

說曹操，曹操就到，小猴子一語未畢，斯文掌櫃湊巧跨步而入，劉三劈面就說：「見到公主沒有？」

斯文指一下劉三、鹵蛋、鐵牛、小猴子道：「見到了，公主有請四位，過去一談。」

鹵蛋道：「公主姐姐現在何處？」

斯文道：「正在雅人齋候着。」

劉三道：「那我們就趕快過去吧，別讓公主久等。」

四人魚貫而行，緊跟在斯文身後，轉入雅人齋！

× × ×

雅人齋。

一間精巧別緻的會客室裏。

劉三、鹵蛋、鐵牛、小猴子排排坐，面前桌上，還擺着不少可口的茶點。

文儀公主朱雅蘭就坐在他們對面，身後有三名侍女，門外另有五名鐵衛守護着，戒備甚是森嚴。

浪子劉三正在提出報告，將離京之後，如何收服翠雲山上的土匪強盜，如何使丐帮投效第三勢力，如何深入大漠，智救三位將軍，連誅無數強敵，並巧遇劉文龍，與天香公主訂白首之盟，以及計殺邱監軍，調兵五萬，乃至在晉中又添了三龍寨的一干生力軍的事，原原本本，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

直聽得文儀公主等人時而提心吊胆，時而眉開眼笑，隨着劉三處境的變化而變化！

這些事，鐵牛和小猴子還是第一次聽到，到此刻始知劉三與鹵蛋在大漠另有艷遇，鐵牛首先說道：「鹵蛋，你好棒啊，一箭雙鵰，咱們二一添作五，將來可要分我一個，不可以吃獨食。」

鹵蛋理直氣壯的道：「女人又不是酒肉錢財，說分就分，也得看人家傻妞呆妹的意思才能做決定，不過——」

鐵牛道：「不過怎樣？」

鹵蛋得意洋洋的道：「傻妞和呆妹對俺鹵蛋痴情得很，一定會共侍一夫，你的希望渺茫。」

一名侍女問道：「那位韃子公主美不美？」

鹵蛋搶答道：「美啊，美極了，番邦女子，個個肌肉發達，曲綫優美，充滿了女性的魅力。」

侍女又道：「比我們公主如何？」

劉三道：「番妞好比玫瑰，艷麗有餘，淡雅不足，公主有如幽蘭，清香撲鼻，餘味無窮。」

侍女悻然道：「旣然如此，公子又何必——」

話說一半，被文儀公主朱雅蘭打斷，慍怒道：「妳在胡說些什麽，還不快閉上妳的嘴。」

「是，公主！」

侍女自知失言，忙掩住自己的嘴，未敢再開言說話！

朱雅蘭凝視着浪子劉三，不疾不徐的道：「少俠果然智謀百出，文武雙全，第三勢力發展至今，已具備相當規模，只要再稍加整頓部署一番，便可與閹官奸賊的惡勢力爭一日之短長，確保我大明江山於不墜，他日一旦平此禍亂，諸位壯士皆功不可沒，朝廷必有重賞，絕不食言，但不知你們都希望得到一些什麽賞賜？」

鹵蛋道：「公主姐姐，俺鹵蛋生平無大志，也自知不是一塊好材料，不會做升官發財的夢，只要能履行前諾，給俺一百個金蛋，答應俺娶傻妞呆妹爲妻就心滿意足了。」

鐵牛道：「我鐵牛的慾望也不大，只想開一家飯莊，先解決了吃住問題，再討一個老婆就可以了。」

小猴子想了想，道：「我想做一個遊俠四方，專門扶弱濟貧，打抱不平的大俠客，然後再找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住下來，生一羣小俠客。」

文儀公主笑了，笑得甚是嫵媚動人，道：「你們的慾望都不大，仍不失爲市井小民的本色，說來說去還是離不開飲食男女的小事情，沒問題，包在本公主身上，一定叫你們滿意就是。」

微偏螓首，輕移妙目，公主轉對浪子劉三道：「少俠的願望何在？是否想即刻將天香公主迎娶回來？」

浪子劉三朗聲道：「大丈夫一事無成，何以家爲，咱家目前亟待解決的尚有三件大事。」

朱雅蘭一怔神，道：「是那三件？」

「第一：七寸婆婆佔據再來賭坊，如芒刺在背上，一日收不回來，咱家一日難安。」

「這事不難，本宮可以撥調一筆銀子買回來。」

「買回來多沒面子，要贏回來才可以挽回聲譽。」

「跟她賭還是要賭本，要不要——」

「不要，短期間內咱家不想再動用公主的錢。」

「但是，沒有賭本，如何跟老太婆來賭？」

「無妨，咱家已籌得一計在此，保證馬到成功。」

「少俠有何妙計？」

「暫時保密。」

文儀公主楞了一下，並未加深究。

鹵蛋、鐵牛、小猴子却心裏直犯着嘀咕，打不是人家對手，賭又沒有賭本，眞猜不透劉三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妙計安出？

浪子劉三道：「第二：第三勢力的氣候已成，與另外兩股惡勢力成鼎足而三之勢，防守的時代已過，現在應該開始主動出擊。」

朱雅蘭沉吟一下，道：「主動出擊是沒有錯，但應講求技巧，衡情度勢，伺機而動，眼前尚不宜正面衝突。」

「這是爲何？」

「畢竟成軍未久，羽毛未豐，力量不够紮實，一旦全面衝突，萬一劉閹與胡太

師聯合起來，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公主的高見是——」

「最好先設法使他們兩派龍爭虎鬥，拚死拚活！」

「對，二虎相爭，必有一傷，咱們便可以穩得漁翁之利。」

小猴子插言道：「好極了，最好是兩敗俱傷，到時候咱們就可以橫衝直撞，為所欲為了。」

鐵牛亦道：「拳打劉公公，腳踢胡太師，將他們二人的人頭高掛在城門樓上展覽，必然會大快人心。」

好像勝利眞的已經到來，鹵蛋得意忘形的道：「俺要將司徒鰲、上官嵩放在腳底下踩，叫他們喊爺爺，這樣一定會轟動武林，傳為千古佳話，俺鹵蛋也可以一夜成名，大大地提高知名度。」

劉三不願再聽他們發神經，自我陶醉，言歸正傳道：「想要二虎相爭，最好是設法放一把火。」

文儀公主朱雅蘭正容道：「這當然是上上之策。」

「可惜沒有一條導火綫。」

「眼前就有一條現成的。」

「請公主明示。」

「劉瑾的另外一個乾兒子，京衛也就是禁衛軍的指揮馬永成，與胡鶴圖胡太師的獨子九門提督胡風，大家都喜歡叫他胡瘋子，這兩位在北京城裏最有價值的未婚男士，同時愛上了一名美女。」

「是那一位美女？」

「趙光明趙御史的女兒趙雅芝。」

「這位趙姑娘喜歡誰？」

「不論是馬永成，或是胡瘋子，都是魚肉百姓，橫行霸道的惡霸，也都是風流成性，到處留情的紈袴子弟，趙御史父女皆不屑一顧。」

鹵蛋道：「完啦，完啦，剃頭挑子一頭熱，這一把火一定燒不起來。」

劉三瞪了他一眼，道：「一頭熱才好，這一把火一定可以燒起來，而且一定是大火。」

鐵牛幫腔道：「只是單相思，一個巴掌拍不響，如何能燒起來，我鐵牛也想不通。」

劉三道：「天生的蠢才加笨蛋，你們如果能想得通就可以當老大啦。」

小猴子道：「還請老大指點迷津。」

劉三沒再理會他們，問文儀公主朱雅蘭：「這兩個風流鬼有沒有死心？」

朱雅蘭道：「得不到的女人，永遠不會死心，這可能是男人的通病，他二人至今仍然幾乎天天都是趙御史家的座上客，糾纏不放。」

「好，不死心就好辦，咱家已有一計在此。」

「請少俠把話說清楚。」

「請公主附耳過來。」

朱雅蘭毫不遲疑，立即附耳過去，劉三咬着她的耳根子說了一番悄悄話，文儀公主聽畢，讚不絕口的道：「哇啦！好主意，妙！高明極了，這一來他二人必將玩於少俠股掌之上，倘若一切順利，消滅的可能尚不止胡瘋子、馬永成兩個人，說不定連禁衛軍與九門提督府的兵馬也會同歸於盡。」

逗得鐵牛、鹵蛋、小猴子牙癢癢的，面面相覷，好不心焦。

鹵蛋忍不住，脫口追問：「老大，到底是什麼奇策妙計，能令公主姐姐如此開心？」

浪子劉三神秘兮兮的道：「天機不可洩漏。」

鐵牛說道：「透露一點點，那總可以吧？」

劉三道：「說不得，說不得，不小心走漏出去就不靈了。」

小猴子道：「咱家弟兄，老大也信不過？」

浪子劉三愼重道：「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文儀公主道：「少俠還沒有說，最後一件事是什麼？」

「第三：對我個人來說，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事關咱家一世的清白，必須要查清楚，端截胡太師壽禮的那一輛鏢車，到底是被何人所刦？尤其是我的女朋友冬冬，她究竟是被那兩個混蛋姦污，不將他們揪出來，碎屍萬段，難消咱家心頭之恨！」

「目前可有端倪？」

「還沒有。」

「別急，慢慢來，這件案子刑部一直未曾放鬆，彼此雙管齊下，相信很快就會查個水落石出。」

「劉三還有一個不情之請，請公主出面，代為稟報皇上聖裁。」

「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需要父皇聖裁？」

「武威侯劉謙一家滅門的事，公主知道吧？」

「知道，此事純粹是劉閹與胡賊聯手陷害的結果。」

「請公主奏請皇上，免了劉家後代的罪。」

「武威侯還有後代？」

「他兒子，驍騎將軍劉文龍，目前仍流落韃靼國，牧羊為生，免了他的罪，以便回國定居，重振家園，相信劉將軍一定會為第三勢力效力的。」

「劉家滅門之禍，皇上事後悔恨頗深，事實上早已免了他們的罪，前不久還跟本公主談起，也不知劉家是否有後代存活，打算要他繼承爵位，重振家聲，朝廷必會重用此人。」

劉三大喜道：「能如此，劉將軍必會拚死效命，萬死不辭，為愼重計，更為了取信於人，可否麻煩公主，請一道聖旨來，咱家自會派人遠走大，去接劉將軍回京城。」

文儀公主立道：「這事不難，本公主回宮後馬上辦。」

劉三眉頭一皺，忽又想到一事，道：「另外還有一件事，也應該向公主報告一下。」

朱雅蘭很客氣的說：「少俠別客氣，但說無妨。」

「以前，咱家向雅人齋借用了古董，公主，公主還記不記得？」

「記得，是一隻玉麒麟，一對青銅馬，以及一隻九龍玉杯。」

「這些寶貝，原是當作誘冷九入彀的

餌，爲免姓冷的中途生變，在下欲將這些東西毀掉，以杜絶後患，不知公主意下如何？」

「可以，冷九手下的那一帮弟兄，比古董重要得多，以後不論何事，只要少俠認爲是對的，就放手去做好了，不必向任何人請示，本公主信得過少俠，保證會全力支持。」

「謝謝公主的厚愛。」

「別客氣，諸位壯士若再無別事，本公主想先走一步。」

「送公主！」

「請留步！」

送走了文儀公主朱雅蘭。鐵牛、鹵蛋、小猴子、浪子劉三也隨即向雅人齋的後門行去。

途中，小猴子心有所感，邊走邊說道：「老大，你是否感覺到，公主對你似乎很有意思？」

劉三沒有說話，鐵牛搶着說：「我感覺到了，老大的一言一動，一顰一笑，公主皆目不轉睛的瞅着，很痴迷。」

鹵蛋道：「俺也感覺得出來，公主姐姐好像還在吃冬冬與天香公主的醋呢。」

劉三終於開口了：「你們別瞎扯，這是不可能的，嚴格的來說，咱家現在的身份還是一個死囚犯。」

小猴子道：「老大，你是無辜的，這一點公主應該很清楚。」

劉三道：「就算無罪又怎樣，充其其量咱家不過是一個江湖小混混，沒有一官半職。」

鐵牛道：「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英雄那怕出身低，保住了公主她老子的江山，老大就是第一大功臣，想做什麽官就可以做什麽官。」

劉三道：「冬冬、番婆、上官小雲，已經夠煩人的了，咱家不希望再有第四個攪局的女人。」

鹵蛋道：「嗨，小事一樁，何必傷腦筋，老大只管等着當新郎官，至於誰大誰小，誰先誰後排名排隊的事兒，由她們女人自己去談判解決。」

話至此處，已返回新建的四合院裏。

× × ×

第三勢力指揮中心的辦公室裏，早有人在等候。

是三龍寨的三寨主烏面龍黑貴。

鹵蛋忙替雙方引介一下，親切的說：「喂，黑鬼，這麽快就來報到，可是坐特快車來的？」

烏面龍黑貴欠身道：「屬下是趕着駱駝隊，日夜兼程趕來的。」

「怎麽沒見駱駝隊？」

「拴在五福樓一側的騾馬大店內。」

「皮毛呢？」

「尚未卸下，特來請示密使……」

「噓！」被小猴子噓了一聲，制止他再說下去，道：「既是密使，就不宜公開，在大庭廣衆之前，就叫老大老闆或者主人好啦。」

劉三沉吟有頃，道：「四十頭駱駝，無數的皮毛，你們說該如何處理？」

鐵牛道：「都賣掉算啦。」

鹵蛋道：「駱駝可以賣，皮毛却賣不得。」

小猴子道：「皮毛爲什麽不能賣？」

鹵蛋的理由很充足：「因爲是番婆公主的訂婚禮。」

鐵牛道：「訂婚禮也照樣可以賣，難不成要咱們老大吃一輩子的皮毛，喝一輩子的毛皮？」

鹵蛋道：「嗯，有道理，咱們送給番婆的鹽巴、茶葉，她也不可能一個人獨吃獨喝，定會分贈他人或出售的，眞是死腦筋，要是在大同就想通這一點就好啦。」

浪子劉三笑道：「不好，沒有駱駝隊，咱們就不可能跟三龍寨的人搭上綫，平添一千生力軍。」

烏面龍黑貴笑說：「主人，這大概就是緣份吧，合該我們三龍案的弟兄重見天日。」

劉三道：「三寨主，貴寨的大隊人馬，是否已經開拔？」

黑貴道：「總寨人數衆多，需要料理的事也不少，馬大哥說約需三五日後方可動身。」

「打算在那裏紮寨？」

「西郊的山上，另有一處分寨，大哥的意思是準備在那裏待命。」

「這樣最好，三寨主就留在此地當連絡官好啦。」

「大哥也是這個主意，命屬下領着三名弟兄，常駐五福樓，隨時傳達主人的指令。」

劉三聞言甚喜，立命小猴子領着黑貴離開，去給他們安排一個舒適的好住處，同時，交代五福樓的掌櫃的，叫他設法處理掉那一批皮毛及駱駝。

諸事完畢，已是午膳時分，一名店小二急急的跑過來說道：「報告二爺，前面飯莊裏有人求見。」

劉三一楞，道：「是什麽人？」

「一位食客。」

「姓甚名誰？」

「他不肯說。」

「爲了何事？」

「他說會跟二爺當面講。」

「告訴他，咱家在辦公室候駕。」

「那位食客堅持要你單獨到前面去見他。」

「媽的，城牆上晒衣服，他好大的架子！」

話是這樣說，浪子劉三還是跟着店小二到前面去了。

× × ×

神秘客在龍鳳廳。

龍鳳廳是五福樓最豪華，也是收費最昂貴的地方。

經常在此出入的，都是豪門巨賈大亨級的人物。

上一次浪子劉三邀宴九千歲冷九時，就是在這裏。

今天的這位客人却很特別。

一身藍大褂，頭戴斗笠，帽沿拉得很低，鼻子以上的部位根本看不到，也看不出有何富貴闊氣的樣子，倒像是大街上的流浪漢。

盤中有殘羹剩菜。

酒盅已滴酒不剩。

顯然，這位朋友已酒足飯飽，沒有請客吃飯的意思。

劉三沒有落坐，就站在他對面不遠，道：「朋友在找咱家？」

神秘客沒有抬頭，聲音尖細，有點娘娘腔：「如果你是絲綢大王劉二的話，就沒有錯。」

「咱家正是劉二，尊駕有何見教？」

「老夫想知道，劉公子是何時返京的？」

「昨天。」

「是從那裏回來的？」

「大同。」

「到大同之前，去過那兒？」

「大漠。」

「在大漠做了一些什麼事？遇見一些什麼人？」

這是什麼話，簡直是在升堂問案子，審訊罪犯嗎，劉三不禁勃然大怒道：「你娘，什麼東西，竟敢在此張牙舞爪，以這種態度跟劉爺爺說話，再不表明身份，小心咱家把你丟出去。」

發話同時，雙掌齊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上抓斗笠，下扣腕脈，希望揭穿他的眞面目。

孰料，神秘客不是等閑之輩，原式不變，橫飄五尺，坐在另一張椅子上，不慍不火的道：「老夫是誰，等一下自有交代，請公子實話實說，這樣大家都方便。」

浪子劉三突然腦中靈光一閃，已猜出此人可能的路數，神態亦隨之緩和一些，道：「咱家是去大漠做生意的，接觸的人也多數都是生意人。」

「做那一種生意？」

「賣鹽巴與茶葉。」

「賣給何人？」

「最後沒有賣，送人啦。」

「送給誰？」

「韃靼國的天香公主。」

「爲何要送給天香公主？」

「實際上是當作我訂婚的禮物送給她的。」

「噢，原來你們是一對異國情侶？」

「不，是誤打誤撞，因打擂台而結緣的。」

「這樣說來，你們根本是沒有感情做基礎的。」

「起先是的。」

「後來呢？」

「慢慢的便愛上她了。」

「原因何在？」

「公主熱情奔放，感人至深，彼此又志趣相投，一見如故。」

「如此，你願意娶她爲妻？」

「沒有公主，在下根本活不下去。」

「也願意爲韃靼國做任何事？」

「娶鷄隨鷄，娶狗隨狗，身爲駙馬爺，自當全力以赴。」

神秘客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道：「很好，很好，很好，大王與公主果然沒有看走眼，駙馬爺的確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

劉三道：「尊駕該表明身份了吧？」

神秘客道：「實不相瞞，老夫是韃靼國的一名間諜。」

此事本在劉三意料之中，但一聞間諜二字，還是吃了一驚，道：「請教尊姓大名？」

「間諜沒有姓名。」

「居住何處？」

「四處爲家。」

「以何種職業作掩護？」

「隨時變換，沒有一定的準兒。」

「至低限度，也該取下斗笠，讓本駙馬爺見見尊駕的眞面目，也免得日後認錯了人。」

「請駙馬爺見諒，做間諜的人，切忌以眞面目示人，就算老夫取下斗笠，仍然是一張戴着人皮面具的假面孔。」

劉三本想探隱索秘，查一下這位韃子間諜神秘客的底，奈何此人城府甚深，言詞閃爍，却不得其門而入，只好作罷。

經過一陣短暫的沉默後，神秘客間諜小聲道：「老夫此來是因爲接到大王的飛鴿傳書，特地來傳達命令的。」

「大王有何指示？」

「希望駙馬爺好好表現，一旦做出成績來，決定將公主送來內地，與公子結爲夫婦。」

「赫，公主要來內地，好極了，與番婆成親，是咱家最大的心願，到時候一定要大排筵席，請遍了北京城的名流，好好的風光風光。」

「駙馬爺，請別高興的太早，想要成親，得先做出一些成績來才行。」

「奶奶的，咱家又不是學生，可以看成績單，間諜的成績怎麽做？」

「譬如兵力部署圖，各地糧倉的位置，主要將軍的姓名習性等等。」

「我的媽呀，中原地勢遼闊，兵力如星羅棋佈，糧倉隨處皆是，名將更多如牛毛，累死咱家也查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可以慢慢的查。」

「慢慢的查查，說的比唱的還好聽，等到查清楚的時候，公主可能是滿頭白髮，咱家也上不了床啦。」

「駙馬爺此話差矣，你可以建立一個間諜網，據老夫所知，二爺目前手下的嘍囉已數不在少。」

神秘客對自己的底細如此清楚，令劉三吃驚不小，道：「咱家身邊的這一羣兎崽子，都是酒囊飯袋，搖旗吶喊，惹是生非，打打架，敲敲竹槓，或許還可以派上用場，却絕對不是幹間諜的料子。」

「無妨，可以訓練，也可以再招兵買馬。」

「但是，養鷄要米，養魚要水，這種事必須要大把大把的花銀子。」

「駙馬爺乃是絲綢大王，商場大亨，做的是國際貿易，多的是關係企業，錢財應該不是問題。」

「恰恰相反，咱家流年不利，賭運欠佳，輸掉再來賭坊不算，還被坑進近百萬兩的銀子，目前正陷入財務困難，週轉不靈的境地。」

「駙馬爺的意思是，希望大王提撥一筆經費支援？」

劉三就是這個意思，怎會放過此一敲詐勒索的大好機會，道：「不是支援，應該說是撥付，爲大王工作，一切的經費自當由大王全額負担。」

韃子間諜神秘客沉吟一下，道：「茲事體大，本座無權作主，須請示大王。」

「希望尊駕的工作效率快一點，別拖拖拉拉。」

「也希望駙馬爺不要停頓，繼續擴展勢力。」

「放心，爲了與天香公主早日拜堂，成其好事，咱家會全力以赴的。」

「如此甚善，後會有期，是老夫該告辭的時候了。」

神秘客儍儍的站起身來，準備離去，忽又揚聲道：「店家，結帳！」

浪子劉三身爲地主，這一頓飯不能不請，道：「尊駕請自便，這一頓算咱家請客。」

神秘客亦未推辭，大大方方的道了一聲：「謝了！」便即步出龍鳳廳。

劉三接踵而出，道：「容在下雇車送閣下一程。」

神秘客邊走邊道：「不敢偏勞，老夫喜歡步行。」

「尊駕可否留一個連絡的地址給在下嗎？」

「老夫居無定所，無地址可留。」

「那以後如何連繫？」

「有事本座自會親自來找駙馬爺。」

說到這裏，人已走出五福樓。

適巧鐵牛、鹵蛋、小猴子對此事俱極關心，皆守候在附近，劉三忙道：「追，但要小心，千萬不能被他發覺，無論如何一定要將韃子間諜的下落查出來！」

神秘客不是一盞省油的燈。

是一隻成了精的老狐狸。

四個人分頭去追踪，盯梢，抄截，圍堵，結果，三轉兩轉，穿街過巷，經過無數塲所的進進出出，長時間的捉迷藏遊戲後，最後還是被他消失在暮色蒼茫的北京街頭。

京城裏已是萬家燈火。

這一場追逐戲就此宣告結束。

× × ×

另一場更大的重頭戲，却馬上揭開序幕。

演出的地點在再來賭坊。

再來賭坊內連一盞燈也沒有。

黑漆一片，伸手五指莫辨。

不是没點燈，是被劉三，鐵牛他們吹熄的。

登時，賭坊內響起一陣驚呼尖叫聲。

「哇！燈怎麽全熄啦？」

「大概是風大吹熄的。」

「不可能有這麽大的風。」

「許是鬼風，鬼吹燈。」

「世上根本没有鬼。」

「那就是強盜，要來搶刦。」

「……」

「……」

一時，七嘴八舌，胡說一通，誰也搞不清楚是怎麽回事。

猛可間，黑漆的賭坊內亮起了一盞燈光。

不是燈，只是一個發光體，但是比燈還亮。

光芒四射，耀眼生輝，亮晶晶的彷若寒夜裏的北斗星。

還不止一顆，剎那之間，便連續出現十二顆。

每一顆皆光采奪目，亮麗璀璨，令人不敢逼視。

排出一個圖案來，方方正正的三個「口」字，組合成一個「品」字。

上面還有點數，細看不難辨認出，是十二顆骰子，呈現出十二個六——天王豹子。

塲中驚呼又起，議論紛紛。

「哇嘩！這是什麽寶貝？眞個是好亮啊。」

「老子要是擁有一顆，晚上就不用點燈啦。」

「是鑽石？」

「是夜明珠。」

「還是鬼火？」

「呀，是骰子，好漂亮的骰子。」

「一定是價值連城的無價之寶。」

大家邊說邊衝，話至此處時，附近已擠得水洩不通。

這還是鐵牛，鹵蛋，小猴子，浪子劉三各佔一邊，軟硬兼施的將衆賭徒截堵在一丈以外，否則，放置明珠寶骰的桌子早就被洶湧的人潮擠垮了。

有一位賭徒道：「這是什麽寶貝，定是鑽石吧？」

浪子劉三道：「土包子，鑽石本身不會發光，是夜明珠。」

「可不可以借一顆來，給大家開開眼界？」

「可以，但得付費。」

「多少錢？」

「一人次一千兩。」

「我的祖奶奶，這麽貴，簡直太離譜啦。」

「哼，没水準，嫌貴閉上你的眼，曠世瑰寶，百萬年也難得一見。」

一位福福泰泰，衣着十分體面，一看就知道是有錢人家的大老爺，越衆而前道：「請問這位小友，賣不賣？」

浪子劉三沉思一下，道：「如果價錢適合的話，可以考慮。」

福泰老者道：「請小友開個價吧。」

浪子劉三道：「寶物本無價，請貴客先出價。」

老者思量再三後，伸出來五個手指頭，沒有開腔。

鹵蛋信口說道：「五十萬兩。」

老者笑笑，道：「是五萬兩。」

鐵牛道：「買一顆？」

老者道：「全部十二顆。」

小猴子嗤之以鼻：「哼，開什麽玩笑，是夜明珠，不是石頭，寶劍送英雄，紅粉贈佳人，不識貨的人請免開尊口，往後邊站。」

劉三主要的目標，是想釣七寸婆婆，無意中却掀起一場高潮，將場面炒得火熱，當下靈機一動，計上心來決定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在現場舉辦一場拍賣大會。

於是，給鹵蛋他們使了一個眼色，扯開嗓門嚷嚷道：「各位，凡是眞正的賭徒，沒有一個不喜愛賭具的，尤其是既珍貴而又奇特，値得永久保存，留待後世的賭具，更是趨之若鶩，雖耗盡的家財亦面不改色。」

鐵牛補充道：「對，不喜愛賭具的人，就不是眞正的賭徒。」

鹵蛋簡直在胡說八道：「孟子曰：『人之初，性本賭，不賭或賭而不愛賭具的人就不是人！」

浪子劉三道：「咱家交友不慎，吃了倒帳，賭運不佳，又在賭場失利，以致一時週轉失靈，財務發生困難，不得巳願將此明珠寶骰公開拍賣，以每顆五萬兩，十二顆六十萬兩銀子作基價，自由競標。」

小猴子說道：「諸位可以儘量往上加，愈多就愈好，不必耽憂銀子多了會壓死人。」

鐵牛道：「壓死人也不必償命，一定會含笑九泉。」

的確，人之初，性本賭，愛賭的人都愛賭具。

很快便有人喊出價錢來。

一位公子道：「六萬。」

一位少爺道：「七萬。」

一個老翁道：「八萬。」

「名富商道：「九萬。」

待喊到九萬就停下來了，沒有人再加價。」

浪子劉三道：「九萬，九萬，還有沒有人再加。」

全場靜默，相互觀望，沒有聽到加價的聲音。

劉三重重拍一下桌面，道：「假如無人肯再出高價就以二九十八，一百零八萬的賤價成交啦，錯過這個機會保證你們會後悔八輩子。」

鹵蛋道：「後悔事小，損失事大，寶骰在手，賭遍天下無敵手，財源滾滾而來，是最佳的投資，幸勿錯失良機。」

「九萬五！」

宣傳馬上見效，有一位大亨提高五千兩。」

「十萬。」

聲音很很大，蒼勁有力，出自七寸婆婆之口。

發話之初，尚在人牆之外，萬字未落，圍觀的人好似遭到強風巨颶，紛紛退避，已衝到劉三面前來。

上官小雲緊隨在後，嘴角含笑，眉目傳情，一雙水汪汪的眸子，不停的在劉三的俊臉上打轉兒，顯然，對她心目中的這位白馬王子還是不死心。

鹵蛋看在眼裏，火在心裏，暗中罵一句：「哼，什麽玩意兒，吊死鬼賣——死不要臉。」

劉三見大魚業巳上鈎，心下甚喜，表面上仍照着程序辦：「十萬，十萬，有沒有人再往上加。」

連喊三遍，無人加價，劉三拍一下桌子，道：「好，十萬，成交啦。」

却以最快的速度，將明珠寶骰收起來，然後又說：「在商言商，誰先把一百二十萬兩銀子準備好，咱們再銀貨兩訖。」

七寸婆婆面部表情全無的道：「很不巧，我老人家手邊沒有這許多銀子。」

浪子劉三道：「以再來賭坊作價抵充也可以。」

冷如冰望了上官小雲一眼，道：「老婆子這兒倒另有一個好主意。」

「什麽好主意？」

「明珠送美人，就當作是給小雲這丫頭的聘禮吧，放心，絕不會讓這個臭小子吃虧，再來賭坊之外，我那徒兒上官嵩至少還會再陪嫁華屋十棟，良田萬頃，外加數不清的金銀財寶，奴才婢僕。」

「咱家出身寒微，恐怕消受不起，小雲姑娘知道，我們彼此無緣。」

「是為了那個洋婆子？」

「也是為了冬冬！為了愛情！」

「傻小子，愛情不能當飯吃，現實的利益最重要。」

「前輩，咱家要聲明一點，明珠寶骰就是天香公主的贈禮，在下再無情，也不能轉送給另外一個女人。」

「強詞奪理，你小子拿來拍賣，就不怕傷洋婆子的心？」

「賣與送不同，當年秦瓊賣過馬，張飛還上過當舖呢？咱家有錢時可以再買回來。」

七寸婆婆死盯着劉三盒子裏的明珠寶骰不放，道：「此乃稀世瑰寶，若落在我老婆子之手，你就休想再買回去。」

劉三冷然一哂，道：「妳現在還沒有資格說這種話，等湊足了銀子，捧在前輩手裏時再說不遲。」

「這樣吧，先付一部份，明天再結算清楚。」

「不行，必須一次付清。」

「那就明天交易無妨。」

「明天要漲價。」

「漲多少？」

「最少一倍。」

「好小子，你似乎不是誠心來賣東西的？」

「老實說，咱家是來賺錢的。」

「拿明珠寶骰作賭注？」

「折價一百二十萬兩銀子。」

「玩什麽？」

「玩骰子，就拿明珠寶骰作賭具。」

七寸婆婆沉思半晌，道：「可以，我老人家答應跟你賭啦，你下注吧。」

浪子劉三想都沒想，將手中的寶骰往桌子上一放，道：「十二顆明珠，也就是一百二十萬兩銀子。」

「一次下？」

「這樣才省事。」

「你不覺得太多？」

「多才夠刺激。」

「小子，你是個超級賭徒。」

本來就是。」

「別忘了，也曾是我老人家的手下敗將。」

「不會再有第二次！」

「好，不管輸錢，對你小子的這份豪情，我老婆子很欣賞。」

「光是欣賞沒有用，請將相對的賭注亮出來。」

「我老人家說過，眼前手邊沒有這許多現金。」

「老太婆，妳這是睜着眼睛說瞎話，連賭坊和銀子，前前後後，單是贏咱家的就高達九十五萬兩。」

「如果連再來賭坊也算進去，馬馬虎虎，可以湊出這個數字來。」

「那就請快湊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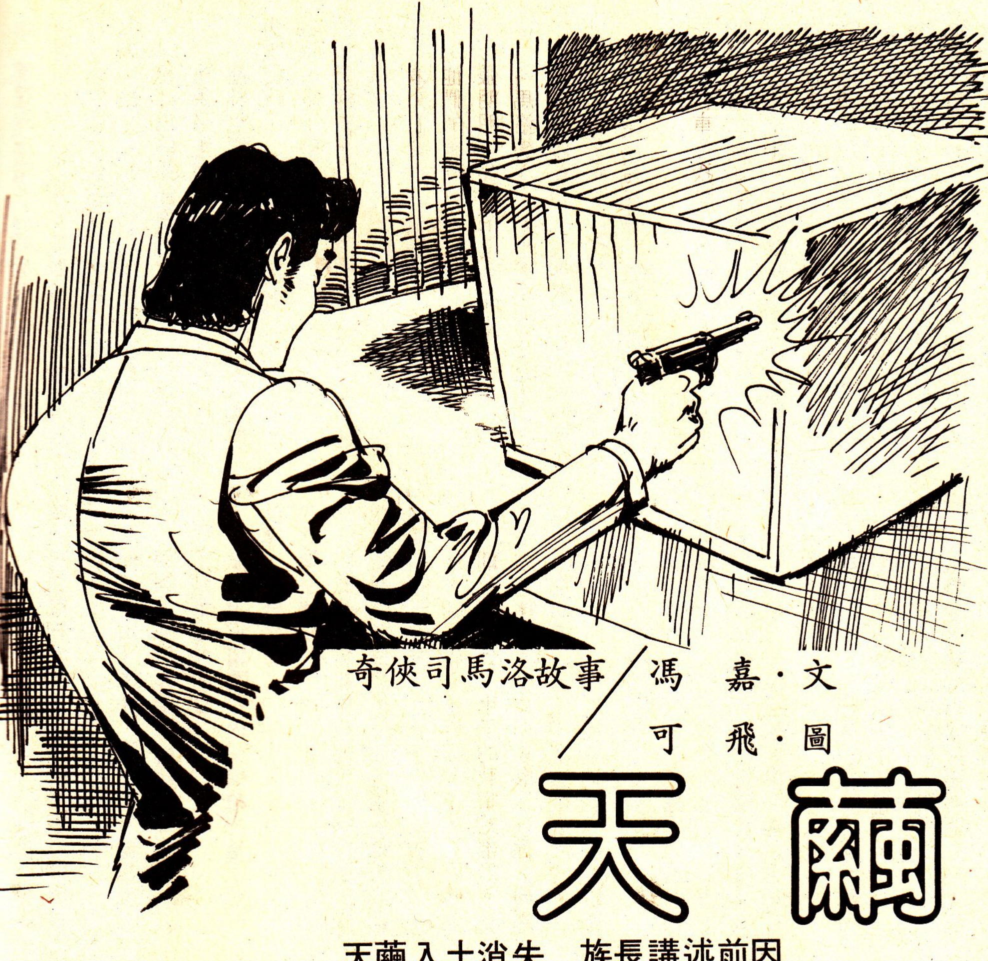
七寸婆婆倒也很乾脆，不消片刻工夫，便將再來賭坊的房契，以及一大叠銀票，拿出來放在桌子上，詳細計算一下，恰好一百二十萬兩。

換言之，倘若劉三獲勝，尚可倒贏二十五萬。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張明明和司馬洛躲在一條地下大水渠中，黑白二神在路面追踪他們，他們各人均能感應到對方的存在，黑白二神手持長槍要消滅張明明，而張明明也準備好炸藥，當黑白二神追到來時，張明明和司馬洛立時跳入海中，炸藥也在此時引爆，黑白二神全身着火，掉入海中，消失殆盡。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　嘉·文

可　飛·圖

天繭

天繭入土消失　族長講述前因

司馬洛首先走近。

粉紅色的光忽然又亮了，亮得相當刺眼，而且似乎有一股無形的力量逼過來。

這使司馬洛感到很不舒服，很想離開這個地方，也覺得不容易接近。

張明明的樣子也是差不多的。

但這件事情是他們一定要做的，所以他們還是繼續前進，不論如何都是要堅持下去。

忽然之間，張明明整個人飛跌向後，就像是受到了狂風吹襲似的。司馬洛連忙過去把她拉起身。他一橫走，就連自己也不夠力量，快要跌倒似的。但他似乎比張明明强，仍能夠支持着，而過去把張明明拉了起來。

他一執住她的手，他們的力量就似乎强得多了。

他們合在一起是强得多的。

「不要放手！」司馬洛說。現在是他在出主意了。

張明明亦不反對，他們手拉着手，果然前進的困難程度也大減了。

那車子後面粉紅光一閃一滅，地面也在震動，却是沒有聲音發出來。

司馬洛一隻手中拿着的槍仍指着它，雖然他並不打算放槍。張明明並沒有說放槍有用，她的槍亦沒有拿出來。至於用炸葯去炸，則更是不必考慮了，因爲張明明說一定要把它運回原來的地方。也許把它炸開並沒有用，也許炸不開，總之一炸就連車子也沒有了。也因此，他們的爆炸品也是留在車子上。

司馬洛用槍指着，也祇是一種下意識的動作，是爲自己增加信心而已。

張明明顯得非常興奮。她喃喃着說道：「你這一次逃不了！逃不了！」

司馬洛則是此時已置生死於度外了，他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很想看清楚這怪東西是什麼模樣的，但是又似乎沒有機會看到。

那天繭並不出來，它仍是在那隻箱子裡面。

祇是有光一閃一滅。每當它的光閃起來的時候，阻礙之力就會强大一些。

也許它是沒有樣子的，祇是一團光？

司馬洛與張明明漸接近車頭。

此時車子却動了起來，倒退開走了。

兩人大叫起來，連忙追在後面，也不得不分開了，因爲手拉着手是很難跑得快的。

但是那個天繭顯然一如張明明所講，並不是有那麼高的智慧的。它並不能夠操縱這車子，祇是能夠使它開動，而路綫是擺來擺去，有如醉漢駕駛，它要對準停車場的出口而出去，實在並不容易。如所周知，停車場的內部是很闊，出口則必然是窄的。

它就在那空蕩蕩的停車場中兜來兜去，路綫完全無法預測，也是使司馬洛與張明明疲於奔命。

終於，還是張明明先把車子捉到了。本來車子正在離她遠去，看來會直向司馬洛撞過去了，而司馬洛也是正在準備扳住車門打開而跳上司機位。

但是忽然之間，車子又一轉轉了回頭，正在狂奔的張明明就很接近車尾。

天蘭的抗拒力似已失去，似乎它要動車子就已沒有力量抗拒他們了。

張明明扳住車尾的邊緣，一跳就跳了上去。

粉紅色的閃光大亮。

司馬洛叫道：「小心！」

他卻也不知道如何才算是小心。張明明既已跳了上車尾，亦決不肯再跳下來。

這時，車子停下來了。

天蘭正在抗拒張明明，又沒有能力使車子動了。

看來它的力量眞的是已經不强，也許是受他們的影響非常之深。

張明明叫道：「上車！開車！」

司馬洛衝前去。車停了，又有抗拒之力，因爲天蘭此時是把推動車子的力量轉過來用以對付司馬洛及張明明。

但司馬洛仍能奮力拉開車門，上了車。

他在車上找到了車匙，車匙就插在那裡，黑白二神並沒有帶走。

司馬洛把車子開動，駛向停車場的出口。他一面叫道：「你到前頭來吧！」

「我要這裡抵抗着它！」張明明說。

司馬洛不知道她能做些什麼，不過他自己也是狼狽得很，因爲車子不大受控制。天蘭顯然又在弄車子了。他扭動方向盤，有時扭動很多，車子也祇轉動很少，有時則是扭得很少車子又轉動很多。他也很難對準出口，後來一撞就撞在牆上。

幸而他及時煞車，撞得並不嚴重。

他咬着牙把車退後，叫道：「你這混帳東西，你鬥不過我的！」

他祇是這樣講，而並沒有取勝的把握。不過他卻眞能把車子開動了，而且可以控制。

他直駛出那出口，到了外面的路上。那裡是亮得多了。

「你怎麼樣？」他問。

張明明沒有回答，而他此時才有空回頭望望。他一望就立刻大叫一聲，全身也像跌進了冰水中似的。

因爲他看見在粉紅的光耀眼之中，張明明正在爬入那箱子裡。不是，是被吸進去！

他不斷大叫着，停下車子，打開車門，一翻身就跳到了車子的載貨的部份。

張明明已經祇剩一隻腳在外面。司馬洛一手抓過去，已太遲了。那隻腳也進去了，粉紅色的光忽然沒有了，而他祇是摸到箱子。

這不是很大的箱子，放不下一個人，但張明明卻進去了。

司馬洛大叫大駡着要把箱子打開，卻辦不到。他亦不能把它搬動。他用腳去踢，更沒有用。

箱子間中會自己震一震，如此而已。

「你——你吃掉她！」司馬洛流下淚來。

這時他忽然醒悟了。張明明是早知這樣的。他們其中一人會被吃掉，她就做被吃掉的一個。她會使天蘭「消化不良」。現在，天蘭果然是似乎什麼能力都沒有了。

司馬洛仍然想把它打開。他向這箱子的邊緣和角落處放槍，但槍彈都放完了，還是絲毫無損。假如槍彈都射不破，還有什麼可以把這箱子弄開呢？

他終於咬着牙爬回司機位中，把車開動。

他仍然流着淚。

他記得很清楚張明明的指示，張明明說萬一她有甚麼不測，也要把這東西運回原處。她知道她就是「萬一」，她會給天蘭吃掉。

一定要犧牲她，才能做到這件事情。

現在，司馬洛是很能操縱這部車了。這部車子沒有給他麻煩，乃是因爲天蘭已經不能給他麻煩。天蘭把張明明吃下去了，它的能力就大受阻礙。也許她正是在裡面牽制着它。也許到最後，她仍然能夠再出來？

他不知道她是否還能再出來。但是他希望可以，那樣才是美滿的結局。

司馬洛開着車子，在這個城市飛馳着，那箱子間中仍會震動一下，但是不能夠影响車子。

他終於到達了公路上，到了第一個可用的電話亭，就把車子停了下來。

他用這電話打到莫先生的總部，很快就可以搭通了莫先生。

莫先生說：「老天！你到甚麼地方去了？那海邊發生了奇事，你又沒有了消息——」

「無綫電掉進了海中不能用！」司馬洛說：「我現在很好。你聽清楚。我現在已經拿到了天蘭？」

「張明明呢？」莫先生問。

「她也在這裡！」司馬洛望望車子，仍在爲張明明而傷感，也看看車子會不會自動開走。

「那你要做甚麼呢？」莫先生問。

「我要把它運回出土的地方！」司馬洛說。

「果然是這樣，」莫先生說：「但你要幫助它到達目的地嗎？」

「我沒有時間講！」司馬洛說：「你給我一隻無綫電？」

他把他所在的地點，車子的款式及車牌號碼與及要走的路綫報告了，再約定一個地點，就跑出電話亭。

這時車子就自己動起來了。

司馬洛連忙追上去。

但是車子動得很慢，而他追到時就已經停住了。

司馬洛就打開車門回到車上。

他沿着公路飛馳，半小時之後已經到了他與莫先生約好了的地方。

那裡的路邊有一隻廢物箱。司馬洛在它的旁邊把車子停了下來，打開車門，伸手出去，把一隻膠袋從那廢物箱中抽了出來，這膠袋中就是放着莫先生交給他的那隻無綫電。

這是一個很好的寄物地方，普通的路人都不會向廢物箱中搜索的，而這裡又甚少行人，駕車的人經過也許會停下來把廢物放進去，但不會向那裡面找尋甚麼東西。

司馬洛拿出無綫電與莫先生聯絡，再講清楚些。他說：「我要把它載回出土的地方，這樣才能夠把它毀滅。你要做的工作就是讓我通行無阻。」

「這事不難辦到。」莫先生說。

「但是我在途中要經過那核子發電廠附近，」司馬洛說：「假如我的車子開向核子發電廠，你就要制止！」

莫先生不由得沉默了一下，因爲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他終於說：「怎樣制止呢？」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盡你所能吧，有什麼就用什麼，把車子炸得粉碎吧！」

「但我不能殺你！」莫先生說。

「到了那個時候！」司馬洛說：「你已經不是殺我，因爲我已經死掉了！」

「這樣嚴重嗎？」莫先生說。

「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司馬洛說。

「好吧！」莫先生說着，嘆了一口氣。

他仍一直保持着無綫電聯絡。

司馬洛繼續開着車子，沿着既定的路綫前進。他在這件事情上要莫先生合作，那是必要的，因爲他的車子要途經許多地方，都可能受到截查，而他不能夠讓任何人截查他的。他不知道別人接觸到天藺會發生什麼事情，但肯定不好，否則，張明明就不會祇是與他們兩人做這事了。

他一直在奇怪張明明究竟是什麼人，而她那個「教會」又是如何的。那族長請來了她這個「殺手」，爲了復仇？這個殺手卻肯爲了這件任務而送掉性命，這就一定不祇是受聘那麼簡單了。

不過那個族長也是並沒有對他講許多眞話。也許那亦不是存心瞞騙，假如他們早早講出會發生這些事情，他也一定不會相信。

他很順利地通行無阻。

＊　＊　＊

一小時之後，莫先生的聲音又從無綫電中傳出來，問道：「那位張小姐呢？」

顯然莫先生沿道都設有監視站，而監視的人都沒有看到張明明在車子裡。

司馬洛說：「他在這裡！」

莫先生說：「你有看清楚嗎？」

「不要問！」司馬洛咬着牙說。

莫先生也不問了。

司馬洛駕着車子行到天亮。他在一座加油站停一停，加滿了油，買了一些現成的食物，又動身了。

他沒有時間睡覺，但也好在他這個人是已經習慣了如此的，他可以不必睡覺幾天，支持到完成了任務，然後才再睡一個夠。

而且他現在也緊張起來了，因爲他已經很接近核子發電廠。那發電廠當然是在一個遙遠而荒僻的地方，有一條專用的道路通去，而這條路也不會有人順路而進入的。假如司馬洛的車子轉進這條路，他就是不能控制自己，那時莫先生就要下毀滅令了。

他越接近就越緊張，連他這樣一個向鎮靜慣了的人也是手心冒汗。

他可以看到那個路口。那路口就已經有一個檢查站，亦有告示牌標誌着閒人免進的。

假如他平時企圖轉進去，就會受到攔截，但此時則不會，因爲那檢查站的保安人員都已撤走了。不宜接近。

這並不是等於沒有佈防。

在前面一座小山的後面有兩部坦克和兩部軍用直升飛機在隱藏着。假如司馬洛的車子轉進這路口的話，直升飛機和坦克就會出動了。

司馬洛不知道有這飛機和坦克的存在，但是他知道莫先生是有他的辦法的。

司馬洛終於經過了那路口，而並沒有轉進去，車子還是繼續受他控制，向前飛馳。他這才舒了一口氣。

另一邊，莫先生也是舒了一口氣。

直升機與及坦克上的人也是舒了一口氣。

他們雖是躲在山後，他們却是可以從電視機中看到的。山頂上裝一隻電視攝影機，就可以看到這車子的行車路綫了。他們並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祇是奉命做這件事而已。他們却不希望眞的需要做，而現在就是不需要做了。

車子行了好遠之後，莫先生的聲音從無綫電中透出來，說道：「謝謝天，你還活着！」

「也許眞是要謝謝天了！」司馬洛說。

他的車子又繼續前進，距離那核子發電廠越遠他就越放心了。

＊　＊　＊

第二天早上，他距離就更遠了。他行車一天一夜不停，是行了很多路的。

莫先生說：「你有敵人在前頭！」

「誰？」司馬洛問。

他想不到還會有敵人，那是說，莫先生也知道是敵人的敵人。

莫先生說：「積遜和史丹利。他們也是認識黑白二神的。他們正在前頭等着你！」

「他們怎知道是我呢？」司馬洛問。

「你的車子。黑白二神買下這車子，有人認得他們，積遜和史丹利查出來了。他們一直在調查，看來他們是另兩個想發財的人！」

「這是小敵人罷了，」司馬洛說：「他們不知道自己遇到什麼對手！」

「我可以替你把他們除去！」莫先生說。

「派人去把他們轟死嗎？」司馬洛說：「你未曾肯定他們會做什麼之前不能這樣做！」

「他們私藏軍火，」莫先生說：「我就有理由把他們捉起來了！」

「最好不要這樣，」司馬洛說：「你們一定會打起來的。還是讓我來！」

＊　＊　＊

積遜和史丹利也是在一個山岡上，佔着有利的地位，正在等着。他們的計劃看來也是相當明顯的，車子到了就開槍，把開車的人射死。

但是他們剛剛從望遠鏡看到車子，車子就停下來了，跟着就掉頭駛回去。

積遜與史丹利大聲咒罵起來。

積遜說：「他要繞過我們！」

他們可以看到車子是駛進了一條支路口。

那條路是可以兜過這座山的。方向仍然不變，祇是多走了冤枉路。在正常情形之下，是不這樣走的！

史丹利說：「我們追！」

他們跳上他們的車子，從山上衝下來。

他們不是向司馬洛的方向追去，而是趕向前路。

司馬洛兜完了圈子是會在前頭的路上出來的。

他們可能在前頭截住，亦可能還是要追，這個很難算得準，因爲司馬洛要兜圈，他們則要從山上下來，需要多少時間，以前未有如此做過，現在就甚難斷定。

他們衹有盡快。結果還是司馬洛快了一些。

他們下了山，到了公路上，沿路飛馳，還沒有到那個出來的路口，就看見司馬洛的車在前路出現了。

他們又咒罵了起來。

積遜拿着槍，把車子的天窗打開了，站起身子，上半身伸出去，向前掃射。

現在他們是沒有那麼有把握了，但是當然也不捨得放棄的。不過假如他們知道要搶的實在是什麼，他們就早會放手了。他們不知道，所以仍然努力。

掃射了幾槍，事情就很不妙。

積遜大叫一聲，整個人從車中升起，飛了出去，就像是有一股旋風把他扯了出去，或是一股無形之力迎面一擊，而使他跌了出去。

積遜跌在地上，立即不能動。他從相當高處跌下來，跌在堅硬的柏油路面上，那是不好受的，他雖然沒有當場身死，也是受傷不輕。

剩下來的史丹利面臨選擇，停車退回去救積遜，抑或是繼續向前追？

他是會選擇前者的，因爲少了一個人，他就實力大減，很難發揮。但是却已不容他選擇了。

他根本就不能控制他的車子。

他的車子忽然一轉，就撞向右邊的路邊。他連忙向左扭動方向盤，但是這樣一扭反而不妙，似乎方向盤的性能變成了相反，他向左扭車就更向右轉。

他連忙踏下煞掣，也是性能相反了，車子並沒有煞停，反而是加速了。

車子就是這樣衝上了路邊的山坡。

這山坡是非常之斜的，車子不適宜駛上去，起先硬駛上去還可以，後來則是再也不能前進，祇是在滑輪。

跟着它就跌回下來，車身打了兩個滾，跌回路邊上，四輪朝天。

史丹利在車中困着，也是不能動彈。

司馬洛的車子早已遠去了。

司馬洛對無綫電中叫道：「發生了什麼？」

莫先生說：「你的敵人已經解決了，就是發生了這件事情。但是你是怎麼弄的？」

「將來再對你講，」司馬洛說：「總之我對你講過，普通人不宜接近我，那是沒有錯的！」

「好吧，」莫先生說：「我也不會再打算叫普通人接近你！目前，我先去把這兩個傢伙收拾吧！」

他通知救傷車出動，去救積遜和史丹利。

本來莫先生準備了直升飛機，用直升飛機就更快，但他認爲不值得在這兩個人的身上使用。

積遜與史丹利都沒有死，他們被送到醫院去，而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實在已是運氣很好了，他們却仍在埋怨自己倒運。

此時，天色已黑，而司馬洛也漸漸接近他的目的地了。

這裡也有兩個運氣不大好的人，就是那兩個警察。在天藕剛剛出土之後不久，由黑白二神運送的時候，這兩個警察就曾經上過當。那時他們看見粉紅色的光，懷疑那車，卻又看不出什麼所以然來。後來他們在追，卻給一種難以解釋的神秘力量弄得翻了車。

至今爲止，他們仍然不知道究竟是發生了什麼。

他們不知道已經發生了那麼多事情，也不知道發展到了尾聲。連莫先生都不知道詳細的事情，他們當然不知道，而且當然亦不會有人告訴他們，即使是最小的事。

他們還是在老地方巡邏着，而他們仍是毫不緊張。

不過他們也覺得有些不尋常，那就是，上頭有命令下來，假如要截查什麼車子的話，就要先通知上頭。

他們的命令就是，由於有重要人物會經過，不想冒犯，所以先接受指令。

這個命令，當然是由莫先生發下來的，而莫先生也不能夠講得太清楚，就祇好如此。假如有一部警車要截查一部可疑的車子，向上頭報告，而所提的就是司馬洛的車子的話，上頭就會叫他們不要去碰。

這兩個警察看見了司馬洛的車子在黑暗之中駛來。他們現在是一個很有利的位置，是在一個較高的地方，用望遠鏡望下去，雖然在黑夜之中，仍是看得很清楚，由於此時天上還有月光幫助。

其中一個警察對他的同伴說：「你認得這車子嗎？」

他那同伴也舉起望遠鏡來望望，搖搖頭道：「不認得，不知是什麼！」

「上一次弄得我們好狼狽的那車！」

「不是這一部呀。」

「是同類的車子！」

「那又如何呢？這樣的車子非常之多！」

「車上也是放着同樣的東西，你沒有看見嗎？麻袋蓋着一些東西！」

「這個——唔——看來有點像。不過這是貨車，很多人都是放一些麻袋遮住貨物的！」

「我們是有權看看的。」

「唔，這也沒有所謂，反正我們有空。不過，這一次我們卻要報告上頭！」

「爲什麼要報告上頭？我們還沒有抓到人。」

「你忘記了上頭的指令嗎？要截查車子就先要報告請示，免得開罪了人家呀！」

「那是指重要人物，這不是重要人物。重要人物是開一部這樣的貨車的嗎？當然是豪華汽車！我們截查這樣一部車都要請示，那會給上頭罵是傻瓜了！」

「這個……」他的同伴沉吟着。

「我下去，你可以不來的！怎麼樣？」

這話卻說得實在野蠻，兩個人拍檔，怎可以丟下一個人呢，好像傻瓜似的徒步守在這裡？

「好吧，我們下去！」這是唯一的決定。

車子開動了，他們向山下駛去。

司馬洛那車子越來越近了，不過一定可以截住的。

那是說，照常理而言。

現在這警車卻忽然失去控制，撞向路邊。這個不服氣的警察也就是那個開車的警察。

他的同伴叫道：「喂，你小心些！」

「失去控制！」

他那個同伴亦看出車子確是失去了控制。開車的人要扭呔盤轉回來，車子卻是向相反的方向衝過山路。他們兩個人，都恐懼地大叫起來。

車子正沿着斜坡向下衝，而由於那山坡是凹凸不平的，他們在車子裡面也是一彈一跳的，坐也坐不穩，要從車中跳出去也辦不到。幸好那坡也不是太斜，祇是很長，他們祇要衝到山坡的底下就沒有危險。

兩個人一面叫喊一面咒罵着，車子就一面沿着山坡衝到了底下平坦的地方停了下來。也是車頭撞着了一塊石頭被阻住了才停了下來。

兩個人震得幾乎魂飛魄散，仍然咒罵着從車中爬出來。開車的一個說：「車子壞了！」

另一個說：「這斜坡也不能開上去！」

這斜坡的斜度就是滑下來容易，開上卻是辦不到。

開車的一個拔出槍來叫道：「我們跑上去！」

他的同伴說：「跑上去來不及了，需要很多時間！我們還是用無綫電吧！無綫電還沒有壞！」

開車的一個向上面望望，覺得也是有道理。他便立即回身把車中的無綫電抓出來，向上頭報告發生了什麼，與及要求追截那部車。

那個警察局長的聲音接了上來，說道：「什麼截車？是誰的命令？」

「我們發現了這部可疑的車子——」

「你們不是奉命先報告才截查車子的嗎？」

「但這一部並不是什麼重要人物的車子——」

「你怎麼知道？」警察局長說。

「這是和上次那部一樣……我們不能放過它……」

「這事讓我來處理好了，」警察局長說：「你們兩個，把車子設法弄回上來，否則就要停薪留職！」

「我們……我們……」無綫電已經關掉了。

那兩個警察沒辦法，祇好去設法弄那警車。

他們追上司馬洛是沒有可能的了。

這件事情，則由警察局長來處理。

警察局長的處理方法就是不加理會。

司馬洛的車子通行無阻地前進。

他是通行無阻的，存心阻他的人就不妙，也好在莫先生已經爲他開了路，否則就一定會有不少人受傷了。

司馬洛到了這個地方，就是已經很接近了，差不多到達目的地了。

那天藺出土的地方他看見過。他到過那裡。

他用不着找尋，在月光之下可以很準確地駛向那裡。

這時，他却看到前頭有一部直升飛機掠過。

他立即向無綫電中說：「那直升飛機是什麼？」

「接應！」莫先生說。

「我已經講過——」

「我認爲你是需要的。」莫先生說。

「難道你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司馬洛問。

「目前還不能肯定，你做你的事！」

司馬洛也祇好自己做自己的事了，而他也認爲，此時派直升飛機飛來，也未嘗不是一件應該做的事情，因爲這工作已做完了，他也是要走的，他也未必能夠把這車子帶走，那麼，直升飛機就可以接應他了。

他的車子越來越接近目的地，車後的天藺此時也開始不安起來，那粉紅色的閃光本來停止已久，此時又再閃起來有好幾陣，司馬洛也感到目爲之眩。

同時，那箱子也是在動搖着，而且不時發出咆哮似的聲音。司馬洛這也還是第一次聽到它發出聲音。

司馬洛回頭去看，却又看不到什麼，那閃光一閃，亦使他好一陣不能夠視物。

他試試叫道：「張明明！」

張明明沒有應。他很希望張明明可以逃出來。但是她沒有了反應。

「你在不在？」司馬洛叫道：「回答我呀！」

張明明還是沒有回答。現在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了，難道司馬洛就這樣失去她嗎？

但他又有什麼辦法呢？

司馬洛仍繼續叫她的名字。

忽然，他在咆哮聲之中聽到她的聲音。她叫道：「快些離開這車子！」

「什麼？」司馬洛說。

「離開這車子！」張明明說。

司馬洛這時才發覺原來他是已經到達了目的地。也就是那天藺出土的地方。這裡曾經埋了幾十個發掘的土人的屍體。

既然到了目的地，他就把車停下來。

車子也給天藺搖動得很厲害。司馬洛推開門下車。這時車子更震得就好像要散開來似的。

他不由自主地退後，仍然叫着：「張明明！」

這時，車子就開始沉進泥土裡。

「張明明！」司馬洛叫着撲前。

但這時連地面亦震動起來了。司馬洛自己也站不穩，就滾下了斜坡。那裡的地勢是不平的。

他停下來時，看見車子已經陷入了泥土之內。

他大叫着：「張明明！」仍然想再撲上去，但是地面繼續震動，他又跌倒了。

而且這震動非同小可，地面忽然裂開了一條大縫，他差點跌了下去，好在及時一跳跳開，才能夠倖免。

地面仍是在震。他可以看到遠處有一些樹也倒了下來。

這是地震！一種天災！天藾會引起天災，以前也是，現在又來了。

他仍然抓在手中的無綫電裡面傳來莫先生的聲音，叫道：「快些離開！」同時，直升飛機也向他低飛。

在那隆隆的吵聲中，司馬洛叫道：「你知道會地震？」

「我不知道，」莫先生的聲音又從無綫電中傳出，「但是我知道大水會來！」

「什麼水？」司馬洛問。

「你先上來吧！」莫先生說。

直升飛機放下了繩梯，司馬洛就抓住爬上去。

在這情形之下，直升機確是很好用，地震對它的影响並不大。而假如是大水將至的話，也是直升機最能夠盡快把他載走。

雖然，司馬洛還是不明白何以會大水將至。

這裡並不近海，河是有的，但又沒有下大雨，河水也不致於會氾濫。

司馬洛一面爬，直升機也一面升起。雖然它不着地，地震對它影响不大，也還是離開得遠一些會較爲安全的。

司馬洛仍是一面望着下面，看着那部車子——也即是車子失踪了的地方。因爲現在車子已經不見了。他想看看張明明有沒有出來，但是連那個洞都沒有了，地震使許多裂縫出現，有些又合上，車子就是這樣給埋掉了。

那天藾要鑽進地下，就把張明明也帶下去了。

司馬洛已爬到了那繩梯的頂，有一雙手伸下來扶他，他祇好上去了。

原來莫先生也在機上。

司馬洛說：「你來這裡幹什麼？」

莫先生說：「你可以來，我不可以來嗎？」

「但是你要主持大局，萬一有什麼不測——」

「假如有什麼不測，」莫先生說：「我看也不會有什麼大局可以讓我主持了，而且我反正也已經來了！」

司馬洛給扶在飛機上坐好。那是一架大型的直升飛機，上面有很多坐位。

莫先生說：「張明明呢？」

司馬洛搖搖頭，嘆一口氣：「沒有了，天藾把她吃掉，帶到地下去了！」

「我不知道你講什麼，」莫先生說：「不過看來這事我們也知道不多！」

「什麼大水呢？」司馬洛說：「剛才你說會有大水，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正是大水！」

「那邊！」莫先生伸手一指。

司馬洛可以看到那邊有一座湖。

「但是——以前沒有這湖的呀！」司馬洛說。

他初來這裡的時候觀察過，他知道沒有一座湖。

不過這問題也用不着回答，司馬洛一看，亦是能夠看出來了。

那湖本來是一座山谷，在河的旁邊，河的上游在它的旁流過，而那河被人用泥土石頭堵塞截住了，並且又掘了一條坑，通到谷頂。河被截住，河水便改道，而沿着這坑流入山谷，已經快把山谷裝滿了，就成爲這座湖。

司馬洛說：「這是你弄的？」

「那些土人弄的！」莫先生說：「這樣地震，我看大水就要冲下來了！」

「那些土人——是族長的主意！」

「當然是族長的主意。」莫先生說：「假如族長不下令，土人就不會做。沒有命令，他們也不會做這樣一件似乎沒有什麼用處的事！」

「族長知道！」司馬洛說：「需要大水！」

「大水養活那東西還是毀滅那東西呢？」莫先生問。

「毀滅那東西！」司馬洛說。

「你能肯定嗎？」莫先生問。

「假如它需要水，」司馬洛說：「它就應該不會落在這個甚少下雨的地方！」

「現在正在發生什麼呢？」莫先生問。

「天藾有一個殘餘的部份留下來，」司馬洛說：「它們現在是正在互相吞食！天藾吸收不到足夠的核子能，回來就鬥不過這個殘餘的部份！」

「也許是一雌一雄？」莫先生說：「雄的要出去找夠營養回來，否則就敵不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也許大概可以這樣解釋，我不知道。我連它是什麼東西都不知道，我也沒有看過它的樣子——也許它根本沒有樣子——」

這時，山谷用泥土堵塞的堤霸就崩決了。

那裡的泥土早已吸了太多的水，就沒有那麼堅固，地一震，水的壓力更大，它就崩決了。湖水從這缺口衝出，崩塌得更甚。

司馬洛一看地勢就看得出，儲起來的水會流到這天藾出土的地方。假如他還留在那裡，就是有飛毛腿也是走避不及。

直升飛機在空中盤旋着，他們在月光之下看着，可以清楚地看到水冲到來，把那裡浸沒了。

那個地方雖然凹凸不平，但在整個地勢而言又是較低的地方，而周圍則是稍高，水到了這裡又沒有了去路，積存起來，這裡也成爲了一座淺湖。

這些水，是很快就會被泥土吸所收掉的，但是假如司馬洛還留在那裡的話，就不容易活着脫身了。

族長早已知道會發生這件事，也知道會有地震，因爲祇有地震才能夠使那湖堤崩決的。他們祇是聚水成湖，而並沒有設法引水使之冲下來。

地仍然在震，那個天藾沉了下去的地方本來已經認不清楚在何處了，因爲一大片泥水就沒有什麼記認。但是在此時，那個地方卻不時會有粉紅色的光透出來，而且那裡的水面也是特別洶湧，好像正在沸騰似的。

紅光一透又沒有了，一透又沒有了，好像要爆出來卻又沒有能力。

直升飛機升得更高，也離得更遠，機上的人寧可用望遠鏡去看，以免萬一爆炸起來的時候受到傷害。祇有司馬洛是不願離得太遠，以便萬一張明明浮出來的話，就可以迅速下去拯救。但這祇是萬一而已

，可能性看來不太高，而他也結果都是沒有見到她出現。

那些粉紅色的光終於不透出來，祇是隱隱可以看到在水中一明一滅，而那裡的水面也亦是不再沸騰。

這裡祇是幾個鐘頭之內成爲一座湖，那些平時缺乏水份的泥土很快把水份吸收掉了，後來就沒有水了，祇剩下了一片泥濘。

那紅光則是早已經沒有了。它是越來越弱，後來終於消失了。

司馬洛仍在曉色之中乘着直升飛機在空中巡來巡去，還有其他莫先生的組織所派來的直升飛機巡來巡去，都是無所發現，他們祇是測到這個地方有相當强的輻射性。

陽光照下來，水也很快就乾掉，祇有泥濘結成龜裂的一塊一塊，沒有其他發現。

這件事情，也有許多人知道，但是外間知道的祇是這裡發生地震，原因不明。眞正的內幕，就祇有莫先生與司馬洛及還有很少人知道。那還是部份的內幕而已，那即是天繭在此出土，又回到這裡來的內幕。究竟天繭是甚麼東西，這個則是他們仍然不明的。

莫先生的組織當然是能守秘密的組織，所以那部份內幕並沒有洩漏出去。而事實上這也是不可能會透露的內幕，因爲講出去也不會有人相信的，並沒有什麼証據留下來，這事就祇會變成危言聳聽而已。

* * *

司馬洛在一身冷汗之中醒過來，看見窗外已經是夕陽西下了。

他立即坐了起來，跑出房外。

這裡是莫先生的臨時總部，外面就有一些人。

司馬洛不能夠不休息，因爲他已用了很多時間開車，把天繭運到目的地了，這之後，觀察的事可以由莫先生的人去做，他就到這裡來睡覺。

他跑到外面去的時候，莫先生也在。

莫先生說：「你並沒有睡很多時間！」司馬洛是在陽光滿目的時候才上床的，此時還是黃昏。

司馬洛說：「已經睡夠了，有什麼新發現嗎？」

「假如有，」莫先生說：「當然就會先叫醒你啦！」

這樣一句答話，就已回答了問題。假如有重要的發現，就不會讓司馬洛睡到這個時間了。

司馬洛頹然嘆一口氣。

莫先生仍是精神奕奕地看着他，給人一種不需要睡覺的感覺。

莫先生說：「爲什麼你不再睡一陣呢？」

「不想睡了，」司馬洛說：「我想出去看看。」

莫先生說：「你不先吃點東西嗎？來，我們一齊吃點東西。你吃早餐，我吃晚餐！」

「你也吃東西的嗎？」司馬洛說。

莫先生祇是瞪了他一眼。莫先生除了被人傳爲是不睡覺的人之外，也傳說是不吃東西的，因爲亦是似乎沒有人見過他吃東西。但當然他是吃東西的，否則他就不可能活得下去了。

莫先生却是說得很對，司馬洛醒過來時是應該肚子餓的，因爲他睡之前都沒有吃什麼。因此司馬洛亦與莫先生一起吃了一些東西，然後他才出去。

* * *

莫先生却沒有跟他去。

司馬洛要去的地方，莫先生並不要去。

司馬洛乘坐直升飛機飛到那個天繭入土的地方去視察，莫先生一直都有人在視察，並沒有什麼發現。但是司馬洛的看法則是又有不同，那是因爲他是一直都有不同的遭遇、感覺和能力的。

司馬洛此時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這奇怪的感覺就是覺得他已經沒有了那種感覺。

在那天繭入土之後，他就已經沒有了那種感覺。在此之前他可以感覺到天繭是在何處，這之後就沒有了那種感覺，就像隨着那粉紅色的光的熄滅而消失了。

是不是天繭已經不存在了呢？

他沒有那種感覺，那他來看就與莫先生的人所看的一樣，都是沒有大分別了。

司馬洛看了好長一段時間，也是看不出什麼來。

後來，直升機就降落了，降落在那些土人的村子附近的一片空地上。

司馬洛從直升飛機上下來，飛機又飛走了。這飛機他會在要走的時候用無綫電把他召來。

他通過樹林向村子走去。

一個人出現在他的面前，就是那個族長。

上一次，族長也是神出鬼沒地出現在路邊與他講話，這一次仍然是忽然出現，不過又出現得合理一些，因爲這是他的村子。

但是他是沒有那麼快從村子裡趕出來會司馬洛的，因爲司馬洛降落的地方並不是那麼接近村子。那即是說，他是早已在這裡等着的。

司馬洛說：「我就是來找你的，你早知道我會來！」

族長却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祇是說：「你找我有什麼事呢？」

「有些事情我是不明白的，」司馬洛說：「我就是想來問你。」

「有很多事情，」族長說：「我也是不明白的。」

「你不要先把門關上好嗎？」司馬洛說。

族長又不出聲，祇是平靜地看着他。

司馬洛說：「你知道張明明在什麼地方嗎？」

「我不知道！」族長說。

「她是你請回來做這事的人，」司馬洛說：「你會不知道嗎？」

「她是跟你在一起的，」族長說：「你應該比我知道得更多！」

「我知道的就是天繭鑽入了地下，」司馬洛道：「她也跟着下去了！」

「那麼她就是犧牲了。」族長說：「眞可惜，她是一個那麼能幹的人！」

「你是來等我的，」司馬洛說：「你一

定是有些事情要告訴我。假如你是不想講的話，你大可以不出現，我是很難找到你的！」

「我就是來告訴你，」族長說：「我知道的實在不是如你所料的那麼多！」

「你卻早就說事情在這裡開始，也會在這裡結束。」司馬洛說：「你也懂得把那河截住，讓大水冲下來！」

「這祇是照做吧了。」司馬洛說。

「什麼照做？」族長問。

「先人留下來的指示。」族長說：「我們有一座祖祠，牆壁上刻着符號，告訴我們某年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應該如何做法，我們祇是這樣照做而已。」

「你們的先人，」司馬洛說：「他們卻知道得那麼多？」

「這是很難解釋的，」族長說：「有許多事情都是我們不懂的，而我們亦不能夠回去問。比如說，古代的人沒有什麼精密的儀器，却能把曆法節氣算得那麼準，我們現在的天文學家，假如沒有科學儀器，也未必能做到這些事。也許古代有某些特別人告訴他們的，這個誰都知道呢？」

「也許有天繭的敵人也同時降下來？」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族長說。

「也是先人教你找張明明的嗎？」司馬洛問。

「是找一個差不多的人，」族長說：「找的就是那一類的人。」

司馬洛說：「你倒是找對了人，她做得非常之好，假如沒有她，這件事情就可能做不成功，要失敗了！」

「也許是她找對了人，」族長說：「是她找對了你。但我不担心，先人的指示也說事情是會這樣發展的，果然就是這樣！」

「那你知道她是會犧牲了？」司馬洛問。

「又沒有講得那麼詳細。」族長說：「不過一件事情成功，總是要付出一些代價的。我很高興我們並不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看你是否重視一個人吧！」司馬洛說。

「她的犧牲是有價值的，」族長說：「而且她也並沒有做什麼她不願意做的事情，這一點你可以相信我！」

「看來也是非相信不可了，」司馬洛說：「她的確是沒有做她不願意做的事。」

「你不要太傷心，」族長說：「總之這件事情現在是結束了，那東西已經不會再為害！」

「你怎麼知道？」司馬洛問。

「先人留下的指示卻是如此，也沒有再進一步的發展了！」

司馬洛看着他。

也許族長是講得對的，他也的確是已不再感覺到那天繭是存在的了。

族長又說：「張明明做了她想的事情，你是不能制止她的。人總是有死的一天，重要的就是在死之前做過什麼有意義的事情！」

「她是死了嗎？」司馬洛說。

「她沒有死。」族長說：「她所做的事，使她等於永遠活着。我和你一樣，都不是那麼了解她，她不知道從何處來，也不知道到何處去！」

司馬洛說：「毛毛那些人，你對他們有所知嗎？」

「那羣鐵騎士？」族長說：「他們是魔鬼的門徒。這個天繭，我們也可以說它是魔鬼。他們能做的奇事，都是借助天繭之力！」

「你現在又知道得多了。」司馬洛說。

那些鐵騎士的事情，族長應該是不知道的。

「這祇是先人的指示，墻壁上說會有魔鬼的門徒騎着飛快的輪子追隨魔鬼，回歸的魔鬼又會受到利用！還有最先的兩個門徒，一個黑色頭髮，一個白金色頭髮！」

「我可以看看這墻上的啓示嗎？」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能不能掘得出來。」族長說。

「你是說地震——」

「是的，」族長說：「地震並沒有令我們有什麼傷亡，但是那墻坍倒了，跌入了泥土裡面。即使能掘出來，也已經碎掉了。你可以試試，但我不相信找得到。」

「謝謝你！」司馬洛說。

他轉身慢慢走開。他相信也是沒有什麼好問的了。

那族長亦沒有跟過來。

* * *

司馬洛說：「那個天繭，我却沒有機會看到它到底是什麼樣子的，這眞是太可惜！不過也許它就祇是一團光，並沒有什麼樣子的！」

莫先生說：「你應該慶幸你沒有機會看清楚，張明明就是有機會看清楚！」

司馬洛又立即感到一陣黯然，每一次提起張明明，他總是感到一陣黯然。

莫先生說：「這裡有些東西給你看看，也許會令你寬心的！」

他按動電腦，墻上的螢幕又出現張明明的資料。

司馬洛說：「爲什麼要改掉？」

因爲現在資料顯示，張明明並沒有姐姐。

「沒有人改掉，」莫先生說：「祇是自己沒有了。我們當初沒有注意調查張明明這個姐姐，就因爲資料沒有顯示，後來才有了。事情結束之後又沒有了！」

「有人做手脚？」

「我找人到張明明家裡的地址去查過，」莫先生說：「她根本沒有姐姐。這就不是做手脚！」

他們都不出聲。也許張明明這個姐姐祇是一個化身借一個死去的人的身份出現，做好了工作之後又走了。這個人根本不存在。

世界上有許多奇異的事是沒法解釋的，也許人不須是那麼聰明。（全文完）

武俠世界
每多佳作
歡迎訂閱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按山規執行律例　拚生死說理求情

上文提要：

青城山腰，盲劍客林森與展雲龍好容易才找到崔老先生，向他查詢青城山主的住處，崔並說出五年前因好奇心起，獨自上峯頂窺探紅光金雨的怪事，差點被一巨大怪蛇所吞噬，幸得青城山主相救及時，並贈三片銅甲作紀念；崔引領二人至一山口便逕自離去，林與展必須連過三道有高手把守的劍關，方可得見青城山主……

青城山主神色慘變，道：「小寰，傳令下人，將派中有地位的人統統請到寶庫裏去，眞想不到青城山太平了這麼多年，又要捲入江湖是非裏……」

他一揮手，慕小寰連忙退出，青城山主在屋子裏輕輕踱着方步，像是考慮一件重大的事情一樣。

他驀地抬起頭來，道：「二位是從帝王谷皇爺那裏來的……」

盲劍客頷首道：「鐵中錚心腸惡毒，將我們倆騙進『竹修連環大陣』，而遇上天魔和地魔兩位前輩，在下本是個瞎子，蒙二位前輩用移目換珠之法，將在下眼睛治好……」

青城山主哦了一聲，道：「怪不得你眼睛動而無神，原來是這麼回事，我知道那兩個弟子的意思了，他是希望我能給你二滴『神元返視露』，這個你放心，本山主決不吝嗇。」

他低頭想了一想道：「這兩個逆徒怎麼不回來見我，莫不是怕我責罰他們……哼！這麼多年了，我都放過他們……」

盲劍客搖搖頭道：「二位前輩因爲面目大變，無顏再回青城……」

「哼！」青城山主冷哼一聲道：「好充足的理由！」他伸出手掌輕輕一拍，便有一個童子走了進來。

青城山主指着盲劍客，道：「你領他去華佗神醫吳楚那裏，給這位小兄弟醫治眼睛……」

那童子答應了一聲，領着盲劍客離去。展雲龍正待跟出，青城山主伸手一攔，道：「你在這裡歇歇好了，青城山禁地很嚴，希望你不要亂闖，免得出了事情，連我都不能救你！」

那雙有如利刄般的目光在展雲龍臉上一掃，滿面都是訝異之色，這一絲訝異之色一閃而過，若非留意決難看出來，他說完之後，身子在門口一晃，便自而去。

陡地，有一絲幽怨的歌聲遙遙飄進展雲龍的耳中，他愕了一愕，凝神聽着，不覺走了出去。

「……韶華不爲少年留。

「恨悠悠，幾時休？

「飛絮落花時候一登樓，便作春江都是淚。

「流不盡，許多愁！」

這是秦少游的「江城子」，頗有凄涼意味，夜色下一個纖纖的女子背影孤獨的凝立在黑夜裏。

展雲龍心裏也被這凄涼的歌聲所感染，不自覺的嘆了口氣，他想在這裏冷清的黑夜裏，誰會唱出這樣凄涼的歌聲，不由好奇的走了過來。

「小寰！」第一個意念湧進他腦海中的是慕小寰，他幾乎要喚出聲來，那個女子像是發現有人出來，緩緩的轉過身子，是一個含淚冷艷的中年婦人。

她向展雲龍凄涼的一笑道：「相公，你能幫我一個忙麼？」

展雲龍一怔，道：「我……」

這中年婦人凄楚的道：「我只請你幫忙叫慕小寰一下，青城山上沒有一個人會幫助我，你們從闖關開始我就注意到你們，乘着所有城中高手聚會的時候，我希望你能讓我們母女一會……」

展雲龍在這女子臉上仔細一瞧，只覺這女子酷似慕小寰，但他却覺得奇怪，小寰為何會和自己的母親分離，從對方的口氣，他已知道這對母女是很少見面的……

展雲龍不解的道：「妳是她母親？」

中年婦人含淚道：「是的，她是我的女兒，可是山主不讓我們見面，今夜我是偷偷出來，只望能見她一面……」

展雲龍愈弄愈迷惑，道：「妳們難道連母女都不相識……」

中年婦人搖頭嘆道：「我生下小寰之後，山主便把我打進了後山冷宮裏，終日不得走進山主這裏一步，否則，我就會死……」

陡地，有一聲絲絲的怪異聲音響起，中年婦人全身一顫，急忙遠遠一跳，身形一動，道：「我在前頭等她，千萬不要讓人知道……」

這婦人身形一閃消逝而去，展雲龍雖然滿腹的疑雲，却也猜測不出這箇中的恩怨，正在忖思是否要將這事告訴慕小寰的時候，慕小寰已經輕靈地躍了過來。

慕小寰眸光冷漠的聚落在他的臉上，道：「你和誰在說話？」

展雲龍毫不思索的道：「妳母親！」

「甚麼？」慕小寰睜大了眼睛，道：「你說甚麼？」

顯而易見，這個涉世未深的少女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站在地上愣了一愣，眸中突然湧起一片淚光。

突然，黑夜中暴起一大喝道：「那一個？」

青城山戒備森嚴，各處都設有暗卡，隨時都有巡山之人，喝聲一落，人影陡現，只見一個女子朝這裏奔來，在她身後緊跟着三個持劍漢子。

這女子輕靈無比的轉了一個身，單掌斜立胸前，目光冷裂的望着追來的三人，發出一聲痛苦的大笑。

那三個漢子一見這婦人長的樣子，同時驚呼道：「少奶奶！」

這婦人冷冷地道：「是我，吳忠，你還要攔我嗎？」

吳忠是這三個人的領班，他呆了一呆，道：「少奶奶到前山來有甚麼事？」

這婦人淒涼的道：「我要看小寰，看一看我的女兒。」

吳忠臉色大變，道：「山主有令交代，少奶奶決不可讓小寰知道這件事，她現在很好，請妳趕快回去，我們不會向山主提起……」

這婦人冷笑道：「我今天拚作生命不要，也要看看我的孩子，吳忠，你若念我們主僕之間的情誼就不要多管……」

吳忠搖搖頭，道：「不行，山主言出法隨，任誰都不能違抗，少奶奶若再固執，等會七大神通來了，少奶奶要走就不容易了……」

「哼！」這婦人怒哼一聲道：「你不要嚇我，要動手我奉陪……」

吳忠急得一身冷汗，他知道少奶奶的功夫在青城山上是一流高手，自己功夫和她一比，那就差得太遠，況且對方又是極有身份之人，倘如不動手，山主又會怪罪下來，一時竟是取決不定，僵立在當地。

這婦人冷冷地道：「傳令下去，否則你的命就不保了。」

吳忠突然跪在地上，感激的道：「謝少奶奶！」

要知青城山規律森嚴，若是知敵不報，便是死罪，這婦人見身形已露，欲藏已不可能，為了不使下人無法交代，只得依法傳令，而減除他們的死罪。

吳忠在懷中拿出一個短笛輕輕吹了三聲，痛苦的道：「少奶奶，老奴對不起妳了……」

這婦人痛苦的一揮手，眸中已淌下了二行清淚，她緩緩的回過頭來，眸光緩緩投落在僵立在地上的慕小寰，伸出二個手臂，大叫道：「小寰！」

慕小寰雖然已曉得自己母親還活在世上，但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她愣愣地在輕輕低泣，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這婦人痛苦的說道：「小寰，我是妳媽……」

慕小寰有如置身在夢中一樣，幾乎不相信這是一件眞實的事，那低沉而親切的呼喚是那麼的令她心酸，在她心底裏漾起陣陣哀傷的感懷……

她泣顫的道：「媽！妳眞是我的媽？」

語中多少含有不可置信的語氣，但她畢竟還是走了過去，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踏在利刃上一樣，因為她的心在淌着血，那是一份完整的愛心被敲碎了。

這婦人急忙向前撲去，道：「孩子，我的孩子……」

慕小寰雙眼一垂，倒進這婦人的懷裏，享受那溫馨的一刹，這畢竟是短促的一刹，因為一聲怒吼將她們母女震開了……

只聽一聲低吼道：「放了她！」

小寰駭懼的抬起頭來，在模糊的淚影中，她看見一張冷漠無情的臉，一張令人顫悚的臉，因為在那一張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只有濃濃的殺機……她從沒有看過爺爺有這種臉色，不禁將她駭得叫了起來……

她顫聲的道：「爺爺！」

青城山主沒有看她一眼，只有冷漠的望着全身顫抖的那個婦人，他冷澀的一聲大笑，笑得像隻夜梟。

他憤怒的大吼一聲道：「誰叫妳出來的？」

這婦人顫抖的跪在地上，道：「爸爸！」

青城山主冷冷地道：「我不是妳的爸爸，也沒有妳這個媳婦……」

多麼的無情、多麼的殘酷，一件傷心事像一把野火般燃燒起來，在每人的心中留下了一道陰影……

那是青城山的恥辱，誰都不願提起的恥辱。

淒冷的斜月冷清的掛在穹空裏，閃爍的星兒輕輕眨着眼睛望着黑暗的大地。

冷月、淒風、寒星，這是一幅極為淒涼的畫面，也是一個掩沒罪惡的世界，那巖石、林泉、山巒，雖然有着無知的靈性，可是在這黑夜裏漸漸歸於沉寂。

冷寒的夜風輕輕披在青城山主的臉上，那張無情的臉上有着憤怒的表情，二隻眼睛冷冷中又帶着無情，像二隻銳利的寒劍，刺進了每一個人的心中……

慕小寰呆呆的望着青城山主，臉上滾

動着顆顆淸瑩的淚水，她看看青城山主，又看看這個自稱她母親的可憐婦人，一時她不知該說些什麼，只是傻楞楞的僵立在夜風裏，也唯有風給予她一種輕微的感覺，也唯有風了解她現在的痛苦。

青城山主始終沒再說話，只是殘酷的望着這婦人，他要讓這婦人羞憤的死去，他要這個婦人自愧的倒在這裏，更要讓這個婦人眼見自己的孩子婷婷玉立的站在她的面前，而不能得到和慕小寶有相聚的機會，這種冷酷無情的打擊，遠比親手殺死這個婦人還要來得凄慘，因爲青城山主恨她，恨她無情的背叛了他的兒子，更恨她不守婦道，讓青城山慕家丟盡了顏面，使得青城山慕家自覺無顏見江湖同道，也無顏見列代祖宗。

慕小寶終究受不了這種沉寂的氣氛，輕輕一拭眼角上的淚水，緩緩移動着身軀，向這婦人行去。

青城山主神色一變，冷喝道：「回來！」

慕小寶驚悸的縮回了步子，幽怨的望了這個無情的老人一眼，淚水有如泉湧，再也克制不住鬱藏在心底十幾年來的情感，痛苦的呃了一聲，摔身躍去。

但她的動作雖然快得出乎意料，可是青城山主的動作比她猶勝一着，右臂輕輕一抖已抓住慕小寶撲出去的身子，將她重重的摔在地上。

青城山主寒着臉，道：「妳要幹什麼？」

慕小寶驟然被青城山主重重的一摔，不禁將滿面的怒火都摔出來了，雖然她爺爺那麼樣的疼她，照顧得無微不至，可是藏在心底的那股孺慕之情，却來得比爺爺的愛護尤要快得多了，她泣顫的道：「我要媽……」

青城山主憤怒的道：「妳媽死了。」

「不！」那個婦人像是遇見一件極恐懼的事情一樣，大聲的吼了一聲，抓亂了頭上的髮絲，披洒在顫動的肩後，她哀傷的道：「爸爸，你不能這樣對待孩子，我嫁你兒子並非心甘情願，當時只是被逼的……」

「呸！」青城山主不屑的呸了一口唾液，大聲的道：「妳這不要臉的女人，我兒子眞瞎了眼睛，竟會娶一個妳這樣的淫婦，如果不是爲了妳，我兒子怎會一去十數年而還不回來……」

當他憤怒的說到這裏之時，禁不住一絲感傷湧上心頭，在那寒冷的目光裏，隱隱浮出一絲淚影，他鐵青着臉，嘴唇顫動幾次，却無法再說出一句話來。

「你不能怪我，想看，你們慕家是如何的對待我，我憑什麼在你們慕家受這個氣……」

青城山主無動於衷的道：「那是因爲妳要學我們慕家無敵天下的劍術……」

那婦人似乎十分忿怒，彷如不能忍受這句話的侮辱，她撩起羅袖在眼角上輕輕拭去淚水，顫聲的道：「慕家的無敵劍技雖敢誇爲宇內第一劍技，可是我林淑華却還沒有這個興趣，自從我進了慕家的門裡可曾學過青城山上的一招半式？再說我們林家雖沒有青城山赫赫有威，但也不是無名之輩，除了青城山外也敢說是宇內無一能敵……。」

青城山主冷哼一聲道：「妳何必那麼客氣，當初慕林兩家聯姻完全是妳爹爹的意思，誰知道妳不甘山中寂寞，竟做出令人不齒的事來……」

林淑華凄厲的一聲大笑道：「你不要將話說得那麼難聽，當初你的兒子苦苦相逼，我爹在不得已之下才答應你，而你們只逞一時之快，而忘了一個少女爲此幾乎要痛苦死去……」

「胡說！」青城山主怒吼一聲道：「慕家待妳不薄，我兒子更是對妳無微不至，妳自己想想，生活夠妳滿足，還有什麼讓妳痛苦……」

林淑華悽涼的道：「我精神上的痛苦你們並不了解，你只知慕家的劍術天下無敵，而忘了一個少女所需求的是正常的生活，你兒子除了練劍之外可曾給我一點溫暖？爸爸，我是一個人，我要的是精神上的滿足，人總免不了七情六慾，可是在你們慕家，根本無情也無慾，只知練劍創造新的招式……」

青城山主一呆，道：「情慾……那麼小寶不是……」

林淑華冷笑一聲道：「這個你都不需要懷疑，小寶確是你慕家的人，淸平在離開我的時候也就是爲這個，他說我毀壞了他的童身，而不能練成馭劍行空的絕技，我們結婚這麼多年也只有那次合過體，也因那次而有了小寶，我眞不明白，淸平既然要練功夫，又何必苦苦追求我？這種不正常的夫妻對他又有什麼好處……」

慕淸平是青城山主的唯一兒子，也是林淑華的丈夫。

青城山主冷冷地道：「他娶妳是要成爲神仙道侶，並不在情慾上面，妳天生賤骨毀了他道身，他自然會恨妳……」

林淑華冷笑道：「神仙道侶……哈……我只羨鴛鴦不羨仙，這一輩子不能讓年華虛度，連人生基本的權利都享受不到……」

青城山主到底是個有道之士，他見林淑華愈說愈不像話，眉頭不由得緊緊一皺，冷哼一聲，寒着臉，道：「妳違背我們的約定，我不能再寬容妳了，當初我怎樣警告妳，今天就怎麼懲罰妳，林淑華，妳還是自動解決吧，如果不照着那個辦法，味道可並不怎麼好受……」

林淑華今夜彷如已經橫下心來，聞言之後，臉上那種驚懼之色盡除，她自地上一躍而起，大聲的道：「我反正要死了，在我死前，我希望你能給我一點時間，讓我跟孩子說幾句話，然後……」

青城山主神色一變，道：「然後要怎麼樣？難道妳還想和我動手……」

林淑華搖搖頭，道：「那倒不敢，只是我唯一的這點要求你要給我……」

青城山主冷然的道：「不行，小寶和妳已經沒有一點關係，我不能容許妳和她相會，更不容許妳跟她講話，除非妳能擊敗我……」

林淑華將背上長劍一抖而出，道：「爲了孩子，我只有捨命一搏，雖然這機會微乎其微，幾乎是沒有，可是一個做母親的心情，你是不會了解的，爸爸，我這樣動手是不孝，但是爲了小寶，我只好負

上一個不孝不義的臭名……」

她這時早把性命置於度外，在動手之前，一種本能的天性，使她深深望着慕小寰，在那雙含淚水的眸子裏，突然閃現出一片異光、一種慈祥的愛憐之光……

慕小寰這時反而傻了，只是楞楞的望着這個婦人，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但她的手却不住的在抖顫，是惶恐，也是駭懼……

林淑華悲痛的嘆了口氣，幽怨的道：「小寰，妳記住媽是怎樣死的，多看我一眼吧，過了今夜之後，妳我就永不相見了，不過我就是化作幽靈也要回來看妳，媽除了有生妳之恩外，沒有盡到養育的責任，妳可不必懷念我，那樣會傷了妳的身子，孩子，我……」

她實在說不下去，突然將頭一擺，長劍平胸伸出，臉上流露出一種湛然凜人之色，堅決的道：「爸爸，請你老人家動手吧……」

慕小寰身形向前一躍，大聲的道：「媽，妳不要和爺爺動手，那樣妳會被殺死……」

林淑華搖搖頭道：「小寰，媽早就沒打算活了，妳的心意我明白，那是沒有用的，我縱是不被妳爺爺殺死，也要……」

青城山主大袖一拂，將慕小寰的身子突然推了回去，他冷酷的一笑，指着慕小寰大喝道：「妳不准過來！」

慕小寰只是流淚，却再也不敢上前一步。

青城山主冷冷的瞪了林淑華一眼，道：「妳不必顧忌輩份上的約束，盡量的動手，這可是妳唯一的機會，錯過這次，機會不會再臨到妳的頭上……」

林淑華突然跪在地上對青城山主叩了三個響頭，自地上緩緩的站了起來，斜伸長劍，顫聲的道：「爸爸，請你原諒媳婦的不孝了……」

青城山主冷漠的道：「僅以十招爲限，超過十招，妳就可和小寰有一個時辰的相聚，不過我不可能給妳這個機會……」

林淑華知道這個機會太小了，她再也不說話，凝神的望着斜伸而出的長劍劍尖，在空中輕輕一顫，連着挽起六個劍花，彷如是掛在穹空的琉璃一樣，竟冷寒的顫出一片青光。

她突然收手不動，道：「爸爸，請你拔出長劍……」

青城山主冷冷地道：「妳儘管動手，我的劍隨時都可出鞘……」

林淑華悶聲不吭的挺劍直進，這一劍看似平淡，可是那份快速却非普通人所能比擬的，寒光閃處，劍早吐出，眞是使人意想不到的快捷與靈化。

「叮！」那知她的長劍遞出不及一半，青城山主手中突然閃起一片銀光，只聽叮地一聲，林淑華的長劍便被彈了回去，差點還傷了自己。

再看青城山主只見他雙手空空，不知他那道白光是如何發出來，又如何的收回去，原來青城山主在劍道絕技上，已練至無影無形之地步，他拔劍、出手、歸鞘三個動作都在一瞬間完成，看上去彷如是空手對敵一樣，殊不知這正是劍術達到劍人合一的超然地步，所必有的快速反擊。

林淑華遭對方長劍一震，連着退了幾步，她深吸了口氣，劍刃上陡地顫出一道冷光，化作一縷青光破空飛去。

青城山主臉色一動，道：「妳果然把無影馭劍練成了！」

這一縷寒光躍飛於空中，好像有人駕馭一樣，對着青城山主的頭頂上射來，青城山主大袖一拂，自袖中陡地脫出一道青光，迎上疾射而來的長劍。

叮噹聲中，林淑華的身子突然一顫，長劍已收回手中，可是她的臉色却突然變得蒼白，手腕抖起，劍化千縷寒光湧顫奔去。

青城山主手持短劍，在空中輕輕一點，如數的擋了回去，他不愧是一代宗主，出手間不留絲毫可追尋的痕跡，像是無事一般的佇立在夜風裏。

他冷冷的一笑道：「妳在短短幾年中能練到這種地步實在超出我的預料，不過在十招之中，妳要想立於不敗之地，還差得太遠，因爲我還沒有出手攻擊……」

林淑華咬了咬牙，突然將手指咬破，抖臂向青城山主身上點去，但見無數的血影瀰空佈起，像無數的水珠一樣，冉冉落下。

她大喝一聲，長劍在空中連飛出幾劍，將那冉冉落下的血雨逼成縷縷血絲，隨着長劍疾射而去。

青城山主神色一變，道：「好一招血影洒珠！」

他陡地一聲長笑，隨着這聲長笑，全身衣袍隆隆的鼓了起來，那蓬血雨立時被托在空中，他右臂一抬，劍光飛射而去，在一瞬間，一道銀虹脫空飛出。

慕小寰發出一聲驚呼，道：「爺爺！」

「噹！」一陣金鐵斷碎聲過後，銀虹陡地一斂，林淑華像是得了一場大病一樣，頹然的坐在地上，望着青城山主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而青城山主冷漠的閉上了眼睛，不知沉思什麼，在他的身前，有六截斷去的劍刃射進地中，而地上却沒有絲毫血雨的痕跡。

青城山主緩緩的睜開雙目，冷冷地道：「妳的確是很聰明，想利用劍氣逼那些血影射到我身上，可是妳忘了我的護身罡氣，會在無形之中發出來，可惜妳這場心血白費了……」

原來林淑華曉得自己無法和青城山主對敵，在焦急之下想以劍氣洒珠的手法，逼洒那些血雨沾上一滴或二滴在青城山主身上，那樣青城山主便算輸了，那知青城山主功力通神，已達天人合一地步，所有的心血非但白費，連自己那柄對敵用的長劍都遭毀去。

林淑華傷心的一搖頭，陡地有一綹髮絲自頭上飄墜下來，她愕得全身一顫，神色驟地一變。青城山主冷笑道：「妳只顧攻我，却忘了防守自己……」

林淑華踉蹌的自地上爬了起來，道：「我心已死，你請發落吧……」

青城山主冷冷地道：「我們的約定中曾經說過，妳只要違約走到前山一步，我就用火燒死妳，我的話不能因爲妳是我的媳婦而更改，妳等着吧……」

林淑華一抬頭道：「爸爸，我在奇怪

，剛剛你明明可以殺死我，爲什麼只運劍削掉我的頭上髮絲，而不用劍將我殺死，現在反而要我承受以火攻身的痛苦……」

青城山主沒有理她，只是在冷笑。

林淑華冷喝一聲，道：「我知道你恨我，要我受盡痛苦而死，爸爸，我現在才曉得你是如何的毒辣，竟會如此怨恨一個做媳婦的……」

青城山主勃然大怒，道：「我爲什麼恨妳，清平的道基之毀，無異等於害了他，使他在劍道上不能更深進一步，他在傷心之下，當然是飄然離去，歸根結底，妳的罪最大，如果沒有妳，我也不會失去清平，如今他音信皆杳，是生是死全不知道，妳不但毀了他，也害了我……」

林淑華顫聲的道：「這麼說，我是不該嫁到慕家了……」

青城山主猙獰的道：「當然，妳是個賤婦，天生的賤骨……」

林淑華再也不能忍受了，她的神色大變，道：「我什麼地方賤，你說……」

青城山主厲聲的道：「妳眞要讓我給妳透露出來，哈……妳不怕丟人，我們還怕丟人呢，如果不是因爲妳做出那種事情，妳爹也不會無顏再出來青城了……」

慕小寰突然顫聲的問道：「媽！妳到底做了什麼事，使爺爺生這樣大的氣？」

林淑華斜睨了慕小寰一眼，道：「好，爲了孩子，我不能不再辯白了！」

青城山主冷笑道：「妳說吧，妳和那個野漢子怎麼勾搭的？」

林淑華臉色蒼白，氣顫道：「你不要罵他野漢子，希望你能尊重我師兄的人格！」

「呸！」顯然青城山主已氣到了極點，呸地一聲，吐了一口唾液在林淑華的臉上，不屑的大笑道：「師兄，哼，師兄就可以勾結一個有夫之婦的師妹嗎？虧妳還有臉說出來，那海山洞裏的事妳又怎麼解釋？」

林淑華冷冷地道：「這個誤會也只有你才會有那種不正常的想法，在小寰面前，我只得將那件事說出來，也許你會認爲我在說謊，不管你信不信，的確是這麼一回事……」

青城山主不屑的道：「妳本來就善於巧辯撒謊，當然沒有人信妳！」

慕小寰這時却一正臉色，道：「媽，妳說，我相信……」

林淑華聽得熱淚直流，激動的又哭泣起來，她想不到自己的女兒會這樣的相信自己，認爲這一生中多少還沒有白白過去，因爲她終於得到一個信服自己的人，這個人就是她的女兒——慕小寰。

她白了青城山主一眼，沉痛的道：「自清平離山之後，我憂急之下，總想把他找回來，正好我師兄來看我，預備陪我往關洛道上一行，誰知還沒出青城山，遇上一場大雨，在雷雨交擊下，我們只好進海山洞躱一躱，因爲身上衣服全都淋濕，師兄勸我將外衣脫下用火烤，那知正在脫去外套的時候，清平正恰闖了進來，看見我和師兄都在脫衣，竟生出誤會，拂袖而去，這就是一切的經過，回來之後竟使我有口莫辯……」

青城山主冷笑道：「誤會，哈哈，我不要聽妳的解釋，妳也不需要再加辯白，清平是個老實人，妳和那野漢子假藉出去找他的名義私會，妳認爲我們不曉得！」

林淑華冷冷地道：「我心有天地共鑒，多說也沒用處……」

青城山主冷笑道：「好，妳倒輕鬆，我們不需要再多拖時間了！」

他目光朝場中一掃，突然道：「吳忠，你快準備火焚幽靈。」

吳忠一呆，道：「山主，這太那個了吧！」

青城山主寒着臉道：「傳下令去，這是青山城的規矩。」

吳忠嚇得不敢多說，急忙揮手，命手下去準備一切，慕小寰這時聽得全身直顫，衝到青城山主的面前。

她跪在地下，道：「爺爺，請你饒了我媽……」

青城山主將她往外一推，冷喝道：「滾，我不准妳再喚她媽……」

慕小寰驟然被青城山主一推，整個心神不禁俱碎，她身形連着退出七八步，似乎不信爺爺會這樣冷酷的對待她。

她泣聲道：「爺爺，你好狠……」

青城山主怒喝道：「妳給我回去，不准在這裏！」

慕小寰哇地一聲哭出來，掩着臉向後奔去，那知她這一奔去，正好撞到凝立一傍的展雲龍懷裏，展雲龍一驚，嚇得急忙退去。

「慕姑娘……」

慕小寰在他懷裏低聲說道：「請你想個辦法救我母親一命。」

展雲龍對這裏面的事已隱約的弄清楚了怎麼一回事，他見青城山主這樣的冷酷無情，禁不住對青城山主的好感一掃而空，但是他是一個局外人，怎麼管人家的家務事？

他搖搖頭道：「我恐怕無能爲力。」

慕小寰顫聲的道：「你能，這唯有你才可以辦到。」

展雲龍不解的道：「我是個外人。」

慕小寰懇求的道：「正因爲你是個局外人才能辦到，青城山主有個規矩，凡是在執行山規的時候，只要有一個人設法將受刑人救起，那個受刑人就可以免去一死。」

展雲龍輕輕拍着她的肩頭道：「我盡量想辦法，不過在這麼多高手之下要搶救妳母親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尤其是山主……」

慕小寰輕輕地道：「這個我自然知道，你只要出手，我就會想辦法幫助你。」

陡地，場中傳來一聲暴響，只見林淑華像一頭猛獸一樣的向慕小寰這裏撲了過來，但却被兩個漢子擋住了，她連着衝了幾次都未能如願，不禁氣得大吼大叫。

展雲龍輕輕嘆了口氣，道：「妳媽似乎想見妳……」

慕小寰顫聲的道：「我必須要和我母親在一起，唯有這樣才能救她。」

她未等語聲消逝，身形已如電的躍了起來，對着那兩個漢子的背後拍去，這個變化本來極快，可是青城山主的身形更快，早已將她拍出的手腕抓住。

青城山主冷煞的道：「小寰，妳是不是也要按山規處理？」

慕小寶泣喊道：「爺爺，我求你放了我媽。」

青城山主伸手在她的臉上打了一掌，慕小寶驚叫一聲，撫着臉頰倒退了幾步，楞楞地呆立在地上。

展雲龍一看大怒，道：「山主，你似乎不該這樣對待小寶。」

青城山主把眼一瞪，道：「你是在教訓我？」

展雲龍連忙道：「晚輩不敢，只是小寶自幼沒有母親，心靈上自然沒有一般孩子那樣天眞，你這樣對待她，無疑使她對人世間的看法又一轉變，覺得這個世界無情又冷酷。」

由於他自小失去父母，深知一個孤苦伶仃的孤兒是多麼渴望有一個母親，慕小寶的身世，激起展雲龍內心的感慨，不覺又回憶起自己小時的遭遇，而產生一種憐惜……

青城山主冷笑道：「這裏的事你不要管，當心我殺死你，小寶是我們慕家的骨肉，那個賤人是沒有資格碰她一下。」

展雲龍冷冷地道：「可是她是小寶的媽。」

青城山主冷笑一聲，閃身向前走了過去，在那一刹那，場中已架起一根長柱，周圍放滿草柴，青城山主對林淑華冷冷地道：「你可以進去了。」

林淑華停下手來，顫聲的道：「好……」

她以無比沉痛的心情向那堆死亡的柴中行去，黯然的踏上了歸途——黃泉路上。

一堆熊熊的火焰劈拍的燃燒起來，跳躍的火光在黑夜中發出噬人的舌焰，濃煙密密的冒了起來。

林淑華活活的被綁在大柱子上，手脚離地，絕望的發出淒厲心寒的長嘆，但她那雙含滿了淚水的眸子，却不瞬地盯在小寶的臉上，像是要看這最後一眼似的。

慕小寶捨身向火苗中直撲，却被羅列在周圍的青城山高手擋在一隅，根本沒有機會撲近一步。

青城山主却獨自坐在一把椅子上，冷煞的望着火中的林淑華，絲毫不爲對方的痛苦而動心。

這是人間的慘劇，僅是一隅之隔，母與女竟要在轉瞬間死別，尤其是女兒看到母親在火堆中掙扎的痛苦，那種心情遠非筆墨所能形容。

可是林淑華這時反而變得十分安靜，她額上滾動着豆大的汗珠，嘴裏不住的狂笑着，是痛苦悲傷的發洩，也是心靈巨創的哀傷。

她望着蒼穹中的浮雲，大聲的道：「清平，你將看不到我了。」

臨終前，她還不能忘了自己的丈夫，女人的愛情比如深海，雖然她丈夫拋棄了她，又對她的成見那樣深，可是臨死之前，她還是渴望能見他最後一面。

淒淒喊聲在夜風中飄傳開來，嫣嫣的餘音廻盪在整個山間，也廻盪在每個人的耳際，尤其是慕小寶更是傷心透頂，當場噴出一口血，幾乎要暈了過去。

這一來可急壞了青城山主，雖然他曾無情的打了她一掌，雖然他曾忿怒的叱喝過她，可是他愛小寶不下於自己的性命，自小他就把她當明珠一樣的看待，若非是林淑華的事勾起了這老人的憤怒，他永遠不會輕責慕小寶一句。

青城山主身形一飄，急道：「小寶妳怎麼了？」

慕小寶哭紅了眼，顫聲道：「我要死了，爺爺，你何不連我一起燒死？」

她的嘴唇蒼白無色，身軀抖顫，眸中的驚懼神色愈來愈大，彷如頃刻就要死去，青城山主看得心裏一酸，不覺上前緊緊的抱着她。

青城山主激動的道：「小寶妳千萬要保重自己的身軀，把這件事忘了吧，妳媽是沒有救了，青城山的規矩，我相信妳懂得的。」

慕小寶搖搖頭道：「你爲什麼這樣的恨我媽？」

青城山主茫然的望着夜空，喃喃的道：「她害死了妳爹，奪去我兒子的性命，小寶，這些妳還不懂，更不會了解一個老人憶子的心情。」

慕小寶心裏一酸，道：「你怎麼知道我爹死了呢？」

青城山主暗嘆，道：「在你爹離去的第二天，青城谷裏就發現了一具屍體，整個人跌得稀碎，身上的衣衫正是妳爹爹的，可能是他在傷心之下，一時間想不開而自殺，唉……清平這孩子，怎會這樣的傻，虛渡了數十年的白白修練。」

「呃！」濃密的煙霧裏發出一聲痛呃聲，震澈了整個夜空，所有的人都抬頭向柱上的林淑華望去，只見她已被煙火整個包圍着，不時發出淒厲尖銳的慘嚎聲。

展雲龍看得熱血沸騰，目中直欲噴出火來，他想不到青城山主會用這種方法處罰自己的人，他暗恨這種不人道的行爲，濃捲的眉毛一舒，自身後突然將金魔神掣了出來，他暗蓄全身勁力，金魔神發出一道金色的光芒。

展雲龍一提身形，躍起數丈之高，穿過衆人的頭頂，筆直的向火苗之中射去，快得有如一個幽靈，使青城山上的高手同時發出一聲驚呼。

吳忠大喝一聲道：「你不要命了！」

他在青城山中是守山高手中的佼佼之輩，功力之高比江湖上的高手猶勝一籌，喝聲一落，身形化作一縷淸風，長劍一顫，化作一縷寒光，向展雲龍身上射去。

展雲龍展開金魔神，一抖手擊去，道：「你們這樣燒死一個女子，不覺得慚愧麼？」

吳忠冷冷地道：「青城山上的事，不要你管。」

雙方都是百不一見的頂尖高手，動作快得稍縱即逝，在這一對話之中，已連着換了七八招。

展雲龍連着擊出二招，將吳忠逼退數步，大喝道：「吳忠，你再阻攔，休怪在下不客氣了！」

吳忠表面上是在拚命，彷如出盡了全力，可是他本身自己，却僅發出七成的威力，他有心要助展雲龍一臂之力，無奈不敢明顯的表示出來，在出手間，都留了幾分情面，有幾次殺死展雲龍的機會，他都放過了。

但在展雲龍感覺中，吳忠的功力實在高得出奇，他已拚出了全力，也僅能和對方打成平手，對青城山的劍技更是心服口服。

青城山主將小寰一放，大聲的道：「吳忠，將那小子擒下來，我要燒死他。」

慕小寰深知爺爺的脾氣，發起怒來誰的面子都不給，展雲龍出手救人，已犯了青城山的大忌，只要落在山主的手裏更無逃生的機會，慕小寰心裏一急，急抓住青城山主的手臂，一臉哀傷的望着他。

青城山主一怔，道：「小寰妳這是幹什麼？」

慕小寰泣道：「爺爺，請你不要出手，以一個山主之尊，對付一個後生晚輩，這話傳到任何一個人的耳中，都是……」

「哼！」青城山主冷哼道：「這是妳出的主意？」

他的雙目有如兩枝削利的利刃，緩緩的投落在慕小寰的臉上，彷如要看穿她心裏的隱秘一樣。

慕小寰全身一顫，道：「我？」

青城山主冷笑道：「妳如果不是我孫女，現在我就劈死妳……」

他氣沖沖的一躍而去，冷煞的朝場中撲去，展雲龍一見青城山主向自己撲來，登時大駭，他怒笑一聲，雙手一招「茫茫無極」，對着吳忠身上砸去！

吳忠故意發出一聲驚呼，連忙退了七八步，向展雲龍一施眼色，故意大喝道：「小子，你好厲害的身手！」

展雲龍立時會過意來，身子對空拔起，大喝一聲，身子在電光石火間，直躍進那熊熊的火堆裏。

青城山主暴怒，道：「吳忠，你這沒用的東西！」

他正待撲進火堆裏，慕小寰突然驚呼道：「爺爺，刑台之火是聖焰，除了執刑之人，誰也不可進去，這是列代祖師所遺留下來的禁制，你雖是山主，也不可違背，否則……」

青城山主果然不敢向火堆中行去，青城山列代祖師所留下的禁制有明文規定，凡是要遭火焚幽靈大刑的人，在他周遭燃起的火苗，便是受刑者之火，凡派中弟子俱不可冒犯幽靈聖焰，傳說唯有火焚屍體的人，才能投胎脫生，不過幽靈遭火所焚，來世就要變成一個醜惡的人，永遠見不得人。

展雲龍見青城山主沒有立時追來，心神不由大定，他一落火中，金魔神發出一道青濛濛的强光，所行之處，火焰盡熄。

他心中一楞，不由忖道：「沒想到師父給我的這件兵器，竟有滅火避水之能，如果不是這次無意中得知，我恐怕一輩子也發現不了。」

火焰一熄，空中立時湧起一股黑煙，絲絲縷縷的煙霧嬝嬝的消逝，漸漸露出林淑華的人來，林淑華滿身熱汗，身上也讓火苗灼傷，她長長的吐了一口氣，緩緩睜開無神的眸子，自眸眶裏滾下二行清瑩的淚水。

她慘然的一笑道：「你爲什麼要救我？」

展雲龍一呆，道：「我看不慣他們這種慘無人道的行爲。」

他正待運指點斷林淑華身上的繩索，背後突然傳來一股無形的氣勁，林淑華發出一聲驚呼，道：「小心！」

展雲龍身形一旋，橫移五尺，輕靈的飄墜而去，只聽青城山主冷哼一聲，伸手又向他肩上抓來。

展雲龍急忙一掄金魔神，道：「山主，請容晚輩說幾句話。」

青城山主一代宗師，自然不願做出有失風度的舉動來，他一縮伸出的手，冷冷笑了一聲，道：「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展雲龍冷漠的道：「山主忍心這樣毀了林前輩的生命……」

青城山主冷笑道：「她罪有應得，怨不得老夫，你這個小輩膽子倒不小，雖然你能暫時救她不死，可是你毀壞我青城山的規矩，單此一點，你也難逃一死。」

展雲龍豪氣干雲的道：「你們青城的規矩也太不近情理，林前輩身犯何罪，值得這樣對待她？山主，你是一個人……」

青城山主勃然大怒，叱道：「你敢管我們慕家的事？小輩告訴你，我們慕家的劍法是要先忘却情慾，再練冷心之術，對任何人都不能有一絲感情，否則在劍道上就難練至大成，本山主對誰都是一樣，犯了罪決不姑息，林淑華，首犯淫字，依山規本該凌遲處死，這樣已經是太寬容了！」

展雲龍搖搖頭道：「林前輩也許是寃枉，縱然是眞的也只怪她私德不修，這事本該令郎出面才對，現在令郎既不在山，你這樣燒死她，恐怕令郎回來，你也不好交代。」

青城山主怔了一怔，道：「我兒子早就死了，可以說是她間接的殺了他，這個淫婦心腸之毒，不下於一塊冷冰。」

展雲龍輕笑道：「山主所練冷心之術，就是要忘却七情六慾，連最親的人都不能動情，由山主這些話裏，可知並不能忘情，也就是說你的冷心術還沒有到家。」

青城山主突然長嘆了一口氣，黯然道：「人非太上，孰能眞正忘情？我練劍至今已六十年，始終不能衝破情關而達無情無我的地步，所以劍道上，依然無法再進展一步，僅停留在馭劍行空的中上階段。」

展雲龍一愕，沒有想到青城山主的劍技已眞正達到馭劍行空的地步，他深知道家無上劍術劍發時無影無形，殺人取首級於百里之外，可是這僅是傳說而沒人眞見過，而青城山主練至這個階段尚不遂意，那他所要苦練的劍技到底是何種神技？

他不禁脫口問道：「山主所求練的劍技是何種程度？」

青城山主茫然的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就是馭劍的神髓，你自己想想吧。」

展雲龍一聽大驚，沒有想到世上眞有這種遼闊的無邊劍技境界，他腦海中意念連閃，不由忖道：「這個意境太高了，一個人畢平生之力，欲達到無空無時的地步，恐怕永遠都是夢想，唉，眞想不到劍道一門功夫，還有這麼深奧的學問，我這一輩子恐怕是見不到，青城山主劍術已經天下無敵，馭劍行空直達神髓，他還苦練不

休，到底是為什麼？」

忖念一逝，禁不住心裏的好奇，問道：「世上就恐怕沒有這種人吧。」

青城山主冷哼一聲道：「怎麼沒有，東海有一山外野人，便已達到了這種地步，不要以為青城山的劍術眞正天下無敵，那只能在江湖上唬唬人，如果眞正遇上高手，還是不堪一擊。」

他所說的高手不知是何種程度，但從那愼重的口吻裏，決不像是唬人之語，可是却也令人不易相信。

青城山主橫了展雲龍一眼，冷冷道：「我告訴你的事情太多了，小輩，你還是準備納命吧，本山主不能因你一人而破壞山規……」他斜睨展雲龍手上的金魔神一眼，突然陰沉的一笑道：「你如果不想死，可以將金魔神留在這裏，本山主讓你回去請你師父來討取，不過……」

展雲龍一聽青城山主要留下自己的兵刄金魔神，不禁楞了一楞，他冷哼一聲，掄起金魔神，道：「辦不到，你還是出手吧！」

青城山主哈哈一陣狂笑，道：「好狂妄的小輩，老夫倒要看看你有何驚人絕藝，敢在青城山撒野，五招之內，定取你性命。」

展雲龍冷冷地道：「沒那麼容易，你還是再加五招……」

青城山主見他有輕視之意，登時大怒，清叱一聲，身形陡地橫空躍來，伸掌向展雲龍上拍來。

展雲龍閃身斜躍，胸前突然一窒，一股氣血向喉間湧來，他呃了一聲，一縷血絲自嘴角上溢出，他掄起金魔神，大喝道：「拿出你的劍來，否則我不和你動手。」

青城山主想不到這個年輕人在受傷之下，還敢如此倔強，冷笑一聲，道：「好，我讓你看看青城山的劍法。」

他大袖一拂手中已多了一柄光華四射的短劍，在那薄薄的利刄上放射出一股冷芒，輕輕一彈，就有一聲龍吟自劍刄上悠揚傳出，散逝在空中。青城山主雙目如電，烱烱中透出一股寒意，短劍斜斜的指向展雲龍。

慕小寰驚呼道：「爺爺，他已受傷了，你怎可再動手。」

展雲龍慘然一笑道：「慕姑娘，多謝妳關心，我展雲龍記下了。」

他暗暗一提氣，金魔神突然泛起條條金光，凝重的望着青城山主，大喝一聲，一招「開天闢地」如雷擊出。

在金光流灩中，但聞嗆地一聲，展雲龍的身子已被對方那幻化無比的劍招所逼退開去。

展雲龍氣得怒吼一聲，連着揮出四招，都讓青城山主輕易的擋了回去，而對方之神幻劍法，令展雲龍捉摸的思緒都沒有，只覺青城山主的短劍有如一條神龍，淩厲處力能摧金裂石，快捷處像是羚羊掛角，連一絲踪跡都無處可尋，端是厲害無比。

青城山主冷笑一聲道：「你已攻出四招，現在我要還一招了。」

他短劍斜斜一抖，空中立時閃顫出三四十點劍花，冷寒的劍氣激漩顫湧，劍芒顫處，照着展雲龍身上壓來！

展雲龍一見大驚，自忖無法避過這淩厲的一擊，他暗暗嘆了一口氣，索性閉上了雙目，等待死去！

陡地，場中傳來一聲低嘿，只聽嗆地一聲，火星四射，青城山主的短劍已被一枝幻化的長劍擋了開去。

展雲龍睜開雙目一望，只見一個蒙面的藍衫漢子，手捉長劍和青城山主在場中游走，四目相互的盯着對方。

青城山主滿臉怒氣，短劍一抖，道：「你是誰？」

這蒙面漢子冷冷地道：「山主何必問我是誰，晚生只請山主放過那位道友。」

他看了展雲龍一眼，又望着柱上的林淑華，突然激動的道：「還有那婦人……」

「哼！」青城山主冷哼道：「有那麼容易的事情，我不但要毀了他倆，連你我也不放過，不要以為有那幾式破劍法，就敢到青城山動武，老實說，你差得太遠。」

蒙面人連聲道：「是！是，請山主手下留情！」

青城山主大喝一聲喝道：「去你的！」劍光繚繞佈起，突然有一個光圈飛出，那光圈愈來愈大，好似波形的罩向這蒙面人的身上。

蒙面人大笑一聲道：「山主『疊劍袖影』的是武林一絕。」

他非常凝重的推出一劍，這一劍宛如棉絮輕墜，落入對方劍氣發出的光圈之中，雙方劍影鋒刄甫一接觸，發出卜地一聲輕響，蒙面人一收長劍，在空中劃一大弧，顫然的橫空飛出，在電光石火間斜射而去。

「咦」青城山主咦了一聲，道：「你怎會本門的劍術？」

蒙面人輕嘆一聲道：「青蓮白藕本於一源，山主，你又何必要追根究底？」

青城山主收劍一退，道：「拿下你的面罩來！」

這一句話有如當頭棒喝，那蒙面人全身竟是一顫，他楞楞的望着青城山主，竟有一絲畏意的退了二步。

蒙面人搖搖頭道：「我的面貌已毀，山主是看不出個所以然來。」

城山主冷笑道：「你的鬼話誰相信，本山除了本門弟子外，無人再會慕家的神奇劍法，你出手攻敵，全是我派招式，沉穩之處猶勝老夫，我就想不出你是那家弟子，我家劍法從不流落外人之手，你這身劍技到底是習於何人？」

蒙面人搖搖頭道：「山主怎麼這麼死心眼，我不是說過了麼，什麼事都不要問得太明白，問明白了反而沒意思。」

青城山主煞氣畢露道：「你不說，我自然有辦法對付你！」

他正待運劍掠出之時，陡聞林淑華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青城山主雖是鐵石心腸，也不禁偏頭一望，只見小寰和展雲龍雙雙凝立在林淑華的身邊，展雲龍已伸手扭斷繩索，山主怒吼一聲，偏頭對吳忠，道：「你們都死了麼？還不趕快將那小子拿下。」

吳忠不敢答話，領着三個手下，如電撲去，那蒙面人突然一聲長嘯，將劍在吳忠身上輕輕點了三點。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俞一棋用龜息功詐死瞞騙俞肇山，可惜功敗垂成，俞肇山等人乃拚命追殺之，金牛四凶奉俞一棋之命立刻佈下竹陣，姚鷹逕自衝入陣中，迷失了方向……俞劍峯被俞肇山追逼，無路可走，也掠入竹陣裡……岑少風在一荒郊的祠堂內，赫然發現神案旁掛着三具血淋淋的裸屍，一個矮胖和尚手托着一個放有三顆人心的盤子……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閱牆擺竹陣　苦煞局外人

* * *

五指所觸是冰涼的肌膚，岑少風這一驚眞是非同不可，他湊近一瞧，只見艙板上躺着一個女屍！

那女屍全身赤裸，頭部被人齊頸割去，上下身及手足四肢血仍自汩汩流出，似乎遇害不久。

岑少風雙目盡赤，脫口大吼道：「趙姑娘？」

刹時一種不祥的預感自心底繚繞而起，這個赤條條躺在底艙的無首女屍，難道竟會是他所魂牽夢繫的少主人趙嘉玲？

這會子，船身忽然顚簸了一下，岑少風但覺寒意遍體而生，身子好比旋風一般轉了過來，忖道：「又有人上了這條船！適才那和尚曾經說過還在等待着一個人，也許就是他來了？」

只聽上方艙面上，那小玉的聲音道：「老婆婆……妳來……來了……」

那「老婆婆」的聲音道：「小女孩眞機靈，剛剛嘉玲叫妳到城中酒鋪找我，一找就找到了，喏，給你兩串冰葫蘆嚐嚐。」

小玉怯生生地道：「不吃不吃。」

那「婆婆」困惑的聲音道：「冰葫蘆又香又脆，妳爲何不吃了？婆婆像妳這種年齡，可是頂喜愛吃串冰糖葫蘆哩。」

小玉默默無語，那「婆婆」續道：「好吧，不吃便留下來，現在你告訴婆婆，嘉玲在哪兒？」

小玉低聲道：「在……在底艙裡頭。」

那婆婆「唔」了一聲，然後舉步朝艙板裂口處走近，岑少風來不及轉第二個念頭，倏見人影一閃，面前已端立着一個老嫗。

岑少風恭身向老嫗一揖，道：「主母你老人家也來了？」

那老嫗正是那與趙鳳豪因誤會而決裂的妻子趙蕭斐音，她輕輕點一下頭，道：「不必拘泥了，嘉玲不是到河畔來赴約與你見面麼？緣何又差遣那陌生的小女孩到城裡尋找老身？」

岑少風聽見主母之言，心道敢情連她也知曉嘉玲與自己相約在瀧頭河畔會面之事，但是她語氣中却沒有任何責備的表示，反而帶着幾分默許，一時岑少風只感百感交集，胸臆充滿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激動。

他緩緩道：「下傭也弄不清這是怎麼一回事？」

老嫗一怔，道：「什麼，你不認識那小女孩？」

岑少風道：「下傭就知道她叫小玉，是她引我到船上來。」

老嫗道：「然則你見到玲兒沒有？」

岑少風搖搖頭，不安地回頭望到身後艙板上的女屍一眼，老嫗更感迷惑，緩緩移動視線，終於發現了那名無頭女屍。

她視線便如此停留在無頭女屍身上，再也收不回來了，艮久艮久，才發現她面上的肌肉劇烈的抽搐了一下，夢囈似地低呼道：「玲兒，玲兒，是妳麼？」

她喃喃低呼了幾聲，目光逐漸散渙，神態恍恍惚惚，生似心中在頃刻裡完全失去了主宰。

岑少風亦自呆呆望着女屍出神，忽見老嫗轉首直盯住自己不放，眼色愈來愈是

凌厲，他心中發毛，想道：「死者竟然會是趙嘉玲麼？主母見到這般情景一定……一定以為我是殺……殺人兇手……」

老嫗漸露殺機，一步一步朝岑少風逼近，岑少風見她臉色可怕，不由自主打了個冷噤，吶道：「主母聽我說，刻前下傭上船之際，會連番遭人隱伏於暗處阻擊，極有可能……」

話猶未完，老嫗厲聲截道：「你！你與老身住口！」

岑少風被她搶白一句，不好再說下去，老嫗咬牙一字一字道：「岑少風，你，你做的好事！」

岑少風搖手道：「主母誤會了，下佣……」

老嫗悽厲的聲音打斷道：「玲兒何咎？你要姦殺了她不算，意猶割去她首級，你是作賊心虛，怕老身認出來麼？趙鳳豪瞎眼居然收了你這麼一個萬惡不赦的淫徒！」

那「淫徒」兩字像一把巨錘狠狠在岑少風心中擊了兩記，剎時他只覺全身血液湧上了來，大失平日鎮靜的功夫。

在岑少風一生之中從沒有如此激憤傷痛過，他讓人怎樣誤會都可以，却不能被主母認為自己是個淫徒，老嫗此言不啻比利刄宰割還要難受。

老嫗悲憤攻心，那裡聽得進岑少風所說的話，她厲喝道：「畜牲，你這卑劣畜牲，還我玲兒的命來！」

掌隨聲出，一股石破天驚的內力應手而發。

她此刻已將岑少風恨入骨髓，是以下手絕不留情，岑少風見主母到底動手，暗暗嘆了一口氣。

待得掌力及身，岑少風竟然不閃不避，但聞轟然一震，他身形倏地顫了一大顫，有如斷了線的紙鳶往後飛拋出去。

老嫗微微一怔，道：「岑少風你明知非老身之敵，故意不還手抵禦，老身又豈會因此而把你輕易饒過……」

她身子有如附骨之蛆，疾撲而上，左掌接着猛拍出去，岑少風摔落地上後猶未及運氣調息，老嫗那凌厲的一掌已然破空襲至！

岑少風喃喃對自己道：「我絕不能動手！說什麼我也不能動手！」

當下只覺半身一麻，老嫗那一掌之力已結結實實地擊在他的前胸，他足步一蹌，一連向後跌開五步。

這一掌之力幾乎把岑少風震得五腑內臟都移了部位，「喀」「喀」連噴數口血箭，終於再難支持，仰天便倒。

老嫗悽厲一笑，道：「淫徒你準備為玲兒償命吧！」

她一掌徐徐抬起，就要痛下殺手，岑少風原自忖必死，靈台倒是一片清醒，勉力張眼望去，一張受了驚嚇的小女孩面龐首先映入眼中，那張依然帶着幾分稚氣的面龐在他的瞳子裡時而變大，時而化小，漸漸他腦中也成了一片混沌，只是口中模模糊糊的低聲囈語道：「……小姑娘別害怕……我並不怪你……不怪你……」

須臾老嫗一掌已擊到岑少風胸前要害不及二寸之處，陡聞那小女孩尖叫一聲，高呼道：「婆婆住手！婆婆住手……」

原來那小女孩在老嫗啣怒出手時，便悄悄移動足步，走到艙板裂口的邊緣，故能瞧見艙底之動靜。

老嫗聞聲掌勢一窒，仰首道：「小女孩，妳有什麼事？」

小玉見老嫗神色可懼，打個哆嗦道：「婆婆妳不能殺這位公子，不能……」

老嫗冷冷道：「為何不能殺？」

小玉期期艾艾道：「這個死……去的女人不是趙……姑娘……」

老嫗面色一沉，道：「小女孩，妳也要誑我麼？老身懲殺淫徒，妳快些避開去。」

小玉却沒有依言走開，說道：「我說的可是實話，她……她的名字叫阿暖，是河口漁夫何老六的女……女兒，今早早晨被一個和尚擄到船上殺……死……」

老嫗聽她說得懇切，信疑參半道：「妳怎知曉……」

小玉頰邊留下兩串眼淚，哽咽道：「暖姊姊就住在我家隔壁，今早那個和尚和老人路過河口，把她與我爹爹擄了過來，那和尚先動手殺了暖姊姊，又要我聽話去做，否則……」

語至中途，忽然一陣陰沉的聲音打斷道：「小丫頭你胡說什麼？敢情不要你爹爹的命了？」

小玉身子顫了一顫，面色由白轉青，不敢再續說下去，老嫗睹狀頓生疑念，開口喝道：「還有誰在船上？」

她接連喝問了兩聲，却未見對方回應。

老嫗轉目四下張望了一忽，驀然一步掠到女屍前面，哈腰下去將屍身翻了過來，用心審視了一番。

有頃，她喃喃自語道：「果然不是玲兒，嘉玲兒時發過疹子，手臂上有塊小疤，然則小女孩剛剛並沒有說謊了……」

她的視線移到已昏迷過去的岑少風身上，跌足道：「少風是無辜的，適才我實是衝動得什麼都不能想了。」

小玉道：「岑……岑公子是不是被婆婆擊斃了？」

老嫗頹然搖了搖頭，自懷中取出一顆淡黃色小丸，撬開岑少風門齒，將小丸納入其口中，低聲道：「寒山藥仙相贈的中陽還魂散我已經保存十餘年了，但願療傷神藥不致失去其藥性。」

約莫一盞茶工夫過去了，岑少風臉色一絲一絲漸轉紅潤，老嫗睹狀始為釋了一口大氣。

倏然那陰沉的聲音又响起來：「寒山藥仙煉製的藥散當眞神效得緊呢，老夫安排的借刀殺人之計功敗垂成，似乎姓岑的小子一命又檢回來了。」

老嫗霍地一個轉身，朝發聲處激出一掌，黑暗中那一掌却有如泥牛入海，全無動靜。

那陰沉的聲音道：「不過，嘿嘿，妳若以為妳與岑少風兩人可以活着離開這條船，那就大錯特錯了——」

老嫗心念一動，正在尋思對方此言之意，嘩啦一聲水聲，接着全身一陣搖晃，她下意識步至窗邊一瞧，方始覺小船不知何時已漂到了河心，她估量一下，河面甚是寬廣，僅憑輕功提縱是絕無可能掠回岸

上。

老嫗冷哼一聲道：「小船離岸如此距離，可還難不倒老身。」

那陰沉的聲音道：「老太婆妳甭想這麼便宜，從沒有一個敵人能自老夫的手下逃得開去，妳自然亦不例外。」

老嫗冷冷道：「大話說夠了麼？你可知道老身是誰？」

那人怪笑道：「老夫豈會不認識趙鳳豪的寶貝妻子，嘿，縱令你們夫妻兩人聯手，老夫依舊沒有放在眼裏。」

老嫗情不自禁心中一陣震盪，暗忖：「此人自負如斯，他到底是什麼來路？」

那人怪笑一聲復道：「老太婆妳認為老夫所說的話荒誕不經麼？呵呵，只要妳領略過老夫的手段，那麼終生再難以忘却了。」

老嫗道：「江湖宵小的各種下三濫手段，老身早有領教了，頗不值識者一笑。」

那陰沉的聲音道：「不值識者一笑麼？數日前南荒五邪叟在寶鷄城附近作案，適被子母雙劍何子俊及姓岑的小子撞見，橫加干撓，頭陀心有未甘，便央求老夫出面為他雪恨，可笑何子俊猶窮追頭陀不捨，老夫一掌將他送上極樂——」

他語聲微頓續道：「老夫解決了子母雙劍何子俊之後，遂轉而追躡姓岑的小子，竊聽他與趙鳳豪談話，始得知他與老趙之女在瀧頭河畔有約，老夫於是如此這般預先佈置了一個圈套，老太婆妳們母女兩人和姓岑的就相繼墜入彀中，妳說這等手段會不值識者一笑麼？」

老嫗正待答話，躺在地上的岑少風倏然一躍而起道：「朋友你好厲害的移禍江東之計！」

那陰沉的聲音道：「姓岑的，你復原得好快，寒山藥仙的中陽還魂散雖是不世珍寶，但你的內力造詣亦是相當驚人的了，看來江湖上的傳言還有幾分可信。」

岑少風霍然一驚，方才他為老嫗掌力震傷，主脈欲斷未斷，多虧他內力深厚，是於在服下中陽還魂散後，一種潛在的本能立即納力尊氣，將藥性沖達「泥丸」，下通四肢百骸，最後歸納於丹田，體內的內傷登時霍然而癒，而對方竟能一語道破，其見識之廣分明已具一代武學大師之格。

老嫗側首朝岑少風道：「方才老身着實糊塗得可以，少風你傷勢如何？」

岑少風道：「不礙，主母與我服下了還魂散麼？」

老嫗點了點頭，岑少風道：「中陽還魂散神效非同小可，只是如此未免太糟塌……糟塌靈藥了……」

老嫗見岑少風傷勢痊癒，於心稍慰，她擺一擺手，阻止岑少風續說下去，半晌她沉聲說道：「為今之計，只有伺機儘速將玲兒救出。」

岑少風低道：「依少風推斷，少主人的安全暫時是無虞了，可慮的是敵暗我明，咱們行動處處受人牽制，若不設法改變眼前情勢，要救出少主人誠非易事，主母以為如何？」

老嫗頷首道：「說得有理。」

岑少風以「傳音入密」之術對老嫗道：「這隻船身構造想有古怪，敵人必然隱身於一處隱秘所在，咱們即便將船身整個兒卸開，好歹也得使他露身——」

說到這裏，陡覺身後風聲斐然，岑少風僅憑直覺就知對方又朝自己發動了偷襲，他閃身橫跨一步，反手一式「倒打金鐘」反削而出，那身法移動之速，出掌拏位之準，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但他傷勢初癒，功力究竟不如往昔，出手一擋之下，竟吃對方掌力震得氣血浮動，幾乎支撐不住。

岑少風連喘過一口氣的功夫也沒有，接着他的背後又是一股强大無匹的掌力襲到，急切中只有揮臂連擋七掌，到了第八掌，已抓住稍縱即逝的一個空隙，主動地反擊出一掌。

老嫗眼望岑少風居於此等劣勢之下，猶能拏準時刻，攻出一式而反客為主，眞是有點不可思議了，她暗暗讚道：「趙鳳豪果然要得，晚年居然能調教出這麼一個傭人，若他功力未失，我倒沒有一絲一毫的把握。」

那陰沉的聲音道：「好招！好招！」

岑少風好不容易爭回主動，身形立時騰空冲起，雙手揮動間閃電般發出三掌，只聽得三道刺耳的空氣迴旋聲響連珠而發。

黑暗裏隱伏的怪人仍然不見有任何動靜，岑少風那傾全力所出的五掌，分明又擊了個空。

岑少風高聲喝道：「朋友你不敢出來與岑某一拚麼？」

那人怪笑道：「姓岑的，老夫有一言提醒你——」

岑少風愕道：「怎地？」

那人陰沉沉地道：「老夫若正面與你動手，無異是殺鷄用上牛刀，既沒有這個必要，也無須如此費事，你省得麼？」

岑少風大怒道：「懂個屁！朋友你既然不敢與咱公然為敵，何須說得那麼冠冕堂皇，岑某奉勸……」

那人打斷道：「憑這一句話，小子你便死定了！」

岑少風不願與對方多說廢話，伸掌一拍而出，勁風到了中途忽然硬生生轉了個方向，擊向艙房的一根支樑。

但聞「卡喳」一聲，右側艙壁上突然徐徐開啓了一個通口，岑少風心中一陣狂跳，暗道剛剛自己偶爾發覺那根支樑架設的位置甚為惹目，與整座艙房構造相形之下猶令人感到十分不調和，是以便出其不意朝支樑出擊一掌，想不到那根支樑果然是一間秘室的秘密開關！

艙房厚壁逐漸開啓了一個大小差可容人出入的方洞，岑少風電目一瞥，他望見了趙嘉玲那張姣好而帶有驚悸之色的面龐——

岑少風身子登時有如觸電，脫口大呼道：「趙姑娘！妳……妳……」

趙嘉玲櫻口一張，似乎要呼喊什麼，但却沒有任何聲音發出，周遭忽然沉寂了下來。

岑少風不由暗暗咦了一聲，這時他心中焦急驚惶之情誠是莫可言狀，提高嗓子繼續呼道：「趙姑娘，妳無恙麼？」

趙嘉玲張大着口，依然沒有一丁點聲音發出，岑少風不敢怠慢，立刻側身從艙

壁通口一步跨入——

就在這一忽，趙嘉玲身後人影閃盪，兩個人同時出現在岑少風眼前！

匆忙中岑少風舉目望去，只見左邊的一人面孔相當熟稔，正是那在寶鷄城附近祠堂裡作案，恰被岑少風撞見的妖人矮胖和尚，不過他此刻却未見披着僧衣，儼然是方外凡夫的裝束。

另一人身着一襲錦袍，年約六旬左右，容貌清癯並無出奇之處，但雙目之中神光閃爍，隱隱透出一種陰沉逼人的氣勢，岑少風瞧了兩眼，只覺此人面生得很，但私心裡已爲對方那沉厲威凜的氣度所震住！

眼望兩人突然出現在趙嘉玲背後，岑少風前跨的足步不知不覺一頓。

那矮胖妖人道：「姓岑的，你吵鬧得太厲害了！」

岑少風戟指喝道：「孽障你到底是和尙還是俗人？」

矮胖妖人冷笑道：「某家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南堂五邪叟便是！」

岑少風道：「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可是大有問題咧，五邪叟你忘了數日前猶披着一襲僧衣，大喇喇自稱是西域大禪宗，時隔不久，難道你便忘得一乾二淨了麼？」

南荒五邪叟咧開血盆大嘴一笑，道：「姓岑的，你記性太好了，可惜記性太好就跟鬚鬢太長一樣有許多壞處，某家得爲你修剪修剪——」

語聲方落，他身旁的錦衣老者驀然低喝一聲道：「小子與我倒下！」

舉手就是一掌，直取岑少風中宮。

這一掌發出不帶些風聲，生像毫無勁度可言，但岑少風面對這軟棉無力的一掌，心底竟爲之大大戰慄了一下。

敢情他已發覺對方一掌看似威力全無，其實却隱隱含有一種難以推度的古怪，他未及抽身閃避，身軀已被錦衣老者掌力所擊中，蹬、蹬、蹬，他蹎踣連退幾步，始勉力拏樁立穩。

當下只感渾身虛脫得就要昏暈，他告訴自己，如果對方繼續發出第二掌，那麼他在未能及時運氣調息之下，非得力盡倒下不可！

錦衣老者何嘗不明白這個道理，他一抬手，又是一掌對準岑少風欲倒未倒的身子遙發過來。

岑少風欲待揮掌硬架，却是心餘力絀，就在生死一線之際，陡然身後人影一冲，老嫗已自底艙躍出，及時代岑少風接下了這一掌。

兩股內家罡力一觸之下，老嫗整個身子斜倒下去，將及地面時，她雙足微彎一勾一翹，呼地倒旋起來，定身一字一語道：「落英繽紛？落英繽紛？你——你是左……」

錦衣老者截口道：「老太婆妳的眼力太差了，老夫這一手並不是『落英繽紛』，而且老夫也不姓左——」

言罷，一掌當胸再度遙擊過來，他出手架式絕無任何出奇之處，但以老嫗那等功力竟然不敢硬接。

老嫗側身避讓掌力呼嘯自她身旁湧過，那根艙樑支架被掌緣力道掃中，「喳」一響，艙壁通口突然再度闔攏了過來。

一旁的岑少風飛縱而前，欲待跨身掠入，却已遲了一步，耳際傳來錦衣老者的「桀桀」陰笑聲音。

岑少風大呼道：「主母，這間密室必有古怪——」

他用心在艙壁上搜尋，但是並未發現壁上有何縫隙，一急之下奮起一掌往艙壁劈去。

掌風運處，艙壁却是夷然無損。

說到這裡，語聲陡然中斷，幾乎在同一忽裏，船艙外邊突然傳出一聲尖利刺耳的嘯聲。

密室中，五邪叟急促的聲音道：「快退——」

老嫗與岑少風正自錯愕，倏然廳門一開，一個人影悄無聲息地閃了進來，身法輕得有如飛絮落葉。

兩人下意識舉目望去，見來者身着袈裟，容貌古樸，頷下那齊胸的飄飄白鬚洋溢出盎然的仙氣，入眼則知是個有道高僧。

老僧乍一入艙，便開口道：「南荒五邪叟可在船上？」

老嫗和岑少風彼此對望一眼，岑少風衝着老僧一揖，道：「大師請了。」

老僧稽首道：「施主有何見教？」

岑少風道：「敢問大師是甫行上船，抑或已在船上隱匿多時？」

老僧微微一怔，道：「老衲不是剛剛上船來麼，施主緣何有此一問？」

岑少風驚道：「然則船隻飄流江心，距離對岸至少有數里之遙，大師如何飛渡這一片汪洋？」

老僧含笑道：「說來施主也許不肯相信，老衲正從對岸飛渡過來。」

此言一出，頓令岑少風爲之瞿然失色，即連靜立在旁的老嫗神色也不禁變了一變。

老僧之語的是太過驚人了。

岑少風好不容易才按捺下一顆忐忑的心道：「大師入艙之際，曾提及南荒五邪叟之名，小可沒有聽錯吧？」

老僧肅容道：「不錯。」

岑少風道：「大師法號可否見告？」

老僧低聲道：「老衲西域禪宗。」

老嫗與岑少風聞言齊然一震，楞楞立在當地，一句話也出不了口。

霎時之間，岑少風一連倒退三步，半晌說不出一個字，良久，他一字一字道：「大師——大師就是西域大禪宗？」

末後五個字他頗費了許多力氣方始迸出口來，數十年前大禪宗之名，武林中傳說得有如神仙一般，不提岑少風，即連江湖上老一輩高手，見過大禪宗廬山眞面目的亦鮮有人在，這刻他忽然現身於這艘船上，自然難怪岑少風如此驚訝了。

老嫗舉步上前，道：「禪宗遠離西域潛修之地，不知……」

大禪宗微笑道：「老衲本無出岫之心，但昔年與桑乾獅王一段公案未了，總是於心耿耿，在去之前，終得將此事作個了結。」

語聲一頓復道：「此番回到中原，居然發現有人頂冒老衲之名四出做案，此人極有可能是南荒五邪叟，老衲一路跟踪他

來到這裡……」

話未說完，忽然瞥見船艙外邊冒起熅熅黑煙，不覺住口不語。

岑少風橫目一望，失聲呼道：「不好！船上起火了！」

頃忽裡艙中已是濃煙瀰漫，火舌自密室附近冒出，迅疾蔓延開來，諸人立身艙間，漸漸感到炙熱熾人。

一直默默立在船艙一角的小女孩嚇得尖叫道：「火！火……我熱得很，熱得很……」

她驚駭過甚，仰身再次昏厥過去。

乍見舟船失火，老嫗似是突然失去理智喃喃道：「是密室裡發的火，玲兒……難道玲兒竟要慘遭火焚不成……」

陡聞蓬然一聲巨響，一根艙樑夾着熊熊烈火倒場下來，間髮之差便落到小玉姑娘身側。

大禪宗沉聲道：「分明有人故意縱火，咱們必須盡速退到岸上——」

說着一手抄起人事不醒的小女孩，晃身掠出艙外，老嫗見火勢愈來愈大，再不容許作片刻之逗留，仍偕同岑少風相繼縱出。

大禪宗順手摘下五片船板運力拋出。五塊木板前後相啣落於河面，方位之準便如在舟船與陸岸中間連成一座浮橋，僅是這等拋板功夫已是神乎其技，實非凡人所能辦到。

木板出手後，大禪宗依然平靜如常，道：「老衲先行，兩位施主請隨後跟上。」

大禪宗一手抱着小女孩，身子未見作勢便縱落第一塊木板之上，在河面上幾個起落疾射對岸。

他身法空靈飄渺，只見在江上連點數點，直似飛燕凌波般，又如蜻蜓點水，其玄奧美妙處簡直令人難以思議了。

岑少風敬服得幾乎到五體投地的地步，忖道：「西域禪宗能夠名垂武林數十載不衰，良有以也，但瞧他從輕功提縱身法中，就把武學最上乘的奧妙發揮到極致，往昔少林達摩祖師『一葦渡江』那近乎玄奇的輕功雖則言人人殊，依我看，也未見得比禪宗高明多少吧。」

禪宗縱抵對岸後，高聲道：「河面約莫有二十丈許寬，小施主你先飛渡過來。」

岑少風道：「晚輩權爲一試，如果不行，有煩禪宗發掌送我回來。」

他猛一吸氣，振臂射向洶湧的波濤上，縱踏到最前面一塊木板上時，立刻提身換氣望準第二塊木板飛落而前。

然而就在這時，江上倏然排起一陣驚濤濁浪，岑少風單足立在船板上面，暗叫一聲要糟——

他悶哼一聲，身子被大浪捲成半傾斜狀態，當下只覺真力不繼，隨時都有沉沒下去的可能，說時遲那時快，岑少風沉陷入水才到膝上，陡覺一股巨大無匹的力道自對岸襲來——

在那股力道引領之下，岑少風整個人如同被一隻無形之手所帶引，呼地從滔天波浪中昇起，他趁勢振身急掠，飛縱之勢，委實快得有似電光石火，在老嫗的驚呼聲中，安然降抵對岸。

岑少風喘過一口大氣，朝大禪宗作揖道：「有虧老前輩及時出手相援，否則小可早已葬身河底，此恩……」

大禪宗擺擺手，阻止他繼續說下去，岑少風情知對方乃有道高僧，自然不會將此事放在心上，遂不再多言。

俄頃，老嫗亦自縱離火船，提氣在木板上五起五落，沒有發生任何意外，正好落到岑少風身旁。

三人仰首望去，只見船上火勢更加熾烈，隱約仍可聽到不絕於耳的「劈拍」之聲，火光將低空的彤雲映成一片通紅。

老嫗喃喃道：「這場火十有八九是隱身於秘室裡的五邪叟及那個不知名的高手自己燒的，他有什麼理由要縱火自焚？」

岑少風靈光一閃，道：「莫非——莫非那艘船上有着什麼弗可爲人知曉的秘密，迫得他只有付之一炬？」

他望着老嫗那若有所失的面龐，黯然道：「値得躭憂的是趙姑娘的安全，下傭決定設法重回船上，或許有機會將趙姑娘救出——」

想到趙嘉玲生死未明，不禁十分後悔自己未經搜尋便倉卒離船，他一振身就要縱落水面，老嫗適時把他攔住，沉聲道：「少風不可莽撞，此舉不過徒然送死罷了。」

岑少風茫然道：「下佣命固不足惜，但是趙姑娘……」

大禪宗插口道：「兩位施主請瞧瞧河上——」

兩人一抬頭，只見漫天瀰漫着濃煙，那艘船隻已被燒得只賸幾根殘枝空殼，餘焰猶自吞吐繚繞。

然而就在那艘被祝融破壞殆盡的船隻後邊，隱隱約約可以看到一隻輕小皮舟在滔天浪濤中載浮載沉。

皮舟上載有三人，老嫗與岑少風運足眼力眺望，勉強能夠辨出站在舟尾的赫然是那不知名的錦衣老者及南荒五邪叟，另一人身態纖細，一動也不動地坐在舟中——她不是趙嘉玲是誰？

岑少風面露喜色，脫口道：「好像趙姑娘也在皮舟裡頭，主母你認爲如何？」

語聲透出掩壓不住的欣喜與激動。

老嫗噓一口氣，道：「上蒼蔭佑，玲兒得保無恙……」

岑少風奇道：「船上這場怪火不是五邪叟和錦衣老人自己縱放的麼？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他們怎能攀渡到另一條皮舟上去？」

他百思不得其解，不禁大呼咄咄怪事。

老嫗道：「也許船上那間密室裡另有一條通道通往艙外，他們縱火後，立刻就挾持玲兒打從通道出艙，轉而攀到皮舟裡……」

說到這裡，回憶一下船上的情形，道：「只是那條皮舟突然出現倒費人猜疑。」

岑少風道：「現在不忙追究這個，趙姑娘仍在人家掌握之中，主母可曾想出一個萬全的施救方法？」

老嫗唇皮一張正欲回答，陡見皮舟在江心旋盪了一陣之後，驀然以驚人的速度朝下游疾馳而去！

老嫗情急道：「少風，咱們沿岸快追，萬萬不可讓皮舟脫離視線之外！」

岑少風迫不及待欲振身追下，大禪宗適時喝道：「施主慢着——」

岑少風一愕，但聞河灣草叢中傳來細微「唔咿」之聲，大禪宗舉步上前哈腰自高可及人的亂草堆裡提起一個人來。

* * *

戰雲密佈的金沙渡附近的曠野上，相互敵對的三方正藉着竹陣勾心鬥角，各逞心計地展開一場爭戰。

俞氏兄弟鬩牆之爭，因俞劍峯橫加介入，情勢頓時顯得混亂不堪，他自走絕路，投身進入金牛四凶所擺的竹陣之中，更是大出場中諸人意中所料，殊不知俞劍峯當時身陷危境，入陣乃是死中求生惟一可走之路。

百毒教衆羣集於竹陣外邊，曠野人影幢幢，火炬照耀如同白晝。

俞肇山胸有成算，朝姚鷹道：「姚天王，老夫適才命公孫師爺執法斷你一臂，你可是心懷怨恨？」

姚鷹木無表情，道：「屬下不敢。」

俞肇山哼了一聲，道：「誤却戎機，理該處死，老夫所以網開一面，暫免一死，乃是希冀你能將功抵罪，你省得老夫這番用心麼？」

姚鷹垂手道：「教主若有驅遣，屬下自當全力以赴。」

俞肇山道：「很好，你帶領十名教衆自巽門入陣，向中心推，每繞過四枝枯竹，便削去最後一枝，餘者不可妄動，如此就不會迷失了方位。」

姚鷹道：「屬下這就開始行動。」轉身大步而去，俞肇山把他叫住，道：「老夫話未說完，姚天王你又操之過急了。」

姚鷹足步一頓，緩緩回過頭來，道：「教主還有什麼吩咐？」

俞肇山道：「姓俞的小子突然闖入陣中，頗出老夫算計之外，他對陣學有無造詣，老夫猶未瞭然，姚天王若在陣中與小子碰上，必須設法避開他，不要和他正面接觸，留待老夫親自將他打發！」

姚鷹道：「從命。」

口上甚是恭順，但他背對俞肇山時，面上却掛着一種匪夷所思的奇特表情，令人無法看透他的心意。

遂應命挑了十名教衆，從竹陣巽門外魚貫進入。

俞肇山目待姚鷹等人的背影消失不見，接着對陸三思說道：「姚天王口頭上㳟畢恭畢順，但是老夫察顏觀色，情知他心中實滿懷怨毒，入陣後對老夫所發命令，未始不會陽奉陰違，三思你便跟在他的身後，若見姚天王有任何抗命的行動，立刻將他格殺！」

陸三思諾應一聲，展開身形掠入竹陣。

場中諸人見俞肇山暴戾多疑，行事毒辣，對可疑人物絕不放鬆分毫，都不禁暗暗打了個寒噤。

俞肇山繼續發令道：「何天王你速挑十五人，自震門中路突破，依老夫推斷，震門附近必有四十五簇竹枝拼湊其間，爾等便負責清理這些竹枝，然後經坎門，轉走兌門，與姚天王會合……假若姚天王中途不發生意外的話。」

目光盯住在何宣亭身上，旋即補上一句：「何天王你如不依命而行以致誤事，那姚天王便是個榜樣。」

何宣亭唯唯諾諾，亦自挑了十五名教衆進入陣中。

俞肇山回顧了公孫飛一眼，道：「公孫師爺留在此地爲老夫壓陣，提防不測之變，老夫一旦發出訊號，你立刻率領其餘衆將乾門出路堵住！」

公孫飛期期艾艾道：「萬一那金牛四凶及俞一棋從此路退走，恐非屬下力所能擋——」

俞肇山道：「你難道不會使用毒青子麼？」

公孫飛道：「但是俞一棋也是玩毒大家，毒青子對他未必能夠奏效。」

俞肇山沉吟一下道：「眼下還有多少教衆在此？」

公孫飛道：「連各地舵香主在內，一共二百四十名。」

俞肇山道：「嗯嗯，餘下的八百名又在何處？」

公孫飛囁嚅道：「除開少數未能從飛葉石趕回外，餘者都留守在總舵裡。」

俞肇山道：「也罷，你就責令在場的二百四十名教衆，組成十道人牆將乾門出路堵死，俞一棋要出到陣外，則首先須把這二百四十人全部擊殺，否則便難以飛越雷池一步，嘿！嘿！」

公孫飛道：「這……這樣咱們傷亡不是太過慘重了麼？」

俞肇山神色倏地一沉，道：「公孫飛，你有異議麼？」

公孫飛面露懼色，道：「教主有命，屬下怎敢不從？」

俞肇山冷冷一哼，未再多言。

一旁的白髮老人「游老二」舉步上前，道：「俞大先生你調度完了，是否要老夫隨你一道入陣？」

俞肇山道：「無庸，一棋是絕對逃不出老夫掌心之外，游老二你在陣外稍待，有必要出手時你再動手不遲。」

「游老二」沉聲道：「那姓俞的小子你可不能大意將他放過！」

俞肇山陰笑道：「老夫會輕易放過他麼？嘿嘿，姓俞的小子自投羅網，這下他夾在一棋與老夫中間，雙方都要取他性命，無可置疑的，那小子是死定了！」

說着，轉朝寇中原道：「中原你隨我來——」

寇中原應了一聲，與俞肇山同時振身往竹陣射入。

俞肇山師徒倆方自入陣，曠野附近密林裡突然傳來一道尖高的童音：「更闌月斜人不睡，壓穠鈍滯迎新暉，小兒呼叫走長街，云有痴呆召人買……」

哼聲裡，密林枝葉一分，迎面步出一名稚齡幼童手提竹杖趕着一羣綿羊，朝曠野行來。

那童子頭挽髮髻，長得彎肩闊臂，自外表模樣觀之，充其量不會超越十二、三歲，偏就身上衣着悉爲大人行頭，令人一望之下，便爲之忍噱不住。

童子一邊趕着羊羣一邊哼道：「二物於人誰獨無？就中吳儂仍有餘。巷南巷北賣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

他邊唱邊行，未幾已行到竹陣前面，陡然人影一閃，那白髮老人「游老二」端端將他攔住！

「游老二」沉聲道：「娃兒，你就在附近牧羊麼？」

童子衝着游老二咧嘴一笑，道：「那倒不是，方才我路過前方山麓，瞧見一個牧羊童正躺在樹下昏昏大睡，我一望四下無人，歹念頓生，於是便如此這般把羊羣偷了過來。」

他說到「如此這般」四字，還用小手比劃了一個手勢，白髮老人「游老二」暗暗皺了皺眉頭。

童子低聲道：「老兒，偷羊之事不足為外人道也，你可別將之張揚出去，扯我的後腿……」

「游老二」乾咳了一聲道：「娃兒你長出了鬍鬚了沒有？老兒這兩個字豈是你叫得出口的？」

童子小目一翻，道：「不叫老兄，難不成就稱呼你一聲老弟？」

「游老二」大怒，道：「好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你這是自找死路！」

他盛怒之下，揚起一掌直往童子身上劈去。

童子尖叫一聲道：「殺……殺人啦……」

慌忙倒步後退，「游老二」一掌將至，離童子頭上未及數寸，倏地硬生生一窒，冷然道：「小子你分明故意要激老夫動手，是誰指使你前來搗亂？」

童子猶未答話，突見來路上又有一名村童飛跑而至，他上氣不接下氣狂喊道：

「偷羊賊——偷羊賊……」

那童子做了個鬼臉，道：「不好，牧羊童追來了，我得躲他一躲。」

說着竟藏身到羊羣後面，那牧羊童瞬即追奔上來，手中揮舞着一支小棍，沿路叫罵不休。

兩人就在牧羊羣裡奔跑追逐，那牧羊童叫道：「偷羊賊，你胆子……胆子好大，我得好好敲你……幾棍……再拏你去見咱家主人……」

他快跑幾步，趕到童子身後，用力揮起小棍敲下。

那童子身軀一斜，棍頭從他肩上擦過，他加快脚步躲到白髮老人「游老二」後邊，大呼道：「老弟，你得幫幫忙，把這討厭的牧羊童子趕走。」

「游老二」回頭怒道：「娃兒你是在胡鬧麼？」

牧羊童狠狠地道：「好啊，原來你們兩人老少串通好了來偷我的綿羊，我回去敲鑼告訴村人，那你們可就慘……慘了……」

童子自「游老二」身後走出道：「得啦，只不過偷你十幾隻綿羊，又何必那麼小家子氣，一個勁兒叫嚷不停？」

牧羊童氣吁休休道：「說的倒稀鬆，十幾隻羊，十幾隻羊可是咱家主人的命根兒哩。」

童子道：「無論如何這羣綿羊我是偷定了，那麼，賠你銀子總該行了吧？」

遂伸手入懷掏出幾錠雪花花的元寶，那牧羊童幾曾見過這麼多銀子，登時樂得見口不見牙。

牧羊童頻頻點頭，道：「可以……自然可以……」

連忙將元寶接過，興高采烈去了。

童子待牧羊童去遠，吁一口氣道：「綿羊本已偷到手中，却又要賠上一大把銀子，老弟你說倒霉不倒霉？」

「游老二」被兩名稚齡幼童擺佈得啼笑皆非，道：「娃兒你鬧夠了沒有？」

童子默然，「游老二」指着羊羣，道：「這十幾隻綿羊你要來何幹？」

童子道：「老弟你有所不知，我以叫賣痴呆營生為時已久，爾來却發現世上痴人之多，委實有如恒河沙數，毋怪我這痴呆總是難以脫手，售賣痴呆既然不能糊口，只有改行牧羊了……」

「游老二」聽他說得荒誕不經，心道：「敢情這個童子是個異想天開的失心瘋子。」

正忖間，忽見童子趕着羊羣行近竹陣之前，忙出聲喝止道：「娃兒你莫要胡亂瞎撞，這些竹子……」

童子打斷道：「這裡東一簇西一簇儘插着枯竹幹什麼？我可要趕羊走了。」

「游老二」眼色陰晴不定，道：「娃兒你最好將羊羣趕回頭去，不然這區區數根竹子，便可使你的羊羣悉數迷失。」

童子道：「有道是：『大道以多歧亡羊。』却沒有聽過幾堆枯竹也可以使羊羣迷失的，老弟你又在唬人了。」

「游老二」被對方口口聲聲幾句「老弟」叫得心頭火起，加之童子不聽勸阻，若將綿羊趕進竹陣之中，羊羣迷失與否，自己固然懶得多管，只是如此一來局面豈非要被他攪得混亂不堪？一念及此，殺意陡生。

「游老二」陰陰道：「好言相勸不聽，莫怨老夫心狠手辣了。」

言罷駢指疾出，遙向童子「鳩尾」死穴點去。

童子仍然若無其事地趕羊前行，突然他脚底踏着一塊石頭，上身重心驟失，仰身跌翻一交。

「颼」一響「游老二」指力破空自童子頭上擊過。

無巧不巧地，童子跌倒之際，小脚一滑竟順勢將地上那塊石頭勾了起來，有似星飛丸射般斜射而上。

「游老二」方自錯愕，只見石塊由下而上成一半弧狀斜射而至，速度好不驚人，他心頭一震，迫得撤指擰身避開。

詎料那塊石頭斜射至半空，忽然筆直往「游老二」頂門墜落下來，「游老二」微噫一聲猛地上跨一步，右拳陡發。

他內力才吐，石塊吃勁風一掃，頓時墜到五丈之外，他霍地轉過身子，面對童子寒聲道：「娃兒，你到底是什麼來歷？」

童子默然，「游老二」腦際突然掠過一人，沉下嗓子道：「青牛童子？你竟是青牛童子麼？」

童子搓搓小手，笑道：「怪哉，我此番北上，沿途江湖中人老是拏我當那青牛童子，中原南北既有兩個童子齊名並立於世，說不得我要會他一會——」

他緩緩自懷中取出一方小旗，在「游老二」眼前一揚。

「游老二」凝目望去，只見旗面兩側邊

緣以藍線繡着兩個垂髫幼童，八個篆體小字橫列其中：「且痴賣呆，人生幾何。」

「游老二」身軀一顫，喃喃道：「且痴賣呆……且痴賣呆……然則痴呆童子居然眞有其人了？」

他駭訝過甚，大失平日鎭靜功夫，痴呆童子微微一笑，掉頭趕着羊羣疾往竹陣行去。

待十數隻綿羊全被痴呆童子趕進竹陣裡頭，「游老二」方始如夢初醒，大喝一聲，道：「痴呆童子便又如何？你與我停下來！」

這時痴呆童子已跟在羊羣後面走到竹陣當口，欲待抽身攔阻已然不及，「游老二」一急之下，左手一展，右拳平平推出。

他一推之勢甚爲緩慢，但掌勢未到，嗚嗚銳嘯之聲刺耳欲聾，而且力道甚爲古怪，掌勁緩發而疾至！

「游老二」推出這一掌自忖雖未能傷得童子，但至少總將對方身形攔過，痴呆童子頭也不回，一掌倒拍而出，「游老二」陡覺對方掌力中帶有一股抗力甚大的粘勁，自家所發內力立時被粘了開去。

痴呆童子借力使力，身子一扭，繼羊羣之後掠入陣中。

「游老二」目望童子身形渺然，自語道：「俞大先生計劃周詳，怎料會有痴呆童子突然出現，他趕着十數隻綿羊入陣，竹陣怕不要被搞得天翻地覆麼？」

耳裡只聽得陣裡傳出寒落的幾聲羊叫，不禁跌足不已……

* * *

且說俞劍峯好不容易自俞肇山掌下逃出，出其不意闖入竹陣，一口氣連奔數丈，自覺已掠出老遠，待得定身一望，只見景象前後不殊，四周一片青青森森，迷茫不辨東南西北。

俞劍峯心中一凜，暗忖：「早知枯竹乃是依四象陣式擺列，焉能胡闖亂撞，像我這樣走法，就算十天八天也無法走得出去。」

轉念又忖：「昔日未離西域前，禪宗曾對我傳過陣學，我不如靜坐下來用心思考一番，總得將此陣來龍去脈推出。」

當下遂席地而坐，閉目運氣周天，再睜眼時順手拾一根枯竹，在地上縱縱橫橫劃了幾十條長線。

那線條劃得極爲凌亂複雜，俞劍峯低首尋思一忽，低道：「不對，照這樣走下去便將自困絕路，四凶所陳佈的陣勢怎與陣學常理相悖？」

他又陷入苦思之中，舉足將地上線條抹去，如此塗塗抹抹，時憂時喜，時光悄悄自他身邊溜走。

終於，他拍拍衣袂立起身來，自言自語道：「目下我站立之處就在宮角偏左，從此地右行三十步，在兩簇枯竹周圍上半圈，便可抵達竹陣中心，俞一棋與金牛四凶也許都在哪兒……」

於是舉步朝右方行去，才走了數步，背後足音響起處，一道低沉的聲音喝道：「姓俞的小子，你被困住了麼？」

俞劍峯霍然回身，迎面七步前立着斷去一臂的姚鷹及十名百毒教徒，正衝着他裂口冷笑！

俞劍峯淡淡道：「被困住的只怕就是姚天王吧，你不是因此才失去一隻手臂麼？」

他親眼見到姚鷹受刑斷臂的慘象，平素雖不値對方爲人，仍油然生惻隱之心，此際發覺自己言詞過重，故以住口不語。

姚鷹被勾起心中恨事，怒笑道：「小子你少幸災樂禍，姚某丟掉一條臂膀，與你喪失一命相較，那算是微不足道了。」

他冷笑一聲復道：「俞大先生再三嚴令我入陣後，若與你遇上不得任意動手，姚某倒要故意與他唱唱反調，小子你拏命來吧！」

最後一字出口，右手陡然暴長，一抓襲向俞劍峯肩頭。

這一抓乃是姚鷹生平絕技，喚做「九禽抓」，俞劍峯只覺對方手勢模糊一動攻勢已然及身，急切間猛一偏轉身子，搶到左首之上，右掌直削出去，內力尚未完全吐實，左拳又自打出。

姚鷹斜退一步，抓勢突收，同時口中嘿然吐氣，單臂疾振，倏感胸前壓力暴增，忍不住仰天一呼，回掌封住對方攻勢。

姚鷹狠狠地道：「小子你也嘗嘗斷臂的滋味如何？」

話聲未完，驀然發難身子陡向俞劍峯疾衝而至，一抓再度襲向俞劍峯肩脅交接之處。

俞劍峯雙掌一合，催動內力，姚鷹只覺抓勢一窒，一聲悶哼過後，一路倒退三步才拏樁站穩。

說時遲，那時快，姚鷹才站穩身形，背後陡然銳風大作，三點寒星二前一後破空朝姚鷹射至，定睛看時却是三把寒光閃爍的短劍，他反應不可不謂迅速，身子立刻一弓向前半伏。

這一刹時短劍業已襲到，姚鷹倉促閃身終究緩了一步，避過前面兩把，却逃不開後邊那一道白光！

他慘呼一聲，劇痛之感迅速傳遍全身，一柄短劍插在胸上，劍身齊柄而沒，鮮血噴飛而出。

姚鷹竭力撐住不使自己踣倒，咬牙喝道：「那個甩子竟敢暗算大爺？」

左側一簇枯竹後面傳來一道陰陰的語聲：「姚天王你做得好事！」

姚鷹獨臂五指握住劍柄奮力一抽，那支短劍登時被他自胸口拔將出來，劍尖上猶自淌着滴滴鮮血。

短劍被姚鷹自左胸拔出時，傷口鮮血如泉汩汩湧出，他咬緊牙關，竭力不使自己踣倒，但臉色已漸漸發青，目光和鮮血一般深紅，令他看來便如同一隻負傷的野獸。

他短劍倒持，霍地一個轉身，只見左側一簇枯竹後面人影一閃，那陸三思緩緩走了出來。

陸三思獰笑道：「抗命者死，姚天王你第一次違命，家師只斷你一臂，冀期你能將功抵罪，不料入陣後猶依然故我，竟敢擅自與姓俞的小子動手，眞是罪無可逭了，陸某不得不代家師執法。」

姚鷹滿嘴鮮血，道：「你……你……狠……」

聲音像斷裂了的布帛那樣淒厲，手中短劍一揮，竟對着立身十步之外的陸三思

撲罩過去！

陸三思見方才自己那一劍，分明已插入心房要害，卻不料未能致命，反有餘力撲向自己，心中不禁有些惴然。

當下連忙擰身一閃，避過姚鷹劍風，接着大吼一聲，右足疾飛而下起，猛朝姚鷹下盤橫踢而去。

這一腿起得好不陰惡，姚鷹身受劍刺，傷勢本就極爲嚴重，祇因他的胸臆怨毒交集，是以持强不倒，竭盡全力最後一撲，其勢已有如强弩之末，加之陸三思那一腿起得突然，他無力閃避，登時被絆倒地上。

陸三思冷冷道：「臨死猶要逞强，瞧你還有幾口氣好撐？」

單掌運力以聚，一擊而下。

陡聞一旁的俞劍峯迸口喝道：「住手！」

陸三思掌勢微窒，頭也不抬道：「不用與我嚷吼，你等不及上來送死麼？」

俞劍峯戟指道：「姓陸的，你太過份了，姚鷹是你們百毒教四大天王之一吧？你何必下這種趕盡殺絕的辣手……」

陸三思道：「少囉嗦！待陸某打理了叛徒，下一個就輪到你了。」

語聲中，右手陡然一揚，加緊速度拍了下去，說時遲，那時快，陸三思一掌向未擊實，那躺在地上的姚鷹驀然斜身一個翻滾，口裏一聲厲吼，手上一揚，短劍脫手射出……

陸三思萬萬沒有料到姚鷹竟會悍勇一至於斯，面目頓時爲之失色，吃驚之下，急忙抽身倒退。

「颼」一響，那短劍從陸三思肩上掃過，衣衫劃破一條大裂縫，露出了皮肉上一絡長長的血痕。

姚鷹慘笑道：「一報還……一報……咱們的事並……沒有完——」

口裏湧出了淡紅的血水，雙腿一蹬，再也不能動彈了。

陸三思低頭望了肩胛上的傷口一眼，足尖一勾，將姚鷹屍身踢出老遠，狠狠地自言自語道：「傢伙！若非師父的授命，我還懶得親手殺你哩。」

冷電般的晶瞳往旁立的十數名百毒教徒一掃，教中諸衆齊地打了個寒顫，俯首不敢正視。

陸三思轉身面對俞劍峯，道：「姓俞的，你也快要步上姚天王的後塵了。」

俞劍峯冷冷一哂，道：「只怕你沒有這份能耐，你師父來了倒還差不多。」

陸三思冷笑道：「殺鷄焉用牛刀，有陸某在此就足夠整治於你了。」

語訖，猛一伸手，向着俞劍峯疾攻而至，俞劍峯只見對方手勢略爲一晃，掌指已遞到自己門面，出招之速，勁道之强，的是匪容忽視。

俞劍峯不待敵手掌勢遞實，反手一挐一捏，內力暴發，身軀借勢一扭，向左移開數步。

陸三思一箭步竄前，雙掌翻飛間，一口氣擊出了三招，此際俞劍峯與對方距離不過數步，陡覺一股千斤重力橫壓過來。

他一面驚服陸三思的沉厚功力，一面出掌相迎，招招換式中，兩人已對擊了三招一十八式，俞劍峯出手全是禪門絕學的精華，只道陸三思必然會立刻退敗下去，不料事實卻與所忖大相逕庭。

那陸三思在俞劍峯使出武林鮮見的禪宗招式裏，居然毫不退讓，掌掌分合間仍自有守有攻。

俞劍峯歎服之餘忖道：「眼下强敵環伺，我得保存實力，留待應付俞肇山或俞一棋他們兩人，豈能與陸三思以硬攻硬，致將內力消耗殆盡。」

一念及此，遂盡可能採取以虛避實的打法，頃忽裏雙方已對拆了二十招有奇。

陸三思怒喝道：「姓俞的，這是那門子打法……」

俞劍峯不應，眼角偶爾一瞥右側散亂插在地上的一簇枯竹，腦際倏地閃過一道念頭，忖道：「四凶憑幾根竹子便能擺置四象陣，我好不容易鑽研出來，何不利用它一下？」

遂迎手虛晃一招，趁陸三思未明虛實，未敢冒然進迫的一當兒，擰身掠到四步之外，將那簇枯竹拔起，插在另一個位上。

陸三思但覺眼前一花，馬上失去俞劍峯的踪影，再放目瞧向四周，只見青森迷濛一片，前後都是一般。

他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百毒教衆者慌亂了手脚，七嘴八舌呼道：「不好了，咱們被困住啦！」

「怎麼天色一下變黑了，莫要是走黑碰着了鬼狐……」

（未完・廿九）

環球出版社本週新書介紹

反斗妖靈——馬雲著



反斗妖靈——卡博士是一個鬼魂，他不但反斗，且鋤奸除惡，還有不少陽間朋友；他今次現身吳家，你道吳家會有何遭遇……

每本港幣$15.00

花落鶯啼春——姬小苔著



姬小苔新著「花落鶯啼春」道出人間悲歡離合，寫出你的心聲，與你脈搏呼應。

每本港幣$16.00

H.K.N.G.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